

#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哈代文集

# 卡斯特桥市长

侍　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斯特桥市长/(英)哈代(Hardy,T.)著;侍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4
(哈代文集)
书名原文: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ISBN 7-5327-2197-3

Ⅰ.卡… Ⅱ.①哈…②侍… Ⅲ.长篇小说-英国
-近代 Ⅳ.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8256 号

Thomas Hardy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哈代文集
**卡斯特桥市长**
〔英〕哈代 著
侍桁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4 字数 259,000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2197-3/I·1300
定价: 20.00 元

上海译文出版社
网址：www. stph.com.cn

责任编辑：张建平
封面设计：陶雪华工作室 ／范文文

# 1

十九世纪过去了三分之一的时候，在夏末的一天傍晚，一个年轻的男人和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步行走近上威塞克斯的大村庄威敦普利奥斯。他们衣装朴素，但并不算坏，不过他们显然由于长途跋涉，鞋子和衣服上都罩着一层厚厚的灰尘，以致这时外表显得寒酸。

男人体格魁梧，肤色黝黑，神情严峻；从侧影来看，他的颜面角那么少有斜度，几乎可以说是垂直的。他穿着一件比较新的褐色灯心绒布短外套，其余的就是一件钉有白角扣的粗斜纹布背心，同样料子的短裤，皮绑腿，还有一顶用发亮的黑帆布包着的草帽。他用皮带结一个活扣拴着灯心草篮子，背在背上，篮子的一头突出一把秣刀的刀柄，透过篮子的网眼还可看见一把打草绳用的螺丝钻。他那从容而没有弹性的步伐，是个干练乡下人的走法，跟一般劳动者蹒跚的脚步不同；在他向前走路时，脚步每一起落，都显出他个人所特有的偏执和愤世嫉俗的冷漠，就连那时而在左脚、时而在右脚循序交替着的斜纹布折痕，也都显示出这种冷漠来。

不过这一对男女的行路过程中，真正特别乃至可能引起路

人注意的地方在于他们一声也不吭；否则人们或许是不会理会他们的。他们并排走着，那种样子从远处来看，叫人以为是非常亲密的人在小声安闲地说着知心话儿；但仔细来看，便可辨别出男人正在读着一张歌片——或是假装在读，他的手因为挽着篮子的皮带，所以要把那张歌片撑在眼前就有点吃力。至于这个表面上的原因是否就是真正的原因，抑或这只是一个借口，让他躲避一场他觉得厌烦的谈话，那就除他本人以外，谁也说不准了；但他一直缄默到底，那女人虽有他在跟前，却得不到与人亲近的乐趣。实际上，除了她怀抱里的孩子，她可说是一个人在大路上走。有时那个男人弯起的胳膊肘，几乎碰着了她的肩胛，因为她尽可能靠拢他却又不碰到他；她似乎不想去挽起他的臂膀，而他也无意把臂膀递给她；他那种对她视若无睹的沉默，她不仅没有表示半点惊异，仿佛还看成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如果这三个人终于也说出一句半句话来，那就是女人跟小孩偶尔小声谈谈，孩子也咿哑回答；那孩子是一个十分瘦小的女孩，穿着短衣服和棉线织的蓝色靴子。

年轻女人的脸庞很灵活，这是她主要的、几乎是她惟一吸引人的地方。当她偏着脸俯视那女孩的时候，她显得很漂亮，甚至很俊美，特别是在这一动作上，她的脸斜映着色彩浓丽的太阳，使她的眼睑和鼻孔晶莹发光，嘴唇显得鲜红。但当她在篱垣的阴影里，沉思默想，缓步前进时，她现出半冷漠无情、半听天由命的表情，仿佛一个人认为在时间和机会手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也许就是没有公道。前一状态是“自然”的杰作，而后一种状态大概是文明的产物。

男人和女人是一对夫妇，是怀抱着的女孩儿的父母，这是毫无疑问的。除了这种关系，别的什么都无法解释像一轮光圈那

样罩在三个行路人身上的那种陈腐的随意气氛。

妻子的眼睛大部分时间盯着前方，但是没有兴致，这也难怪，因为每年这个时候，英格兰任何一郡的任何地方，景致都跟这差不多：一条不弯不直、既不平坦又不崎岖的路，路边上的围篱、树木和菜蔬，已变成墨绿色，再过一个时候，叶子注定要由暗淡而泛黄，然后变红。河岸边缘上的青草地和近边篱树行列的桠杈，都罩着飞驰而过的车辆扬起的灰尘，同样的灰尘也盖着大路，像地毯似地平息了他们的脚步声；这种情形再加上上边谈到的他们的默不作声，使得四方传来的一声一息都可以听得见。

多年以来，在这样的时间，除了一只柔弱的小鸟在唱平凡古老的晚歌以外，那里很久听不到任何别的声音，而在那样的时候，来自山上的鸟的啭鸣总是能够听见的，在说不清多少个世纪里，每逢那个季节的日落时分，都会听到同样的抑扬顿挫的啭鸣。及至他们走近村庄，从村庄那里的某个高地传来了各式各样渺渺茫茫的喊声和喧嚣，那里被丛叶遮住了视线。到了刚刚望得见威敦普利奥斯村外的房屋时，这一家人遇见一个刨萝卜的人，那人肩上扛着锄，锄上悬着饭袋。那看歌曲的人立刻抬头看了看。

"这里有什么活儿好干吗？"他先把那张歌片摇了一下，指着村庄，懒洋洋地问。接着，他以为这劳动者不了解他的意思，便加了一句："有打草的活儿吗？"

其实刨萝卜的早已在摇头了。"嘿，可怜见的，在这个时令他怎么想得出要到威敦普利奥斯找这样的活儿干呢？"

"那么有没有出租的房子？——一间新盖的小草房，差不多的也成。"另一个又问。

那个悲观论者还是继续摇头。"在威敦拆房子倒常见。去

年拆了五所房子，今年又拆了三所；人们没地方去，——真的，连树枝搭的格子窝也没有啦；威敦普利奥斯的世道就是这样。”

打草的人——他分明是干这行的——自命不凡地点了点头。他望着前面的村子，接着说：“不过，这儿正热闹着哩，没有错吧？”

“对，今天正是赶集的日子。眼前你听见的这一团乱糟糟，不过是骗小孩子和傻瓜们的钱的一些玩意儿。真正做买卖的早就收摊啦。我整天在这闹声里干活儿，可是我从不进去——决不。它和我没交道。”

打草的全家往前赶路，不久来到了集上，从各处的马棚和羊圈可以看出上午标卖过好几百匹马和羊，不过这时大半都已牵走了。现在，正如那个指路的人所说，剩下的没有什么真正的买卖了，主要的就是拍卖劣等牲口，而这又是别无他法可以卖掉的，比较高一级的买卖人，早来早去，决不肯要这种货色。然而人群却比早上稠密得多，这批无足轻重临时来观光的人，内中有休假的职工，一两个请假回家在外游浪的士兵，乡下店铺的老板和诸如此类的人，都是刚刚拥进来的；这里有西洋景，玩具摊，蜡人像，半人半兽像，半人半兽的怪物，为了救人不图赢利的走方郎中，摆藏豆赌博摊的人，卖小摆设的和算命先生等等，那些观光的人就在这里面很自在地活动起来。

我们上文讲的那几个过路人对于这些事情，谁都不感兴趣，他们想从那分布在山地上许多饮食摊里，挑选出一家来。离他们最近的有两家，笼罩在落日余辉的赭色云霞里，似乎都很不错。一家支着簇新的乳白色帆布帐篷，篷顶上挂着一些红旗；它所标榜的是“家酿好啤酒、麦酒、苹果酒”。另一家，比较旧些，后面竖着一个小铁烟筒，前面牌子上写着“出售上等香甜牛奶麦

粥”。男人心里掂量掂量这两块牌子，有意去前一个帐篷。

“不，不——另一个好，”女人说。“我向来喜欢吃香甜牛奶麦粥；伊丽莎白-杰恩也一样；你也会喜欢的。累了一整天，喝一碗粥是养人的。”

“我从来不吃这种东西，”男人说。然而他顺从了她的意思，他们立刻走进卖粥的帐篷里。

里面的人还不算少，都坐在顺着帐篷两边摆放的狭长桌边。靠外面一头，摆着一个炉子，烧着满炉的炭火，上面吊着一口大三脚锅，锅边擦得够亮，显出它是用铸钟的铜料打造的。掌管的人是一个五十来岁的丑婆子，她系着块白围裙，宽得几乎围起了整个腰身；因为要宽要大才能给她一副俨然不凡的气派。她慢慢地搅动着锅里的粥。她那只大勺子摩擦出来的沉闷声音，全帐篷里都可以听得见，她这样搅来搅去是怕烧焦了由麦粒、面粉、牛奶、葡萄干、加仑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拌成的混合料，她卖的这种有悠久历史的粥就是由这些东西煮成的。各种原料分别装在盛器里，摆在她手边一张由面板和支架搭成的铺着白台布的台子上。

这对年轻的男女，各人叫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粥，坐下来，安闲地喝着。这东西的确不错，正像那女人说的，粥是有滋养的，是四海之内所能得到的最相宜的食物；不过有些不常喝的人，起初看见麦粒儿胀得像柠檬籽那么大，浮在表面上，会有点胆怯的。

但是这个帐篷里还有你草草一眼看不到的东西；而这个怪脾气的男人，很快就觉察出来。他故作斯文地喝了一口粥之后，用眼角偷觑着老婆子的行径，看破了她玩的花样。他向她挤了挤眼，她一点头，他就把碗递过去；这时她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

瓶子来，把里面装的东西偷偷地量出了一些，调进男人的粥里。这倒进去的是甜酒。男人也偷偷地付了钱。

这碗粥掺过了相当分量的酒，他觉得比原来的味道要满意得多了。他的妻子看见了这场交易，非常不安，但他劝她也掺上些，她犹豫了一阵，才答应稍微加一点儿。

男人把他那一碗喝完了，又要了一碗，暗中授意再多加些甜酒。酒的影响，不久就在他的态度上现了形，他的妻子这才痛苦地体会到她费尽心思避开了那座有卖酒执照的帐篷的礁石，却只造成到这里来卷入卖私酒的旋涡里。

小孩开始不耐烦地唧唧喳喳起来，妻子不只一次跟她丈夫说："迈克尔，我们的住处怎么说哩？你知道，我们要不早点儿走，找起来就麻烦啦。"

但他对这种小鸟啁啾般的絮聒装聋作哑。他同在座的人高谈阔论。蜡烛点起了以后，孩子的黑眼睛，先是缓慢地、圆圆地、若有所思地注视着灯，然后合拢来：接着又张开，又闭拢，她睡着了。

喝完了第一碗，这男人心平气和了；第二碗，他提起了兴致；第三碗，大发议论；到了第四碗，他的脸型所表现的品质：不时要紧闭嘴唇，黑眼睛里冒着凶猛火花，也就在他的举动上显露出来，他是傲慢的——甚至会大吵大闹的。

谈话谈起兴头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是常事。话题是：好男人给坏老婆糟踏了，特别是许多有为的青年，因为轻率的早婚，便使他那崇高的目标和希望受了挫折，也耗尽了他的精力。

"我自己就完全是这样的，"打草的默默中现出近于愤恨的辛酸说。"我十八岁结婚，当时我道道地地是个傻瓜：结果成了这种情形。"他一扬手，指了指自己和他的一家人，想由此表明他

当场出丑的穷相。

那年轻的女人——他的妻子，好像已经听惯了这类话，装作没有听见，仍然同那忽睡忽醒的孩子断断续续地说些亲昵的知心话儿，而那孩子也不过是那么大，女人要歇歇胳膊时，刚刚可以把她放在身边凳子上坐一会儿。那男人又接着说：

“我连里带外不过才有十五个先令，可是在我这一行里，我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能手。说到买卖刍秣，我敢向全英格兰挑战，让人来跟我比一比；我要是能够再变成一个自由人，只要一动手干，就值一千镑。不过一个汉子不到所有行动的机会丢得精光，是看不起这些小事情的。”

这时传来了外面场地上拍卖人喊卖老马的吆喝声：“现在是最后一号啦①——有人捡这个最后的便宜吧？四十先令怎么样？这匹母马很可以养来生小马的，它才五岁口多一点点：根本没有什么毛病，不过背脊有点洼，左眼给踢瞎啦，还是在路上它的亲姊妹踢的。”

“对我来说，我真不明白讨了老婆不想要的男人，为什么不能像这些吉卜赛人卖老马一样把她们丢掉，”帐篷里的那个男人说。“为什么不能把她们也拿来拍卖，卖给那些需要这种货色的人？怎么，喔，老天在上，要是有人要买我这个，我马上就卖。”

“真有人肯买的，”有几个客人望着那女人答话了，她可真不丑。

“真的，”一个吸烟的绅士说，他那一身衣服，无论领子、胳膊肘、衣缝和肩胛上，都磨得锃亮，只有长期不断地在油污的平面

---

① 拍卖物品时，都预先编好了号头。此处所说最后一号，是说他在拍卖最后一匹马。

上摩擦才会有这种情形，通常在家具上是好看的，在衣服上就显得不大雅观了。从他外表上来看，他从前可能在附近乡绅家当过仆人或是车夫。“我在好人家过过日子，可以说，比谁都不差，”他接着说，“我懂得真正的教养，谁也不比我更懂；我敢说她有教养——记住，我说的是她骨子里头——不比这集上任何女人差——不过还欠表现罢了。”他说着交叉起两脚，端端正正地凝视着空中的某一点，重新抽起他的烟斗来。

这个喝得烂醉的年轻丈夫，听见人家给他的妻子这种意想不到的夸奖，呆呆地望了几秒钟，有些怀疑自己对待具有这样品格的人的态度是否高明。但他很快被他一向的见解蒙住了，他粗声粗气地说：

“那么好吧，现在正是你的机会：只要有人出价，我愿意双手奉上这个世上难得的宝贝。”

她转过脸向她丈夫小声说：“迈克尔，你从前在人家面前已经说过这种无聊话。玩笑归玩笑，但你当心点，可不能老是没完地这么讲。”

“我知道我从前说过；我真有意这么做。我只想找一个买主。”

正在这时候，这季节里最后一批中的一只燕子，偶然从一个罅隙飞进到帐篷里的上空来，在人们的头上来回迅速地盘旋：吸引了所有的眼睛都茫然地追随着它。那一伙人一直望到燕子又飞了出去，忽略了来答复那个手艺人的提议，话头就此中断了。

但一刻钟以后，这男人往粥里掺的酒越来越多，不知是他精神健旺，还是他赋有海量，他依然十分清醒；像乐器在幻想曲里又转到主题，他老调重弹起来。“喂，有没有人要我的，我在等着哩。这个女人对我没有用处。谁要买她？”

在座的人这时全然下流到不顾体面了，这个重提的问话受到了一阵表示赞赏的笑声，女人在小声说话，她热切地乞求他："好啦，好啦，天快黑了，这种无聊的话没有什么意思。你要还不动身，我就要一个人走了。走吧！"

她等了又等，然而他还是不动。喝粥的人们在闲聊，过了十分钟左右，那个男人忽然又插上一句："我提出了这个买卖，可是没人答复。你们里面难道没有一个杰克·拉格或是汤姆·斯特劳①来买我的货吗？"

女人的态度变了，她的脸上现出了上文提到过的那种严峻的脸型和神色。

"迈克，迈克，"她说，"这闹得不成话啦，啊——太不成话啦！"

"有人买她没有？"那男人说。

"我希望有人买，"她毅然决然地说。"她眼前的这个主人，她实在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你，"他说。"这么说来我们的意见一致了。诸位先生，你们听见吗？这是同意散伙啦。她要愿意的话，她可以带着女孩，然后走她的路。我要拿着我的工具，走我的路。这跟《圣经》上的记载一样的简单。那么，苏珊，你站起来，让大家看看你。"

"别起来，我的娃儿，"一个靠近她坐着的、穿着肥大裙子、丰腴妩媚的卖胸衣带的女人说，"你的好男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话。"

不过，那女人真的站起来了。"现在，谁来主拍？"打草的叫

① 杰克·拉格和汤姆·斯特劳如同我们说张三李四一样。

着。

“我来，”一个矮个子立刻答话了，他的鼻子赛似铜门球，嗓子喑哑，眼睛像一双钮扣洞。“谁肯给这位太太出个价钱？”

女人低头瞅着地下，她像是用了最大的毅力才挺得住身子。

“五先令，”有一个人说，引起了一阵笑声。

“不准捣乱，”那个丈夫说。“有人肯出一个几尼①吗？”

没有人答话，这时那个卖胸衣带的女人插嘴了。“看在老天面上，好汉子，放正经点吧！这个可怜的魂灵嫁的人多残酷啊！我敢起誓，房饭钱总要费几文的！”

“主拍人，把起拍价抬高，”打草的说。

“两个几尼，”主拍人说，没有人应声。

“这个价钱要是没有人要，十秒钟以后，就得要他们多拿出点来，”男人说。“很好。主拍人，现在再加一个几尼。”

“三个几尼——三个几尼要卖啦！”那个嗓子瓮声瓮气的人叫道。

“别人竞叫，”丈夫说。“天哪，说到钱的话，她花我的钱可是那个的五十倍啊。拍下去。”

“四个几尼？”主拍人大声喊。

“我要跟你们讲句老实话——五个几尼以下我是不卖她的，”那个丈夫一拳砸下去，震得盘子都蹦起来。“随便什么人肯给钱，待她好点，五个几尼我就把她卖掉；她永远归他，再不会听到我。但是低于那个数字我是不会把她出手的。现在——五个几尼——她便是你的了。苏珊，你同意吧？”

---

① 几尼是英国在1664年开始发行的一种金币。这种金币因为是用非洲几尼地方出产的金子铸造的，所以得名，最初值三十先令，后来在1717年始规定它的价值为二十一先令。

她全不理睬地低着头。

“五个几尼，”主拍人说，“不然就收回啦。有人出这个价钱吗？最后一次啦。有没有？”

“有，”门口有一个人大声说。

所有的眼睛都转过去。在帐篷的三角形门口，站着一个水手，他到了这里不过两三分钟，谁也没注意到他。在他作出肯定的答复后，接着就是死一般的沉默。

“你说你买？”丈夫用眼盯着他问。

“是我说的，”水手答道。

“说是一回事，给钱又是一回事。钱在哪里？”

水手犹豫了一下，重新看了看那女人，走进来，打开五张沙沙作响的新纸币，丢在台布上。这是五镑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在钞票上面，他又叮叮当当地照数扔下几个先令——一、二、三、四、五。

在这以前，旁观的人都还认为这场挑战有点真假难辨，乃至看见有人真如数给了钱，便都吓住了。他们的眼睛不由得盯住了那几个主角的面孔，然后又盯住了桌上压在先令底下的那几张钞票。

直到此刻，那个男人虽然作了挑逗性的表示，却不能就此认定他真心要这么做。旁观的人始终把这件事当做一件过火的逗人乐的讽刺；认为他在失业中，难免会对世界、社会、自己的亲人发些脾气。但是他说得出，有人就真的付了钱，这场戏中博人一笑的轻佻成分就消失了。帐篷里似乎充满了一片惨淡的光，把里边人的面貌都改变了。旁观者的嬉皮笑脸不见了，他们张开双唇在等待着。

“现在，”女的首先打破了静默，因而她那低而枯燥的话音显

得特别响亮。“在你没有往下干以前，迈克尔，听我说一句。你要动一动那钱，我同女儿就跟这人去。注意，这已经不是开玩笑了。”

“玩笑么？当然不是开玩笑！”她的丈夫大声叫着，她的示意愈加触怒了他。“我拿钱，水手带你走。这是再清楚不过了。随便什么地方都有人干这种事——为什么这里干不得呢？”

“这事全要看这位年轻的女人是不是愿意才能决定哩，”水手温和地说。“我绝对不愿意伤她的心。”

“说实话，我也不愿意呀，”她丈夫说。“只要能带着孩子，她是愿意的。就在前几天我谈起这件事，她还这么讲过。”

“你能发誓吗？”水手对她说。

她看了看丈夫的脸，发现他没有半点悔意，这才说：“我发誓。”

“好啦，她可以带着孩子，买卖算是成交了，”打草的说。他拿起水手的钞票，从容地折叠起来，把票子和先令放进顶里边的口袋里，现出一副收场的神气。

水手看了看女的，笑了笑。“走吧，”他和蔼地说。“还有这小的——多一个更快乐！”她停了停，仔细看了他一眼。随后她又垂下眼睛，什么话也没说，抱起孩子随着他往门口走。走到门口，她转过身，摘下结婚戒指，从粥摊上方照着打草的脸直扔过去。

“迈克，”她说，“我同你过了两年，除了挨骂受气没有别的，现在我不归你了，我要到别的地方去碰碰运气。这对我对伊丽莎白-杰恩都要好些。再见吧！”她右手抓起水手的臂膀，左手抱着孩子，伤心啜泣着走出帐篷去。

丈夫的脸上露出一副痴呆的忧虑神情，好像这才露出他完

全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有几个顾客笑了起来。

“她走啦？”他说。

“嗯，一点不假，她走得没影儿了！”几个在门边的乡下人说。

他站起身来，自知喝了过量的酒，小心翼翼踏着脚步，走到门口。有几个人跟着他，一块儿站着往昏暗里眺望。在这个地方，低级动物的和平天性与人类的蓄意相仇之间的区别，是特别地显著。同帐篷里面刚刚干完的冷酷行为形成对照的，是几匹马在互相亲昵地交头挨蹭着，耐心地等候着给套上挽具，好回家去。在集市外面，在山谷和森林里，一切都是寂静的。太阳刚刚落山，西边天空上飘浮着玫瑰色的云彩，好像是永恒不变的，然而却慢慢地在变化。守望着这云天，仿佛从昏暗的观众席上看舞台上的演出盛况。看过了帐篷里那场面以后，面对着这景色，便有一种自然的本能要把人看作仁慈宇宙中的污点，加以鄙弃：不过也要记得世事无常，也许有一天夜里人类会无知无识地熟睡了，而这些平静的物象竟汹涌咆哮起来。

“那个水手住在哪儿？”当他们茫然向四面观望时，一个旁观者问道。

“上帝知道，”那个见过大场面的男人说。“没有疑问他是个外乡人。”

“他在五分钟以前进来的，”卖粥的女人两手放在臀部上凑拢来说。“随后退出去，又回来望望。我是一个小钱也没有赚到他的。”

“这样子对付那个做丈夫的再好没有啦，”卖胸衣带的女人说。“有这么一个文雅可敬的女人，一个男人还要怎样呢？我佩服那个女人的精神。换了我也会这么干——丈夫要是对我这

样，我不这么干，老天都不容我！我一定走，不管他怎么喊叫，喊叫到嗓子眼儿发疼；我也永不回来——不，不等到世界末日[①]我决不回来。”

“我说，这女人要好起来啦，”另一个比较深思远虑的人说。“因为航海生涯是被剪的羔羊[②]最好的庇护，那个男人似乎很有钱，而她呢，从外表上一看，就知道她近来许久没有享过钱的福了。”

“听我说——我不会去追她的！”打草的说，执拗地回到他的座位上。“让她去吧！她要是有这样的妄想，应该叫她受受罪。她不应该带走女儿——那是我的女儿；再重来一次的话，我就不会让她带走的。”

顾客们也许有点意识到自己鼓励了一件不可原谅的行为，也许是因为天色已晚，在这件事故发生以后不久，就纷纷离去了。那个男人伸出胳膊伏在桌上，脸贴着臂膀，不多时就打起鼾来。卖粥的夜里该收摊了，先把剩下来的酒瓶、牛奶、小麦、葡萄干等等装上车，这才来到那男人趴着的地方。她摇了摇他，但弄不醒他。因为集市还要继续两三天，那天晚上是不收帐篷的，她就决计让这个熟睡的人——他显然不是流浪汉——待在原来的地方，他的篮子仍然在他身边。她吹熄了最后一支蜡烛，放下帐篷门帘，离开帐篷，赶着车走了。

---

① “世界末日”，原文为“大号筒”(great trampet)，语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 24 章第 31 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

② 被剪的羔羊是比喻弱而无保护的人。

# 2

那个男人醒来的时候，朝阳已从帆布的罅隙里照射进来。温暖的阳光弥漫了整个大帐篷的空间，一只孤单单的蓝色大苍蝇怪有韵律地嗡嗡盘旋着。除了这只苍蝇的嗡嗡声以外，再也没有一点声音了。他四面看了看，看看凳子，那张架起来的台子，他的一篮子工具，熬粥的锅台，空空的盘子，几粒遗落的麦粒，还有散落在草地上的一些瓶塞。在这些七零八落的东西中间，他看见一件亮晶晶的小东西，他捡了起来。这是他妻子的戒指。

昨天晚间发生的事情像一幅杂乱的画面，仿佛又重现出来，他把手插进胸前的口袋里去。这时他胡乱塞进去的水手的钞票发出一阵唰唰声。

他那模糊的记忆经过这第二次的证明，已经足够了，他现在知道原来不是做梦。他仍然坐在那里，有好一会儿眼瞅着地上。"我得赶紧离开这里，"他终于审慎地说，仿佛一个人不把话说出声来就摸不清自己的思想似的。"她走了——她一定是走了——跟买她的那个水手去了，还有小伊丽莎白-杰恩。我们来到这里，我喝了香麦粥，里面掺了甜酒——把她卖掉了。对，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仍然留在这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我真想知道我是否宿醉已醒，可以上路了。"他站起来，觉得自己的情况很好，没有妨碍。随后他把工具篮子搭在肩上，觉得他还承得起。他便掀起帐篷帘子，走到露天底下去。

这时那个男人悒郁而又好奇地朝四面打量。他站在那里，

九月早上的清新气息鼓舞振奋了他。昨儿晚上他同家里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疲倦了，很少留心这个地方；如今看起来还是跟没见过的一样。这地方正是一片空旷高地的最高处，一端同一片种植园地交接，附近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在紧底下是一个村庄，这片高地就借用这个村庄的名字，而一年一度的集市便在这上面举行。这个地方向下延伸通进山谷，向上另有几片高地，零零落落地有些古坟和史前期堡垒遗迹的堑壕。整个景物暴露在初升太阳的阳光下，阳光还没来得及晒干一根沾满露水的草叶，远方有一些黄色和红色的大篷车投射出阴影，每一个车轮外缘投射出来的影子，细长得像一颗彗星轨道的形状。所有留在这块地方上的吉卜赛人和玩杂耍的，都舒服地睡在车上和帐篷里，或者裹着马衣睡在地上，除了偶尔有人打鼾表示他们的存在外，便像死一样的沉寂和宁静。但七眠子[①]必然有一条狗；这些流浪汉所养的是一些怪种狗，说它们像狗其实更像猫，说它们像猫又更像狐狸，也在附近躺着。一条小狗在一辆车子底下惊醒来，照例叫了几声，很快又躺下去。它是目睹这个打草的走出威敦市集惟一确凿的见证。

这样似乎是合乎他的心愿的。他默默思索着往前走，概不理会那些嘴上衔着草在矮树围篱中跳来跳去的啄木鸟，蘑菇的冠盖，以及那叮当响着的当地羊群的铃声；这些带铃铛的羊儿总算幸运，还没有被收进集市里去。这人走到一条小巷子，离开昨

---

① 中世纪传说：小亚细亚以弗所(Ephesus)地方，有七个青年基督教徒因逃避罗马帝国皇帝德西乌斯(Decius，201－251)的迫害，隐在一个山洞中，有一只狗守在洞口，不觉睡了196年。他们醒了以后，不久也就死了。后来他们的尸体装在一口很大的石椁里，运到法国的马赛。这口石椁据说至今还摆在当地维克多教堂里。

晚的场地已有整整一英里路的地方，这时他放下篮子，靠在一扇大门上。有一两个难题在他心里回旋。

"昨天晚上我对人说过我的名字还是没说过呢？"他问着自己；最后断定他没有说过。他的举止足以表示出他妻子这么跟他顶真，是叫他多么骇异和气恼——从他的脸上，还有他从篱帐上扯下一根草，从他咬着草的那种样子，都可以看得出。他知道她必定是受了一些刺激才这样做；此外，她必定相信这种交易是有相当约束力的。这后一项，他简直确信不疑，因为他了解她的性格绝不轻浮，而她的智力又极其单纯。另外也许在她素常娴静的外表下，隐有相当的鲁莽和怨愤，以致到时不容她有片刻的犹疑。上一次，他喝得烂醉的时刻，他曾表示要像他曾经作过的那样把她卖掉，她却以宿命论者的顺从口吻回答，她不会再听他说多少次，这事便会发生了……"可是她知道我做这件事的时候，是神志不清的！"他叫着。"我一定要到各处去寻访，把她找到为止……抓住她，问她为什么不好好地想一想就叫我丢这个脸？"他大叫起来。"就说我喝糊涂了，她却没有呀。只有像苏珊这样的人才会简单到这么愚痴的地步。顺从——那种顺从比最暴烈的性子还害得我苦。"

等他比较平静下来，他又想起他原来的决定——必须设法找到她和小伊丽莎白-杰恩，尽力隐忍这场耻辱。这是他自己造成的，应该自己来忍受。但他首先决定去发誓，发一次比以前都要大的誓；他需要一个适当的地点和神像，好做得正经一些；因为在这个人的信仰里还有些拜物教的观念。

他扛起了篮子又朝前，他一面走着，一面眼睛向这片景色上四处探寻，走了三四英里之后，他瞥见了村庄的屋顶和一个教堂的钟楼。他立时朝着钟楼的方向走去。村子十分安静，这时正是农村日

常生活里静息的时刻，在这个空当里，下地的已经出发去干活了，他们的妻女还没有起床着手准备他们回来吃的早饭。因此一路上没人看见他便到了教堂，门不过是搭着闩，他走了进去。打草的把篮子放在洗礼盆的旁边，走进正堂直到祭坛栏杆的地方，开了门，进了神龛，在这里他暂时似乎有一阵奇异的感觉；然后他跪在祭坛平台上。他把头伏在圣餐台上那本夹牢的书上，大声说：

"我——迈克尔·亨察尔，在今天，九月十六日早晨，在这神圣的地方，在上帝面前诚心发誓，照我活过来的有一年算一年，在未来二十一年内我决不再喝各种烈性的酒。我对面前的圣书立了这个誓；如果违背了我的誓言，叫我受天罚，变成聋子、瞎子和不可救药的人！"

打草的说完了，并吻了一下那本大书，便站起身来，似乎开始展开了一个新的生命，心里安然了。他在门廊里站了一会儿，这时他看见附近一间草房的红烟囱突然升起一缕浓浓的木柴烟，知道住户刚刚生起了火。他绕道走到门口，出不上几个钱，主妇便同意给他准备一顿早饭，他吃完了饭。然后他动身去找寻他的妻子孩儿。

他不久就十分明了，这件事是无从着手的。虽然他一天又一天，走到这里走到那里，探索询问，但像他所说的那些人，自从集市那天晚上以后，任何地方都没有人看到过。而难上加难的是，他说不出水手的名姓。到了他身上的钱快用完了的时候，经过一番踌躇，便决定拿水手的钱来作继续探寻之用；但这也同样地是白费。事实上，要使这种探寻发生效力，得大喊大叫到各处去找，而迈克尔·亨察尔却有一种怕难为情的心理，对自己做出的事情羞于启齿；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他得不到一点线索，虽说他把什么力量都尽了，却总不肯说明他究竟是在怎样的情况

下失去她的。

几个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他仍然在寻觅，这其间他干些零碎活儿维持生活，嗣后他来到了一个港口，才得到消息，近似他所形容的那样的人，不久以前出国到海外去了。于是他说他不再找了，他要到他老早打算去住的地方定居下来。第二天他动身往西南方走，一路晓行夜宿，直到他来到威塞克斯遥远的边区——卡斯特桥市①。

# 3

通往威敦普利奥斯村的大道，又蒙上了一层尘埃。树木仍像往昔般现出墨绿色的景象，就在亨察尔全家三人一度走过的路上，现今又走着不能说与那个家庭没有关系的两个人。

从大体上来说，这场景同以前的情形十分相似，就连附近山村的人声和喧腾，似乎都像上述插曲的第二天下午一样。只有从某些细节上才看出变化来；但事实很显然，悠长的岁月已经过去了。走在路上的这两个人，有一个在上述的场面里，是以亨察尔年轻的妻子身份出现的；而今她的脸庞已消失了原有的丰润；她的肌肤已经发生了基本的变化；虽说她头发的颜色还没有改变，可比往时稀疏得多了。她穿着一件寡妇的黑袍。她的同伴，也穿着黑色衣服，看样子却是一个端端正正的十八岁左右的青

① Casterbridge——原文 Cast 有抛、掷的意思。根据本书第 32 章的描写，似可译为“弃世桥”。实际上的地名是达彻斯特(Dorchester)。

年女子，完全禀有那短瞬的、可珍贵的青春年华，而不论肤色和容颜如何，青春本身总是美丽的。

一眼就能看得出她是苏珊·亨察尔长大了的女儿。人生的仲夏在母亲的脸上打下了艰辛的印记，同时“时间”却那么巧妙地把她先前春色般的特质转移给第二个人——她的女儿，不过母亲经历里的某些事实，在女儿的心里似乎并不存在，这在一个深思这些事实的人看来，似乎是造化的遗传力中的一种暂时的奇妙的缺陷。

她们手牵着手走路，可以看得出这是纯粹亲昵的表示。女儿靠外边的手上挎着一只式样很老的柳条篮子；母亲拿着一个蓝布包，这和她那黑布袍子相映显得很奇特。

她们到了村口，仍循着老路往高地的集市上走。这里显然也看得出年代的变迁。这里已经有了旋转木马和秋千，乡下人测量力气和体重的机器，还有打汽枪的设备，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机械的相当程度的改良。但集市的真正交易，却大大衰落了。附近一些市镇有了新式定时的大市场，开始严重地影响了这里已经进行了数世纪的交易。羊圈、马桩子只有过去一半长。裁缝、卖袜子的、箍桶匠、卖亚麻布的摊子和其他类似的生意，几乎绝迹，车辆也少得多了。母亲和女儿穿过人丛走了一段路，随后停下来。

“我们到这儿来耽搁时间做什么呢？我还以为你要往前走哩，”少女说。

“是的，亲爱的伊丽莎白-杰恩，”另一个解释说。“可是我一心想到这儿来望望。”

“为什么呀？”

“我就是在这儿第一次遇见纽逊的——也像今天这样的一

个日子。”

“第一次在这儿遇见爸爸？是的，你从前告诉过我。可是现在他淹死了，永远离开我们了！”这姑娘一面说，一面从她口袋里掏出一张纪念亡人的名片，望着它叹了一口气。这名片的四边是黑色的，像墙壁上的小招牌，图案里写着这样的辞句：“诚挚纪念水手理查德·纽逊，不幸于一八四一年十一月在海上殒命，终年四十一岁。”

“也就是在这儿，”她母亲更加迟疑地接着说，“我最后一次看到我们要去找的那位亲戚——迈克尔·亨察尔先生。”

“母亲，他跟我们到底是什么亲戚呀？您从来没跟我讲个明白。”

“他是——也可说他从前是——因为他也许去世了——姻亲关系，”她母亲审慎地说。

“这话您不知道说过多少遍啦！”年轻的女人边说边无心地向四面望着。“我想他不是什么近亲吧？”

“那倒是怎么都说不上的。”

“您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在干打草的活儿，是吧？”

“是的。”

“我想他从来没见过我吧？”姑娘天真地接着说。

亨察尔太太停了一停，很不自在地回答说：“当然没见过，伊丽莎白-杰恩。可是来，朝这边走。”她向这场地的另一方向走去。

“我看在这里打听人是没多大用处的，”女儿说着向四面观望。“集上的人就像树叶一样换来换去，我敢说多少年前到过这里的人，今天就只有你一个了。”

“我想还不见得吧，”纽逊太太说——如今她这样称呼自己

——热切地望着离她们不远的绿色土堤下面的地方。“看那儿。”

女儿顺着母亲指的方向望去。被指出的目标是插进地里的棍子支起的一个三角架，上面悬着一口三脚锅，锅底下烧着一堆冒着浓烟的木柴火。锅旁佝偻着一个憔悴、满脸皱纹的老女人，穿得几乎破烂不堪。她用一只大勺子搅动着锅里的东西，不时用沙哑的声音吆喝着：“卖香麦粥啊！”

她倒真就是从前一度很繁盛、干净、罩着白围裙、钱币叮当响的粥篷子的那个老板娘，如今没了篷帐，肮脏，桌凳也没有，除了两个龌龊的小男孩以外，再没有别的顾客；那两个孩子走向前说：“半个便士的——多盛一点，”她便用两个顶不值钱，带有裂纹的黄土碗把粥盛上。

“当年她就在这儿，”纽逊太太又继续说，往前迈了一步想走上前去。

“不要跟她说话——太不体面啦！”另一个劝阻说。

“我只说一句话——伊丽莎白-杰恩，你在这儿站一站。”

这女孩子倒也很情愿，她母亲一向前走，她便转到一些卖彩色画片的摊头上去。那老女人看见了亨察尔-纽逊太太，连忙过来招徕生意，并且应酬这一便士的生意比她年轻时卖六便士的还要显得快活。这位自称寡妇的人，拿起那碗薄粥来喝，粥里早已没有从前那些各式各样的作料了，这时，老女人打开了摆在火后面的一只篮子，狡黠地仰头望着，小声说：“想掺点甜酒吗？——你知道这是私货——来两个便士的吧——喝下肚去真香甜！”

她的主顾重又看到这个老花样，辛酸地微笑了笑，摇摇头，这种含义那老女人是绝不会懂得的。她拿起铅羹匙假装喝了几

口，一面喝着，一面对老女人温和地说："你曾过过好日子吧？"

"啊，太太——不亏您这么讲！"老女人回答，就此吐出了满腹牢骚。"我在这个集上由姑娘、媳妇到寡妇，站了这么三十九年，从那时候我就懂得怎样同这地方上最讲究吃喝的人打交道。太太，您简直不会相信我当年有过一个大帐篷，在这集市上是数一数二的。不论人来人往，谁不要喝一碗顾德易纳芙太太的粥？我懂得牧师的口味，花花公子的口味；我也懂得城市的口味，乡下的口味。就连下流无耻女人的口味，我也懂得。可是，他妈的，这年头，人们没记性，正正当当做买卖赚不到钱——只有狡猾诈骗的人才能兴旺哩！"

纽逊太太四下瞧了瞧——她的女儿仍然在远处摊头上观望。"你还记不记得，"她小心地对老女人说，"十八年前的今天，在你帐篷里丈夫卖老婆的那回事？"

这老丑的女人想了想，微微摇着头。"要是件大事情，我马上就会记起来，"她说。"大凡我亲眼见过的每一次婆家和娘家的大打出手，每一次的谋杀、每一次的斗殴，就连每一次的偷东西——当然是说要大一些的——我都记得。但是一件买卖的事么？是不声不响干的吗？"

"嗯，是的。我想是的吧。"

卖粥的女人又微微摇了摇头。"可是，"她说，"我想起来啦。不管怎么说，我还记得一个人干过这样的事情——他穿着灯心绒布的短外套，拿着一篮子工具；可是上帝保佑，我们脑子里不装这些事，像这样的事，我们不去想它。我所以还能记起那个男人，惟一的原因是，到了第二年集上他又回来过一趟，他偷偷摸摸地跟我讲，要是有个女人来打听他，就说他到了——哪儿来着？——卡斯特桥——对，他说的是卡斯特桥。可是上帝呀，我

不该再想起这桩事来!”

纽逊太太要不是因为谨记在心里:她的丈夫所以败坏,是由于这个放荡女人的酒精造成的,真想罄其所有来酬谢这个老女人了。她谢了谢这传话的人,重去与伊丽莎白会合,伊丽莎白见面便说:“母亲,咱们走吧——您到那儿去吃点心,太不体面了。我看只有最下等的人才到那儿去。”

“不过,我却打听到我要找的人啦,”她母亲静静地说。“我们的亲戚上一次到这集上来时,说他住在卡斯特桥。离这儿很远很远哩,他说这话又在好多年以前;可是我想我们还是走一趟吧。”

这样说着,她们从集上走下来,进到村子里,找到了过夜的住所。

## 4

亨察尔的妻子已经竭力求全,可是反给自己惹起重重困难。有无数次她的话已经到了嘴边,要把她一生的真实事迹,讲给她女儿伊丽莎白-杰恩听,当年她并不比如今站在她身边的女儿大多少,而在威顿市集上就发生了转让的惨痛变局。可是她克制住了。一个天真少女就这样长大起来,相信和蔼的水手同她母亲的关系,正如他们一向表现出来的那样,是和常人一样的。一个孩子本有许多令人不安的念头是随着其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而冒险用这些念头来破坏孩子强烈的情感,真是亨察尔太太连想也不敢想的事。看来,要让伊丽莎白-杰恩明白往事,实在

是一个愚蠢的念头。

不过，苏珊·亨察尔怕说破往事失掉了她所珍爱的女儿的心，倒不是因为顾虑自己作出了什么丑事。她头脑单纯——亨察尔正是为此而蔑视她——这种单纯使她和纽逊生活下来，由衷地相信他买了她就得到在道德上真正而合法的权利，虽说她对于这种权利的确切含义和合法限度是模糊的。在一些老于世故的人们看来，一个神志健全的年轻主妇竟能相信这种交易是有效的，或许会觉得奇怪；若不是有无数同样情形的别的例子，这事简直叫人不会信以为真。然而正有成千上万乡村的记录告诉我们，农家妇女常常是诚心诚意地顺从着她的买主去过活的，她既不是第一个人，也不是最后的一个。

苏珊·亨察尔在这期间的奇特经历，三两句话就可以交代清楚了。她万般无奈地被带到加拿大，他们在那里住了好几年，虽然她像所有的妇女一样，尽力操作，要把他们的茅舍弄得快活和丰衣足食，可是现实生活却没有很大的成功。伊丽莎白-杰恩十二岁那一年，三个人又回到英国来，在法尔茅斯住了几年，纽逊靠做船夫和附近一带的码头工人谋生。

随后他到纽芬兰去做买卖，也就在这期间，苏珊才醒悟过来。她把自己的身世说给一个朋友听，那人取笑她竟会这样听天由命，于是她那平静的心情不再有了。有一年冬末，纽逊回到家来，他发觉他一向小心维系的妄想已经永远消失了。

以后有一段悲哀的时间，她向他提出了疑问——她是否还能同他再生活下去。过了一个季节，纽逊又离家到纽芬兰去做生意。不久，隐约有消息说他在海上陨命，这倒解决了令她那温柔的心灵受到折磨的问题。她从此再没见到他。

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亨察尔的音讯。当年对于奴隶似的臣

民来说，英国就算是一块大陆，一英里路等于是地图上的一度。

伊丽莎白-杰恩发育得早，已经变成了一个女人了。在接到纽逊死在纽芬兰海上的消息以后一个月左右，当时她大约十八岁，有一天，她在她们仍然租居的小屋里，坐在一把柳条椅上，替渔人织粗线网。她的母亲也在这房间里的一个后角落里，做着同样的活计；她把沉甸甸的绕线的木梭子放下来，心思重重地端详着她的女儿。门口边射进来的阳光照耀在年轻姑娘的头上，因为头发蓬散着，光线如同穿进淡褐色的丛薮般，直射到头发里面去。她的脸庞虽说有些苍白，也不丰满，可是蕴藏着大有发展前途的美质。面容的曲线一时还没有圆熟，而因为她们生活的困难也时而造成了容貌的损害，可是其中潜存着一种俊美，正竭力要表露出来。她在骨子里是标致的，如今还没有显现在肌肤上。她可能永远也不会长得十分俊美了，除非她容貌上传神的五官，在长成定型以前，可以避开日常生活的烦恼。

望着这个女孩子，她母亲难过起来——不是漠然的感觉，而是出于理论的推断。她们两人仍然被贫穷紧紧地束缚着，为了女儿，她不知有多少次想尽办法要从贫穷中挣脱出来。这女人很久以来就觉察到与她相依为命的那颗年轻的心，经常是多么热切地奋斗着要求扩展；可是如今，她已经十八岁了，还是没有一点进展。伊丽莎白-杰恩内心里受着压抑而朴实的欲念，确是看得出、听得见、可以令人理解的。她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比较有知识、比较有体面的妇女，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比较好一些”，这是她经常要向她母亲提出的一个问题。她的追求比较深入，是同样情况的别的女孩子所未曾有过的，她母亲每逢感到对她的探求爱莫能助时，就要叹气。

现在她们永远见不到水手了；苏珊在受到启发扰乱了心思

以前，她依照道理拿他当作丈夫，怀有顽强的信心依附于他，而如今再没有这样的要求了。她问着自己：目前她又变成了一个自由的女人，虽然在这世界里往事百般不如意，然而这不正是一个好机会么，再来一次拼命的努力，以求改善伊丽莎白的环境。藏起她的自尊心，去找寻先前的丈夫，不管算不算明智，似乎也是一个最好的起点了。他很可能因为醉酒已经进了坟墓。反过来说，他也许不至于糊涂到如此地步；因为她同他在一起的时光，他不过是偶尔闹闹酒，还不是一个积习难改的酒鬼。

不管怎样，如果他还活着，毫无疑问，回到他身边去是妥当的。去寻他，就要向伊丽莎白说明真相，这是一个难题，怎么说法呢，这位母亲想都不敢想。她最后决定先不把她从前同亨察尔的关系讲给女儿听，就去找他，一旦找到了，把这难题交给他，随他去怎样解决。因此她们在市集上的谈话以及伊丽莎白被引入那种似解非解的境地，可以由以上的叙述来作说明。

她们在这样的情形下，单单信赖着卖粥女人关于亨察尔的地址提出的渺茫指示，继续向前赶路。她们不得不尽量俭省开支。有时看见她们步行，有时坐在农民的大车上，有时在搬运夫的篷车里；这样她们走近了卡斯特桥。伊丽莎白-杰恩觉察出母亲的健康已大不如前，不觉一惊，在母亲的谈话里常常露出厌世的口吻，表明要不是为了这个女儿，她对于人生已经完全厌倦，即使丢弃它也没有什么惋惜了。

快近九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天刚刚要黑，她们来到了一座山顶，离开她们要到的地方已不上一英里路。这里，车道两旁围有高高的树篱，她们登上中间的绿草坪坐下来。这块地方可以俯视整个的市镇和它的四郊。

“这儿看起来样子多古老啊！”伊丽莎白-杰恩说，她母亲沉

默着，正在想着别的事情，没有注意到地形。“整个都挤在一起，四四方方的一座树墙围着它，像花园里圈上了篱笆的一块空地。”

方方正正，确是这个古老的市邑——卡斯特桥市——引人注目的特点，在当时，尽管它是新建的，却丝毫没有受到现代化的洗礼。它像一盒骨牌似地密密相接。它没有一般意义上的郊区。乡村和市镇连结在一道。

在这样美好的夜晚，高空飞翔的鸟儿眼里的卡斯特桥必定像是嵌在一个深绿色的长方形框架里的淡红色、褐色、灰色和水晶色的马赛克。在凡人的眼光里，它仿佛是一堆模模糊糊的东西，有稠密的菩提树和栗树的围篱挡着，坐落在无数英里凸出的小丘和陷下去的田地中间。随后在这一堆东西里渐渐可以辨别出城楼、三角屋脊、烟囱和窗子的形象，最上面的窗玻璃，映着西方日光照亮的云带所发出的铜色火焰，如发炎充血的眼睛般闪着火光。

这个四周有树木围着的四方块，每一边的当中，都有通往东、西、南的大道，一直伸展到一英里路外广袤的麦田和溪谷里去。两个步行的人正要从这样的一条大路向里面走。她们还没起身前进，就有两个男人从篱帐外面走过去，热切地争辩着。

“你看，真的，”那两个人走过去以后，伊丽莎白说，“他们两个人谈话里提到亨察尔的名字——那不就是我们亲戚的名字吗？”

“我也这么想哩，”纽逊太太说。

“这好像有意告诉我们他还在这里。”

“是的。”

“我要不要追上去，向他们打听打听……”

“不，不，不！暂时千万还别这么做。我们料想，他也许在贫民习艺所里，或是关在监牢里。”

“啊呀，母亲！您怎么这么想？”

“有一些事情叫人……不谈啦！我们一定要私下里探听探听。”

黄昏时分，她们歇息够了，继续走她们的路。虽说两边的旷地，仍然映着微弱的日光，但大路上丛密的树木却把这条路遮得像隧道一样黑；换句话来说，两边是薄暮，她们却走进午夜里。伊丽莎白的母亲对这城市的面貌，极感兴趣，不久她们就看见行人了。等到她们溜达了一会儿以后，便可以看出卡斯特桥市里排列着的盘蟠的树木遮栏，本身就是一条通路，这条路在低洼的绿色土堤或沟边上，外面还可以看见一道沟。在这条路和堤岸里面，是一道墙，有几分残缺，墙里面是密密匝匝的民居。

两个女人当然不懂，这些外貌只不过是这座城市古时候的防御工事，现在种了树当做散步的场所。

灯火这时透过四周的树隙闪着光，叫人感到里面是非常的安乐和舒适，同时令外面没有灯火的乡村——虽然这么靠近市廛——在外观上显得异样的寂寥和空虚。市内和乡野之间的区别，也因一阵管乐队的吹奏声而更加显著了，这乐声比别的声音都响，吹送到她们的耳朵里来。两位旅客转进大街里去，这里的木板房子，上层是突出的，装有小块玻璃的格子窗，窗上罩着斜纹布窗帘，用绳子挂着，破风板下面，盘结已久的蜘蛛网在微风中摇动。这里有几座木架子中间砌砖的房子，它们主要仰仗邻屋的支撑。这里的屋顶有的是瓦片里面夹着石板，有的是石板

里面夹着瓦片，间或也有一个茅草屋顶。

这个城市里的居民是以耕种和畜牧为生的，这种特点可由商店橱窗陈列的各色物品表现出来。铁器商那里摆着镰刀、钩镰、剪羊毛的剪刀、钩刀、铲子、鹤嘴锄和耨；箍桶匠有蜜蜂的巢箱、盛牛酪的木箱、搅乳器、挤牛奶用的小凳子和桶、草耙子、水瓶和播种器；马具匠有车绳、耕地用的马具；制车匠和机器匠有货车、手推车和轮转机；药剂师有医马用的皮肤药；在手套商和切革匠那里有剪篱笆用的手套、葺屋匠用的护膝、种地人的套裤、村民们穿的木屐和木底鞋。

她们来到一座灰色的教堂前，它那巨大方形的钟楼直耸在阴暗的天空里，下面的各部分映着近边的灯火，足以叫人看得出石缝里的灰泥因为日久天长风吹雨打已经完全剥落了；如今隙缝里生长着一丛一丛的景天草，几乎蔓生到雉堞上去。钟楼上时钟响了八下，接着就是一阵肃穆的钟声。卡斯特桥当时还有敲晚钟①的习俗，本地居民利用它当做关店的信号。隆隆的钟声在店面前一响，大街上从头到底便响起了关门板的噼啪声。几分钟以内，卡斯特桥这一天的商务就算结束了。

另有一些时钟还不时响起八下——阴郁的钟声来自监狱，另一个来自救济院的三角屋脊，每一响之前先有一阵机械磨擦声，比钟声还要清晰；一家钟表店里面，有一排油漆的大座钟，正在上门板的时刻，也一个接着一个地响起来，仿佛一排演员在闭幕前致最后的谢词一般；随后可以听见钟乐断断续续奏起西西里水手的赞美词；这时高等学校里年代学的学者们②，在过去时

① 英国古时的风俗，黄昏时击晚钟，警告居民，不再外出。

② 暗指一般历史家，包括作者在内。

代的整个业务还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束以前，却跨进新的年代里去了。

教堂前的旷地上，走着一个女人，她高高地卷起衣袖，露出衬衣的衣边，下摆塞进口袋里。她的胳膊下挟着一块面包，一块块撕下来分给同她一起走路的另外几个女人；她们细细嚼着面包。看见这种情景，亨察尔-纽逊太太和她的女儿才想起她们也饿了；她们向这个女人打听附近的面包房在什么地方。

“眼下你在卡斯特桥要找块好面包等于要找吗哪①一样，”她指过路以后说。“他们可以吹吹打打、大吃大喝，”她扬起手来，指着街上较远的一块地方，那里有管乐队正站在一座灯火辉煌的大房子前，“可是我们却得忍受，吃不到一块好面包。现在的卡斯特桥，好麦酒可比好面包多得多了。”

“又脏又淡的坏啤酒又比好麦酒多得多了。”一个男人说，他双手插在口袋里。

“怎么会闹到没有好面包了呢？”亨察尔太太问。

“都是一个粮食批发商搞的——我们的磨坊主和面包师都与他打交道，他拿发了芽的麦子卖给他们，他们并不知道是发了芽的——他们这么说，直到面团子摆在烤炉上像水银似地流得满处都是，烤出来的面包像癞蛤蟆样瘪瘪的，里面像似板油布丁。我嫁了人，也有了孩子，可从没见过卡斯特桥有过这样离奇的面包……您一定是一个道地的外方人，不知道这一个礼拜里发生的事把这里可怜的人们肚子都要气炸了呢！”

“我是刚刚到这里的，”伊丽莎白的母亲羞怯怯地说。

---

① 吗哪是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充饥的食物。它的“样子像芫荽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搀蜜的薄饼”。见《旧约·出埃及记》，第16章第31节。

她在这块地方还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怎样，所以不愿意叫人多注意她，便领着她的女儿从那个说话的人身边走开了。她们到那个人指点的铺子里，买了两块饼，暂时算是点点饥，随后她们顺步朝吹奏乐器的那块地方走去。

# 5

她们走上不多的路，就来到这市政乐队演奏的地方，《老英格兰的烤牛肉》的旋律正震撼着玻璃窗。

这座门前竖着乐谱架的建筑物，就是卡斯特桥最大的一家旅馆，名叫“王家甲胄”。在正门的回廊上有一扇宽大的弓形窗，突出到街上；窗子开启着，传出了人们的说话声，叮当的碰杯声和拔瓶塞的声音。还有，窗幔也没有阖上，整个房间里的情景从对面驿车行台阶的顶上都可以看得见，也就因为这个原故，有一堆闲散的人挤在那里看热闹。

“我们恐怕终归要打听打听……我们的亲戚，亨察尔先生，”纽逊太太小声说，她自从走进卡斯特桥，似乎显得特别的困惫和激动。“我想，这儿也许是可以试试看的一个好地方……你明白，只要问一问他在城里名声怎样……如果他在这儿的话，照我想他一定在这儿。伊丽莎白-杰恩，最好还是你去问。我累得什么也不能干了……你先把面罩放下。”

她在最底下一层台阶上坐下来，伊丽莎白-杰恩遵照她的吩咐，站在看热闹的人群里。

“今儿晚上有什么事呀？”女孩子挑选了一位老年人，在他身

旁站了好大半天，先同他接近接近，得到谈话的权利，然后才开口。

“这么说，你一定是个外方人啦，”老头子说，两眼还是不离窗户。“这是一些大人先生们和有头有脸的人，来一次公开的大宴会——由市长作东。因为没有约请我们一班人，所以不关窗户，让我们在外面也知道知道。你要登上台阶，就看得见他们啦。那一位就是市长，亨察尔先生，在桌子头上，和你正对面；左右两边是市参议会的议员……唉，他们出世的时候，有好多比我现在还不如呐！”

“亨察尔！”伊丽莎白-杰恩说，不觉一惊，可是绝对没有觉察到这种揭露在她身上产生的全部力量。她走到门前台阶的顶上去。

虽说母亲低着头，可是在老人说的“市长，亨察尔先生”还没有传到她耳里来以前，她已经从旅馆的窗口听出了一些话声，分外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站起来，并不露出特别急切的形迹，却尽快地挨身站到她女儿身边。

旅馆餐厅内部，有桌子、杯子、银制的器皿和一些座上客，全都展现在她眼前。面对着窗户，坐在主位上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这人身材魁伟、相貌堂堂、嗓音特别洪亮；他的整个躯体与其说是结实，不如说是粗壮。他有一副近乎浅黑的、光泽的肤色，一对发亮的黑眼睛，黝黑的浓眉毛和头发。每逢客人说了什么话，引起他放声大笑的时候，嘴张得那么大，在吊灯的光辉下面，把三十二颗白牙齿，整整露出有二十颗或许还更多，这口牙齿是他至今引以自豪的。

这种笑声叫陌生人听来有些胆寒，因此不常听到倒是桩好事情。从这上面可以讲出许多道理来。这笑声叫人自然地揣

想：这一种性质的人对于人的弱点是没有怜恤的，而对于人的伟大性和力量，却随时都慨然加以赞美。发出这种笑声的人，他本人的优点，如果说他还有优点的话，也将是非常任性的一种：他有时会慷慨得叫人受不住，可是却没有温和而持久的亲切。

苏珊·亨察尔的丈夫——至少从法律上来讲是这样的——这时坐在她们的面前，他身形魁梧了，面纹深重了，拿腔做势的地方也多了；他显得老练、满面思虑，用一句话来说，他老了。伊丽莎白不像她母亲有许多回忆的牵挂，她只是非常好奇和有趣地注视着他，这种情形是很自然的，因为她们长远地找寻了这个亲戚，而现在竟发现他有这样出人意料的社会地位。他穿着一件老式的晚礼服，宽阔的胸前露出一大片有绉褶的衬衣，带有嵌宝石的钮扣和一条沉重的金链子。三只杯子摆在他的右手边，可是叫他妻子觉得惊奇的是：两只盛酒用的杯子却空着，而第三只——喝水用的杯子，里面装着半杯水。

她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身穿灯心绒布的短外套、粗绒布背心和短裤，扎着黄褐色的皮绑腿，面前放着一碗热香麦粥，坐在那里。时间——这位魔术师，这时已经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了。她望着他，回想着过去的时光，大受感动，顺着台阶向后退，身子靠住驿车行门廊里的一根柱子，柱子投下来的阴影，正好掩遮了她的面孔。她忘记了她的女儿，直到伊丽莎白-杰恩碰了她一下，她才醒过来。“母亲，你看到他了吗？”女孩子小声说。

“看到了，”她的同伴急忙回答。“我看见他啦，也算是满意了！现在我只想走……离开这里……死掉算了。”

“啊，这是为什么呢？”她更靠近一些，对着母亲的耳朵小声说，“你看他不会照顾我们吗？我看他倒像是个有义气的。他是多么有势派啊，是不是？他的钻石钮扣有多么亮！你真奇怪，竟

会说他也许关在监牢里，在贫民习艺所里，或是死掉了！还有比这更相反的事吗！你为什么这么怕他？我一点也不怕；我要去见他——他充其量只能说他没有我们这门子远亲。”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从哪里着手。我觉得我心灰意懒。”

“不要这样，母亲，现在到了这里就顾不了那么许多！你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再打听打听他的情形。”

“我想我再不会跟亨察尔先生见面了。他跟我所想的情形不同——他叫我气馁了！我不愿意再见到他。”

“等一会儿再考虑考虑吧。”

伊丽莎白-杰恩活到现在，从没有像眼前这样对事情发生这么大的兴趣，这一部分也是由于她发觉自己同官府有亲戚关系，便自然地感到得意；她又重去注意那场面。年轻的客人正在大谈大吃；年长一些的则拣选可口的东西吃，他们在盘子上嗅来嗅去、嘟嘟囔囔的那副神气，宛如一些猪拱着嘴吃橡实一样。在座的人似乎专喝三种饮料——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和朗姆酒，除了这三种定规的酒以外，很少或者根本没有预备别的酒。

这时正有一排老式的雕花大酒杯摆到桌子上来，每只酒杯配上一把茶匙，杯子里立刻倒满了热气腾腾的掺水烈酒，这种酒气叫人很担心会熏坏了别的食物。这时伊丽莎白-杰恩注意到全桌上下都有人急急忙忙地在倒酒，可是市长的杯子却没有人去倒；他的面前摆着用来盛葡萄酒和白酒的一堆亮晶晶的杯子，可是他却仍然从手头的一只杯子里大口地喝水。

“人们不给亨察尔先生的杯子里倒酒，”她壮着胆子向身旁已结识的老年人说。

“不给他倒酒；你不知道他是个出名的滴酒不沾的人吗？不

管什么酒他都憎恶；从来也不沾一滴。是的，在这一方面他坚强得很。我听见人家说，他当年对福音书发过誓，一直坚守到现在。有了这番原故，人们就不大好意思再去勉强他；一个人向福音书发誓，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另一个老年人，听到了这番话，也插嘴问道：“所罗门·郎威斯，他还有几年的限哪？”

“听说，还有两年。我不晓得他为了什么原故，究竟什么道理才定了这个期限，他从来也没有跟什么人讲过。可是据说，一点不假，还足足有两个年头。坚持这么久很要有点火性才行哩！”

“真的……不过希望蕴藏着伟大的力量。明知道再过二十四个月，你就可以解脱了，尽兴地喝他一个饱，把受过的罪全盘倒找回来，一点不假，这会叫人打起精神来的。”

“一点不假，克利斯托弗·康尼，一点不假。一个孤鳏老——他一定会有这样的想头。”郎威斯说。

“他太太什么时候死的？”伊丽莎白问道。

“我从来没有听见人家谈起过她。那还是他来卡斯特桥以前的事情啦，”所罗门·郎威斯回答，听他的口气是不想再谈下去了，仿佛既然连他都不晓得亨察尔太太的事情，她的身世也就够没趣的了。“不过我知道他是一个出名的戒酒者，他手下不管什么人，要是多喝了一点酒，他就对他们气势汹汹，像上帝对待下流的犹太人一样。”①

“他手下人很多吗？”伊丽莎白-杰恩说。

---

① 《圣经》一说：上帝想拯救犹太人，但犹太人总是违背他的旨意，后来甚至把他的儿子耶稣给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上帝极怒犹太人。此处系借喻。

“很多吗！哼，我的好姑娘，他在市参会里势力最大的人，也是左近四乡的一个大亨。大凡小麦、大麦、燕麦、干草、萝卜等等这一类大交易，都要有亨察尔的份儿。他还要做好多别的事情；他的毛病也就出在这种地方。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一点一点地干起来；如今他成了全市的台柱子。今年就因为他承办了这份坏小麦，地位才有点动摇。在这德尔诺弗沼地上，我看见太阳出来也有六十九个年头啦，我在亨察尔先生手下做活，不过是一个小得不算数的人，他也没跟我说过一句不好听的话，可是我一定要讲，像新近用亨察尔的小麦做出来的这种坏面包，我可从来没有尝过。麦子陈得简直可以叫做麦芽；面包底下的那层皮，厚得跟鞋底一模一样。”

这时乐队又另外奏起一支曲子，奏完这支曲子，筵席算是结束了，接着开始了讲话。这天晚上很静，窗户仍然开着，那些讲演外面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亨察尔的话音比别人都高，他在讲他卖干草的一些经历，讲的是有一个骗子成心要诈骗他，可是他把他斗败了。

“哈，哈，哈……”故事讲到末尾，听讲的人们都笑起来，大家很开心，可是这时有一个人提高了嗓门说：“这事果真不错；可是那坏面包又怎么说法呢？”

这话是从桌子下手那一头发出来的，那边坐的是一群小商人，他们虽说也是这一伙里的人，可是讲到社会地位似乎要比别的人低一些；他们的论调也相当的不同，他们所谈的话同那些坐上座的人很不一致，这如同一个教会里的西区①，有时硬要跟圣坛上的领唱作对，把调子唱得不合拍子。

---

① 伦敦的富户住在西区，此处系借喻。

这么一句关于坏面包的插话，使得屋外闲看热闹的人大为开心，有一些人正是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因此他们毫无顾忌地信口应和道："喂，市长先生，坏面包又怎么说法呢？"此外，席上的人说话总有些不随便，而他们却没有，所以又加了一句："先生，你也该说说这个故事才对呀。"

这样七嘴八舌逼得市长不能不答话了。

"是的，我承认小麦是出人意料的坏，"他说。"不过我买进来上了当，也跟面包师从我手里买去上了当没有两样。"

"那么穷人就只好吃下去啦，"窗外的一个不徇情的人说。

亨察尔的脸沉下来。表面上还算温和，暗地里却有一团火性时待发作——也就是这团火性，再加上点酒的力量，使得他在近二十年前赶走了他的妻子。

"一个大事业，发生了一些意外，你们一定要原谅的，"他说。"你们还得想到收获小麦的时候，天气是我们多年来没有遇到过的那么坏。不过为了这件事，我已经在想办法。我的生意做得太大啦，我已经发觉我一个人没法照应得过来，所以我登出了广告请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来做我粮食部分的经理。一旦找到了这个人，你们也就会看到再也不会有这类的错误发生了……什么事都会照料得好一些。"

"可是以前的事情，你怎样来补偿我们呢？"先前那个说话的人又问，他看来不是面包师就是个磨坊主。"你肯不肯把我们手里的陈面粉掉换好的谷子呢？"

听到了这样的话，亨察尔的脸越发阴沉了，为了镇定着自己，或是拖延一下时间，他拿起大杯子喝了一口水。他规避直接的答话，硬僵僵地说：

"如果有人告诉我怎样把陈麦子变成好麦子，我一定很高兴

把它收回来。然而这是办不到的。”亨察尔不再申辩了。说完这句话，他就坐了下来。

## 6

如今窗外的一群人，在刚才的几分钟内，又增加了不少新来的：其中有些是体面的老板和他们的伙计，晚间上了门板以后，出来透口气；有些身份比较低。这时出现了一个与这两者都不一样的陌生人——一个模样长得特别招人喜欢的年轻人——他手里提着一只花样精巧的毛毡手提包，当时这类东西正流行这样的花样。

他的面色洁白红润，眼睛灼灼有神，身材细长。倘使他来到的时节，不恰巧碰上讨论小麦和面包的事情，他很可能连停也不停就走过去，顶多也不过往里面用眼扫一扫；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一篇故事也就没法演下去了。可是这场谈话似乎吸引住他，他小声问了问其他旁观的人，就站住听下去。

他听到亨察尔末尾讲的一句话：“这是办不到的，”这时他不禁微笑了笑，拿出他的笔记本，借着窗口的亮光，写下了几个字。他撕下那张纸，折叠起来，写上受信人的姓名，想从敞开的窗框里扔到餐桌上去；可是又一考虑，便从人丛中挤到旅馆的门口，那里有一个茶房原是在里面侍候的，如今正懒散地倚在门柱上。

“马上把这个交给市长。”他说，把他匆忙写下的短柬递过去。

伊丽莎白-杰恩看到了他的行动，也听到了他的话，他谈的事情和他的口音都引起她的注意，那口音是这一带地方所少见的。听来有些古里古怪的北方音。

茶房接过那个短柬，年轻的陌生人还在继续说：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家比这个便宜点也还像样的旅馆？”

茶房心不在焉地向街道上下瞧了瞧。

“人们说三水手，就在这条街下头，地方挺不错，”他有气无力地答道；“不过我可从来没住过。”

这苏格兰人——看样子他是的——谢了一声，朝着刚才提到的三水手方向漫步走去，写短柬时的那一阵冲动已经过去，眼下他显然对于旅馆问题比对那短柬的命运要关切得多。他慢慢地在街上不见了，同时茶房也离开了门口，伊丽莎白-杰恩很有几分兴会地望着那短柬被拿进餐厅，交给了市长。

亨察尔毫不介意地瞅着那短柬，用一只手将它展开，顺眼看下去。而这短柬立即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力，真令人奇怪。自从提起小麦生意的问题以来，他的脸上就布满了激怒阴霾的脸色，可是现在自然而然地转变成一副专注的神气。他慢慢念着短柬，思索起来，并不是阴沉沉的，而是一阵凝聚神思，仿佛一个人突然想出了什么念头。

这时唱歌已经代替了碰杯和演说，小麦的问题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人们三三两两把头靠在一道，讲着有趣的故事，露出演哑剧似的笑容，把脸都扭成了奇形怪状。有些人开始显出一副仿佛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来到了这里，为什么来到这里，怎样才能再回到家里去的样子；他们面带茫然的微笑，暂时坐下去。肩宽体壮的人快要变成驼子了；有些原本气度不凡的人，身子七歪八斜，那一份尊严不见了，而他们的面容也没了气派，歪向一边；内中还有少数人，他们吃得心满意足，脑袋有点向肩膀里缩，而嘴角和眼角则朝上翘。独有亨察尔一个人还没有随着这种东倒西歪的变化；他依然端端正正直着身子默默地思考着。

钟响了九下。伊丽莎白-杰恩转向她的同伴。“天时不早了，母亲，”她说。“您打算怎么办呢？”

她看见她母亲会变得这么没有主意，觉得惊讶。“我们得找个睡觉的地方，”她母亲嘟囔了一句。“我已经看见了……亨察尔先生；我要做的事情就算完了。”

“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总算不错，”伊丽莎白-杰恩安慰着她说。“明天我们可以好好地考虑考虑怎样去找他。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找到一个住的地方，你说是不是？”

她母亲没有答话，伊丽莎白-杰恩的心神又转到茶房的话上去，三水手是一个价钱便宜的客栈。一个建议对某一个人有用，想来对别人也是有用的。“我们到那年轻人去的地方去吧，”她说。“那人也满体面的。您认为怎么样？”

她母亲同意了，两人向下街走去。

在这同时，市长由于上述的那个短柬所引起的深思，继续使他陷在出神的状态里；后来，他对他的邻座悄悄地讲了几句话，请那人来代表他，他才得到离开席位的机会。这时他的妻子和伊丽莎白刚刚走开。

在会议厅门口外面，他看到了茶房，向他招了招手，问他一刻钟以前拿上来的那个短柬是什么人送来的。

“一个青年人，先生——像是一个旅客。看外表是一个苏格兰人。”

“他没说他从哪弄到这纸条的吗？”

“他亲自站在窗口外面写的，先生。”

“唔……亲自写的……那年轻人住在这旅馆里吗？”

“没有，先生。我想他到三水手去了。”

市长把手背到礼服尾部下面，在旅馆的过道里走来走去，仿

佛离开了那间屋子，就是为要找一个空气比较凉爽的地方。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实际上仍然被一个新的念头控制着，不管这是个什么样的念头。后来他又回到餐厅的门口，停了一下，看到他虽然不在场，而唱歌、碰杯和谈话还是进行得十分热闹。公司组织的、私人独资的、和大大小小的生意人，全都开怀畅饮，不仅是市长，就连政治上、宗教上和社会上的重大分别，也都完全忘怀了；而这些分别在白天他们认为是必需保持的，如铁栏杆一样的把他们隔离开。市长看到这种情形，拿起了帽子，同时茶房帮着他穿上了一件薄麻布外套，然后走出去，站在门廊下。

这时街上的人稀少了；他受着一种引诱，转过眼睛，盯住了下方将近一百码的地方。写条子的人就是到那座房子去的——三水手，从他站立的地方，可以望见两个突出的三角屋脊，弓形窗和门灯。他望了一阵，便慢慢地向那个方向走去。

这座人畜寄身的古老房屋——不幸，目前已经拆掉了——当年是用松软的沙泥筑成的，有几面直棂窗也是同样的质料，笔直地竖立在地基上。一面凸窗突出到街心来，里面的情形是这客栈常来的客人都了若指掌的，这时已经关上了窗板，每面窗上，有一个心形的洞口，而左右心房比较我们在自然界里所看到的心脏还要瘦小。这些洞口里是明亮的，每一个过路人都知道，在这个时间，里边隔不上三英寸的地方，便并排坐着红头发的装配玻璃工人比利·威尔斯、鞋匠斯玛尔特、杂货商人布兹弗德和其他一切次要的人物；他们的地位不如王家甲胄的座上客，每人都拿着一根一码多长的粘土制的烟袋杆。

在大门口的上方，有一个四拱架的都铎①式拱门，拱门上面

① 都铎是英国皇家的名号，存在于1485至1603年。

是招牌，由对面的灯光照射着，这时还可以看得见。招牌上的三个水手，被画家画成了平面的人——换句话说，扁得像影子一样——姿势软绵绵地站成一排。因为是在街上朝阳的一面，这三个伙伴饱受木板弯曲、破裂、抽缩和褪色的苦恼，以致他们在组成这块招牌的水纹、木节和钉子等实物上，已经成了模糊不清的影子了。事实上，这种情形倒也怪不得旅馆主人斯坦尼治的不闻不问，在卡斯特桥要找出一个画家能把这样富有传统特色的人形重新描绘一番，却真难得。

有一条灯光不亮的狭长通路伸到客栈里面去，马匹从这条通路进入后面的马厩，客人们也在这上边来来往往，摩肩擦背，概无区别，行人还要冒着脚尖被牲口踩到的危险。三水手的马厩好，酒好，虽然只有一条狭道，要得到这两好有点困难，然而凡是透彻了解卡斯特桥的聪明老行家，仍然很有耐心地去探求。

亨察尔在客栈外面站了几秒钟；随后他扣起褐色麻布外套，掩盖上衬衣胸部，尽量藏起他的尊严，想法露出日常一般的样子，进了客栈的门口。

## 7

伊丽莎白-杰恩同她的母亲早到了有二十来分钟。她们曾经站在屋外考虑，这个平常的地方，虽然经人介绍说比较便宜，而她们的羞涩的钱包，怕还担负不起它的代价。不过她们终于鼓起了勇气走进去，正好遇见客栈主人斯坦尼治，他是一个沉默的人，他从桶里汲出泛着泡沫的啤酒，同一般侍女肩碰肩送到这

个或那个房间里去，不过，他的服务同她们比较起来，是有一种庄严的缓慢，看得出他是临时帮忙性质。若不是客栈女主人常常发号施令，则完全可以说是可做可不做的，这个女主人坐在柜台里，浑身上下一动也不动，可是眼睛快，耳朵灵，从敞开的门缝和出入口，凡是顾客们的迫切需要，她都听得见，看得到，而她的丈夫即使近在眼前的事也会忽略过去。伊丽莎白和她的母亲勉强被留下来做寄宿客。她们进了三角屋顶下的一间小卧房里，坐下身来。

客栈似乎有一个原则，为了补救它那古老的怪样和歪歪倒倒，为了过道、地板和窗户的昏暗，到处都铺上了很多干净的亚麻布，让旅客很有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

“对我们来说这是过于讲究了——我们是住不起的！”等到只剩下她们两个人的时候，年长的女人怀疑不安地在房里左右打量着说。

“我也是这么想，”伊丽莎白说。“不过我们也该住个体面的地方才行。”

“我们要体面，就得先算好我们要付的钱，”她母亲回答。“我很担心，亨察尔先生的地位太高啦，我们恐怕高攀不上；所以我们只能指望自己的腰包。”

“我知道该怎么办，”伊丽莎白-杰恩等了有好长一会儿才说；在这时光，楼下的生意忙得不可开交，似乎完全忘记了她们的需要。她离开了房间，走下楼梯，一直走到柜台边。

如果说这个心地单纯的女孩子，在性格上有一样突出的优点的话，那就是她情愿为大家的好处而牺牲个人的安适和尊严。

“今天晚上你们好像忙得很，我母亲手头不宽裕，我是不是可以帮忙做点事，少付半数的房饭钱？”她对女主人说。

女主人在安乐椅里钉得牢牢的，仿佛她还在流质状态时，融化进椅子里面去了，如今再没法拔出来，她两手搭在安乐椅的扶手上，上下打量着这个女孩子。伊丽莎白建议的这种办法，在乡镇里倒是很平常；但卡斯特桥虽说还是古风的，这种风俗在此地却已经不大有了。然而老板娘对陌生人是客气的，她没有表示反对。于是伊丽莎白从默默无言的客栈主人的点头和手势中，领悟到在哪里可以找到各样东西，楼上楼下不停地颤着，为她自己和她母亲的饭食而忙活。

她正做着事情的时候，楼上有人拉铃，屋中间的木板壁给震动得摇晃起来。楼下铃铛的叮当响声，要比铁丝的"嘣嘣"声和拉手的抽曳声微弱得多。

"那位苏格兰先生在叫人，"客栈女主人无所不知地说，转眼看着伊丽莎白，"我说，你能去看一看他的晚饭摆好了没有吗？要是摆好了，你去端给他。就在这一边顶前头那间屋里。"

伊丽莎白-杰恩虽说饿得很，仍然情愿暂时把自己的事搁下来，到厨房去找厨师，把摆着晚餐饭菜的托盘端出来，走上楼到指定的那个房间里去。三水手客栈虽然占有相当大的地面面积，却不能算是宽敞。房间都被突出的横梁和椽子、间壁、过道、楼梯、废弃的火炉、高背长椅、四柱寝床等占去了，给人留下的地方就比较小了。此外，当年小客栈老板们还没有放弃家庭酿酒制造，房主人仍然严格履行他的麦酒要有十二分的好劲道，把酒的品质当作主要招徕顾客的东西，在这样的人家里，处处都得空出地方安置酿酒所需的器皿，进行有关的操作活动。因此，伊丽莎白发现苏格兰人住的那间屋子，与分配给她和她母亲的小房间正相邻近。

她走进去的时候，除了那个年轻人以外，没有别的人在场

——这人正是她曾经见过的，逗留在王家甲胄旅馆窗外的那个人。这时他正在闲暇地翻看一份当地的报纸，几乎没有察觉到她的到来，因此她得以十分平静地观察他：她看见他的前额照在灯光下闪着光，头发剪得很漂亮，后颈项的皮肤上还长着柔软的绒毛或汗毛，他的脸蛋圆润得像是球形的曲线，他的眼皮和睫毛鲜明如画，掩罩着他那低垂的眼睛。

她放下托盘，摆好饭菜，一声不响地又走出来。她到了楼下，客栈女主人——她肥胖而懒散，但同时也和善而亲切——看得出伊丽莎白-杰恩尽管全不顾个人的需要，一心帮忙做事，却实在有些累了。斯坦尼治太太于是带着体谅人的断然语气说，如果她和她母亲想吃饭，她们最好是去把晚饭吃了吧。

伊丽莎白，就像去取苏格兰人的晚餐那样，端来她们自己的简单饭菜，走上她丢下她母亲的那间小卧房里，悄悄地用托盘边把门推开。令她大吃一惊的是，她离开的时候，她母亲是斜躺在床上的，而这时却直着身子坐着，张着嘴唇。伊丽莎白一走进来，她就竖起了一只手指。

这个举动的用意很快就清楚了。原来这两个女人住的房间，有一个时期曾充做苏格兰人卧房的梳妆室，中间有一道门通着，这道门现在拴上了，裱糊了墙纸，但仍然留有痕迹。不过，就像比三水手华丽得多的旅馆里常有的情形那样，这间屋子里讲话，另一间屋子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一句不漏。这时传过来的就是这样的声音。

受到默默的警告，伊丽莎白放下了托盘；当她走近她母亲的身旁，听见母亲小声说："这就是他。"

"谁呀？"女孩子问。

"市长。"苏珊·亨察尔语调里发抖得厉害，除了像这个女孩

子一样凡事信以为真的人以外，任何人都可能由这声音推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她承认的亲戚关系要密切得多。

的确有两个人，年轻的苏格兰人和亨察尔在隔壁房间里谈话；亨察尔走进客栈里来的时候，伊丽莎白-杰恩正在厨房里等待晚餐，客栈主人斯坦尼治亲自恭敬地把亨察尔领上楼来。女孩子悄悄地摆好她们的简单晚餐，便示意她母亲一块儿来吃；亨察尔太太机械地吃着，但仍然一心一意听着门那边的谈话。

“我回家路过此地，顺便走进来，想问您一个问题，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市长随意而和蔼地说，“不过，我看您还没吃完晚饭哪。”

“一会儿就完啦！您不要走，先生。请坐吧。我就要吃完了，这根本不相干。”

亨察尔似乎就在指定的位置上坐下来，停了一会儿又说：“好吧，我先问一声，这是您写的吗？”接着是沙沙的纸声。

“不错，是我写的，”苏格兰人说。

“那么，”亨察尔说，“我有一种感觉，我们都在等着第二天早晨与对方见面，而彼此却无意中碰到啦，您说对吧？我的名字叫亨察尔；我在报上登了广告，招聘一位粮食管理经理，您是来应聘的吧，您到这里是为了这件事来看我的吧？”

“不是的，”苏格兰人不无诧异地说。

“您一定就是那个准备好要来看我的人吧？”亨察尔固执地继续说，“约书亚，约书亚，吉甫……约甫……他叫什么名字？”

“您弄错了！”年轻人说。“我名叫唐纳·伐尔伏雷。我倒真是干粮行的——不过我不是来应聘的，也没有要来见什么人。我正要到布里斯多去，从那儿再过海去世界的那一边，到美国西部盛产小麦的大地方去碰碰运气。我有一些发明，在这一行道

里很有用，可是在这儿没有机会施展。”

“到美国去——好啦，好啦，”亨察尔说，语气非常失望，令人觉得如侵入的潮湿空气一样。“不过我敢发誓，您一定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苏格兰人又小声说了一句，表示否认，一阵沉默之后，亨察尔又重新说道：“那么，您在纸上写的那几句话，我得向您真心诚意地表示感谢。”

“这没什么，先生。”

“眼前这对我非常重要。我那一批小麦引起了好大的一场麻烦，可是我对天发誓，一直到人们前来抱怨，我才知道小麦是坏的，这事真弄得我走投无路。我手上现在还有几百夸特①；如果您这个补救的办法能把麦子变成了合乎卫生的，喔，你不难想象这解决了我多大的一个难题。我立刻看出来这里面很有道理。不过我还想证实一下；当然，我还没有好好地报答您，您也许不会愿意告诉我这一做法的具体步骤。”

年轻人想了一两秒钟。“我想不出有什么不愿意的，”他说。“我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在那儿要干的行道，并不是给坏小麦治病。好吧，我全告诉您——我的发明在您这里比我去国外更能派上用场。先生，请您看这儿。我那毯制手提包里有样品，可以拿出来给您看看。”

接着锁簧喀嗒一声，传来一阵唰啦唰啦窸窸窣窣的声音；随后就是谈论多少盎司合一蒲式耳，以及晒干、冷藏等等。

“这一点谷子足够试验给您看的了，”年轻人的声音传过来；然后他们两人似乎都在专心关注试验，停了一会儿他叫道：“好

① 每一夸特(Quarter)重二十八磅。

了，现在请您尝一尝。”

“很不错！完全复原了，也可以说，差不多。”

“足以充得过上等的次货，”苏格兰人说。“完全复原原样是不可能的；老天爷不许那么做，现在总算是差不多了。先生，做法就是这样的；我并不珍视这一法子，因为在外国，气候比我们的稳定，这法子没有多大用处；如果您用得上这个，我会很高兴的。”

“可是请您听我讲，”亨察尔请求说。“您知道，我做的是粮食和草秣生意，而我从小不过是一个打草的出身；我顶懂得的是草秣，我现在做的粮食要比草秣多得多。如果你肯屈就这个位置，粮食部分将由您全权负责，薪水以外，还可拿一份红利。”

“您真是爽气，太爽气啦；可是不行，不行，我做不到！”年轻人仍是这样回答，声调里有点苦恼的意味。

“姑且这样吧！”亨察尔结论似地说。“现在，咱们换个话题——好心必有好报；不要再吃那份不像样的晚饭了。到我家里去；我可以给你弄些东西吃，总比这份冷火腿和麦酒要好得多。”

唐纳·伐尔伏雷表示感谢——说他不得不谢绝——因为他想第二天一清早就离开此地。

“很好，”亨察尔急忙说，“随您的便吧。但我要跟您讲，年轻人，如果这法子对全部麦子都像对您的样品一样有效，你这位素不相识的人，就拯救了我的名誉。你教了我这个法子，可我怎么酬谢你呢？”

“这不算什么，真不算什么。您也不会常常用得到它，我根本不在乎这个。因为您遇到困难，他们又找您的麻烦，所以我认为让您知道知道也不错。”

亨察尔停顿了一下。“我不会很快就忘记这件事的，”他说。

“从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身上！……我简直不相信您不是我所找的人！我跟我自己说：‘他知道我是谁，拿这个办法来介绍自己。’可是到头来，您竟不是来应聘的，不过是一个陌生人！”

“是，是，是这样的，”年轻人说。

亨察尔又中止了他的话，之后他的话声里有了沉思的意味：“您那前额，伐尔伏雷，有些像我那可怜的兄弟——他已经故去了；你们的鼻子也很相像。我估量您一定——五英尺九英寸高吧？我是六英尺一英寸半，鞋子除外。可是谈这个做什么？生意上我真是费了一番气力和辛劳才建立了这个商行。可是要它站住脚，非有判断力和知识不可。不幸，伐尔伏雷，我对科学太不在行，计算也不行——我不是一个精明灵活的人。您刚刚同我相反——我看得出来。这两年我一直在找像您这样的一个人，而您又不肯帮忙。这样吧，在我走以前，再请问一句：虽然我料想错了，您并不是我所找的年轻人，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您不是照样可以留下来吗？您到美国去的念头真这么坚决吗？我讲话不会兜圈子。我觉得您对我的用处是不可估量的……这是不消说的了……要是您肯留下来担任我的经理，我决不会叫您吃亏。”

“我的计划已经定好了，”年轻人以拒绝的口吻说。“我已经拿定了主意，因此我们不必再谈下去啦。不过先生，您肯不肯同我喝一杯？我觉得卡斯特桥麦酒能一直热到肠子。”

“不，不，我很愿意，可是我不能喝，”亨察尔严肃地说，他拖动椅子的声音，等于告诉了隔壁听话的人，他站起来要走了。“我年轻的时候，在这个上面闹得太厉害啦……简直不成话……几乎把我毁掉。为了这个原故我做下一桩事情，直到临死都会觉得羞耻的。这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啦，我当场发誓，我那时

活了多大岁数，就多少年不喝比茶更刺激性的东西。我一直没有背过誓；伐尔伏雷，虽说有时候三伏天①，我想喝得不得了，一口气可以喝光四分之一桶，想到我的誓言，就不沾酒了。”

“我不强迫您，先生——我不强迫您。我尊重您的誓言。”

“喔，毫无疑问，我会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经理的，”亨察尔说，语气里满含热烈的情绪。“可是要找到这么合意的人，不知要到哪年哪月才碰得到哩。”

亨察尔这么热烈地肯定这位年轻人的价值，似乎深深地感动了他。他一直一言不发，直到他们来到门口。“我希望自己能留在这儿……确实愿意这样，”他答道。“可是不成……办不到的！办不到！我想多见一见世面。”

## 8

这样他们分手了；伊丽莎白-杰恩和她母亲仍然坐在餐桌前，各自陷入沉思。听到亨察尔公开承认对自己过去做过的某一件事情感到羞耻，她母亲的脸色开始奇怪地发亮。木板间壁摇动得厉害，这表明现在唐纳·伐尔伏雷又在拉铃，无疑是要人撤去他的晚饭，他一面哼着歌曲，一面走来走去，他似乎已经被楼下一帮人阵阵活跃的谈笑和歌声吸引住了。他漫步到楼梯口，下了楼梯。

---

① 三伏天，原文是“狗日”(dog days)。按照罗马人的说法，阳历八日间，天狗星和太阳同时升起，因此加强了太阳的热度；所以夏季最热的日子为“狗日”。

伊丽莎白-杰恩把他和她们自己用的晚餐盘具端下楼去，这时楼下的生意正忙乱到极点，这个时间一向是这样的。年轻的姑娘竭力避免掺和底楼的服务，默默地暗中走动，观察着这里的情景——在一个刚从海滨小屋幽闭中解脱出来的人看来，这有多么新奇啊！在这间宽敞的大厅里，她注意到墙四周摆着二三十把坚固的靠背椅子，每一把上面都坐着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地板上铺着沙子①，门里靠墙头摆着一把黑色高背长椅，可以让她观望全场的情景而又不致叫人特别注意到她。

年轻的苏格兰人刚刚加入到客人中来。除了在圆肚窗里的几个专座或邻座上坐着的那些体面的大买卖人以外，客人中还包括坐在光线昏暗的尽头里的一些身份较低的人，他们的座位只是些靠墙摆着的条凳，他们喝酒不用玻璃酒杯而用茶杯。在这一群身份较低的人里面，她认出有几个人就是站在王家甲胄的窗户外面的。

在他们的背后，有一扇小窗。窗子一格装着一个轮式通风器，它会突然叮叮当当地转起来，突然停止，又突然转起来。

她正在这样偷偷观望的时候，从高背长椅前面传来一首歌曲的开头几句，旋律和音调都极富魅力。在她下楼来以前，已经有人唱过歌了；这时苏格兰人已经很快同大家混熟，在几个大买卖人的请求下，他也就乐于给全屋里的人唱了一支小曲。

伊丽莎白-杰恩喜爱音乐，她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倾听，她听得越久越入迷。她从来没有听过像这样的歌唱，显然大多数的听众也不是常常听到，因为他们专心的程度要比寻常大得多。他们不小声说话，不喝酒，不把烟袋管浸在酒里去弄湿，也不把

---

① 地板上铺沙，是为了防止滑跌。

大酒杯推给邻座的人。歌唱者本人越来越富有情感，当唱到下面的句子时她甚至可以想象他眼睛里噙着泪水了：

我要回家去，回家去，回家去，
家呀，家呀，回到我自己的家乡！
我要见见那永远含泪的眼睛和标致的面容，
当我渡过安南河重见我那可爱的人儿；
花儿含苞，树叶满枝，
百灵鸟一路歌唱送我回故乡！

此刻爆发出一片鼓掌声，而随后一阵鸦雀无声的静默甚至比掌声更动人。坐在屋里阴暗尽头上的一伙人中，有个名叫所罗门·郎威斯的老头子，他觉得烟袋管太长，便折断了一节。就连这种响声，在这静默中都似乎是唐突无礼的了。接着窗户上的通风器时转时停地重新转动起来；唐纳歌声造成的动人气氛暂时被冲淡了。

“不错——真是不错！”在座的克利斯托弗·康尼喃喃地说。他将烟袋拿开离嘴唇一指来宽，大声说：“年轻的先生，请您再接着唱一段。”

“对——让我们再听一段，陌生人，”镶玻璃师傅说，他是一个健壮、大头大脑的人，白围裙卷在腰间。“在这一带地方，人们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呢。”他又转过脸去，低声问道：“这青年人是谁——你看他是个苏格兰人吧？”

“是的，我看一定是从苏格兰山里来的，”康尼回答道。

年轻的伐尔伏雷重唱了最后一节。三水手客栈里显然好久没听见过这么动人的歌唱了。外地的口音，歌者的激昂，浓厚的

乡土情感，还有他酝酿高潮的严肃态度，处处都使这帮地方要人感到惊奇，因为他们素来惯用讥讽的言辞隐藏感情。

“我们这块倒霉的地方，真配不上有人这样地歌唱哩！”镶玻璃的师傅接着说。这时苏格兰人渐渐把声调放低，悠扬地唱着最后一句“我的故乡！”“在卡斯特桥，连左近四乡也算上，要是把我们中的傻瓜、无赖、恶棍、不正经的女人、懒婆娘以及这一类的人除掉，我敢说真剩不下几个人配得上一首歌。”

“的确，”杂货商人布兹弗德瞅着桌上斑纹说。“人人都说卡斯特桥是一个古老而罪恶的地方。历史上记载着，一两百年前，罗马人时代，我们曾反叛国王，一大群人都在绞架山上给绞死啦，大卸八块，那些残肢断体像肉铺子里的肉一样，被送到四乡去；就我来说，我相信这话不假。”

“年轻的先生，你这么留恋你的家乡，为什么又要出来呢？”克利斯托弗·康尼从隐蔽处发问，他的声调里流露出他很愿意谈谈刚才的话题。“老实说，依我们的看法，你在这儿没有什么混头，比利·威尔斯师傅说得好，我们这儿的人是一团糟——顶好的也难得有几回诚实。冬天死冷，又有那么多张嘴要吃饭，只有靠上帝送点小得可怜的小土豆来填肚子。花儿呀，漂亮脸蛋儿呀，我们没心思想，——我们一心里只想着花菜和猪头肉。”

“不会吧？”唐纳·伐尔伏雷诚恳关切地轮番望着他们的面孔说，“顶好的也难得诚实……决不会吧？你们中没有人偷过别人的东西吧？”

“上帝啊！没有过！没有过！”所罗门·郎威斯怪样地微笑着说。“他就是这样信口开河。他向来都是没头没脑的。”（说着转过身来责备克利斯托弗）“这位先生，你认都不认识，别这么套近乎啦……他差不多是从北极来的人哩。”

克利斯托弗·康尼不说话了，既然他得不到大众的同情，就跟自己叨咕起来："该死的，我要有一半像这年轻人这么爱家乡，那我情愿靠打扫四邻的猪圈来过活，也不走开！要我来说，我不喜欢我的家乡就跟我不喜欢植物湾①一样！"

"好啦，"郎威斯说，"请这个年轻人继续唱他的小调，否则，咱们就整夜待在这里。"

"我没的可唱啦，"歌唱人抱歉地说。

"诚心诚意，我们得再听一个！"卖杂货的说。

"先生，你能唱一段情歌吗？"一个胖女人问，她系着一条紫色的花围裙，绊带扎到两肋底下看不见了。

"让他喘口气……让他喘口气，丘克索姆大妈。他还没歇过气来哩，"镶玻璃师傅说。

"好吧，我歇够啦，"年轻人大声说，他立刻以无可挑剔的语调唱了"哦，南妮"，接着又唱了另外一两首同样情趣的歌曲，最后在人们热烈的要求下，又唱了"多年以前"作为结束。

到这时候他已完全博得了三水手里房客们的爱慕，就连老康尼也在内。尽管偶尔出现的严肃气氛十分奇怪，又会使他们感到滑稽可笑。人们开始透过一层金黄色的云霞来看他了，他的思想情感似乎给他笼罩上了这一层云霞。卡斯特桥有情感，卡斯特桥有浪漫的情怀；然而这个陌生人的情感与此迥异。也许，这种不同主要是在表面上：他对于他们宛如一个新派诗人，以雷霆万钧的力量震慑了他同时代的人；他并非真正有什么新奇，不过是第一个道出了所有听众的感受，而这种感受直到现在

① 植物湾(Botany Bay)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士悉尼(Sydney)南面，是当时英国流放犯人的地方。

才发出声来。

在年轻人唱歌的时候，沉默的客栈主人走来斜倚在高背长椅上；就连斯坦尼治太太也设法从柜台后面的椅子圈里拔出身来，她浑身扭动着才算挪到门柱旁，就如搬运工人把一只桶转动着向前磨移，又要竭力保持使它竖直向上。

"你想在卡斯特桥住下来吗？"她问。

"不，不！"苏格兰人说，他声音里含着无可奈何的哀怨。"我只是打这里路过！我要去布里斯多，然后再到国外去。"

"听了这话我们真不好过。"所罗门·郎威斯说。"像你这么一个好嗓子，已经到了我们这儿来，又要跑掉，真叫我们舍不得。实在的，结识了你这么一个人，从这么老远的常年积雪的地方来，真是难得的事情哩，你们那儿，狼和野猪，还有别的危险的小动物，怕是跟我们这儿的山乌鸦一样普遍吧；这么一个人说起话来，给我们没出过门的人长不少见识哩。"

"不，你把我们那地方搞错了，"年轻人说，他先是悲哀地定定地望着他们，随后他的眼睛亮了起来，脸上陡然燃起了一股热情，要来纠正他们的错误了。"我们那儿根本没有甚么常年积雪和狼！——除了冬天下雪——喔——夏天有时也下一点；要说有什么你们称作危险的东西，就是一两个流浪的叫花子，在这儿或那儿溜达。你们应该夏天到爱丁堡①、亚瑟行宫②或是附近一带地方去旅行，然后逛逛湖，游一游所有高原的风景——在五六月间——你们就不会再说那地方有什么狼和常年积雪啦！"

---

① 爱丁堡是苏格兰的首邑，市内多丘陵，风景秀丽。

② 亚瑟是古代英国人的国王，在六世纪时，因为防御萨克森人的人侵，曾组织圆桌武士团结起来自卫。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在英国文学上，有很多描述，但其中大半是根据传说写成的。

"当然不会的……这很合乎情理,"布兹弗德说。"太没知识啦,才说出这种话来。他是个乡下佬,头脑简单,不善交际——先生,你可千万别见怪。"

"你是带着棉垫床、被褥、盆儿、碗儿去呢,还是照我的说法,就只是光杆一条呢?"克利斯托弗·康尼问。

"我把行李先运走了——虽然也没多少;因为旅行的路程太长啦。"唐纳一面凝神陷入冥想,一面又补充说:"可是我跟我自己讲,'我要不走这么一趟,一辈子也不会发迹啦,'所以我决定去。"

所有在座的人都表露出一种遗憾的情怀,伊丽莎白-杰恩也很有同感。她从高背长椅后面望着伐尔伏雷,认为他的谈吐表明他富于思想,不亚于他迷人的歌声表明他是个热诚、激情的人。她赞赏他对严肃事物的严肃态度。他不像卡斯特桥的醉鬼那样,专门在胡说八道和恶作剧里寻开心;绝对没有——一点都没有。她讨厌克利斯托弗·康尼和那一帮人所说的不三不四的笑话;而这也是他不欣赏的。关于人生和环境,他似乎与她的感受一模一样——那不是喜剧,而只是一场悲剧;虽然一个人有时会快乐,但片刻的欢乐只是一些插曲,不是人生戏剧里的正文。他们的见解如此相似,真是奇怪呀!

时间虽然还早,年轻的苏格兰人却表示他想安歇了,于是客栈女主人悄悄招呼伊丽莎白跑上楼去替他铺床。她拿起烛台开始做她的事情,用不了几分钟就收拾停当了。她拿着蜡烛,到了楼梯口,准备走下来,这时伐尔伏雷先生正从楼底下往上走。她没法避开他,他们就在楼梯的转弯处碰到,擦肩走过去。

她一定有些地方讨人喜欢——尽管她穿的是朴素衣裳——也许反而因为这个才叫人喜爱,因为这女孩真挚而端庄的态度正好与简单的服装相配。还有,这次碰面使她有点狼狈,所以脸

上泛起一片红晕，她从他面前走过去的时候，垂下了两眼，眼光落在她鼻尖下跳动的烛苗上。于是，他遇见她的时候不由得微笑了。随后他仿佛一个一时心情高兴，歌唱的兴致压抑不住的人那样轻轻哼起一首似乎因她而想起的民歌：

我从小屋的门口走进来，
天已在半明半暗的时间，
谁呀，从扶梯上轻轻地向下行，
原来是我心上的人儿蓓纪。

伊丽莎白-杰恩相当窘迫地赶紧走了过去，苏格兰人的声音渐渐远了，他房间的门关上以后，还能听见他在哼唱同一曲子。

这一场面和情景暂且到此结束罢。过后不久，这女孩子又回到了她母亲身边，她母亲仍然在沉思中——她想的是同年轻人的歌唱绝然不同的另外一件事。

“我们做错了一桩事，”她悄悄地说（惟恐叫那苏格兰人听见）。“你今晚决不该在此地帮忙做事。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他’。要是他对我们还不错，愿意照顾我们，发觉你住在这儿的时候做的这些事，作为一名市长，这会让他面子上不好看，叫他难过的。”

倘使伊丽莎白-杰恩知道了她们与市长的真实关系，对于这件事，她或许会比她母亲更要感到惊骇，可是就目前而言，她不觉得有什么烦心的。她心里的“他”，同她可怜的母亲心里的“他”不是一个人。“依我来说，”她说，“我一点不介意稍微伺候他一下。他是那么值得尊敬，又有教养——比客栈里其余的人都要高贵得多。他们认为他简单，不懂得本地人粗俗谈笑那一

套。他当然不会——他的精神多么高尚，不可能知道这种事情的！”她这样热心地辩解着。

在这个时候，她母亲的“他”，并不如她们所想象的离得那么远。他离开了三水手旅店以后，便在行人稀少的大街上闲逛，三番两次从客栈门口经过。苏格兰人唱歌的时候，他的歌声穿过百叶窗上的心形洞眼传到亨察尔的耳朵里来，引得他在窗外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真的，真的，这个小伙子迷住我啦！”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想这是因为我太寂寞了。我情愿把生意的利润分给他三分之一把他留住！”

## 9

第二天早上，伊丽莎白-杰恩推开铰链搭着的窗扉，清新的空气吹了进来，让她几乎如在遥远的村落里一样分明地感觉到秋天已经临近了。卡斯特桥是四周乡村生活的补充，而不是与之对立的都市。蜜蜂和蝴蝶如果想从城市最顶端的麦田里，飞到它底部的青草地上去，用不着兜圈子，只要一直飞过大街就行，而且不会明显感觉到它们正在飞过什么异样的地区。秋天里团团的蓟花冠羽满天乱飞，也飘到这街道上来，或是粘在商店的门面上，或是落进沟渠里；更有无数的黄褐色的落叶，掠过人行道，偷偷穿过人们的房门口，进到走道里去，它们在地板上踌躇不前的磨擦声，恰似胆怯客人的衣衫窸窣声。

她听到有人说话——一个人的声音近在耳旁，她赶忙缩回

头，躲在窗幔后面向外张望。亨察尔先生——他这时的穿着不再像是个大人物，而是一副富商的打扮——走到半路，在街心里停下来，那苏格兰人正从她隔壁窗口向外看。亨察尔仿佛已经走过了客栈，才注意到他昨天晚上结识的朋友。他往回走了几步，唐纳·伐尔伏雷把窗户打得更开些。

“我想你就要动身啦?”亨察尔朝上说。

“是的……先生，马上就走。”另一个说。“恐怕我得先到前面等驿车去。”

“往哪边走?”

“跟您同路。”

“那么我们可以一块儿走到镇头上去啦?”

“你要肯等我一会儿就成，”苏格兰人说。

几分钟以后，他走了出来，手里拿着提包。亨察尔看到包就像看到仇人一样。因为它表明年轻人的离去是千真万确的了。“唉，小伙子，”他说，“你应该是个聪明人，就留在我这儿吧。”

“是的，是的……这也许更明智一些，”唐纳仔仔细细地观望着远处的房屋。“这么说不过是告诉您一句真心话——我的计划渺茫得很。”

他们这时已走出了客栈的范围，伊丽莎白-杰恩听不到话音了。她看见他们继续交谈着，亨察尔不时朝对方转过身去，打着手势强调自己的某些话语。他们这样走过了王家甲胄旅馆、市场、圣彼特教堂墓地的垣墙，走上长街的尽北头，直到他们小得像两粒麦子了；他们又蓦然向右转到布里斯多公路去，这时才看不见了。

“他是一个好人——可是他去了，”她自言自语着。“我同他非亲非故，没有理由要他来向我告辞。”

这种单纯的想法，以及潜在的受人怠慢的感觉，是由下面一件小事情造成的：苏格兰人出门的时候，偶然往上看了她一眼；可是随后就转过脸去，没有点头、微笑或是说一句话。

“你还在想心思呢，母亲，”她向屋里掉转头说道。

“是的——我在想亨察尔先生会突然喜欢起那个年轻人来，他一向是这样的。当真的，如果他对待一点亲戚关系没有的人都这么热心，难道他会对自己的亲属不这样热心吗？”

她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连过去了五辆大车，装的干草高到卧房的窗口。它们是从乡下来的，马匹可能已走了大半夜，浑身冒着热气。每一辆车的杠杆上，挂着一面小木牌，上面涂着白色的字“亨察尔——谷物草料商”。这幅景象坚定了他妻子的信念，为了女儿，她应该尽力重新与他结合。

吃早饭的时候她们还在讨论这件事，最终，亨察尔太太决定，不管好坏，先叫伊丽莎白-杰恩给亨察尔送个信，说明他的亲戚苏珊——一个水手的寡妇——已经到城里来了；他认不认她，随他去决定吧。主要有两件事情，促使她下了这个决心。有人说他是一个孤独的鳏夫；再则，他对过去那件事表示了羞惭。这两方面都叫人生出了希望。

“他要是说不认识，”伊丽莎白-杰恩戴上帽子，站在那里准备往外走的时候，她又嘱咐说，“他要是认为承认我们这门远亲——让我们去见他——同他今天在这城里的名望地位不适合的话，那你就说，‘先生，我们决不来打扰你，我们会像来时一样悄悄离开卡斯特桥，回到我们家乡去。’……我似乎倒情愿他跟我们这么讲，因为我已经这么多年没见他了，我们又是如此的——疏远！”

“他要是说认识呢？”更为乐观的这个人问。

“要是那样的话，”亨察尔太太谨慎地答道，“请他写个条子给我，说明他什么时候，怎样和我们——或者和我见面。”

伊丽莎白-杰恩朝着楼梯口走了几步。“还要告诉他，”她母亲接着说，“我完全明白，我对他没有什么要求的权利……告诉他，我看到他发迹啦，心里很高兴；希望他长命百岁，永远快乐……就这么说，你去吧。”这个可怜的宽厚仁慈的女人，就这样怀着一种不太情愿而勉强隐忍的心情，打发走她那不明内情的女儿去送信了。

这一天是赶集的日子，伊丽莎白-杰恩不慌不忙地走上大街的时候，正在十点钟左右：因为对她来说，她的地位不过是受了一个穷亲戚的委托，去找寻阔亲戚罢了。在这温暖的秋天，私人住宅的前门多半敞开着，这时，恬静市民的心里已经没有怕人偷伞的顾虑了。因此，通过又长又直的走道，如同穿过隧道一般，可以望见后面长满青苔的小花园，园里盛开着旱金莲、晚樱、红竺葵花、“殷红的武士”①、金鱼草和天竺牡丹；这一片锦簇花团，背景却是一座陈旧斑驳的灰石建筑，它在卡斯特桥的年代比街道里可见的那座古老庄严的房屋还要久远。这些房屋的老式门面比其老式背面更旧，它们垂直地矗立在人行道旁，圆肚窗像棱堡似地凸出着，对于匆忙赶路的行人，每走几步路，就得用令人愉悦的交错舞步穿来穿去。同时，由于台阶、刮泥板、地窖的活板门、教堂的扶壁和悬垂的墙角——这些原是不妨碍行路的——如今却使人必须弓背弯腰做出舞蹈者的姿态了。

这些固定的障碍物，活灵活现地表明了个人并不受制于边

① 一种红色的墙花。

界，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可移动的东西侵占了人行道和马路，简直达到混乱的程度。首先是运货车在卡斯特桥出出进进，车夫们都是来自麦尔斯托克、威则尔伯里、行托克家庄、谢尔敦教区、金斯比尔、奥弗康甫和附近的一些乡镇。车主多得足可认为他们自成一个部落，而且特征鲜明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个种族。他们的车子一到，就停在街道两边，密密地列成一长排，以致在有些地方，人行道和马路中间形成了一堵墙。此外，每家商店都把一半货色用架台和盒子支在外边的路缘上，不管那两个年老体弱的警察怎样规劝，这些摊子却每星期一点一点地向马路里侵占，直到街心只剩下一条弯弯曲曲的狭道留给车辆通行，这给表演驾驶技术提供了好机会。在人行道朝阳一面的上方张着商店遮太阳的布篷，它正巧合适将行人头上的帽子干净利落地碰飞出去，仿佛是浪漫派小说里驰名的克兰斯敦鬼仆人[①]用那双看不见的手干出来的。

出卖的马拴成一排一排的，前腿踏着人行道，后腿站在马路上，以这种姿势，它们偶尔会咬到那些上学校去的男孩子们的肩膀。特意比一般房屋盖得稍靠后的一些房子，房前任何一块供人停歇的地方，都被猪贩子辟成了猪圈。

乡民、农民、卖牛奶的和城里人，他们在这古老的街道里，不用语言而用另外的方式来做买卖。在大城市的中心区，你要是没听见对方的话，你就不会明白对方的意思。然而在这里，面孔、手臂、帽子、手杖和身体，全跟舌头一样地在说话。卡斯特桥市场里的买卖人，要表现称心如意，除了说话以外，还要把下巴

---

① 克兰斯敦男爵有一个矮仆人，他会各种法术。语见司各特所著小说最后的游吟诗人之歌。

往下一耷，眼睛一眯缝，肩膀往后一挺，就在街道另一头，也可以明白他的意思了。如果他表示惊奇，即使亨察尔所有的大小货车辚辚地正从他身边驶过，你从他大张着的鲜红的口腔和箭靶子似的睁圆了的眼睛，也可以知道了。倘使在考虑，便要用他的手杖头对旁边墙上的青苔作出各式各样的突击，将平直的帽子拉得歪一些；至于厌烦的感觉，就把身子往下一蹲，膝盖弯成菱形的一角，两臂一交叉，就自然地表现出来了。就外表看来，在这个诚实的市镇街道上，奸狡欺诈可以说是无处存身；据说有些律师在附近法院里替自己的当事人进行辩护的时候，有时纯粹出于宽大(不过显然是倒霉说溜了嘴)，却替对方热烈地辩护起来。

因此卡斯特桥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四周乡村生活的极点、核心或是神经中枢；它不像外国团体建立的那些工业城市，如砾石在一片平原上，跟青翠世界毫无半点相似。卡斯特桥曾以农业为生，它比周围村庄距离水源更远，如今这种情况已不再存在。但乡下景况的每一次波动，镇上人都了解，因为他们的收入跟农民的收成一样受着它很大的影响；牵动他们情绪波动的，以及十英里外贵族家庭里喜怒哀乐的，都是同样的原因。即使在某些专门职业人家的晚宴里，话题仍然是小麦、畜瘟、下种和收割、保苗和栽秧；他们谈起政治来，多半是采取州郡上邻人的观点，很少根据他们自己名正言顺的市民立场。

在这个稀有的古老市镇里，一切令人钦佩的工具和品类繁多的物件，古雅而小巧，叫人看着欢喜，价钱也相当公道。伊丽莎白-杰恩刚刚从海边小屋里编织鱼网的活计中脱离出来，眼睛没有见惯这些，倒认为是大城市里的稀罕物儿了。她往前走并不需要多打听。亨察尔的房屋是最好的房屋之一，外面砌着一

层黯淡的红灰色旧砖。前门敞开着，跟其他人家一样，她可以从过道一直望到花园的尽头——几乎有四分之一英里远。

亨察尔先生没在屋里，到堆货的院子里去了。有人领她走进了苔痕斑斑的花园，穿过了一道门，这座门的墙上钉着一些生锈的钉子，这表明曾经有过几代果树在这里倚墙修整，要它们向上直长。过了这道门就是院子，领路的人走开了，随她自己去寻找。这个地方的两侧是装草的仓库，成吨的畜秣，都扎成捆儿，正要从车上卸下来装进仓库里去，那些车辆就是她早上看见从客栈门前走过去的。院子里另外几面，是一些搭在石头支架上的木板谷仓，出入都得靠弗兰德斯[①]槲木梯子，以及一座几层高的仓库。这些地方不论打开哪一扇门，都可以看到里面密密实实地堆积着许多凸胀的小麦袋，看那神气像是在等待着那迟迟不来的饥荒年头哩。

她在这地方走来走去，意识到迫近的会见，心里有些不安。直到她找得实在不耐烦了，才放胆问了一个小男孩，在哪里可以找到亨察尔先生。他指给她一间办公室，这是她刚才没有看到的，她敲了敲门，里面回了一声"进来"。

伊丽莎白扭动了门柄；这时在她面前，有一个人站立着，低头观察桌上的几袋样品，他不是粮食商，却是年轻的苏格兰人伐尔伏雷先生——他正从这只手向那只手里倒着一些麦粒。他的帽子挂在身后的挂钩上，他那毯制手提包上的玫瑰印花，在屋角里发着光。

她镇定了自己的情绪，准备好对亨察尔先生的措辞，可嘴边上的话是要跟他一个人讲的，因而此刻她不免有些慌张了。

---

① 弗兰德斯地区，包括今之荷兰、比利时及法兰西等部分地方。

“喔，什么事呀?”苏格兰人说，神气像是久已在这儿管事的主管一样。

她说她要见亨察尔先生。

“啊，好的，你可以等一会儿吗？他现在有事，”年轻人说，显然他还没认出她就是客栈里的那个女孩子。他递给她一把椅子，请她坐下来，然后又去看那些样品袋。当伊丽莎白-杰恩惊魂未定地坐在年轻人面前等待着的时候，我们暂且简短地说明一下伐尔伏雷是怎样到了这里来的。

那天早晨，这两个新结识的朋友朝着巴斯—布里斯多公路走去的时候，伊丽莎白-杰恩已经看不见他们了，他们一路上除了寒暄几句外，多半是沉默着，直到他们走下城墙上的一条林荫道。这条白垩林荫道通往西面和北面护城堤相接的一个转角。从这个方形土坝的高高的转角上，可以瞭望一片广袤的村野。一条陡峭的小路顺着绿色的斜坡下行，使人们可以从城墙上林荫郁郁的散步地方，走到陡坡底部的一条马路上去。苏格兰人所要走下去的，就是这条小路。

“好啦，祝你成功吧，”亨察尔说，他伸出右手来，左手扶着横在坡路上的小门。他的举动有些粗野不开心，仿佛一个感情受伤，希望破灭的人那样。“我会常常想起这一次的事情，正在危急关头你却出来解决了我的困难。”

他依旧握着年轻人的手，停了停，然后很慎重地说：“我这个人，不肯因为话没有说到而错失良机。在你永远离开这里以前，我还想再谈一谈。再问你一遍，你肯留下来吗？简单明了，就是这回事。你应该明白，我这样竭力劝说你，不完全是由于自私；因为我的生意还十分不科学，非要一个出类拔萃有学问的人不可。当然，别人也干得了这件事情。或许这里是有点自私，不过

不单单是这样的；用不着我再来说什么啦。你就留在我这儿吧……提出自己的条件来。什么条件我都愿意，决不说一句不同意的话；因为，天晓得，伐尔伏雷，我太喜欢你啦。”

年轻人的手牢牢地握在亨察尔手里有好一会儿。他向下方展开的肥沃田野观望着，然后又回过头来望望那通向城镇顶部的林荫路。他的脸泛红了。

“我从来没想到——真没想到！”他说。“这是天意！一个人能够违拗天意吗？不能；我不去美国了；我要留下来替你做事！”

他的手原是有气无力地握在亨察尔的手里，这时便用力同他握手了。

“讲定啦，”亨察尔说。

“讲定啦，”唐纳·伐尔伏雷说。

亨察尔的脸上焕发出一阵心满意足的光彩，那里面几乎含有一种凶猛的力量。“现在你是我的朋友啦！”他大声说。“回到我家里去；我们立刻把条款清清楚楚地定下来，好叫我们安心。”伐尔伏雷拿起他的手提包，同亨察尔一道，从来时的那条西北林荫道上原路返回。亨察尔如今定心了。

“要是我不喜欢一个人的话，我就是世界上最冷淡的人，”他说，“可是一个人要是中了我的意，我就爱得不得了。我想你现在还能吃一顿早餐吧？那家旅店没有什么东西可吃，即使他们能给你点什么，这么大清早的你也吃不了多少，所以到我家里去，咱们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你要愿意，咱们就白纸黑字把条约订下来；不过我说过的话也就等于契约。我一向能做出丰盛的早餐。现在正好准备有一餐美味的冷鸽肉饼。你要想喝点，可以喝一些家酿酒，这个你是知道的。”

“大清早不适合喝酒，”伐尔伏雷微笑着说。

"是吗,我从来都不知道。现在我发了誓,所以不喝酒;可是我得替工人们造些酒。"

这么谈着他们回来了,打后门——也就是车辆进出的门——走进了亨察尔的住宅。他们一面用早餐,一面把事情讲妥了,亨察尔给苏格兰青年人盛上满满一盘子食物。他等到伐尔伏雷把寄往布里斯多去要行李的信写好,投到邮局以后,这才算是放下心来。这事办完以后,这个感情冲动的人表示他的新朋友应该住在他的家里——至少也该等到找到合适的住所再搬出去。

然后他领着伐尔伏雷各处转了转,让他看看谷仓和别的存货;最后走进了写字间,就在那里伊丽莎白找到了那个年轻人。

# 10

她依然坐在苏格兰人跟前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到门口,他一进来,正碰上亨察尔打开里面办公室的门,让伊丽莎白进去。这个新来的人,就像毕士大①那里健步的跛子一样抢上前,先于她走了进去。她听见他向亨察尔说:"我是约书亚·约甫,先生——是约定的——新经理!"

"新经理!他已经办公啦,"亨察尔直截了当的说。

"已经办公啦!"那个人显出一副徒然迟钝的神情。

---

① 典出《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5章第2至9节。毕士大是耶路撒冷的一个池子。按时有天使搅动水池,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患什么病,就痊愈了。那里有一个跛汉,等了三十八年,遇见耶稣才得治好病。

"我说的是星期四,"亨察尔说,"你不守约,我就另聘了一个经理。起初我还认为他一定就是你呐。事情这么急迫,你想我能够等你吗?"

"先生,你说过星期四或者是星期六,"新来的人说着掏出一封信来。

"好啦,你来得太晚了,"粮食批发商说。"我没有别的话可说。"

"你实际上等于雇定了我,"那人嘟哝着说。

"那也得等咱们见过面以后才能决定,"亨察尔说。"我对你很抱歉——真是很抱歉。不过这是没法挽回的。"

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那个人走出来,迎面碰到了伊丽莎白-杰恩。她看见他的嘴气歪了,脸上布满沉痛的失望。

伊丽莎白-杰恩走了进去,站在屋主的面前。他那乌黑的瞳孔——里边似乎总是闪着一点红光,虽说事实上这不太可能——在那黑眉毛底下冷淡地向四周转动着,最终停在她身上。"喔,小姐,您有什么事呀?"他和颜悦色地问道。

"先生,我可以跟您谈一点私事吗?"她说。

"我想,可以吧,"他愈发留意地注视着她。

"有人叫我来跟您讲,先生,"她天真地说下去,"您的一门远房姻亲,一位水手的寡妇,苏珊·纽逊到城里来了;问您愿意不愿意见她。"

他那深紫色的面容微微起了变化。"哦——苏珊——她还活着吗?"他有些窘迫地问。

"是的,先生。"

"你是他的女儿吗?"

"是的,先生——她的独生女儿。"

“什么——你怎么称呼——你叫什么名字?”

“伊丽莎白-杰恩,先生。”

“纽逊?”

“伊丽莎白-杰恩·纽逊。”

这立刻向亨察尔表明了,他早年婚姻生活中在威顿集市上做下的那桩交易,在这一家人的历史上是没有记录的。这真是他料想不到的事。他的妻子以宽厚仁慈来回报他的无情无义,从没有跟他女儿或别的人诉说过她的冤屈。

“我——对你带来的消息很感兴趣,”他说。“不过这不是生意上的事,而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我们到家里去谈吧!”

他领她走出办公室,态度上殷勤体贴,使伊丽莎白感到惊奇,他们穿过了外间屋子,唐纳·伐尔伏雷正以一个管事新手审视询问的态度仔细检查着谷箱和样品。亨察尔领着她通过前院门,来到景色截然不同的花园里,又向前走进屋里去。他领她进去的那间餐厅,还摆放着为伐尔伏雷准备的丰盛早餐的残余。这个房间陈设着许多沉重的紫红色桃花心木家具,几张潘卜鲁克①桌子,低垂的两叶活片快要触到了地板,它们靠着墙立着,桌子腿脚的形状如同象腿一般,其中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三大卷对折本的书:一本是家用《圣经》;一本是《约瑟福斯》②;另一本是《为人之道》。在壁炉角上,有一个炉栅,背面呈凹槽式半圆形,上面雕刻着凸出的壶形和垂花装饰;至于那些椅子,自从它们这种式样出现以来,就使齐本岱尔和雪拉顿这两个名字倍增

① 潘卜鲁克与下文所说的齐本岱尔和雪拉顿,是英国极负盛名的三个木匠工人。所谓“潘卜鲁克桌子”都有两个活片可张开可阖起。

② 约瑟福斯(37? —95?)是犹太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写了若干著作,可是没被后人编进《圣经》里去。

荣光，而实际上它们的式样，恐怕连那些卓越的木匠师傅也从没见过和听说过。

“坐吧——伊丽莎白-杰恩——坐吧，”他说。他说到她的名字，声音里有些发抖，随后他自己也坐下来，两只手垂在膝盖中间，眼睛注视着地毯。“你母亲，身体还好吗？”

“她一路上有些累坏了，先生。”

“一个水手的寡妇——他什么时候死的？”

“父亲去年春天去世的。”

“父亲”这个词用在这里，不由得叫他畏缩了一下。“你跟她是从国外回来的吗……是美洲还是澳洲？”他问。

“不是的。我们回到英国来有好几年了。我十二岁那年，我们就从加拿大回来了。”

“啊，原来如此。”从这样的谈话里，他了解了妻女之所以杳无音信的境况，以至于多年以来他都认定她们已经死去了。弄明白这些事情以后，他把话头又转回到眼前。“你母亲现在住在哪儿？”

“住在三水手客栈里。”

“你就是她女儿伊丽莎白-杰恩吗？”亨察尔又重问了一句。他站起来，走到她跟前，向她脸上看着。“我想，”他说，突然转过身去，眼里有些湿润，“我写张条子，你带给你母亲。我很想见她……她去世的丈夫没给她留下宽裕生活的资财吧？”他的目光落在伊丽莎白的衣服上，虽说这是一套相当体面的黑色衣服，也是她最好的一套，可是即使在卡斯特桥市人的眼里，也毫无疑问是老式的了。

“不很宽裕，”她说，暗暗欢喜用不着她来说明他就已经察觉到了这一点。

他在桌旁坐下来写了几行字；随后从皮夹子里取出一张五

英镑的钞票，同信一起放进信封里去，他似乎又回想了一下，另加上了五个先令。他把这些东西小心地封好，在信封上写了“三水手客栈——纽逊太太收”的字样，这才把信交给伊丽莎白。

“请你当面交给她本人，”亨察尔说。“我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伊丽莎白-杰恩……非常高兴。我们一定要长谈一次……不过现在还不行。”

分手的时候，他握住了她的手，握得那么热烈，使得没有经历过什么友情的伊丽莎白-杰恩深受感动，泪水不禁涌上了她天灰色的眼睛。她一离开，亨察尔的情绪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了；他关上门，直挺挺地坐在饭厅里，眼睛盯着对面的墙，仿佛他在墙上读着他的历史。

“天哪！”他陡然跳起叫出声来。“我还没想到这一点。也许她们是骗子——苏珊和孩子一定还是死掉了！”

不过，伊丽莎白-杰恩的某些表现又使他立刻放下心来，至少拿她来说，是没有什么可疑的。好在没有几个钟头就可以确定她母亲的真假问题了；因为他在那封短信里已经安排好当天晚上同她会面。

“不下雨则已，一下就是滂沱大雨①！”亨察尔说。他对新朋友苏格兰人所怀有的热烈兴致，如今却被这桩事情给冲淡了，因此唐纳·伐尔伏雷那一天很少再看到他。主人这份骤冷骤热的性情使他很奇怪。

与此同时，伊丽莎白-杰恩回到了客栈。她的母亲并不像一个盼望援助的贫穷女人那样好奇地接过信来，她一见到这封信

---

① 这是一句成语，很像中国的俗语“双喜临门”，因为一天之内他雇用了伐尔伏雷，又得到了妻女的音讯。

就不能自持了。她没有立刻拆开看，而是先询问了伊丽莎白有关的接待情况，以及亨察尔先生所说的每一句话。等到伊丽莎白转过身去，她母亲才把信打开来。信是这样写的：

> “你要是有空，今晚八时到布得茅斯街竞技场来见我。这个地方找起来很容易。我现在没什么话好说。这个消息简直把我的心给搅乱了。这姑娘看起来还一无所知。暂时别跟她讲，等我见到你以后再说。米·亨”

他丝毫没提到附在信里的五个几尼。这个钱数是颇有意义的，不用讲就等于告诉她，他又把她买回来了。她不安地等待着天黑，告诉伊丽莎白-杰恩，亨察尔先生约她见面；她要自己一个人前去。可是她丝毫没有透露会面的地点并不在他家里，也没有把这张字条交给伊丽莎白看。

## 11

卡斯特桥的竞技场，是当地人的称呼，它就是遗留在不列颠岛上的最好的罗马竞技场之一，如果不是最好的一个的话。

卡斯特桥的每一条街、每一道巷、每一个区，都呈现出古罗马的景象。它外貌像罗马，陈列着罗马的艺术，掩埋着罗马的故人。不论市镇上的田野还是花园，只要掘下去一两英尺深，便不可能不碰到罗马帝国时代的高大士兵或别样的人，他们在默默无闻的安息中，躺在那里，已有一千五百年了。掘出来的时候，

他们大半都是侧身躺在椭圆形的白垩土窟窿里，像雏鸡在蛋壳里一般；两膝蜷缩在胸前；有时胳膊旁边还倚着长矛的残片；胸前或是额上还有一个铜胸针或饰针；膝边有一把壶，喉头边有一个水瓮，嘴边上有一只瓶子；卡斯特桥街上的孩子或大人，他们每逢路过这种地方，便要转过脸来对这一惯常景象注视片刻，眼里流露出神奇的揣测。

富于想象的居民要是在他们的花园里发现了一具比较现代的人类骸骨，便会觉得不愉快，可是对这些远古的形体却也无动于衷。他们生活在那么久远的从前，他们的时代和现代是那么不同，他们的希望和想法又和我们的距离那么遥远，他们和现实生活的人中间仿佛隔着一道宽阔的鸿沟，就连幽灵也没法跨越。

圆戏场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场地，在南北半径的两端，都有一个凹槽。从它逐渐倾斜下去的内部形状来说，可称它是一个约丹①的痰盂。它在卡斯特桥正如残破的可里西②在现代的罗马市里一样，并且几乎同样地雄大。在这种容易使人产生联想的地方，要得到一个真正的印象，黄昏时候是最恰当的时间。在那个时光，站在角斗场正中间，逐渐就可领会到它真正的庞大，而这是在中午从顶上鸟瞰极容易忽略过去的。这个有历史性的圆场子，沉郁、庄严、寂静，而离全城的四面八方都不远，时常便成了偷偷摸摸聚会的场所。那里不仅方便布置阴谋诡计，还有分歧争吵之后试行调解的聚会。不过有一种约会——本来比任何约会都更平常的——也就是快乐的情人们的约会，却很少到圆戏场里来。

---

① 约丹是北欧神话里的巨人。

② 可里西是罗马的大圆戏场，公元75—80年，韦帕芗皇帝为纪念攻略耶路撒冷而建造的。这个建筑物高有五十二米多，圆达五百四十七米。

说来，这个通风的、易于进出、十分隐秘的超等会面地方，最快乐的一种幽会反而不肯惠顾这个残败地方，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疑问。也许是因为这地方担负着一些罪恶的原故。它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姑且不谈这里最初所演过的一些流血把戏，光如下事件就曾在过去发生过：有好几十年在此地的一角上，曾经摆过本市的绞刑架；一七〇五年，一个女人谋杀了丈夫，便在那儿当着一万人的面，绞了个半死，然后用火燃掉。据传说，燃到相当程度的时候，她的心脏突然从身子里蹦出来，所有的人都吓坏了，以致在这次事情以后，这一万人里没有一个还敢吃烧烤的东西。除了这些古老的悲剧以外，在这僻静的角斗场里一直到最近都发生着拳打脚踢的斗殴，几乎到致命的地步。外界的人除非爬上圆墙顶，不然便完全看不见里面，而每天忙于事务的城里人，很少肯找这个麻烦爬到墙上去。因此它虽然挨近关卡大路，就在白昼之下，里边仍然可能人不知鬼不觉地做出犯罪的勾当来。

近来有些男孩子拿中央的角斗场当作板球场，企图使这块废墟增添几分快乐气象。可是游戏常常不能持久，这理由上面已经讲过：土围墙助长了里面的阴森气氛，把所有过路人的观赏和局外人的评论隔绝在外，除了天空以外，什么都隔绝了；在这种环境里玩游戏，正像在空房子里演戏一样。不过也可能是这些孩子胆小，因为有些老年人说，夏天某些时候，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坐在角斗场里看书或打瞌睡的人，偶尔抬起头来，会看到斜坡上排着一队凝神注视的哈德良①士兵兵团，仿佛在观望角斗士的格斗，还听到过他们兴奋的喊叫声，这种情景只停留片

① 哈德良(Hadrian，76—138)，罗马皇帝。

刻，然后像闪电一样便消失了。

据说在南出口下方还保存着几间凿开的拱顶洞，用来容纳那些参加角斗的野兽和力士。角斗场至今还是圆的，仍然平滑，好像不久以前还用它作过角斗。观众们到座位上去要经过的那些斜坡人行道现今也还是人行道。不过全部长满了野草，如今在这夏末的时候，支着枯萎的草梗，经风一扫，形成波浪，响在耳里，跟伊奥利亚人的旋律一样，团团飞舞的蓟花冠羽有时也在枯梗上停留片刻。

亨察尔选择这个地方，同他久已失掉联系的妻子会面，是他所能想到的一个最不为人注意的安全地方，同时也是日落以后，一个外方人容易找到的地方。因为他是市长，需要顾全名誉，在没有决定切实可行的办法以前，他不能约她到家里去。

快要到八点钟的时候，他来到了这荒芜的土围墙，他从南面的小路走进去，这条路的下方正是从前洞穴的遗址。不到几分钟，他辨认出一个女人的身影从北面的大缺口或是大门口偷偷地走进来。他们在角斗场的中央相遇了。最初两个人都没有讲话——没有交谈的必要——这不幸的女人伏在亨察尔身上，他伸出两臂抱住她。

“我不喝啦，”他踌躇着小声说，声音含着歉意。“苏珊，你听见了吗？——我现在不喝啦——自从那天晚上以后我再没喝过。”这是他开口说的头几句话。

他感到她在点头承认她懂得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苏珊，要是我早知道你还活着多好呀！可是从各方面来推测，我都以为你跟孩子早已死了。我想尽各种办法寻找你们——到各地方去——登过广告。最后我认为你们同那个人到某个殖民地去，死在海上了。你为什么没有一点音信呢？”

“啊，迈克尔！这是因为他——还会有什么别的理由呢？我认为我应该对他忠实，直到我们两个人死了一个为止——我真蠢，竟相信那件交易有神圣的约束力；就连从道义上讲，我认为他老老实实在我身上花了那么多的钱，我就不该离开他。我现在来见你，也只是以他寡妇的身份——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我没有向你要求什么的权利。他要是没有死的话，我永远不会来的——永远不会！这个你是可以相信的。”

“别说了！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

“我不知道。不过我要没有这个想法，这件事就更糟糕了，”苏珊说，差不多要哭出声来。

“是的……是的……是这么回事。也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你是个纯洁的女人。可是……把我闹到这步田地！”

“你说什么，迈克尔？”她问，不觉一惊。

“喔！我们重新一块儿生活就有了困难，还有伊丽莎白-杰恩。别把什么事都告诉她……她会瞧不起我们两个的……我简直受不了！”

“她长这么大，还不晓得你，也就是为了这个道理。我也受不了！”

“好吧……我们必须商量出个办法，就叫她这么相信下去，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把问题解决掉。你已经听人家说了吧？——我在此地的事业干得很大，我是这个城市的市长，又是教会委员，还有我不知道的好多头衔。”

“是的，”她嗫嚅说。

“这些事情，再加上担心女孩子会发觉我们的可耻行为，我们就得特别小心谨慎。所以要说你们两个是我以前虐待过撵走了的妻子和女儿，现在公开地回到我家里来，我看是不行的，难

就难在这里。”

“我们马上就离开。我不过是来看看你……”

“不，不，苏珊；你不要走……你误解我的意思了！”他说，语气严肃可是亲切。“我想出了这么个办法：你跟伊丽莎白-杰恩以寡妇纽逊太太和她女儿的身份，在城里租一间小房子；我跟你见了面，向你求爱，然后同你结婚，伊丽莎白到我家里来当我的继女。这事情十分自然，也容易做，一旦想到大体上就已经差不离了。这样可以把我年轻时一段不光彩的、刚愎自用的可耻生活完全隐藏起来；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内情；这样我就会快乐地看到我独生女儿和我的妻子住在我的家里。”

“迈克尔，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她温和地说。“我来这里是为了伊丽莎白；至于我自己，你要我明天一清早就走，永远再不要到你跟前来，我也心甘情愿。”

“好啦，好啦，我们不要再谈这种话，”亨察尔温和地说。“当然你不能再走了。花几个钟头把我的提议好好想一想，如果你想不出别的好法子，我们就照这么办吧。不凑巧，我有事要出门一两天；不过在这个当儿，你可以找房子……城里适合你们住的，只有大街上瓷器店那边的几幢房子……你也可以找间小房子。”

“我想，要是在大街上，房子一定很贵吧？”

“这没关系……要让我们的计划顺利进行，你们一开始就必须生活得高雅一些。钱可以由我这里拿。在我回来以前你的钱够用不？”

“足够啦，”她说。

“你在客栈里住得舒服吗？”

“很舒服。”

“孩子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她的身世以及我们身上这段可耻

的行径吗？……这件事最叫我烦恼。”

“你会吃惊地发现她连做梦也没有想过这样的事。她怎么会想到有这样的事情呢？”

“这倒是的！”

“我认为重新结一次婚的主意不错，”亨察尔太太停了一会儿说。“事到如今，看来只有这么一条正当的办法了。我想现在我该回去告诉伊丽莎白-杰恩，就说我们的亲戚亨察尔先生恳切地希望我们在城里住下来。”

“很好……你自己去安排吧。我送你走一段路。”

“不，不。不要冒这个险！”他的妻子关切地说。“我能找到回去的路……天还不晚。让我一个人走吧。”

“好吧，”亨察尔说。“可是还有一句话。苏珊，你原谅我了吗？”

她低声说了些什么，可是似乎找不出适当的话来回答。

“不去想它了吧……一切都还来得及，”他说。“你看我日后的行事再说吧——再见！”

他退后几步，站到了圆戏场较高的一侧，这时他的妻子从下面那条路走出去，从树下走向城里去。随后亨察尔也往家里走，走得那么快，等他到家门口时，他跟刚才分手的那个女人已经离得很近了，只是她不知道他就在背后。他看着她走上街道，这才进到屋里去。

# 12

市长望不见他妻子以后，进了自己的家门，穿过隧道似的过

道，走进花园里，再从后院门来到仓库和谷仓的地方。一片灯光从写字间的窗户上照射出来，屋子里没有百叶窗遮掩，因此亨察尔可以看见唐纳·伐尔伏雷仍然坐在原先那个地方，全面检查账簿，以便初步了解这里的管理情况。亨察尔走进去，只说了一句："你要是干到这么晚，我可就要你停下来啦。"

他站在伐尔伏雷的椅背后，看着他敏捷地理清着一些数字上的疑团，亨察尔账簿上的疑点错误已经积压太多，就连这个机敏明辨的苏格兰人，几乎都要给搅糊涂了。粮食批发商的样子是有些欣赏的意思，可是一个人会有兴致把心神消耗在这样琐细的事情上，他又不能不有点怜惜。亨察尔本人，在身心两方面，都不适于白纸黑字这一套精细工作；以现代的观点来说，他受的是阿溪里①式的教育，认为写写划划是一种逗弄人的玩意儿。

"今儿晚上你不能再干啦，"他最后说，张开大手按住了账簿。"明天还有的是时间。跟我到里边去吃晚饭。现在就去！就这么办。"他以友好的态度硬把账本合了起来。

唐纳满心想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但他已经看出他的朋友兼雇主，是一个对自己的要求和冲动不晓得节制的人，于是他就谦恭地顺从了。亨察尔的热心肠，虽说给他带来些不便，却叫他喜欢；他们性格大不相同，却反倒增进了相互的亲近。

他们锁上写字间，年轻人跟随着他的同伴，穿过了径直通向亨察尔花园的私宅小门，从功利的世界一步迈到优美的环境里来。花园是静穆的，露华浓重，香气弥漫。花园从房屋后面延伸出去很远，先是草地和花床，其次是果园，园里早年扎成的树篱，

---

① 阿溪里是荷马笔下的希腊英雄，后来被视为强力、美貌、刚勇的楷模。

同房屋一样古老，长得结实粗壮，弯曲而多节，把那些木桩都拔出了地面。这些植物痛苦地扭曲盘绕在一起，像是树叶缠身的拉奥孔父子①。还有一些辨认不出的花朵，发出了甜蜜的芳香；他们从花里穿过，进到屋里去。

早晨的款待又重复了一遍，他们吃过饭以后，亨察尔说："亲爱的朋友，把你的椅子挪到壁炉边上来让我们生上火……我最讨厌炉子里黑黑的了，即使九月天也不例外。"他点燃了那预先放好的劈柴，炉子里放射出一片令人愉快的光芒。

"我们之间纯粹是生意买卖关系，可是第一天还没终了，我竟要同你谈家事，这倒真是稀奇，"亨察尔说，"不过，最倒霉的，我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伐尔伏雷：我再没有别的人可谈心；那么我干吗不可以把这件事同你谈谈呢？"

"如果我能对您有所帮助的话，我是很愿意听听的，"唐纳说，他的眼睛浏览着壁炉架上复杂的木雕，那是一些饰着花环的七弦琴、盾牌和箭羽，簇拥在一个垂挂的牛头两边，它们的侧面是阿波罗和狄安娜②的两个薄浮雕头像。

"我不是从来就像现在这样的，"亨察尔说，他那坚定低沉的声音难得有这么平稳过。他显然是受了一种特别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人们有时会把他们不愿同老朋友谈的一些话，反倒向新交的朋友倾吐出来。"我起初原是一个打草的，我十八岁那一年，靠我的手艺为生结了婚。你可想得到我是一个结过婚的人吗？"

"我在镇上听说您的太太故去了。"

---

① 拉奥孔是希腊特洛伊城战争时的预言家，因泄露天机，受了天罚，父子三人被巨蛇缠死。后在罗马废墟下掘出他们的雕像，现时保存在梵蒂冈。

② 阿波罗是希腊神话里的日神，狄安娜是月神。

“噢，是的……你自然会听到的。十九年前，我失去了我的妻子——都是我自己的罪过……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夏天的傍晚，我为了找工作而在外游荡，她走在我身边，抱着孩子，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孩子，我们来到乡村集市的一个摊头上。当年我喜欢喝酒。”

亨察尔停了停，身子往后一仰，一个胳膊肘就支在桌子上，一只手遮住他的额角，不过，在他十分详尽地述说他同水手作的那桩交易的时候，这只手也遮不住他脸上那种深刻反省的、执拗的神情。苏格兰人一开头表现出的那种淡漠神气，这时消失了。

亨察尔继续讲他怎样设法找寻他的妻子，讲他发过的誓，讲他在这事以后多年来所过的孤独生活。“我保持我发过的誓已有十九年，”他接着说，“我爬到你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地位。”

“噢！”

“是的——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没听到我妻子的消息；我生性就有点憎恶女人，不同女人接近也不感到有什么不舒服。我说过我一直没听到妻子的消息，不过是到今天为止。现在——她回来了。”

“她真的回来了！”

“今天早晨——就在今天早晨。可是怎么办呢？”

“你不能留下她，同她一起生活，补救一下你以前的罪过吗？”

“我已经这么筹划，也提出来了。但是，伐尔伏雷，”亨察尔沉郁地说，“我要对得起苏珊，可就要辜负另一个无辜的女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按事情的常理来说，伐尔伏雷，像我这种人，不太可能会那么好运地安安稳稳过二十年，除了一件大错以外，再不犯别的错

误。多年来，特别是在收获马铃薯和这一类根果的季节，我经常要过海到泽西[①]去做买卖。我同他们做的那类生意做得很大。有一年秋天，我待在那儿的时候害了一场大病，往常我由于家庭生活的孤独而感到的痛苦，这时候又发作起来了，只觉得这世界像地狱一样地黑暗，像约伯一样，我都要诅咒诞生我的那一天了[②]。”

“噢，我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伐尔伏雷说。

“那么，年轻人，祈祷上帝吧，永远可别这样！在这种状况下，有一个女人怜恤了我……我就称她是一位小姐吧，她出身的家庭很高尚，很有教养，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是一个行为鲁莽的军官的女儿，这个军官遇到了麻烦，把收入都抵押出去了。现在他已经死了，她的母亲也死了，留下她像我一样的孤独。这个年轻的人儿，那时正在寄宿舍里，偏巧也就是我住的那一家；我病倒的时候，她自愿来看护我。从那以后，她莫名其妙地爱上了我。天晓得这是怎么回事，说起来我实在不配。不过因为大家在一座房子里，她又很热情，我们自然就亲密起来。我就不详细讲我们的关系究竟怎样了。只这么讲就够啦——我们是诚心打算结婚的。这时起了谣言，这在我倒无所谓，可是对于她当然打击很大了。不过，伐尔伏雷，咱们两个男人私下来谈，我可以严肃地表示：调戏女人的事情，我说不上有这种恶习，可也说不上有这种美德。她太不当心外界。而我因为病痛和寂寞，也许更加不小心；于是由此产生了谣言。最后我病好了，离开了那里。我走了以后，由于我的原故，她很受了一番痛苦，她一封信接着

---

① 泽西(Jersey)，英吉利海峡中的一岛。

② 约伯是一个无端遭受撒旦百般作弄的人。在他极痛苦的时候，曾诅咒过自己的生日。语出《圣经·旧约·约伯记》，第3章第1节。

一封信地写给我，把这种情形讲给我听；到了后来，我觉得我有点对她不起，同时又想到，我既然这么久没有听到苏珊的消息，就拿这另一个人当作我的赎罪吧，我问她，肯不肯冒苏珊还活着的危险（我认为这是极少可能的），就我现在这样，同我结婚，她高兴得跳起来，毫无疑问，我们本来马上就可以结婚了——可是，你看，苏珊回来了！”

这种复杂的情形，远远超过了唐纳简单的经验范围，他对此事因而表示出了深切的关怀。

“现在你看，一个人会给他身边的人带来多大的伤害呀。我年轻的时候，在集市上铸成了那样的错误，可是后来如果我不是那么自私，让这个着了迷的女孩子在泽西来看护我，使她的名誉受了损害，现在都还可以收拾。可是照目前情况来说，在这两个女人里，我非得叫一个伤心失望不可；而这回该是第二个。我首先得对苏珊负起责任来——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说实在的，她们两个的处境都够凄惨！”唐纳低声说。

“的确！我自己怎么都行……终归有一个解决办法。可是这两个人。”亨察尔停顿下来沉思了一会儿，“我觉得我倒该对待第二个不逊于第一个，像处于这种情形中的男人所能做到的那样，尽可能地善待她。”

“唉，这是没办法的事！”另一个说，显出通达的感伤。“你一定要给那位小姐写封信，信里你一定要诚实明白地写明，事情演变到她不能作你的妻子了，因为第一个已经回来，还要说，你以后也不能再同她见面；还有……你希望她幸福。”

“这还不行，上帝不许的，我还要多尽点心意！我必须……虽然她老是吹嘘她有阔伯父阔伯母，她料想会得到他们的资助……我还是必须寄一笔相当数目的钱给她，我想……这不过是

一点小小的补偿，可怜的女孩子……现在你能不能在这方面帮我点忙！——把我跟你所讲的话，写成一封解释的信，语气尽量委婉一些。我太不会写信啦。"

"可以的。"

"还有，我要跟你讲的话还没有讲完。我的妻子苏珊把我的女儿也带来了——就是她从前在集市上怀里抱着的那个小孩——这个女孩子只知道我是她的某个姻亲亲戚，别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将她母亲转让给那个水手——他现在已经死了——她从小就拿他当作她的父亲，当作她母亲的丈夫。她母亲一向都觉得，现在我同她也这么觉得，我们不能叫这女孩子知道事实的经过，不能向她表明这一可耻的行径。你看应该怎么办？……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想我宁愿冒个险，把真相告诉她。她会宽恕你们两个的。"

"绝对不能够！"亨察尔说。"我不打算让她知道这种事。她母亲和我要再结一次婚，这不但可以保持住孩子对我们的尊敬，做起来也比较正当。苏珊把自己看作水手的寡妇，若不另外经过一次宗教仪式，也不想同我像从前那样地生活在一块儿……她这想法是对的。"

伐尔伏雷因此不再说什么。他细心地把那封寄给泽西的年轻女人的信稿写好，这场谈话也就结束了，亨察尔在苏格兰人要离开的时候说："伐尔伏雷，我把这件事讲给朋友听过后，觉得心里很舒坦！现在你就明白了，卡斯特桥市长的荷包虽然宽裕，可是他心灵里却不像一个有钱人那么宽裕呢。"

"我明白。我很为你难过！"伐尔伏雷说。

等他走了以后，亨察尔把信抄好，封上一张支票，亲自送到

邮局里去，又从那里沉思地走回来。

“事情就会这么容易地解决了吗！”他说。“可怜的人……上帝知道！那么现在，我要对苏珊赎罪！”

## 13

迈克尔·亨察尔按照计划，用纽逊的名义，替他妻子苏珊租了一座小房，这房在市高头或是说在西区里，离城墙不远，林荫路掩罩着它。今年秋天，这里的夕阳似乎比在别的地方都更显得黄澄澄的，到了天色较晚的时候，阳光穿过枫树枝椏的最下方，照在房屋底楼上，映亮了它的绿色百叶窗，而房屋上部却被浓荫挡住了阳光。从起坐间望去，城墙上榕树下面，可以看见远方高地上的一些坟墓和土筑的堡垒；这一切使这所房子成了令人非常愉快的地方，通常带着点抑郁的情调，这是往昔的遗物景象所难免的。

等到她们母女俩安然住下来，一个带白围裙的仆人和别的一切都齐全了，亨察尔便去拜访她们，坐到吃过了午茶。在这次接待当中，谈话的口吻很平常，谨慎地把伊丽莎白瞒了过去，这场扮演似乎给亨察尔添了些兴致，然而他妻子并不显得怎么格外高兴。市长拿出处理事务般的决断，又接二连三地访问了几次。他似乎训练自己严格遵守世间机械的合理性，来接近这个享有优先权的女人，而不惜一切牺牲那个泽西女人和他个人的感情。

有一天下午，亨察尔来的时候，女儿没在房里，他冷淡地说

道："苏珊，眼前是一个好机会，我来请你指定一个好日子。"

这可怜的女人乏力地微笑了，她完全是为了维护女儿的名誉，才走到这一步，所以她感觉不到什么快乐。真的，她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乐趣，有时她不免疑问，到底为什么要造出这个骗局呢，索性勇敢些让女儿知道她的历史不要好些么。但肉体是软弱的①，而真相大白的时候自然会来的。

"暧，迈克尔！"她说，"我怕这是在浪费你的时间，给你添麻烦……我并没希望有这样的事！"她看着他，看着他那一身富家翁的衣裳，看着他替这房间置备的家具——在她看来这些家具是华丽奢侈的。

"根本没这回事，"他温和中有点粗鲁地说。"这不过是一间小房子——这在我简直算不了什么。至于说浪费了我的时间，"——他那紫红的脸膛发出满意的光彩——"现在我的买卖有了一个能干的人在掌管——像这样一类人，我从前一直没得到。不久我就可以把所有的事都交给他办啦，可供我自由支配的空闲时间，比起过去的二十年来，会多得多了。"

亨察尔的访问越来越勤，越来越有规律，不久，卡斯特桥开始窃窃私语，后来就公开地谈论起来，都说这位专横强制的市长被那个温柔的寡妇纽逊太太给俘获软化了。他平素在妇女社交界是出了名的高傲冷淡，他总是沉默地回避同女人谈话，因而这本来没有什么浪漫情调的一件事，却叫人谈得津津有味。这么一个贫穷虚弱的女人会被他选中，是令人费解的，除非说这次婚姻是一件亲上加亲的事情，谈不上有什么热烈的感情，因为大家

---

①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精神是愿意的，但肉体是软弱的。"这里把《圣经》的意思引申为：她心里很想把实情告诉她的女儿，但她嘴上说不出。

都知道他们是有些亲戚关系的。亨察尔太太脸色那么苍白，男孩子都管她叫做“幽灵”。有时候，亨察尔同她一块儿在散步场上走——散步场是城墙上林荫道的名字——偶然听到了这个绰号，他的脸会阴沉下来，带着凶险的表情朝向说这话的人，看起来叫人害怕；不过他却什么也没说。

他积极进行筹备，要同这个苍白的人儿结合——不如说是重聚——他那份执拗坚决的精神，足证他心地的光明正大。从他表面的态度行为来看，谁也想不到他那所森严的大房子里忙忙乱乱的情形，根本没有什么恋情火焰和浪漫冲动的鼓舞；有的只是三大决心：第一，对被他遗弃的苏珊赎罪；第二，在他作父亲的监护下替伊丽莎白-杰恩布置一个安乐的家庭；第三，要用伴随这种赎罪行为而来的荆棘，惩罚自己；其中就有：同一个相形之下这么卑微的女人结婚，在公众舆论上他就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到了结婚那一天，一辆普通四轮马车开到门口，接她和伊丽莎白-杰恩到教堂去，苏珊·亨察尔算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坐上了马车。这是十一月里无风温暖的一个早晨，雨丝像细粉一样飘下来，又呈粉末状地停留在衣服和帽子的绒毛上。教堂门口聚有很少的几个人，不过屋里却挤得满满的。那个苏格兰人担任男傧相，除了主要当事人以外，他自然是在场人中惟一知道结婚双方实际情况的人。然而他太没有经验，太多思虑，过于公正，对事情严肃一面的意识又太强，所以他不能如逢场作戏一样地来演出这场戏。在这一方面就得需要克利斯托弗·康尼、所罗门·郎威斯、布兹弗德和他们那一伙人的特殊天才了。但是他们一点也不晓得其中秘密；等到快要离开教堂的时刻，他们聚在邻近的铺道上，便按照他们的理解来谈论这个问题。

“我住到这城里来，已经有四十五个年头啦，”康尼说，“可是要命也没见过一个人等了这么久，而得到的竟这么一点点！从这以后，就连你，南丝·毛克利治，也会有机会啦。”这句话是向站在他身后的那个女人说的，这个女人就是在伊丽莎白和她母亲来到卡斯特桥时当众揭发亨察尔的坏面包的人。

“不管是他还是你，我要和你们这帮人结婚才算是倒霉哩，”这女人答话了。“就说你吧，克利斯托弗，我们知道你是怎么一块料，越少提越好。讲到他……喔，”她放低了声音，“有人说他以前是穷堂区里的学徒……这事我怎么也不肯跟人讲……不过他若真是穷堂区里的学徒，刚出世的当儿，一无所有，不会比一只乌鸦好多少。”

“可是现在他一分钟里却赚那么多钱，”郎威斯嘟囔着说。“一个人要是据说一分钟能赚那么多钱，这个人就有点分量哩！”

他转过身去，看到一张像圆盘似的胖面孔，脸上满布着网状似的皱痕，他认出了这副笑脸就是在三水手旅店要求再唱一个歌的那个胖女人。“我说丘克索姆妈妈，”他说，“这是怎么回事？纽逊太太不过是一把干巴骨头，却又找到丈夫来养她啦，而你这么一个大块头竟找不到人。”

“我不要找啦。也就没人来揍我啦……唉！是的，丘克索姆死了，所有的汉子都要死！”

“对，男人都要死，那是老天爷的大恩大德！”

“我这么大岁数，还想找一个丈夫吗，”丘克索姆太太接着说。“不过我敢打赌，我的出身是跟她一样的高尚哩。”

“真的；你母亲是一个很好的女人……我还记得她。她没要堂区帮忙，就生了一大堆健康的孩子，数量居于全区之首，她还

做一些妙极了的好事情，得到过农业协会的奖赏哩。”

“就是因为一家人口多，我们才穷到这份地步。”

“不错。猪多了，猪食就要稀啦。”

“克利斯托弗，你还记得我母亲唱歌有多么好的嗓子吗？”丘克索姆太太发了回忆的瘾，继续说，“你还记得我们跟着她到麦尔斯托克去参加宴会吗？在农民史纳耳的姑母——莱得劳老夫人家里，你还记得吗？……我们常管她叫癞蛤蟆皮，因为她的脸那么黄又布满雀斑，你还记得吗？”“记得，嘻嘻，记得的！”克利斯托弗·康尼说。

“我也记得清清楚楚的……那时我的个头儿已经长到该嫁人家啦……也可以说一半像姑娘，一半儿像媳妇。你记得不？……”她用指头戳戳所罗门的肩膀，同时眼睛在眼皮缝里闪动着，“白葡萄酒，银烛剪，还有我们回家的时候，琼·达麦特害了病，杰克·格利克斯不得不背着她穿过烂泥地；然后把她扔在卖牛奶的斯维特阿坡尔[①]的牛圈里，我们用草替她把衣裳揩干净……从来没人脏得像那样，这些你都还记得不？”

“我记得……嘻嘻……真的，那年头人们真有这样胡闹的！当年我能走多少里路啊！现在我连一条沟都迈不过去了！”

重新结合的一对人从教堂里走出来，他们的回忆也就中止了，亨察尔用他那暧昧的目光，望着周围闲散的人；这种目光，一时似乎是表示满意，一时却又像是表示强烈的轻蔑。

“我说，别看他自称是个不喝酒的人，他们俩究竟有点不同呐。”南丝·毛利克治说。“她还没跟他结完婚就希望散伙的样子哩。他呢，有些像蓝胡子[②]；过不了多久就会明白啦。”

---

① 此名为“甜苹果”。

② 蓝胡子是法国四个中古传说故事之一。这故事是说蓝胡子娶过七个妻子，他把她们都惩死了。

“瞎说……他这人蛮好的！有些人真不安分，老想锦上添花。即使我有像海一样广阔的选择面，我也不敢希望找到比他还要好的男人。像她那么一个没有什么可取的穷女人，手头上连一件换洗衣裳和睡衣都没有……这真是天赐的福分啦。”

那辆普通的小马车在雨雾里开走了，看热闹的人也散开了。“喔，这年头，有些事情我们简直弄不懂啦！”所罗门说。“昨天离这儿没有多少路，有一个人倒在地上就死啦；还有，这个潮湿的天气，简直没法叫人干正经的事。这一两个礼拜里，我总是不舒服，除了九便士一小杯的酒，根本没喝什么，回头路过三水手，我要进去痛痛快快地喝一场暖暖身子。”

“我也不知道我该做什么，不过我可以跟你一道儿去，所罗门，”克利斯托弗说，“我身上也又冷又黏得像个蜗牛啦。”

## 14

亨察尔太太一走进她丈夫的大房子和体面的社交生活里，首先就开始了一次“马丁节夏日”①的生活；这一阵生活的明朗也确是像这种夏日所能有的。他惟恐她渴望着比较深挚的爱

① 十一月十一日是马丁节。这一天，按照英国人的风俗，是一个屠宰腌制牲口的日子，用以纪念推倒邪教的圣马丁。在这个节日的前后，天气特别晴朗，所以有夏日这个称呼，如同我们说阴历十月是小阳春一样。但在这里作者却另有一番暗示：马丁节既为屠宰的日子，就含有“死”的意思；也就是说，亨察尔太太虽然开始了一个幸福的生活，但时间并不长远。

情，他做不到，便在表面行动上竭力下功夫，要做得像样一些。他为此做了许多事情，如把八十年来一直长着黑锈显得阴暗无光的铁栏杆，漆上了一层光亮的绿色，给乔治式装着密密铁栅的小玻璃窗①，也加了三层白漆，增添了不少生气。他待她体贴温存，可以说尽了一个男人、市长、教会委员之所能。房子是大的，屋子里高爽，楼梯口也宽大；这两个谦逊的女人住进去，简直叫人觉不到增添了什么。

对伊丽莎白-杰恩来说，这是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她所感觉到的自由自在，人家对她的纵容，都超出了她的期望。因此她母亲的婚姻给她带来的这种宁静、安适、宽裕的生活，事实上开始在伊丽莎白的身上引起巨大变化。她发觉只要她开口，她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得个人所需要的东西和装饰品；正如中世纪的格言所说："接受、拥有和保存是些令人愉快的字眼儿。"心境的平和带来了进步，进步又生出了美。见识——伟大的自然洞察力的产物——她并不缺乏；学问、艺能——这一些东西，可惜她没有；可是随着冬天和春天的过去，她那削瘦的面容和身姿，都填上了更饱满更柔和的曲线；她年轻的额头上皱纹一扫而光；皮肤上的瑕痕，她原认为是自己天生的命运，如今变得满面光滑，两腮上还添了红润。她那灰色、深思的眼睛，也许有时会现出调皮的得意神情，不过并不常见，她那副瞳仁里所显示的智慧，是与这种轻松神情不相容的。像一般经历过忧患的人一样，她似乎觉得偶尔来上一次开怀享乐未尝不可，可经常的放纵是太不合理太不相称了；因为她从小就养成了顾虑，一时丢不掉这种习

① 乔治式的窗户，是指英国四个乔治王朝（1714—1830）时期所流行的一种窗框可以活动的窗户。

惯了。有许多人会无缘无故地兴高采烈或是怅然若失，她却未曾有过这种情绪的大起大落；若借用一句近代诗人的话来说——伊丽莎白-杰恩的灵魂里，从来没有过一丝忧郁是她清清楚楚地知道从何而来的；她目前的快乐跟她可靠的生活保证恰好相称。

或许有人会这么想，倘若一个女孩子突然变得漂亮了，处境如意，又是生平第一次能够随意支配金钱，那么，她一定会在衣服上大下功夫，出尽洋相。然而并不如此。伊丽莎白几乎做每一件事都是有理性的，而在衣服问题上，表现最明显。在纵情任性这一方面，事事退后的习惯，正如在事业上抓紧时机的习惯一样，同样有价值。这个纯洁的女儿在这方面有天生的领悟力。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天才。因此，那年春天，她不像水生的花那样猛然绽放，没有打扮得花花哨哨，佩戴些零星装饰品，像大多数卡斯特桥女孩子处在她这种境况下会做的那样。她的光彩因为谨慎而暗淡了；不管前途多么光明，她还是像田鼠害怕犁刀那样对命运恐惧，谨慎的人自幼受过贫穷和压迫，便常有这样情形。

“不管怎样，我不能太得意了，”她对自己说。“这会引起主宰的神来打击我们母女两个，像从前那样又来折磨我们了。”

目前我们看见她戴着黑色绸帽子，穿着黑色衣衫，罩上丝绒斗篷或绸子短大衣，手里拿着一把阳伞。她不肯保留这把伞的穗子，把边上修整齐，用一道小象牙圈箍住。她所以需要这把阳伞，说起来是有些奇妙的。她发觉她的肤色越来越白皙，脸蛋上又生出了红润，以致她的皮肤受不住阳光的刺激了。从此她保护着她的双颊，把洁白无疵看做女性的本分。

亨察尔已经非常喜爱她了，现在她同他出门要比陪母亲出去的次数还多。有一天，她的容貌是那么动人，使得他上下打量

着注视她。

“我恰巧有一条缎带，所以我就把它扎上啦！”她嗫嚅着，心想她第一次戴上了鲜艳的装饰，他或许不满意吧！?

“啊……当然……应该这样的，”他像往常一样虎头虎脑地回答。“你喜欢怎么就怎么吧……或者听一听你母亲的教导。上帝的意旨……我没有什么意见！”

在家里，她的头发分开来梳，这条分缝像一条白虹，从这耳边贯穿到那耳边成一个弓形。在这条缝的上面，覆盖着密密的鬈发，下面梳拢得很光润，结成一个发髻。

有一天，一家三口坐下来吃早餐，亨察尔像平常一样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头头发，它的颜色是棕色的——比起黑色来要淡一些。“我记得伊丽莎白-杰恩的头发……她还是婴孩的时候，你不是跟我说过伊丽莎白-杰恩的头发将来会长成黑色的吗?”他对他妻子说。

她露出惶张的神色，踢他的脚来警告他，含糊地说：“我说过吗?”

伊丽莎白一走进她的房间去，亨察尔便又提起这件事情了。“老天爷！我刚才有点忘乎所以了。我的意思是说：她还在婴孩的时候，这女孩子的头发看起来确实是要变成黑色的。”

“以前是的，不过现在变了。”苏珊回答。

“小孩子们头发的颜色越长越深，我是知道的……可是从来不知道会越长越淡的！”

“啊，会的。”她脸上又现出了那种局促不安的神情，关于这一点，未来自有一番说明。亨察尔又说下去，这种神情也就消失了。

“喔，这样也好。听我说，苏珊，我想要她被称作亨察尔小

姐，不要叫纽逊小姐。有许多人已经无意中这么称呼她了……这是她合法的姓氏……所以她日常称呼也就应该这样……我简直不愿意我的亲骨肉叫那个不相干的名字。我要在卡斯特桥报上登一个启事……人们都是这么做法。她不会反对吧。”

“不会的。当然不会的。不过……”

“那么，我就这样做啦，”他毅然地说。“如果她愿意，你当然同我一样愿意这么做啦？”

“嗳，是的……如果她赞成，我们就一定这么做，”她回答。

事后，亨察尔太太的举动有点拿不定主意；也可说是有点失常，不过她的态度，那么激动而又充满了真诚，正如一个人到了紧要关头愿意把事情挽救过来。她去找伊丽莎白-杰恩，看见她正在楼上自己的起坐间里做针线，把关于她的姓氏所提出的建议向她讲了。“你可以同意吗？……这倒不是不顾全纽逊……如今他已经去世了。”

伊丽莎白沉思了一会儿。“母亲，容我想一想，”她回答。

后来就在这天，她见到亨察尔，立刻提起了这件事；说话的情形看得出她还没有走出母亲带给她的激动情绪。“先生，您这么盼望我换个姓吗？”她问。

“盼望？喔，老天爷呀，这么一点小事，你们女人就要大惊小怪啦！我是提过的……并没有什么。伊丽莎白-杰恩，随你的意思怎样吧。我要计较你这个，老天不许！现在，你明白了吧，不要为了向我讨好，你就答应。”

从此这个问题就搁置下来，没有再谈，也没有做出什么，伊丽莎白依然称呼纽逊小姐，而不用她合法的姓氏。

与此同时，亨察尔所经营的粮食和草秣生意，在唐纳·伐尔伏雷的管理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从前事情时常有些风

险，如今是一帆风顺地进行下去。亨察尔原先是老一套，一切事情全靠记忆，买卖交易单凭嘴讲，这一套办法现在废除了。信件和账簿代替了“我要买”和“你拿去吧”；可是正如所有这类事情的进步一样，老办法的粗俗风趣也就跟着它的不方便一同消失了。

伊丽莎白-杰恩的房间是在房子里的较高的一层，因此可以从花园上方俯瞰所有储藏草秣的房子和粮食仓库，这就给了她一个机会清清楚楚地来观察里边的事情。她看见唐纳和亨察尔先生两个人是分不开的。每逢他们在一块儿走，亨察尔常把胳膊亲热地搭在他经理人的肩膀上，仿佛伐尔伏雷是他的小兄弟，他那瘦小的身躯承受这份重量，就不得不弯下身子来。偶尔唐纳若是讲了什么话，她会听到亨察尔发出一阵洪亮的笑声，不过唐纳却露出十分天真的样子，一点也不笑。亨察尔的生活是有些寂寞的，他显然觉得这个年轻人，不但是商谈事务的好参谋，还是理想的好同伴。唐纳敏锐的智慧，在粮食批发商的心目中，始终保持着他们初次会面时所赢得的赞美。可是亨察尔对于伐尔伏雷的体格、力气和猛劲儿，却难免要露出不大赞成的意思，不过这抵消不了他对于他的头脑的无限尊敬。

她冷眼旁观，看出亨察尔对这年轻人的爱慕非常强烈，他经常要伐尔伏雷呆在他的身旁，以至于时常倾向于要控制对方，不过每逢唐纳真正显露出受冒犯而不快的神情的时候，这种倾向也就顿时被压制住了。有一天，她从楼上望着他们，当时他们正站在花园和院子中间的门口，她听到伐尔伏雷说，他们这样常常一起散步或是乘车出门，减低了他作为二把手的价值，首脑不在的地方，他应该派上用场。“滚他的吧！”亨察尔叫道，“管这些干什么！我要找一个人跟我谈谈。来，跟我吃晚饭去，不要对事情

想得太多，不然你会把我逼疯啦。”

另一方面，每逢她同母亲在一道走路，她时常看出苏格兰人怀着一种好奇的兴趣来观望她们。她先前在三水手是同他见过面的，可是这种事实不足以解释当前情形，因为当初她走进他的房间里去的时候，他连眼睛都没抬起来。还有，他所特别要观望的，似乎不是她而是她的母亲，这在伊丽莎白-杰恩心里引起了一种失望，这种失望是模糊而单纯的，也许还是可以原谅的。这样她就不能把人家这种注目认为是由自己身上引起来的，于是她断定这不过是伐尔伏雷先生看人的一种特殊方式。

她没有猜想到，除了个人虚荣心以外，还有其他理由可以充分解释他的态度，那就是她所不知道的一个事实：亨察尔早已把他过去对待如今在她身边走着的、脸色苍白、饱经忧患的母亲的一些事情，都暗中告诉了唐纳。她关于过去的一些揣测，不过是朦朦胧胧的，是由她偶然看到的或听到的一些事情形成的，她仅仅猜想到亨察尔同她的母亲在年轻时或许是一对情人，曾经吵过架后来便分开了。

上边已经略微提过，卡斯特桥整个是圈在麦田里的一块地方。用一句现代的话来说，它是没有郊区的，或者可以说市内和乡下之间没有一个中间地区。它界限分明地坐落在广袤肥美的田地中间，就像一个棋盘摆在绿色台布上一样。农家的男孩子可以坐在大麦草垛下，把一块石头扔进市府职员办公室的窗子里去；割麦子的在麦束当中干着活儿，可以和站在人行道拐角的熟人点头招呼；红袍的法官审问偷羊贼的时候，可以在咩咩的羊声里宣读他的判决，这些羊是偷剩下来的，正在附近吃草，咩咩叫声便飘进窗户里来了；执行死刑的时候，等候的人群就站在绞刑架前的一片草地上，暂时把牛赶开，腾出地方让给观众。

在市镇高地一面生长的小麦，由住在东头德尔诺弗一区的农民去割。此地的麦禾堆高悬在古老的罗马街道上，它们的顶沿碰到了教堂的钟楼；绿草铺顶的谷仓，门道高得像所罗门[1]神殿的大门一样，面对大街敞开着。谷仓真是多得数不过来，沿街每隔五六户人家就有一处。这里住着每天下田耕地的农民；许多牧羊人在城墙里挤来挤去。这是一条农民住家的街道——这是一条由市长和商号所统辖的街道，可是又震响着脱粒的击打声。风车簸着麦谷扑扑响，牛奶哗啦哗啦地往桶里倒——这是一条丝毫没有都市风味的街道——这就是卡斯特桥尽端的德尔诺弗。

亨察尔同这个近在眼前的小农的养育地或温床，自然有很大的交易，他的大车时常要到那边去。有一天，正从上述的一个农庄往回装运麦子的时候，伊丽莎白-杰恩收到专人送来的一封短柬，请求她立刻到德尔诺弗山的一个谷仓去会发信的人。这个谷仓里储放的东西，亨察尔正在进行搬运，所以她认为这个约请或许与他的生意有关，于是她急忙戴上帽子就动身到那边去了。谷仓就在农场里面，用几根石柱架着，屋顶离地很高，可容人在下面行走。大门是敞开的，可是里面没有人。虽然这样，她还是走进去等候。没过多久，她看到一个人来到大门前，这人就是唐纳·伐尔伏雷。他看了看教堂上的钟，然后也走了进来。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羞赧，也不愿意在这里单独和他见面，便急忙登上通往谷仓里门的梯子，他还没有看见她，她已经走进去了。伐尔伏雷往前走了几步，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天上

① 所罗门是以色列大卫王的儿子，据《圣经》记载，他是一个聪明而又受人爱戴的王。他的神殿原在耶路撒冷，于公元 74 年被罗马人摧毁。

开始落下几滴雨，他换了一个地方，站着躲雨，而这个地方也就是她刚才站过的。他靠着一根柱子，耐心等待。很明显地他也在等什么人；难道他等的就是她吗？果真是这样，又是什么道理呢？过了几分钟，他看了看他的表，随后掏出一张条子，正跟她所收的一模一样。

这种情形很是尴尬了，她等得时间愈久，情形也就愈加尴尬。如果从他头顶上的那扇小门出来，走下梯子，让他知道她原是躲在里面，这会显得有多么愚蠢，因此她还得等待下去。一架簸扬机正摆在她身旁，为了排遣她不安的心境，她轻轻地转动机器的摇手；于是一股麦皮的灰屑飞腾到她的脸上，罩满了她的衣裳和帽子，钻进她皮围巾的毛里去。他一定是听见了轻轻的响动声，因为他往上看了看，随后就登上梯子来。

"啊——原来是纽逊小姐，"他一望到谷仓里面立刻就说。"我不知道你在这儿。我应约来的。现在听候你的吩咐。"

"啊，伐尔伏雷先生！"她犹犹疑疑地说，"我也是应约来的。可是我不知道是你要见我，否则我……"

"我要见你？噢，不是的……至少我看这里面有什么差错了。"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这不是你写的吗？"伊丽莎白把她的条子拿出来。

"不是的。真的，我万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我也问问你……不是你叫我来的吗？这不是你写的吗？"他把他的纸条子也拿出来。

"绝对不是的。"

"果真是这么回事吗！那么，另外有人想见咱们两个。也许最好我们还是多等一会儿。"

根据这番考虑，他们又留下来。伊丽莎白-杰恩的脸上，露出一副强作镇静的神情，年轻的苏格兰人，每听到外面街上有脚步声，便从谷仓下面伸头往外看，看一看这个过路人会不会走进来，宣布他就是邀请他们来的人。他们看着对面草垛上一滴一滴的雨珠，从顶上滚过一根一根草，往下滴，一直到底为止；但是仍然没有人来，谷仓的屋顶开始滴水了。

"那个人大概不会来了，"伐尔伏雷说。"这也许是有意捉弄我们，真是这样的话，在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像这样浪费掉我们的时间，实在太可惜了。"

"这简直是胡闹，"伊丽莎白说。

"纽逊小姐，的确是胡闹。这是谁干的事，有一天我们总会知道的，放心好了。要我耐着性子在此地等，我真受不了；可是纽逊小姐，你呢……"

"我倒没有多大关系，"她答说。

"我也不觉得怎样。"

他们又陷进沉默中。"伐尔伏雷先生，我猜想，你很希望回到苏格兰去吧？"她问。

"不，纽逊小姐。为什么我要回去呢？"

"因为你在三水手唱过歌，我才这么猜想……我是说你唱的苏格兰和家乡的那个歌……好像你的心里是思念得很深切哩；因此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

"是的……我在那儿唱过歌……真唱过……可是纽逊小姐，"他的声音在两个半音之间波动着，很有音韵，每逢唐纳认真起来，一向都是这样的。"在几分钟以内，你受着歌的感动，眼睛里含满了泪水，这是很好；可是唱完了，便很久不会去想它，也不记得它了。啊，不，我不要回去的！不过，不管什么时候你要高

兴，我都愿意把那个歌唱给你听。我现在就可以唱，你不介意吧？”

“真谢谢你。可是我想我该走了——不管天下不下雨啦。”

“好的！可是纽逊小姐，你最好不要把这次恶作剧谈出去，也不要在意。要是那个人，不管是男是女，要跟你讲什么话，你客客气气地对待他，做出满不介意的样子……这样那个乖巧的人便寻不到什么开心了。”在说话的当儿，他的眼睛注视着她的衣裳，上面仍然布满麦谷屑。“你身上有麦谷屑子。你也许还不知道吧？”他说，声调特别委婉。“衣服上有麦糠，洒上雨可不成。会渗进去把衣服弄坏了。我来帮你忙……最好是吹一吹。”

伊丽莎白没表示同意，也没表示不同意，唐纳·伐尔伏雷便冲着她背后的头发、侧面的头发、颈项、帽顶和皮围巾上的毛吹了起来，他每吹一口，伊丽莎白就说一声“啊，谢谢你”。最后她浑身上下都被吹干净了，而伐尔伏雷，起初因这场事情所感到的不安，已经过去了，现在似乎一点没有忙着要走的意思。

“好了……现在我去给你找把伞来，”他说。

她谢绝了这番好意，就走出门去了。伐尔伏雷慢慢地在她后面走着，心有所思地望着她那越来越小的身影，轻声用口哨吹着“当我经过坎诺拜”的曲子。

# 15

纽逊小姐含苞的美质，起初卡斯特桥里的人，谁都没有十分

注意。唐纳·伐尔伏雷的眼光，如今倒确实被市长的所谓继女儿给吸引了，不过也只有他一个人。原因就在于虽然先知巴鲁[①]嘲讽地断言："姑娘爱卖俏，"事实上她却是最不善于这一套的。

她外出溜达的时候，内心里似乎另有一番思想，对于可见物件就一点也不感兴趣了。在衣着方面，她下了奇妙的决心，要抑制住华丽的念头，因为她觉得一旦有了钱，就打扮得花枝招展，是与她过去的生活不合的。但是，由纯粹的幻想生出愿望，又由纯粹的愿望生出要求，这种发展是比什么都更狡诈的。到了春天，亨察尔给伊丽莎白-杰恩一盒色彩鲜艳的手套。她想戴起来表示对他一番好意的感激，可是她没有一顶可以配得上的帽子。听任艺术趣味的发挥，她就想应该要有怎样的一顶帽子。有了配得上手套的帽子，她又没有可以配得上帽子的衣服了。现在势必置备齐全不可；她定做了急需的用品，可是又发觉她没有一把可以配得上衣裳的阳伞。先花一个便士，然后就要花一个金镑；她买了阳伞，全套服装才算齐全了。

所有的人都迷上她了，有人说她过去的简朴正是掩藏艺术的一种艺术，是罗施福果所说的"高雅的哄骗"[②]；她制造了一种效果，一种前后的对照，而这是存心做出来的。事实上这种看法不合实际，可是却产生了效果；因为卡斯特桥一旦认为她有些机巧，也就认为她值得注意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这样受人赞

① 巴鲁是犹太民族领袖人物之一，曾做先知耶利米的秘书。据说他是巴鲁书的作者。此书因有人认为是伪经，所以未被列入《圣经》内。

② 罗施福果(Duc De La Rouchefoucauld)是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作家。他写过将近有六百句的格言，这里所引用的"女人是高雅的哄骗"就是其中的句子。

美，”她对自己说，“虽然那些赞美的人也许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但是唐纳·伐尔伏雷也在赞赏她；总而言之，这一段时期是令人兴奋的；她从来未曾有过这样强烈的女性意识，因为在早先她也许太过于中性化，没能充分体现出女性特点。有一天，在一次前所未有的成功之后，她回到家中，走到楼上，脸朝下趴在床上，全然忘记这会把她的新衣裳弄皱和损坏的。“老天哪，”她小声说，“会有这种事吗？我竟做了全城的美人！”

她前后想了一遍以后，那素常对于耀眼外表的戒惧，又引起她一阵深深的忧悸。“这里面有点不大对劲儿，”她默默地想着。“要是他们知道了我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孩子——我不会说意大利话，不懂得地理，凡是人们在寄宿学校里学来的技能我都做不到——那时他们会多么看不起我呀！顶好还是把这些漂亮东西卖掉，给自己买几本文法书、字典和一本各种学问的史书吧！”

她向窗外望去，看见亨察尔和伐尔伏雷正在堆草的院子里谈话，市长的谈话又急切又热忱，而年轻人是和蔼而有分寸的，这种情形如今在他们的会面中是十分平常的了。这是男人对男人的一种友谊；像这两个男人所表示的，其中有多么强的一股力量呀。然而动摇这种友谊基础的种籽，也就从这个时期开始在这个结构的缝隙里扎下根了。

这时是在六点钟左右；人们一个接着一个正要回家去。轮到最后离开的，是一个圆肩膀、总在眨眼的十九或二十岁的小伙子，他受一点儿刺激嘴巴就会张开来，仿佛没有下巴骨撑着嘴一样。他走出大门口的当儿，亨察尔大声地喊了他一声。“阿倍尔·惠特尔——到这里来！”

惠特尔转身往回跑了几步。“是的，先生，”他气喘吁吁，求

饶似地说，好像他已经知道要听到什么话了。

“再说一遍……明天早上准时来。你知道明天要干些什么，我讲的话你也听到了，你得明白，我不会老是纵容下去。”

“是的，先生。”阿倍尔·惠特尔说着走开了，随后亨察尔和伐尔伏雷也走了；伊丽莎白就瞧不见他们了。

从亨察尔这方面来说，他所以这样下命令是有充分理由的。“可怜的阿倍尔”——人们都这样称呼他——有一种睡懒觉、上工迟到的老毛病。他一心一意想跻身于最先到的一帮人；为了这种目的，他在大脚趾上拴上一根绳子，悬到窗外，可是他的伙伴如果忘记去扯一扯这根绳子，他的心愿就成了泡影。他不能准时上工。

因为他常常替别人打下手，帮助称草，或是用起重机吊麻袋，或是随车下乡运回成交的粮秣，所以阿倍尔这个毛病，就造成许多不方便。这个星期里已经有过两个早晨，他叫别人等了将近一个钟头；因此亨察尔吓唬他。现在就等着看明天早晨发生的情形了。

六点钟敲过了。惠特尔还没有到。到了六点半钟，亨察尔走进院子来；阿倍尔要跟去的车子早已套好了马；别的人已经等了二十分钟。这时亨察尔咒骂起来，就在这个时刻，惠特尔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进来，粮食批发商找到他，赌咒发誓地宣称这是最后一次了；说如果他再迟到一回，老天在上，他就要走去从床上把他拖起来。

“我天生就有大毛病，老爷！”阿倍尔说，“体内尤其不行，我这份儿可怜的笨脑子，念不上几句抽头去尾的祷告，就凝成一块啦，是的，我从小就这样哩，那时我还没领成人工钱，我在床上睡觉简直是受罪，一躺下去就睡着了，还没醒就站起来啦。这件事

害得我好苦呀，主人，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拿昨儿晚上来说吧，我上床以前，光吃了一小块干酪……”

“我不要听这个！”亨察尔咆哮着说。“车子明天一定要清早四点钟出门，你要是没到，你就滚蛋吧。看我治治你这身懒肉！”

“老爷，让我把话说明白……”

亨察尔扭身走开了。

“他左问我，右问我，又不肯听我把话说明白！”阿倍尔跟院子里的一帮人说。“这可好啦，我真怕他，今儿晚上，我要整夜像钟表上的秒针那样打哆嗦哩！”

车子第二天是到黑摩尔谷去，路途很长，所以在四点钟的时候，院子里就有灯笼照来照去了。但是阿倍尔又没来。别的人谁也没来得及跑去警告阿倍尔，亨察尔就已经在花园门道里出现了。“阿倍尔·惠特尔在哪儿？我说过了那么一番话，他还不来？我向天神起誓，现在我要照我的话去做了……除了这样，什么办法对待他也没用！我现在就找他去。”

亨察尔出去了，走进阿倍尔的屋子里，这是后街上的一间小屋，门从来没闩过，因为里面住的人没有什么东西怕人偷走。粮食批发商走近惠特尔的床边，发出沉重的低音，叫得那么有力，阿倍尔立刻惊醒了，他看见亨察尔正站在面前，便像触了电似地痉挛慌乱起来，简直谈不上是在穿衣裳了。

“先生，起床吧，赶快去粮仓，不然从今天起你就别想再干啦！这是给你一次教训。快点走；别想穿裤子啦！”

不幸的惠特尔披上他的短外套，在楼梯底下好不容易才把靴子套上，同时亨察尔把他的帽子向他的脑袋上一扣。随后惠特尔跑着走下后街，亨察尔严厉地跟在后面。

正在这个时候，伐尔伏雷从后门走出来，他刚才到亨察尔家

里去找过他。看见在昏暗的晨光里有件白东西直摆动，他立刻认出这是阿倍尔短外套底下露出来的一段衬衫。

“老天爷，这成什么样子?”伐尔伏雷说，他跟着阿倍尔走进院子里，这时亨察尔也到了背后不远的地方了。

“您看，伐尔伏雷先生，”阿倍尔露出屈从而恐惧的笑容，语无伦次地说，“他说过，我要不早点起来，他就要治治我这身懒肉，现在他就真干啦！伐尔伏雷先生，您明白这是没办法的；离奇古怪的事情常会有的！是的……他既然这么吩咐，我只得像这样半光着身子到黑摩尔谷去；可是过后我要把自己弄死！丢了这份脸我活不下去了；一路上娘儿们要从窗口观望我这副倒霉相儿，一个男人不穿裤子，要拿我取笑哩！伐尔伏雷先生，您明白这种事情叫我怎么受得了，我满心不想活啦。是的，我要自杀的……我觉得这就到头啦！”

“回家去穿上裤子，像一个男人样来干活。你要是不去穿，你就会当场送命的。”

“恐怕我绝不能回去！亨察尔先生说……”

“我不管亨察尔先生说过什么，谁说什么也不成！这样做法简直是胡闹。惠特尔，马上回去穿裤子！”

“喂，喂！”亨察尔从后面走上来说。“谁叫他回去的?”

所有的人都看着伐尔伏雷。

“是我，”唐纳说。“我看这场玩笑已经够瞧的啦。”

“我看还不够！惠特尔，快上车！”

“我当经理就不能这么做，”伐尔伏雷说。“不是他回家去，就是我永远走出这个院子。”

亨察尔面色严厉，满脸通红，望着他。但他停了一会儿，他们的目光碰在一起了。唐纳看到亨察尔的脸上，开始显出后悔

的神情，便走上前去。

“算啦，”唐纳平和地说，“先生，像您这样地位的人不必这么着！这太横暴啦，您犯不上。”

“这是横暴吗！”亨察尔像一个赌气的孩子般叽咕着。“这是要叫他记住！”他接着又说，语调里露出伤心难过的样子：“伐尔伏雷，你怎么当着他们的面跟我这样讲话呢？等没有别人的时候，你可以劝我。啊……我知道原因啦！我把我一生的秘密讲给你听……我这么做真是傻瓜……所以你来挟制我！”

“我都已经忘记啦，”伐尔伏雷简单地说。

亨察尔眼睛望着地，没再说什么，转身走开了。当天伐尔伏雷从人们嘴里知道，亨察尔去年一个冬天都拿煤和鼻烟供给阿倍尔的老母亲，这事缓解了伐尔伏雷对这个谷物批发商的敌对情绪。但亨察尔仍是心里气闷，默不作声，当有人来问他燕麦是不是应该用起重机吊到楼上去，他短短地回答了一句：“问伐尔伏雷去。他是这里的主人！”

实际上他也确是如此；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以前亨察尔在他这一环境里，一直都是最受人钦佩的，可是现在已经不是最为人所钦佩的了。有一天德尔诺弗已故世的一个农民的几个女儿，想打听一下她们的干草堆能值多少钱，便派了一个人来请伐尔伏雷给她们定个价钱。来人是一个小孩子，他在院子里碰到的不是伐尔伏雷，却是亨察尔。

“好吧，”他说。“我就来。”

“请问一声，伐尔伏雷先生可以来吗？”小孩子说。

“我正要上那边去……为什么一定要伐尔伏雷先生呢？”亨察尔凝神深思地说。“人们怎么老是找伐尔伏雷先生？”

“我猜想人们都非常喜欢他……人们都是这么说的。”

“啊……好么……人们都这么说……是吗？人们喜欢他，因为他比亨察尔先生聪明，因为他知道的事情多；简单地说吧，亨察尔先生比不上他……是吧？”

“是的……就是这么回事，先生……还有别的。”

“啊！还有吗？当然还有！另外还有些什么哩？过来，这儿有六便士送你买东西吃。”

“人们说：‘他的脾气好，亨察尔比起他来简直是个傻瓜。’有些女人在回家去的路上说，‘他是块钻石——他是个蜡样温柔的人——他才是最棒的——他是我要下注的一匹马，’她们这么说。她们还说，‘两个人里头，他最明理，比亨察尔强多了。我盼望他能代替亨察尔当主人，’人们说。”

“人们什么混账话都会说的，”亨察尔掩饰住抑郁不乐，说道。“好了，你现在可以走啦。可是我要去估草的价钱。你听见了吗……我去。”男孩子走后，亨察尔叨念着：“人们真的希望他当这里的主人吗？”

他向德尔诺弗走去。在路上，他赶上了伐尔伏雷。他们一道儿往前走，亨察尔一路低头望着地上。

“您今天怎么不大对劲儿？”唐纳问。

“不，我很好，”亨察尔说。

“可是您有点不高兴——您真的不高兴吗？喔，没有什么可生气的！我们从黑摩尔谷运来的都是极好的货色。还有，德尔诺弗有人要我们去替他们的干草估估价。”

“我知道。我正到那儿去。”

“我同你一道去。”

因为亨察尔没有答话，唐纳就低声哼起一段曲子来，直到快走近那丧家的门口，他才停住唱，说：

“啊，她们的父亲去世啦，我不能这样哼着进去。我怎么会把这个忘记了呢？”

“你竟这么细心，怕伤了人们的感情吗？”亨察尔说，半含着冷笑。“你是这样的，我知道，特别是对我的感情！”

“我要是得罪了您，我向您道歉，先生，”唐纳站住脚，回答道，脸上又一次出现了先前一样懊悔的神情。“您为什么还提那件事——还想着那件事吗？”

亨察尔眉头上的阴霾消除了，唐纳说完了以后，粮食批发商转过身来，眼睛不大瞧他的脸，而是看着他的胸前。

“我听到一些叫我生气的话，”他说。“弄得我态度粗暴起来……我错怪了你。现在我不想进去看草了……伐尔伏雷，你做这种事比我强。她们找的也是你。十一点钟我得去参加市政会议，现在钟点快到了。”

他们就这样在友谊重新恢复的情形下分手了，亨察尔的话里有唐纳听了不十分明白的地方，他也没有追问下去。在亨察尔这方面，心情又平静下来；不过每逢他想起伐尔伏雷，心里不免有些隐隐的恐惧；他时常懊悔自己不该把全盘心思讲给这个年轻人听，不该把自己一生的秘密都倾诉给他。

# 16

因为这种原故，亨察尔不知不觉对伐尔伏雷的态度愈加谨慎了。他很客气——过分的客气，伐尔伏雷一向都认为这个人的品质虽说是热烈真诚，却是没有什么教养规矩，而现在第一次表现出良

好的修养来，这就使得他感到十分惊奇了。粮食批发商很少，也可以说是再也不把他的胳膊搭在年轻人的肩头上，使他几乎承受不住这份机械的友情的重压了。他也不再到唐纳的寓所去对着过道喊叫了，"喂，伐尔伏雷，小伙子！来，我们一道吃饭去！别孤孤单单闷坐在这儿！"不过他们在日常业务上，却没有什么变化。

他们的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直到一天，国内新近发生了一件大事，要在全国大规模地举行公众庆祝。

卡斯特桥天性是迟缓的，一时并没有什么反应。因此唐纳·伐尔伏雷有一天向亨察尔提起了这件事，问他有没有什么异议，说他和几个别的人要借一些雨布，在指定的那一天举办一个娱乐节目，也需要一个场子，按人数收取门票。

"你用多少布，就拿多少好了，"亨察尔回答。

他的经理开始筹备这件事情的时候，亨察尔争胜的心思炽烈起来了。他想，自己身为一市之长，不老早召集会议，讨论一下在这个假日里应该做些什么，真是太粗心大意了。不过伐尔伏雷的行动也真快得令人可恨，使得当政的老派人物没有机会争取主动。不管怎样，时间还不算太迟；他想了想，决定如果其他的市政议员肯交给他来办，他就把筹备游艺节目的责任担负起来。大多数的议员都是些十足的老派古板人物，他们受不了多事烦扰的生活，所以就十分情愿地同意了。

于是亨察尔着手筹备，要把这件事做得真正漂亮，不致有失这个可敬城市的体面。至于伐尔伏雷的小事情，亨察尔几乎都忘记了；仅仅偶尔才会想到一下，他便对自己说："按人收门票……真像个苏格兰人[①]！……谁肯按人数付钱呢？"亨察尔准备

---

① 苏格兰人在英人眼目中，是非常吝啬的。

的游艺一文钱不收。

他已经变成事事要依赖唐纳了，几乎止不住要找唐纳来商量。可是他竭力抑制自己才算是没有这么做。他想：这不行，伐尔伏雷那可诅咒的聪明脑瓜会想出一些好办法，这样，他——亨察尔——就不由自主地要降低到一个副手的地位，只能跟随着他经理的才干做一些陪衬工作了。

所有的人都在赞扬市长提出的游艺活动，特别是人们知道了他准备一个人出钱来办，就更加赞扬了。

靠近城市有一片突起的青草地，四周围绕着古老的四方形土坝。附近一带，方形的或者不成方形的土坝，就像黑莓子那样随处可见。卡斯特桥里的人，常常在这块地方上举行各种游戏、聚会或是羊市，凡是街道没法容纳得下的场面，人们都到这上面来举行。它的一边是下坡路通往弗鲁木河，从任何一个地点都可以望见方圆好几里以内的乡村。这片令人愉快的高地，将是亨察尔建功的场所。

他在市里各处贴满粉红色的长招贴，宣扬此地将举办各样的游戏；并且雇用了一大批人，亲自指挥。他们竖起了一些光滑的杆子，供人向上爬，顶上放着熏火腿和本地做的干酪。他们设置了一排排栏架，供人跳跃；他们在河面上放了一根光溜溜的杆子，杆子的另一端拴着从附近买来的一口活猪，谁要能从上面走过去捉到它，它就归谁所有。那里还有用于比赛的手推车，赛跑的驴子，一座打拳、摔跤和各式比武的台子；还有蹦蹦袋①。此外，亨察尔没忘记他的原则，准备了大碗茶，凡是住在市镇上的人，都可以免费参加。他还顺着土坝的斜坡平行地摆上几张桌

① 人套在袋子里赛跑的一种游戏。

子，顶上张着布篷。

伐尔伏雷在西散步场里，用大大小小、颜色不一的雨布挂在弯曲的树上搭成一个场子，简直谈不上有什么外表，市长走来走去看着这个没有吸引力的场景，心里轻松多了，因为他自己筹备的，要比这个强多了。

到了那一天早晨。最近一两天一直都非常清澈的天空，罩上了乌云，天气很阴恶，风里明显地预示着有雨来了。亨察尔真希望自己不曾那么确信，以为晴朗天气会一直继续下去。但是要想法补救或是延期，时间都已经来不及了，一切还是照常进行。十二点钟，开始下雨，起初很小，可是持续不断；雨从开始洒落到慢慢大起来，都是不知不觉的，很难确切说出干燥天气什么时间结束的，雨天又是什么时间开始的。在一小时以内，蒙蒙细雨变成了倾盆大雨，上天一个劲儿地击打着地面，真没法预测这场暴雨什么时候才会收场。

有几个人大无畏地聚集在这片草地上，但到了三点钟的时候，亨察尔看出他的计划注定要失败了。杆子头上的火腿，往下滴着像黄酒般的烟水，猪在风里打哆嗦，没有上过色的木桌子，因为桌布湿透了，露出木纹来，布篷已经挡不住雨，雨水就任意流下来，而在这个时候再把四边遮起来，似乎也不见得会有什么用处了。河上的景色不见了，风大发神威吹着帐篷的绳索；最后，一阵狂风把整个篷子掀倒在地，原在里面躲雨的一些人，只好四条腿爬出来。

但是快到六点钟的时候，风雨停息了，一阵较为干燥的轻风吹拂掉草茎上的水气。看来总算是有可能来进行各项节目了。又重新竖起帐篷；从避雨的地方把乐队也招了来，命令他们开始奏乐，并且腾出原先摆桌子的地方作跳舞用。

"可是人们都跑到哪儿去啦?"半小时过后,亨察尔问道。在这个期间,只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站起来跳过舞。"店门都关上啦。怎么人们不来呢?"

"他们都在西散步场伐尔伏雷的场子里,"一个同市长一起站在草地上的议员说。

"我想,也不过几个人。可是大批人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所有出门的人都在那儿。"

"这么说,他们真是蠢透了!"

亨察尔闷闷不乐地走开了。有一两个年轻小伙子,走来英勇地爬上滑杆,救下了火腿,免得白白地糟蹋掉;不过因为没有观众,整个场面呈现出极其凄凉的景象,亨察尔发出命令,停止进行,结束了游艺,把吃的东西散给市上的穷人。没有多少时光,草地上除了几个跳栏、篷子、杆子以外,什么都没剩下了。

亨察尔回家同他的妻子和女儿用过了茶点,随后又走出来。如今已是黄昏时分。他不久就看见所有散步的人,都向散步场的一个地点走去,最后他也向着那个方向前进了。一阵弦乐队的乐声从伐尔伏雷架起的场子——他管这个叫做大天幕——传出来,他到了那里的时候,才看出这一个硕大的帐篷是不用杆子和绳子很巧妙地搭盖起来的。地点选择在枫树路上最茂密的地方,枝叶在头上形成了一个密密交叉的拱顶;而防雨布就挂在这些树枝上,形成一个拱形的圆顶。朝着风的那一面是有遮棚的,另一面敞开着。亨察尔兜了一个圈子向里面看了看。

从形式上来看,倒像去掉一面侧墙的礼拜堂的正堂,但里面的情景绝没有一点宗教气氛。苏格兰山地人样式的一种舞蹈正在进行;素常沉静的伐尔伏雷,正穿着山地未开化人的服装在另外一些跳舞人的中间,跳来跳去,随着拍子旋转。起初亨察尔不

禁要笑起来。随后他注意到女人们脸上对这个苏格兰人都流露出无限的钦慕；这个表演完了以后，新的跳舞开始了，唐纳不见了一会儿，换上了平常穿的衣服，他重又出现在舞场上。他可以不受限制地选择舞伴，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充分了解舞蹈节奏的人，每一个女孩子都表现出跃跃欲试的神情。

整个城市的人都挤到这散步场来，这里的居民以前从来未曾想到造出这么一个快乐的舞厅来。伊丽莎白和她的母亲也站在别的旁观者中间，伊丽莎白像是想着什么心事，不过仍显出兴趣盎然的样子，她的眼睛放射着一种憧憬留恋的光芒，仿佛自然在塑造这两只眼睛的时候，曾经受了科勒佐①的指导。跳舞始终兴致勃勃地进行着，亨察尔散着步，等待他妻子看厌了回家去。他不愿意在明亮的地方叫人瞧见他，可是当他走进了暗处，情形反而更糟，他听到了一些越来越经常听到的话：

"亨察尔先生的庆祝节目跟这个简直不能比，"有一个人说。"这个人的头脑真没用，他怎么会以为今天人们会到那么荒凉的地方去。"

另一个人的答话是，人们说市长不仅在这种事情上显得不中用。"要不是有这个年轻人，他的买卖会成了什么样子呢？亨察尔找到他真是天大的运气。伐尔伏雷先生来的时候，他的账本乱得不成话。他一向计算他有多少袋粮食，用粉笔画道，一排一排的，像花园的栅栏，他伸出胳膊来量草垛的大小；草把子多重用手掂，干草好坏用嘴嚼，而且讲定价钱，还得骂上两句。可是现在这个有才学的年轻人，完全用计算衡量的办法来做事。

① 科勒佐（Correggio，1494－1534），意大利画家。他的画色彩明艳，善描女人的微笑。

还有那些小麦，做成面包，常常有一股极强的秏子味道，人们几乎都能辨出秏子种类来，可是伐尔伏雷有个提炼的办法，从此谁也想不到四条腿的小动物曾经在上面爬过了。啊，真的，人人都在夸奖他，亨察尔先生一定得好好地把牢他才行！”这一位先生把话说完了。

“可是照眼前的情形他不会长久留得住他啦，”另一个说。

“不留啦！”亨察尔在树背后对自己说，“他再要留他的话，他十八年来建树的名声和地位，就要被破坏得一干二净了！”

他走回到跳舞的天幕一面来。伐尔伏雷正在跟伊丽莎白-杰恩跳一种古雅的舞步——古老的乡下舞蹈，她单会跳这么一种舞。虽说他体贴地把动作和缓下来配合她那踌躇的步法，靴底上一闪一闪的小钉子式样，还是频频出现在每一个旁观者的眼前。她是受了曲调的诱惑才跳舞的；这是一支急促、上腾、跃动的曲子，每一只小提琴的银弦先奏一些低音，然后在细弦上跳动着，仿佛在梯子上跑上跑下一样，伐尔伏雷先生说过，这支曲子名叫《亚尔[1]的慕莉奥德小姐》，在他的故乡是非常流行的。

这个舞很快就完了，女孩子望着亨察尔，想得到他的赞许；但是他没有表示。他似乎没有看见她。“你听我说，伐尔伏雷，”他仿佛心不在焉似地说，“我明天要自己到布莱迪港大市场上去。你可以留在家里把你的东西装进箱子里去，在这场胡闹以后，恢复一下你两条腿的气力吧。”他对唐纳狠狠地瞪了一眼，这种眼光开头还像是微笑。

另外有几个城里人走上来，唐纳抽身避开了。“这是怎么回事，亨察尔，”市政官突勃尔像一个干酪品味员那样向着粮食批

① 亚尔(Ayr)，地名，在苏格兰。

发商挑起了一个大拇指头。“这场热闹是跟你作对的哩，是吧？小伙计强过主人啦，对吧？叫你完全吃瘪啦，你说不是吗？”

“你瞧，亨察尔先生，”另一个好性子的朋友——律师说，“你犯的错误就是不该跑到郊外那么远。你应该先向他请教请教，把你的游戏也安排在像这样一个有遮挡的地方。可是你却没有想到，他想到啦，所以他占了上风。”

“你们两个人里头，他很快就要压过你啦，事事他都要领先了，”好诙谐的突勃尔接着说。

“不会的，”亨察尔阴郁地说。“他做不到，因为他马上就要离开我了。”他用眼盯着重新走拢来的唐纳。“伐尔伏雷先生给我做经理的时间，就要结束了，你说是吧，伐尔伏雷？”

这年轻人如今懂得亨察尔轮廓鲜明的脸上的每一根线条和皱纹，恰似读着写得很清楚的文字碑铭一样，他安详地同意了；人们对这件事表示惋惜，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只简单地答道，亨察尔先生不需要他帮忙了。

亨察尔回到家里，显然是心满意足。但是第二天早上，他的嫉妒脾气过去了，想起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心情十分沉重。及至他发觉这一次伐尔伏雷坚决照着他的话去做，他心里更不安了。

## 17

伊丽莎白-杰恩从亨察尔的态度上看出来，她答应同人跳舞，是犯了某种错误。她心地单纯，并不知道究竟这是怎么回

事，直到一个点头之交的朋友暗示了一句，她才醒悟过来。她得知，身为市长的继女儿，在一个大帐篷下面，夹杂在各色人等中间跳舞，是与她的身份十分不相称的。

她一想到她的爱好够不上她的地位，会使自己做出不体面的事来，她的耳朵、脸蛋和下巴便红得像块火炭一样了。

这弄得她很窘，她四面找寻她的母亲；可是亨察尔太太——她的规矩观念比她女儿还淡薄，早已经走了，丢下女儿随她高兴什么时候回去再回去。于是伊丽莎白走进了沿市镇边界的、幽暗浓密而又古老的林荫路里去，这种林荫路也可以说是一些活木构造的弯窿，她站下来思前想后。

几分钟以后，一个男人也跟着走出来，因为她是面对着帐篷里的光，他立时认出了她。这个人是伐尔伏雷——他刚同亨察尔结束了那场通知解雇的谈话，走来了。

“纽逊小姐，是你吗？……我到处在找你！”他说，一面克制着由于与粮食批发商破裂而引起的不快。“我可以陪你一起走到街头上去吗？”

她想这种事或许也不太对，但她没反对。于是他们一块儿朝前走，先走下西散步场，而后转进抛球场，最后伐尔伏雷说：“看来我不久就要离开你们了。”

她迟疑地说：“为什么？”

“哦……单单为了业务上的事情……没有别的。可是我们不要烦心这件事吧……这样做是顶好的。我希望同你再跳一次舞。”

她说她不会跳舞——跳得一点都不正规。

“啊，你跳得蛮好！跳舞要跳得好，步法怎样倒是其次，顶要紧的是感情……我得罪了你的父亲，恐怕就是因为这件事！现

在我大概非得到另外的地方去不可了!”

这件事似乎很叫人难过,伊丽莎白叹了口气——她让这口气一点一点地吐出来,以免他听见。但在黑暗里一个人会诚实起来,苏格兰人情不自禁地说下去——也许他究竟还是听到了她的叹气:

“纽逊小姐,我真希望我更富有,也没有得罪过你的继父,我本想在最短时间里请求你一件事——真的,今天晚上我都会问你的。可是现在我不能这么做了!”

他要问她什么,他并没有讲;而她也没有鼓励他,光是无能为力地保持着沉默。这样彼此怀着畏惧,他们继续沿着城墙往前漫步走去,一直走到抛球场的头上,再走二十步,便没有树木了,现出街头和路灯来。他们意识到这点,于是停住了脚步。

“我至今还不清楚那天是谁故意骗我们到德尔诺弗谷仓里去,”唐纳抑扬顿挫地说。“纽逊小姐,你可曾知道是什么人吗?”

“一点儿也不知道,”她说。

“我奇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也许是开玩笑吧。”

“也许不是开玩笑。说不定他们希望咱们在那里等的时候,彼此可以谈谈话吧?唉,好啦,如果我走了,我希望你们卡斯特桥的人们不要忘掉我。”

“我敢说我们不会的!”她恳切地说。“我……希望你根本不要走。”

他们已经来到灯光里。“这个么我要好好考虑一下,”唐纳·伐尔伏雷说。“我不送你到门口了;就在这里同你分手吧,不然的话更要叫你父亲生气了。”

他们分手了,伐尔伏雷回到幽暗的抛球场,伊丽莎白-杰恩

走进街里去。她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便竭力跑起来，一直跑到她父亲的家门口。“啊呀，我这是在做什么呢？”这时她气喘吁吁地停住脚步想。

到了家里，她一心揣摩着伐尔伏雷想问而又不敢问她的含糊话语里的意思。伊丽莎白——这个在默默中观察着的女人，很久以来就已经注意到伐尔伏雷在市民中博得了越来越多的好感，她又知道亨察尔的性情脾气，因而早就担心伐尔伏雷当经理的日子不长了；因此这件事的宣布并没使她感到什么惊奇。虽然她父亲把他辞退而他也同意了，他是不是还会留在卡斯特桥呢？他对她所说的那些玄奥的话，可以从他这方面的举动中得到解说。

第二天刮起风来——风那么大，她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拾到一段唐纳·伐尔伏雷写的商务信件的草稿，是从写字间墙那边飞过来的。她把这一张没有用的纸头拿到屋里去，开始模写，她很欣赏那笔迹。信的开头是“亲爱的先生”，而她立刻在一片零散的纸上，写了“伊丽莎白-杰恩”，然后用这几个字遮住“先生”，弄成一句“亲爱的伊丽莎白-杰恩”。她做的事虽说没有人看见，可是她一看到这种情形，便有一阵红晕冲上脸来，全身感到火辣辣的。她赶快撕碎那片纸，扔到一边去。在这以后，她冷静下来，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笑，她在屋里走来走去，又笑了一阵；但不是快活的笑，倒是有点伤心。

卡斯特桥的人很快都知道了伐尔伏雷和亨察尔已经决定散伙了。伊丽莎白-杰恩想要知道伐尔伏雷会不会离开这个城市的焦灼心情，把她烦扰到了极点，她再也忍不住要把这件事弄个清楚。最后她得到消息说，他不准备离开这个地方。有一个人是亨察尔的同行，不过生意规模很小，把买卖出让给伐尔伏雷，于是他就单独经营，立刻做起谷物和草料商人来。

她听到唐纳这个举措，从内心里欢喜，这证明他打算留下来了；可是话说回来，一个人若是对她有点意思，他怎么肯成立一个同亨察尔先生作对的商号来妨碍自己的求婚呢？当然不是的，想来他所以向她说了那么温柔的话，一定是由于一时的冲动。

在跳舞的那天晚上，是否她的外貌叫人在一见之下就会生出片刻的爱恋——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她又完全像当时一样地打扮起来——薄纱、紧身短外套、凉皮鞋、阳伞——对着镜子看。据她的意见，镜子里的人，正是要叫人发生片刻留恋的倩影，可再也谈不上别的；她透辟地说："这只足够叫他一时发迷，然而却不能保持长久，"伊丽莎白更加灰心丧气地想，这一次他肯定发现了这个漂亮外表里面包藏的是多么平凡粗俗的精神。

从此以后，每逢她的心跑到他身上去，她就不免心痛俏皮地对自己说："不，不，伊丽莎白-杰恩……你不能做这样的梦！"她竭力使自己不再见他，或想到他；不见他倒是做得很好，不想他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亨察尔自从发现伐尔伏雷再不肯忍受他的脾气，心里就不痛快，及至他听到这年轻人又有了下一步的作为，更是怒不可遏了。在一次市政会议以后，在市府里，他才第一次出乎意料地得知伐尔伏雷要在城里单独干一番事业；他跟几个议员朋友表示了他的愤慨，说话声音大得连市抽水机那边都可以听得见。他说话的语调表明了，亨察尔虽然长时期在自我克制上下过功夫，当上了市长、教会委员等职位，但在他外表的光环下面，仍像当年在威敦市集上卖妻子时一样，潜伏着无法驾驭的、似火山般暴烈的性情。

"哦，他是我的朋友，我是他的朋友——如果说我们不是朋友，我们又是什么呢？上帝作证，要说我以前不是他的朋友，我倒想知道谁

是他的朋友呢？他到这儿来的时候，不是脚上连双整齐鞋子都没有吗？不是我把他留下来——帮他混碗饭吃的吗？不是我帮他赚了钱，他要什么就有什么吗？什么条件都不争执——我说：'你自己出价吧。'有一个时期，哪怕同那个年轻人平分我最后的一块面包皮我都情愿，我曾经那么喜欢他。现在他竟向我挑战了！该死的东西，现在我要跟他斗斗——在市场上买进卖出，当心吧……在市场上买进卖出！如果我干不过他这样一个毛孩子，那就连一个铜板也不值了。我们要叫人家知道知道，做起生意来，我们比世上谁也不差！"

他合伙的一帮朋友，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差不多两年前，人们因为他那出奇的精力，选他做了首要长官，那时他的声望要比现在强多了。人们一面从这个粮食批发商的才干上获得集体的利益，一面却在个人方面常常想法避开他。他说过话以后便独自一个人走出市厅，向大街上走去。

回到家里，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事，让他感到一丝尖酸的满足。他把伊丽莎白-杰恩招呼来。她一进门，看到他的神色，便现出惊惶的样子。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看到她惊恐不安的情形，他说，"亲爱的，我只想叫你当心一件事。那个男人，伐尔伏雷……我谈的就是他。我看到他同你谈过两三次话……在庆祝会上他同你跳过舞，又同你一道儿回来。听着，听着，这不是你的过错。不过你要听我讲：你答应过他什么傻话没有？有没有哪怕一点点超出空谈的话？"

"没有。我什么也没答应过他。"

"好的。结局好，就是什么都好①。我特别希望你以后不要

① 原文是 All's well that ends well，系莎士比亚一部喜剧名。

再见他。”

“这样很好，先生。”

“你答应吗？”

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

“是的，如果你很希望这么做。”

“我很希望。他是我们全家的敌人。”

她走了以后，他坐下来，以笨重的笔法，给伐尔伏雷写了这样一封信：

> “先生——我要求你，从今以后，你与我的继女儿是互不相识的人。她这方面已经约定不再欢迎你向她献殷勤；因此我相信，你是不会强迫她的。
>
> 迈·亨察尔”

人们几乎设想过，亨察尔一定会深思远虑地看出，他同伐尔伏雷的关系，除了鼓励他做自己的女婿以外，再也寻不到更好的“处置办法”了。但是这种收买敌手的谋术，与市长的倔强性格是绝不相容的。所有这一类的裙带关系，他都拼命反对。爱一个人或者恨一个人，他的策略是如一头水牛那样地顽固不化的；他的妻子又不敢冒险提出这项建议，虽然她自己出于种种理由，倒十分乐于采纳。

同时唐纳·伐尔伏雷在德尔诺弗山上的一个地方，开了单独经营的买卖，他尽可能同亨察尔的经营地点离得远些，处处当心不与他从前的朋友兼东家的一些客户发生关系。在年轻人看来，生意足够他们两个人做的，可以各不相扰。这个城市是小的，但是粮食和草秣的生意，却相当大，以他那天生的智慧，他看

出可以分享其中的机会。

他下了十分决心，任何事情，只要看起来像是要同市长在生意上作对，他都不会沾边，以至于连第一个顾客他都拒绝了，这个顾客是一个信用很好、生意较大的农家，他在前三个月里一直同亨察尔有来往。

“他从前是我的朋友，”伐尔伕雷说，“我不能抢他的生意。叫你失望，我很抱歉，可是这个人以前待我那么好，我不能破坏他的生意。”

尽管苏格兰人的生意是在这样值得嘉奖的方式下进行的，可是仍然发达起来了。不知道是他那北方人的精力在这些闲散随和的威塞克斯有钱人当中有胜人一筹的力量呢，还是纯粹出于幸运，总之事实却是他无论碰到什么，什么就兴盛起来。如同雅各在巴旦亚兰一样，一到他卑屈地讲定专要收取有花纹和有黑点的特种羊，有花纹和有黑点的羊立刻就加多而繁殖起来①。

然而幸运同这种事大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诺伐利斯②说过：性格就是命运；伐尔伕雷的性格同亨察尔恰巧相反，如果用形容浮士德的那一番话来写这个人，大概是没有什么不妥当的：他是一个激烈、抑郁的人，摒弃了一般俗人的生活方式而又没有光明把他引上一条更好的路上去。

伐尔伕雷如期收到了那封请他同伊丽莎白-杰恩断绝来往

---

① 雅各为了逃避他哥哥以扫的迫害，单身到巴旦亚兰他母舅拉班家里去。在那里，他替拉班放羊，条件是白羊群里如果生下有花纹或有黑点的羊，这些小羊就作为工价，归雅各所有。这个条件虽然这么苛刻，但雅各以智力战胜了它，获得了许多羊群、仆婢、骆驼和驴。（语出《圣经·旧约·创世记》，第 30 章）

② 诺伐利斯（Novalis）是德国浪漫派诗人，原名腓特烈·丰·哈登堡（Friedrice Von Hardenberg，1772—1801），著有《青的花》。

的信。他在这方面的举动原是那么微不足道，这个请求简直可以说是多余的。不过他对她曾经产生很大的兴趣，经过一番思考以后，他决定：为了这个年轻女孩子，同样也是为了自己，在这时候最好还是不要扮演罗密欧这个角色。他那初生的爱情就这样压制下去了。

伐尔伏雷虽然尽量避免与他从前的朋友发生冲突，可是到了一定时候，他完全出于自卫，被迫非同亨察尔在商业的殊死搏斗里短兵相接不可了。他不能光是用逃避来抵挡后者的凶猛攻击。他们在价格方面的竞争一经开始，就吸引了所有的人的兴趣，有一些人已经料到结局怎样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北方人的明见对南方人的顽强的一种战斗——短剑抵挡木棒——而亨察尔的武器，如果说在第一二回合上没有遭受到损毁，后来也就再无用武之地，几乎要任他的敌手随意处置了。

差不多每一个星期六，他们都在农民群中碰见对方，农民每周定期要拥聚到市场上来作买卖。唐纳总是准备着，甚至是企望着同他说上几句亲热的话；但是市长却一定要怒目而视，粗暴地侧身而过，好像一个人受了他的气上了他的当的样子。怎么也不肯原谅这种过错了，伐尔伏雷仰人鼻息的服小态度，一点都没有使他心平气和。富有的农民、粮食商人、磨坊主人、拍卖人和其他的人，各自在粮食市场的场子里，都有一个正式的摊头，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一连串常见的名字，如“亨察尔”、“艾弗登”、“史纳尔”、“达尔顿”等等，又加上了醒目的新牌子“伐尔伏雷”，这让亨察尔简直伤心透了；他像彼勒罗芬①一样，从人群里

① 彼勒罗芬（Bellerophon）是希腊神话里的英雄。他在取得许多次胜利以后，独自一人在四处游荡，尽量避免人类走过的道路。

走开了，灵魂里深深地受了伤。

从那一天起，唐纳·伐尔伏雷的名字很少在亨察尔家里提起过。早餐或者是午饭的时候，伊丽莎白-杰恩的母亲如果不当心提起她心爱的人的行动，女孩子就会露出恳求的眼神请她不要说下去；而她的丈夫就要说："怎么……你也成了我的敌人吗？"

## 18

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发生了，这是伊丽莎白早已料到的，正如车厢里的旅客预料到越过公路上的沟坑时要起一次颠簸一样。

她的母亲害病了——病得很厉害，已经不能出房门了。亨察尔除非生气的时候，一向是待她很温存的，立刻派人去找他认为最好的、最富有而也是最忙的医生。就寝的时间到了，他们还通宵点着一支烛灯。一两天以内，她见好了一些。

伊丽莎白整夜没合眼，第二天早上没出来吃早饭，亨察尔独自一个人坐着。从泽西寄来一封信，叫他吃了一惊，那笔迹是他十分熟识的，他万万也没想到还会看到这个笔迹。他手里拿着信，看着它，就像看一张画和一场幻象，追忆一幕演过的戏一样；然后他读起来，仿佛在观看一幕无关紧要的终场戏。

写信的人说，自从他再度结婚以后，她终于看清了他们之间再不可能继续通信了。她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一次破镜重圆是他惟一可走的一条正当途径。"所以，我冷静地想过以后，"她写下去，"我完全原谅你害我陷入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

我记得在我们欠思虑的结交以前，你什么也没对我隐瞒过；而且事实上你曾用一种骇人的方式，把同你亲近的危险性，都叫我看得明明白白，虽说那时你妻子已经十五六年没有音信，似乎没有什么大关系了。因此我把这整件事看作是我的不幸，而不是你的过错。

"所以，迈克尔，我在感情热烈的时候逐日写给你来麻烦你的那些信，恳请你不要在意。当时我认为你对我太残忍了，才写了那些信；而今我对你以前的处境了解得更详尽了，才明了我对你的责备是多么欠考虑啊。

"现在，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看出，要想让我今后还可能有些快乐，惟一的条件就是把过去我们生活中的一段关系对这个小岛外的人保持秘密。我知道你是不会谈起的；我也相信你不会写出来。我还要提出一件应当防备的事情：凡是我写的信，或是属于我的一些零碎东西，绝不可以因为疏忽或遗忘而保留在你的手里。为了这个目的，我求你把这一类留在你手里的东西，归还给我，尤其是在我最初感情奔放中写的那些信。

"至于你寄给我的那一笔可观的款子，用作医治我创伤的敷药，我衷心地感谢你。

"我正要动身到布里斯多去看望我仅有的一个亲戚。她很富有，我希望能对我有点帮助。我回来要经过卡斯特桥和布得茅斯，从那里我再乘小邮船。你能拿着信件和那些小东西来跟我见一面吗？星期三下午五时半，我坐的车子要在羚羊旅馆换马，我将披着一件佩斯利涡旋纹花呢披肩，中间是红色的，好叫你容易找到我。我提出这个办法，希望你把它们送来。

仍然是你的，

露赛妲"

亨察尔沉重地喘息着。“可怜的人儿——最好还是你不曾认识我！以我的心和灵魂起誓，只要我的处境允许我和你结婚，说真的，我一定要这么办——我一定要这么办！”

他心里所想到的突发事件，当然是指亨察尔太太的去世。

他照着信上的请求，封好露赛妲的一些信件，把这包东西放在一旁，一直等到她指定的日子；这种亲手交还的计划，显然是年轻小姐的一个小计谋，想借此同他谈一两句关于过去的话。他宁愿不再见她；可是他想事情已经讲定到这样程度，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了，于是，他在傍晚时分出门，站在马车票房的对面。

这天晚上很冷，马车误了点。在换马的时候，亨察尔穿过马路走上前去；但是车里车外都没有露赛妲。他断定她发生了什么事情，改变了计划，于是就不管这件事了，走回家去，心里不无快慰的感觉。

在这同时，看得出亨察尔太太越来越衰弱下去。她再也不能走出房门了。有一天，她想了很久，这种思想似乎使她很忧伤，然后说她要写一点东西。一张小桌子连同笔和纸，摆在她的床上，在她的要求下，屋里只留下她一个人。她写的时间并不长，把纸小心翼翼地折叠起来，招呼伊丽莎白-杰恩拿来一支细蜡烛和火漆，然后仍不要人帮忙，她把信封好，写了受信人，锁进桌子里。她在信皮上写的是这样的字句：

“迈克尔·亨察尔先生：待到伊丽莎白-杰恩结婚的日子再请开启。”

伊丽莎白夜复一夜用尽力气撑着，守在她母亲的旁边。要

想学习认真体会宇宙，再没有比不睡觉更快的方法了——也就是乡下人所说的当一个“守夜人”。在最后一个醉鬼已经走过去而第一只麻雀还没有抖动翅膀的这一段时间里，除去偶尔插入打更的响声以外，卡斯特桥是一片沉寂，在伊丽莎白耳朵里，打破这沉寂的，只有卧室里的时钟应合着楼梯口的大钟，嘀嘀嗒嗒不停地响；响得越来越厉害，似乎变成了一片锣声；这个心灵精细的女孩子在这整个时间里都问着自己：为什么要生下她来呢，为什么要坐在这间屋子里眨眼望着蜡烛呢；为什么周围的东西就是眼前的形状，而不换上别的各种可能的形状呢；它们为什么那么绝望地瞪着她，仿佛等待着魔杖来碰一碰，好把它们从现世的束缚里解脱出来；这一团混沌就叫做意识，在这一瞬间，像一个一抽动就旋转起来的陀螺般，在她的心里旋转着。她合上眼睛；她还醒着，可是迷迷糊糊。

她母亲说了一句话，把她惊醒了。像是正在她心里进行的一幕戏的延续，亨察尔太太不加什么说明，便道：“有人给你和伐尔伏雷送了一张条子——要你们到德尔诺弗农家院子里去会一个人——你们认为有人故意跟你们开玩笑，这事你还记得吧?”

“记得。”

“那不是跟你们开玩笑——是想把你们聚在一块儿。那件事是我做的——”

“为什么呢?”伊丽莎白吃惊地问。

“我——想让你嫁给伐尔伏雷先生。”

“噢，母亲!”伊丽莎白-杰恩俯下头去。头低得看见了自己的大腿。可是因为她母亲没再说下去，她就说：“什么道理呢?”

“嗯，我是有个道理的。有一天你自然会明白。我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能办到这件事！可是你瞧——现在什么也不能随心

如意了！亨察尔恨他。”

“或许他们还会和好起来，”女孩子小声说。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说完这句话以后，她母亲不再说什么，昏昏地睡去了；她也不再谈这个问题。

少许过了一些时候，一个星期天早晨，伐尔伏雷从亨察尔的房前走过，这时他看到所有的窗帘都放下了。他轻轻地拉了拉门铃，铃只响了一大声和一小声；然后有人告诉他，亨察尔太太去世了——就在这一小时内刚刚断气。

他走过市抽水机房的时候，看见那里聚集着几个卡斯特桥的老居民，像现时一样，人们只要一空出时间就到这里来打水，因为这个水源要比他们自家井里的水清澈得多。丘克索姆太太拿着水瓶，在那里已站了好大半天，正滔滔不绝地讲述她从护士口里听来的亨察尔太太故世的情形。

“她白得像一块大理石，”丘克索姆太太说。“她也真不愧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女人——唉，可怜的人儿——凡是要照料的小事情，她都注意到了。‘是的，’她说，‘我走的时候，等我吐出了最后一口气，你就打开后屋靠窗户的那只柜子，在顶上一格抽屉里，可以找到我的全套寿衣；一条法兰绒的毯子——要铺在我身子底下，还有一块小的，要垫在我头底下；那双新袜子要给我穿在脚上——袜子就在旁边叠着，还有我所有的别的东西。那里还有四个一盎司重的便士①，包在亚麻布里，这是我见过的分量最重的了——两个压在我右眼上，两个压在左眼上，②’她说。‘你压过了，我的眼睛再不张开来以后，请你把这些便士埋起来，

① 便士是英国的货币单位，为一先令的十二分之一。

② 英国人的风俗，人死以后，多用硬币放在死者的眼睛上，使它闭拢来。

好心人哪，千万不要拿去花，我不喜欢这么做。我一抬出去，立刻把窗户打开来，替伊丽莎白-杰恩尽量布置得快乐些。’”

“唉，可怜的人儿呀！”

“玛尔塔照话做了，把四个一盎司重的便士埋在花园里。我说的话信不信由你们吧，那个家伙——克利斯托弗·康尼，走去把它们掘出来，拿到三水手去花掉啦。‘说老实话’他说，‘为什么叫死人抢去活人的四便士呢！“死”算得了什么好事情，要我们尊敬它到这种地步，’他说。”

“这简直是吃人生番的做法！”她的听众大不以为然地说。

“老天呀，这种钱就是给我我也不要，”所罗门·郎威斯说。“今天在这个礼拜天的早上我这么说，在这个当口，哪怕给我一个六便士的银角子，我也不会出卖死人骨骼叫人家去做解剖用，可敬的人的死骨头更不要谈啦，除非我没活干。但是现在弄钱可难啦，嗓子里发干哩。为什么死人应当抢去活人的四个便士呢？——我说这里面没什么罪过。”

“好吧，可怜的人啊！现在随你去做什么吧，她没法拦住你啦，”丘克索姆太太回答。“她的那些亮煌煌的钥匙，都从她身上拿走了，她的碗碟柜子也打开啦；从前她不愿让人看到的小东西，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看到了；她的希望和作法都等于没有那么一回事啦！”

## 19

亨察尔和伊丽莎白坐在炉火旁边谈话。亨察尔太太落葬已

有三个星期了;屋子里没有点蜡烛,煤上跃起的一柱杂耍般摇曳的火焰,使阴暗的四壁闪出能起反应的各种形象的笑容:有金黄色立柱和巨大横楣的老式衣镜,画框,各种球形捏手和把柄,还有壁炉架两旁每根丝带的铃索头上的蔷薇花铜雕饰。

"伊丽莎白,你常常想到过去的时光吗?"亨察尔说。

"是的,先生;时常想到,"她说。

"在你的回忆里,你都想到谁呢?"

"母亲和父亲——可以说再也没有别的人了。"

每逢伊丽莎白-杰恩将理查德·纽逊叫做"父亲"的时候,亨察尔总像一个人在竭力压抑着痛苦的样子。"啊!这里面没有我呢,是吧?"他说……"纽逊是一个好父亲吗?"

"是的,先生;很好。"

亨察尔的脸上出现一副呆钝、孤寂的神情,渐渐地才柔和下来。"设想我要是你的亲生父亲呢?"他说。"你爱我会不会像爱理查德·纽逊一样?"

"这种事我想不出,"她很快地说。"除了我父亲以外,我无法把别人想作我的父亲。"

亨察尔的妻子因死亡同他隔绝了;他的朋友和助手伐尔伏雷因意见分歧离开了;而伊丽莎白-杰恩又由于无知跟他有着隔阂。在他看来,这些人中可能挽回的,惟有这女孩子一个人。他想对她表明自己的身份,又想还是采取听其自然的发展办法,他的心神在这中间摇摆不定,弄得他坐立不安。他走来走去,然后他走到她椅子背后站住了,低头望着她的头顶心。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冲动。"你母亲谈到我——我的历史,是怎样跟你讲的?"他问。

"说你是我们的姻亲。"

"在你见到我以前，她应该多讲一些才对！那样的话，这个问题也就不会叫我这么难办了……伊丽莎白，我才是你的父亲，理查德·纽逊并不是的。你那不幸的父母，在他们两人都活着的时候，单单怕丢脸便不敢公开承认这件事情。"

伊丽莎白的后脑勺依然一动也不动，她的肩胛甚至连呼吸的动作都显不出来。亨察尔继续说："我宁可叫你瞧不起我，叫你怕我，也不愿再叫你蒙在鼓里；这是我最痛恨的！你母亲和我，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夫妻。你所看到的，是我们第二次的结婚。你母亲太忠厚了。我们彼此都认为对方已经死了——于是——纽逊成了她的丈夫。"

这是亨察尔所能说明的最接近整个事实的话了。至于有关他个人方面的事情，他什么都不想隐藏，但是他尊重年轻女孩子的性别和年龄以求她能有资格配得上一个更高尚的男人。

他详详细细地讲下去，结果她过去生活中一连串微末而未被注意的许多事情，都出人意料地得到了确证；简单地说吧，她相信他的话是真的了，这时她非常激动，一转身，把脸扑到桌子上大哭起来。

"不要哭——不要哭！"亨察尔焦急而悲恸地说，"我受不了，我也不愿意忍受。我是你的父亲；你为什么要哭呢？难道你觉得我这么可怕，这么可恨吗？不要存心跟我作对，伊丽莎白-杰恩！"他抓住她那眼泪濡湿了的手叫着。"不要存心跟我作对——虽说我以前是个酒鬼，待你母亲一向很粗暴——可是我待你会比那个人待你还要好的！只要你把我看做你的父亲，我什么都愿做！"

她想站起来，诚实地和他面对面；可是她做不到；在他面前，

她是惶惑的，正如那几个弟兄听到了约瑟的表白一样①。

“我不想叫你一下子对我回心转意，”亨察尔痉挛着说，像一棵大树在风里似地摇晃着。“不，伊丽莎白，我不想这样。我要走开，明天再和你见面，或者等到你想见我的时候；那时我给你看一些文件来证实我的话。好了，我走啦，不再打搅你了……我的女儿，你的名字是我起的；你母亲原想叫苏珊的。好了，你不要忘记是我给你起的名字啊！”他走出门去，轻轻地把她关在屋里，她听到他往花园里走去。可他并没有去。在她还没有来得及动一动或是从他披露身份的影响中有一点点回过神来，他又走进来了。

“伊丽莎白，还有一句话要说，”他说。“你现在要姓我的姓了吧，怎么样？你的母亲先前是反对的，不过这样改了会叫我很高兴。你要知道，依照法律这就是你的姓。可是不必叫什么人知道这件事。你可以像自己选择了这个姓那样。我要同我的律师去谈一谈——这种法律我还不太清楚；不过你肯不肯让我在报上登几行字，说你改了姓呢？”

“如果这是我的姓，那我就应该姓这个，是不是呢？”她问。

“对了，对了；这种事应该照一般常情来办。”

“我不懂为什么母亲不愿意这么做呢？”

“唉，这个不幸的人有些怪念头。现在你找一张纸来，照我跟你讲的把这段话写出来。可是我们先点上灯。”

---

① 约瑟是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他在小时候，被他的哥哥们瞒着他们的父亲，暗地里卖给了商人。那商人又把他转卖给埃及法老的内臣。后来约瑟长大了，靠着他的智慧，拯救了埃及的大饥荒。这时雅各也派了约瑟的哥哥们到埃及来向他借粮，在借粮的时节，约瑟说明他是他们的兄弟，他们又惊惶又羞愧。——典出《圣经·旧约·创世记》，第35章至43章。

"我就着炉火光可以看清的,"她回答。"是的——我倒喜欢这样。"

"很好。"

她找来一张纸,伏在炉栅上,照他讲的话写下去,这番话显然是他从广告或别的东西上背下来的,话的意思是:她——声明者本人——至今使用伊丽莎白-杰恩·纽逊的姓名,自现在起要改名为伊丽莎白-杰恩·亨察尔。写完了,封起来,又写上《卡斯特桥记事报》报社的地址。

"现在,"亨察尔心满意足地说,(每逢他达到了目的,总是这么得意洋洋的,不过这一次温柔的爱使得意的程度比较收敛些)"我上楼去找一些文件,给你一个整个的证明。不过今天我不愿意再拿这些东西来麻烦你啦。我的伊丽莎白-杰恩,明天见!"

这惶乱的女孩子还没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或者说还没把做子女的心理调整到这新的引力中心来,他就已经去了。这一晚上他叫她独自留下来,坐在炉火旁,她是感谢他的。她一声不响地待在这里,哭泣了——现在不是哭她的母亲,而是哭那个温和的水手——理查德·纽逊,她似乎作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

这时,亨察尔已经走到楼上去。一些有关家庭的文件,他原是放在卧室一个抽屉里,他用钥匙打开来。没动手翻看以前,他身子向后仰,在宁静的思索中松弛一下。伊丽莎白到底还是属于他的了,而且这个女孩子头脑这么清楚,心地这么善良,她一定会喜欢他的。他这一种人,几乎必须要有某一个人为对象来倾注他的热力——不管这热力是出于柔情还是出于忿怒。在他妻子活着的时候,他心里就已经渴望着重新建立起这种人类最亲密的关系,现在没有什么勉强,也没有什么恐惧,就可以随心

所欲了。然后他又俯身在抽屉上，去找寻那些文件。

在一些别的文件里面存放着他妻子原先放在小桌子里的东西，钥匙应他妻子的请求交给了他。写给他的那封附有“待到伊丽莎白-杰恩结婚的日子再请开启”的限制语的信，也在这里。

亨察尔太太虽说比丈夫耐心些，可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精细。她依着老式，不用信封，只把信纸折叠好，在加封的时候，她把接缝的地方，倒上一大块火漆，可是纸底下并没有粘上漆。火漆破裂了，信也就开了。亨察尔没有理由相信这个限制是很重要的，何况他对已故妻子在感情上并不十分尊重。“我想这又是可怜的苏珊的一个无聊的念头，”他说；于是满不在意地顺眼看起信来：

“亲爱的迈克尔：

为了我们三个的好处，我有一件事情直到今天还瞒着你。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我想你是会明白的；虽然也许你不会原谅我。可是，亲爱的迈克尔，我因为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才这样做的。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在坟墓里了，伊丽莎白-杰恩也将有了一个家庭。迈克，不要诅咒我——替我设想一下我的处境吧。我简直写不出来，但事实就是这样的。伊丽莎白-杰恩不是你的伊丽莎白-杰恩，并不是你卖我时我怀抱着的那个孩子。不是的；她在三个月以后死掉了。这个活着的，是我另一个丈夫的孩子。我用我们给第一个孩子起的名字，又替她命了名，这样弥补了因为另一个孩子死去我所感到的伤痛。迈克尔，我就要死了，我本可以不把这件事说出来，可是我做不到。至于告诉不告诉她的丈夫，由你去斟酌吧；请你原谅这个你曾经残

酷虐待过的女人——如果你能够的话，就像她原谅你一样。

苏珊·亨察尔”

她的丈夫看着那张纸，仿佛它是一块窗玻璃，透过它看见了几英里远。他的嘴角抽搐着，他像是紧缩着身躯，似乎这样更能承受打击。他素来不考虑命运对他是否残酷——遇到痛苦的时候，他只是郁郁地思忖，“我明白，我要受罪。”——“原来竟有这么多的苦头要我来忍受。”可是眼下他发热的头脑里正有一种念头在汹涌——这爆炸性的揭露正是他应当承受的。

他的妻子所以极其不愿把女孩子的姓从纽逊改成亨察尔，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了。这提供了另一个例证，说明这个女人尽管在别的事情上不诚实，在这件事情上还是诚实的。

他差不多有两个钟头神经麻痹而又茫然地坐在那里，最后突然说：“啊——我疑心这不是真的！”

他猛然一下子跳起来，甩掉脚上的拖鞋，拿起一支蜡烛，走到伊丽莎白-杰恩的卧房门口，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仔细听。她正在酣睡。亨察尔轻轻转动门柄，走进去，遮着光线，来到了床前。他渐渐从床帐后面把烛光移过来，他拿蜡烛的方式，是使烛光斜照在她脸上，而不致晃着她的眼睛。他聚精会神观察着她的面容。

她是白皙的，而他是黑的。然而这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开头。人在睡眠里，一些暗藏的遗传上的实质、祖先的轮廓、已故的人们的特征，都浮现到表面上来，而这在白天里由于生气勃勃的变幻都被隐藏和掩没起来了。这年轻女孩子的脸如今像塑像般静息着，一点不差地再现出理查德·纽逊的面庞。他看着她简直不能忍受，急忙走开了。

厄运没有教给他别的，就是刺激他叫他死不服气。他的妻子死掉了，于是第一个复仇的冲动，也就因为他想到对她已无可奈何便消减了。他如同看一个恶魔似的，望着外面的黑夜。亨察尔像所有他这一类人一样，是迷信的，他不能不想到今天晚间连续发生的事件，是有一个邪恶的精灵一心要折磨他才造出这种诡计。然而这些事情却是很自然地发展起来的。如果他不把过去的历史对伊丽莎白说明，他就不会到抽屉里来寻找文件以及其他等等。最使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刚刚教导这个女孩子要来认他为父，而他立刻就发现她同他并无血缘关系。

事情演变成这样一个带有讽意的结果，就像真有一个人对他耍了一套鬼把戏，使他愤怒。如同长老约翰①的情况一样，他的饭刚摆在桌上，凶狠的哈比②就给攫走了。他离开了家，郁郁地顺着人行道往前走，来到大街尽头的桥边。从这里他转向环绕着市区东北边界的、沿河的一条小道。

这个地区具体地表现出卡斯特桥悲惨生活的一面，正如南面的林荫路体现着它的快乐的一面相仿佛。这里整个的道路即使在夏天都见不到阳光；到了春天，别的地方都已腾起温暖的气息，而白霜还停留在这里；至于冬天，此地又是一年里一切病痛、风湿病和痉挛症的策源地。卡斯特桥的医生如果只有东北面这一带地方的风景形势，必定会因为缺乏充分的营养而憔悴下去。

这条河可以说是卡斯特桥的黑水河③，迟滞、无声，黑森森

---

① 长老约翰是神话中的基督教帝王，留有许多传说，此处所提起的故事，见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著：《愤怒的奥兰多》第23卷。

② 哈比(harpy)，神话中一种脸及身躯似女人，而翼、尾、爪似鸟的怪物，性残忍贪婪。

③ 黑水河(Schwarzwasser)，波兰境内的一条河。

地在一个低矮的悬崖下流着；山和水两者共同形成了一座防御工事，使城墙和人造土坝，在这方面成为不必要的了。这里有座方济各会[①]修道院的残址，上面还附着一座磨坊，水冲过水闸，呼啸而下，声音凄凉。悬崖上面，河水后方，矗立着一排房屋，房屋前面是高入云霄的一片方石堆。它像一个没有雕像的基座。这个不见了的人像，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尸骸，缺了它，这个设计不能算是完整的；因为这片方石堆是绞刑架的台基，后面一大排房屋就是本郡的监狱。亨察尔现在所走的这片草地，每逢执行绞刑的时候，群众时常聚集到这里来，听着墙上咆哮的声调，站着观望壮观的场景。

黑暗加深了这个地区的阴森气氛，使亨察尔受到意外的感触。这个地方的阴惨同他家庭的情况，是完完全全一样的，叫他无法忍受得住这些印象、场景和阴影。这使他的愤恨不平变成了悲怆，他大声地说："真见鬼，我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从一间茅屋走过去，这间屋子是当地老绞刑吏曾经住过的而且死在里面，当年整个英格兰的这一行道还没有被一位特殊的绅士独占了去；然后他从后面爬上一条陡峭的小道进了市区。

那天晚上，他由于惨痛的失望而生出来的痛苦，原是很令人同情的。他像一个半晕过去的人，既不能苏醒过来，又不完全昏绝。口头上他可以责备他妻子，可是内心里却不这样；如果他肯听从妻子在信皮上写的聪明指示，他便很久之后才会有这个痛苦——也可能永远不会有，因为伊丽莎白似乎没有表现出一种奢望要舍去她这安全闲静的处女生活，而走上没有把握的婚姻之路。

---

① 方济各会(Franciscan)是天主教修会。公元1210年由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创立，下设三个独立分支。

经过一夜的不安以后，早晨来到了，这时便需要有一个计划。他是太过于任性的，绝不肯从某种情势下退避下来，尤其是那有可能会给他招来屈辱。他既然肯定地说出了她是他的女儿，那就不管这里面包含有多少虚伪，也得叫她永远相信她是他的女儿。但他对于这个新的局面，第一步应当怎么做，并没有好好的准备。他一走进早餐的房间里，伊丽莎白便立刻坦然亲昵地迎上前来，挽住他的手臂。

“我想过了，整整地想了一夜，”她坦白地说。“我认为一切事情一定是像您说的一样。我从此要把您当做父亲看待，再不称呼您亨察尔先生了。现在我完全明白了——父亲，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我只是您的继女，您待我的这许多好处连一半都不会有，绝不会完全由着我的心意要怎样就怎样，还给我买礼物！他——纽逊先生——我不幸的母亲在那样奇特的误会下同他结了婚，——（亨察尔很高兴他把这段事情隐瞒过去了）——他这人很和善——啊，太和善啦！”（她眼里含着泪）：“不过那究竟比不上真正的父亲……父亲，现在早饭预备好了，”她愉快地说。

亨察尔俯下去亲了亲她的腮。他好几个星期以来，就怀着快乐的悸动心情期待着会有这个时刻和这个举动；可是现在果然来了，他反而觉得悲惨无力了。他主要是为了这个女孩子的关系，才恢复了她母亲的地位，而整个筹划的结果，竟是这样的一场空。

# 20

一个女孩子所遇到的不可解的事情，很少有亨察尔向伊丽

莎白宣布了自己是她父亲以后所发生的情形了。他宣布的时候是热烈而又是激动的，把爱她的心情都传出了一半；可是，请看，从第二天早上以后，他的态度是那么不自然，这是她以前从未见过的。

冷淡不久变成了公开的呵叱。伊丽莎白有一个最令人痛心的缺点，她时常要说些方言里有趣而生动的字句——一般上流社会认为不堪入耳的粗话。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除了吃饭从不会面——他正要从桌边站起来，她想拿一件东西给他看，无意中说了一句："父亲，您要是在这儿多蹲一会儿，我拿来给你看。"

"多蹲一会儿，"他厉声学着说。"上帝呀，难道你只配给猪槽去倒猪食么，说这种不中听的字眼儿？"

她又羞又愧，满脸通红。

"我的意思是说'您先别走'，父亲，"她低声下气地说。"我应该多加注意才是。"

他没有答话，走出了房去。

这严厉的谴责，她是不会忘记的，不久，她说"成功"来代替"得合"；她不再说"大马蜂"，而说"野蜂"；也不再说男人和女人"混在一块儿"，而说他们"订婚了"；她开始管"洋水仙"叫"野风信子"；她睡不着的时候，第二天早上不再很别致地跟仆人们说她"折腾了一夜"，而说她"消化不良胃痛"。

不过，这些进步，在眼前的故事里，还谈不到。亨察尔自己虽没受过什么教育，可是对于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可能有的失检地方，却批评得最严厉——其实这种情形现在是很少了，因为她已经胡乱读了许多书。她在写字这方面，常常碰到无礼的苛责。有一天晚上，她正走过饭厅门口，偶然想进去找点东西。她一开

门，才知道市长在里面陪着一个人在谈生意上的事情。

“伊丽莎白-杰恩，你来一下，”他转过头来看着她说，“照着我跟你讲的记下来——只有几个字的一个合同，我同这先生要在上面签字的。我简直拿不起笔杆来。”

“鬼打架，我也是这样，”那位绅士说。

她取来吸墨簿、纸张、墨水，坐下了。

“现在你先写上：‘本合同订于十月十六日’。”

她在纸上一起笔就写得很大。这是她自己构想出来的一种滚圆的雄劲的笔迹，这种字体到了近来成了女人的专长，不愧为密涅瓦①的手笔。但在当时，却有不同的看法；亨察尔的信条是端方的年轻女孩子应该写女人格式的字——不仅于此，他相信，写一手细密的小字，正如性别本身一样，是高雅女人天生的不可分的一部分。因此，当伊丽莎白-杰恩没有像伊达公主②那样的涂写——

> “字体宛如一片麦田，
> 穗子在咆哮的东风里弯腰。”

而写出一行粗大、滚圆的字体，他就为她羞恼得脸都红起来，立刻说了声“行了，我会写下去的”，当场就叫她出去了。

她那体恤人的本性，现在成了她的一个陷坑了。倒也必得承认：她有时是没有必要地惹些是非要来担当起一些劳作。她不拉铃，会亲自跑到厨房去，“免得斐比再上楼跑一趟。”如果猫

---

① 密涅瓦(Minera)是罗马神话里司才艺的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② 英国诗人丁尼生所著诗篇《公主》中的女主人公。

把煤斗打翻了，她会拿着煤铲，跪在地上；而且，不管客厅侍女做了什么事，她一定要道一声谢，直到有一天，女仆刚一走出房间，亨察尔便发作起来："老天呀，你怎么老是向这个女孩子道谢，好像她是个仙女下凡似的！难道她替你做事，我没一年给她十二镑钱？"伊丽莎白在这一声喊叫下，畏缩得不成样子了，过了一会儿连亨察尔自己都觉得抱歉了，而且表示他不是有意要这么粗暴的。

这些家庭的表演，是一些突出来的小石子尖儿，不过是把内中的情形暗示了一点，还说不上暴露。但她害怕他的愤怒，还远不及害怕他的冷淡。这种逐渐在增长的冷淡气氛，无疑是把坏消息透露给她，说明他越来越讨厌她了。现在她竭力克制自己，而且她的聪明才智也确能克制住自己，而在这种心平气和的影响下，她的外表和举止越招人喜欢，她似乎也越跟他疏远了。她有时猛然会看到他露着一种阴恶的嫉恨眼光望着她，几乎叫她不堪忍受。他的秘密，她是不知道的，在她改了他的姓氏以后，反而第一次激起他的仇恨心理，这真是哭笑不得的残酷事。

但是最可怕的惩戒还在后头呢。伊丽莎白近来经常在下午送一杯苹果酒或麦酒和干酪面包，给在院子里用机器搓草绳的南希·莫克里奇。南希起初接受这份礼物是表示感谢的，后来却看作当然的事情了。有一天，亨察尔在家里看到他的继女儿走进干草仓房里去做这件事情；因为那里没有干净地方可以放置食物，于是她立刻动手搬过两捆干草摆成一个桌子，而莫克里奇这时站在一旁，两手搭在屁股上，悠然自得地望着她替自己布置。

"伊丽莎白，到这儿来！"亨察尔说，她就走过去。

"你为什么要这么下作，不顾面子？"他压制着愤怒说。"我

没有告诉过你上五十次了吗？说呀，你会替像她这么一个普通女工作下手活！喔，你简直给我丢尽了人啦！"

这番话的声音说得很响，南希在仓门里都听见了，她觉得这话侮辱了她的人格，立刻就火起来。她来到门边，不管后果怎样，大声喊叫着："说到这个，迈克尔·亨察尔先生，我可以让你知道知道，她侍候过的人还有不如我的哩！"

"那一定是因为她的慈悲心过了头。"亨察尔说。

"噢，不是的呀。不是什么慈悲心，而是给人作雇工；还是在这个城里的一家酒馆哩！"

"这不是真的！"亨察尔愤怒地大叫着。

"你问问她好啦，"南希说，她把两只光膀子一抱，作出一种姿势，可以舒舒服服地搔她的胳膊肘。

亨察尔看着伊丽莎白-杰恩，她的脸憋得一红一白的，几乎完全失去了原有的颜色。"这是怎么回事？"他对她说。"有过还是没有过？"

"这是真的，"伊丽莎白-杰恩说。"不过那只是……"

"你做过，还是没做过？在什么地方？"

"在三水手；我们住在那儿的时候，一天晚上只做一会儿工夫。"

南希胜利地瞅了亨察尔一眼，摇摇摆摆地走进仓房里去；因为她猜想她马上就要被开除了，所以决心把胜利状做足。不过亨察尔却没有说要歇她的工。由于自己过去的经历，他对于这样的问题异常敏感，他的神色像是受尽了侮辱，抬不起头来了。伊丽莎白像罪犯一样跟他走进屋来；可是到了里面却找不到他了。而且那一天她再也没见到他。

这件事虽然从没有传到亨察尔的耳里来，可是他相信这对于他在当地的声望和地位，必然有严重的损害，因此他每逢遇到

这个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女儿，便露出一副极端厌恶的神情。他大部分时间都同一些农民到市场上两家大旅馆去吃饭，留她一个人在家里。如果他能看到她怎样利用这些寂寞的时间，他或许会找到理由改变他以前对她的品质的判断。她经常读书记笔记，刻苦研究掌握各种事实，从不畏避自己交付自己的难题。因为她居住的这个城市，具有罗马人的特点，便鼓励她开始学习拉丁文。这些教科书里，有许多古怪的暧昧不明的地方，有时简直把她难住了，常有几滴眼泪从她桃色的脸蛋上流下来，而她便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是我的知识不够，这不能算是我的过错。"

她就这样一声不响，处处用心，张大眼睛，生活下去，同她接近的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她；她以坚忍的毅力，尽量压抑住她对伐尔伏雷新生的感情，因为那似乎是单方面的，不合乎少女身份的，也不是聪明的事。不错，自从伐尔伏雷被解雇以后，她从可以观望院子的后屋（她原是那么喜欢住在这个地方的）搬到面临大街的前面卧房来，为什么要搬只有她自己最为明了；至于那年轻人，每逢他走过这座房子，很少，也可以说从来没有，转过头来看一看。

冬天差不多已经来到了，变幻无常的天气，使她越加专注在室内的消遣上。但在卡斯特桥还有一些初冬的日子，每逢刮过狂暴的西南风以后，便是暖洋洋的，这时如果出了太阳，空气软绵得像天鹅绒一般。她逢到这种日子，便准定去她母亲安葬的地方；这块地方的地形，限定它始终被用作坟场，而这个古老的罗马式不列颠城市，就至今拿它当作墓地来用。这里埋葬了一些女人，她们戴着玻璃发簪和琥珀项链，还有一些男人，口含着哈德良、波斯图穆斯、君士坦丁①时代的钱币，而亨察尔太太的

① 以上都是罗马皇帝的名字。

骸骨化成灰，也就和这些人们混在一起了。

早上十点半钟，是她去探寻这个地方的时间——这个时候市里的林荫路，如同卡尔纳克[①]的林荫路一样地荒凉。买卖早已到正常的店家里去作，而游乐还没有到那里来。因此伊丽莎白-杰恩可以边走边看书，或是眼望着书外思索着，这样她来到了这教堂墓地。

走近她母亲的坟墓，她看到一个黑影站在石子铺成的小路中间。这个人也在读着什么，可不是在读书，吸引她的是亨察尔太太墓碑上的碑文。这个人也像她一样穿着孝服，年龄、身材都与她相仿佛，若不是这个贵妇人穿的衣服比她漂亮得多，那看去简直跟她像是双胞胎。伊丽莎白-杰恩除非一时奇想或是有什么目的，对于衣着是不太重视的，她的眼睛立时被这个女人精巧打扮的容貌吸引住了。她走路的身段也是婀娜多姿，她似乎在避免不自然的行动，与其说她有意如此，不如说这是她的癖性。一个人在外部发展上能够达到这样的阶段，这对伊丽莎白来说，真是一种启示——她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同这样的一个陌生人站在一块儿，她便感到她身上所有的秀丽和优雅立刻都被人偷去了。不过有一点也是摆明的事实，这时伊丽莎白可以说是秀丽文雅，而那个年轻女人仅仅是标致而已。

倘使她嫉妒的话，她会仇视这个女人；可是她并不这样——她让自己欣赏着这人的娇媚，自得其乐。她揣测这个女人是从哪里来的。本地人大多数都是老老实实的样子，走起路来又粗又重，附近一带人们的衣装，有两种式样——简单和俗气，即使没有她手里那本旅行指南之类的书的暗示，也同样地可以证明这个女人的衣装不是卡斯特桥女人的。

---

① 卡尔纳克(Karnac)是埃及古时的村庄。

这个陌生人立刻从亨察尔太太的墓碑那里走开去，在墙角后面不见了。伊丽莎白自己来到墓前；墓旁土地里清晰地印着两个脚印，表示那个女人曾在那里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她在回家的路上，默想她所见到的人，如同她在默想天空中的虹或北极光，默想一个珍奇的蝴蝶或是一个玉石浮雕。

在外面遇见了这么有趣的事情，而到了家里，这一天又变成了不快乐的日子。亨察尔担任市长职务的两年任期要满了，有人告诉他，他的名字不会再列入市参议员的名单，同时伐尔伏雷却有可能成为市参议会里的一员。因此那件不幸的发现——她在他身为市长的城市里当过侍女，便更成了腐蚀他的心灵的毒素。他亲自去查问，知道了她当时这么降低身份，正是侍候那个诡计多端的暴发户——唐纳·伐尔伏雷。虽然司坦尼治太太并不把这件事看得怎么严重——三水手的一般快活人儿，也早已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谈得絮烦了——但亨察尔的气度是高傲的，他把一件单纯、节俭的行为，简直看作是社会的打击一样。

自从他妻子和女儿来的那天晚上起，空气里就像有什么东西把他的运气改变了。他同朋友们在王家甲胄的那一次晚餐，可说是亨察尔的奥斯特利茨战役[①]；此后他也有过一些胜利，但他的路径不是往上的，他没有如他所想望的，被算在市民的贵族地位的参议员里，这种意识在今天是叫他难过的。

"我说，你到哪儿去了？"他简简单单地顺口跟她说。

"父亲，我到散步场和墓地里溜达了一会儿，我都觉得快要

---

① 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是今天斯洛伐克布隆市东约十四英里的一个城市。1805年，拿破仑在进入维也纳以前，曾打破了奥帝法兰西斯第二及俄帝亚历山大第一的联军。但自从这一战役以后，拿破仑开始吃败仗以致最后被流放到厄尔巴岛上去。

累趴下了。”她赶快用手去捂住嘴，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亨察尔现今已经碰到几件气愤的事，这句话就足够煽起他的火气了。“我不准你这样讲话！”他咆哮地说。“‘累趴下了’，真是哩。叫人听起来你是个干庄稼活的！前一天我听到你在酒馆里打杂。今天我又听到你说话像一个乡下佬。我真气透啦，要再这样下去，我们两个没法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啦。”

在这件事以后，她要想睡觉时还能有一个快活的想头，便只有回想当天她曾经见过的那个女人，而且希望能够再见到她。

同时亨察尔还在坐着，他翻来覆去地想，他禁止伐尔伏雷同这个不属于他的女孩子来往，这种嫉妒真够蠢，如果他允许他们交往下去，他就不会受她的累赘了。最后他跳起来，走到写字台面前，心满意足地跟自己说：“对！他会认为这是同他和好了，还会有一份嫁妆，他不会想到我嫌她在家里麻烦，一点嫁妆也不给她！”他写了下面的信：

“伐尔伏雷先生：

我考虑了以后，觉得如果你对伊丽莎白-杰恩有意，我便不再干涉你向她求爱。因此我收回我的异议，不过只有一点：请你不要到我的家里来做这件事。

迈·亨察尔”

第二天，天气清朗，伊丽莎白-杰恩又到教堂的墓地去了，她正在探寻那个女人的时候，不料却看到伐尔伏雷的身影从大门外走过去。她吃了一惊。他拿着记事本，抬头向天上看看，他似乎在边走边计算着记事本里的数字；他是否看到她，他没有表示，随后就不见了。

她起了一种感觉，认为自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心情便过分地郁闷，她认为他大概是瞧不起她吧；这时她十分懊丧地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来。她对自己的处境越想越难过，最后大声说道："唉，我真希望我跟亲爱的母亲一块儿死了算啦！"

长椅后面是墙下的一条小径，人们有时候不走那条石子路，便在这上面走。她觉得有什么东西碰到了长椅；她回头一看，正有一个人的脸从上面向她望，脸上虽然戴着面纱，但仍然很清楚，这就是她昨天看到的那个女人。

伊丽莎白-杰恩一时有些慌张，知道她说的话被人听去了，不过她在慌乱中还是高兴的。"是的，我听到你说的话了，"这个女人看出她的神色，便用活泼的声调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不……我不能告诉你，"伊丽莎白说，脸上猛然起了一片红晕，她急忙用手遮住脸。

有几秒钟，她们没有动作，也没有说话；随后这女孩子觉得那个年轻女人已在她身旁坐下了。

"我猜得到是怎么回事，"后者说，"那是你的母亲吧。"她用手指了指墓碑。伊丽莎白抬头望了望她，仿佛在问着自己该不该同她谈心。那个女人的态度，是那么叫人亲近，那么关切，女孩子决定可以同她谈谈心的。"那是我的母亲，"她说，"我惟一的朋友。"

"可是你父亲——亨察尔先生。他不是还活着吗？"

"他还活着，"伊丽莎白-杰恩说。

"他待你不好吗？"

"我不愿意说他的不是。"

"你们在闹意见吗？"

"一点小意见。"

"大概还是你不对,"陌生人这么说。

"是我不好……有许多方面,"温柔的伊丽莎白叹了口气。"我把煤扫起来,本应该佣人去做的,我说我累趴下了,他就生起我的气来。"

这个女人听到这句答话,似乎对她发生了兴趣。"你知道你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吗?"她巧妙地说。"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个火暴性子的人——有点骄傲——也许有些苛求;然而不是一个坏人。"她一面袒护伊丽莎白,而又不菲薄亨察尔,这种用心是巧妙的。

"是的,的确并不坏,"这个诚实的女孩子表示同意。"他只是在最近,自从母亲死了以后,才对我不太好。可是事情一开了头,可真叫人够受的。我想这完全是由于我的缺点;而我的缺点又是由于我的历史造成的。"

"你的历史是怎样的呢?"

伊丽莎白-杰恩深思地注视着问话的人。她发觉问话的人也在望她;她垂下了眼睛;然后像是迫不得已又重新望着她。"我的历史并不有趣,说起来没有什么意思,"她说。"但如果你真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

这女人表示的确想知道,于是伊丽莎白-杰恩就把她过去的事情,按她所了解的,告诉了对方;这个故事在大体上是真实的,只有市场拍卖的那一段,没有包括进去。

跟女孩子的预料相反,她的新朋友却不显得惊奇。这使她提起兴致来;直到她重新想到回家,而近来这个家待她是那么粗暴,她的情绪才又低落下去。

"我不知道怎样回到家里去,"她悄悄地说。"我想离开这个地方了。可是我能作什么呢?我能到哪儿去呢?"

"也许不久会好起来，"她的朋友温和地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想往远处走。现在你想这个办法好不好，我不久要找一个人到我家里来住，一半作管家，一半做个伴友；你肯到我的家里来吗？可是也许……"

"啊，好极啦！"伊丽莎白眼里含着泪叫起来。"真的，我很愿意……只要能够独立，什么事我都肯做；那样，或许我父亲也会爱我了。可是，唉！"

"什么事呀？"

"我的教育程度不够。而同你作伴非是这么一个人不可。"

"嗳，不需要这样。"

"不需要吗？可是我有时禁不住要说些土话，是无意中顺嘴说出来的。"

"不要紧的，我倒很想懂得一些。"

"还有——，我知道我是做不来的！"她叫着，黯然一笑。"我不知不觉地学成了写圆体字，不会写女人该写的那种字体。不用说，您需要的是能写那种字体的人！"

"哦，不要。"

"怎么，不需要写女人字体的吗？"伊丽莎白快活地叫起来。

"一点也不需要。"

"可是您住在哪儿呢！"

"在卡斯特桥，或者不如说，从今天十二点钟以后我要住在这里。"

伊丽莎白现出了惊讶的样子。

"我的房子正在修理，所以我到布得茅斯去住了几天。我要住进去的这个房子，人们叫做高地大楼——就是市场上方的那座老石头房子。虽说整个的房子不怎样好，可是有两三间房子

还合用；今天晚上我第一次睡在那里面。我的建议你再想一想好吗？下个星期里只要天一晴，你到这里来跟我碰头，那时你再告诉我，你是不是改变了主意。”

伊丽莎白想到她可以从眼下这种难堪的处境里脱身出来，眼里便闪着光，快乐地应允了；于是两个人在教堂墓地的大门口分手了。

# 21

一句格言，虽然从幼年就挂在嘴边上，而实际上却不甚了解，直到有了成熟的经验，才算真正懂得了它的意思，与这种情形相仿，伊丽莎白耳里虽然听见过高地大楼的名字有一百多次，而她现在才算是第一次真正地看见它。

当天以后的全部时间，她再没有别的心思，专心一致想着那个陌生人、那座大楼和自己要住进去的这次机缘。下午她曾到市里去付一些账款，买了一些东西，这时她才知道她所认为的新发现，早已成了街谈巷议了。高地大楼正在修葺，有一位小姐立刻就要住进去，每个商店里的人都知道了这回事，并且已经估计到她不太可能成为商店的常客。

这些消息，大体上都是伊丽莎白-杰恩所不知道的，可是她却可以加上最后的一笔。她说，这位小姐当天已经到了。

到了掌灯的时候，天还没黑得叫人看不见烟囱、阁楼和屋顶，伊丽莎白几乎怀着一个情人的心情，想去看一看高地大楼的外貌。于是她就上了大街朝着那个方向走去。

这座大楼，正面和胸墙是灰色的，在离市中心这么近的地方，这

类住宅只有这么一座。第一，它具有乡下邸宅的特色：鸟儿在烟囱上搭了窝，潮湿角落里生着菌类，而表面的凹凸不平是由于“自然”的涂抹。晚间行路人的体态，由灯光在灰色墙壁上映成了黑影。

今天晚上，邸宅四处撒着零落的草屑，还有一些混乱状态的迹象，这是一个新住户迁进来时必然有的现象。房子整个是石头建筑的，面积虽不大，却俨然庄重而气派。它一点没有贵族气息，更谈不上堂皇，可是老式的陌生人，不管他们对住户多么不了解，却出于本能，就要说：“血汗建造的，富人去享受。”

可是关于享受这一点，陌生人的话可以说是靠不住的，因为直到今天晚上这位新来的小姐搬进来为止，这座房子已经空了有一两年，而在这个空当以前，也不是经常有住户的。这房子所以不受人欢迎，不久大家都明白了。它的一排房间正对向市场；这样一座房子有了这样一片视野，凡是有心想住的人，都认为不大如意，也不相宜。

伊丽莎白用眼探望楼上的房间，看到里面有了灯光。那位小姐显然已经搬进来了。那位相形之下富有经验，举止练达的妇女，在这个认真谨慎的女孩子的心灵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竟情愿站在对面一座拱门下面，揣摩着面前墙里的那个漂亮小姐这时正在做些什么事，以此为乐。她完全因为里面住的人，才赏识那样一副模样的建筑物。不过从实际来讲，这个建筑本身也是值得赏识的，或者至少值得研究。它是帕拉第奥式的建筑①，如同大多数自哥特式时代②以来的建筑物一样，与其说

① 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1518—1586)是意大利的建筑家。他所设计的式样着重技巧，曾风行于全欧。

② 哥特式是继罗马式(Romanesgue)而兴起的建筑式样。这种式样在十二至十五世纪间，盛行于西欧。是一种尖顶高拱的建筑。

是有个设计，不如说是拼凑的。不过拼凑得很合理，显得宏伟而庄重。虽然说不上富丽，却也够富丽的了。人类建筑，正如人类其他事物一样，终归虚浮，倘使对此有一个适当的认识，也就防止了艺术上过度的奢华。

这里是到了新近才有人拿着包裹和箱笼走进走出，使得门口和里面的厅堂如同人来人往的大街一样。伊丽莎白在暮色里从敞开的门口走进去，接着对于自己的鲁莽不觉一惊，便连忙从后院高墙里另一个敞开着的门口走了出来。出乎她的意料，她发现自己走进了本城的一条不大有人来往的巷子。借着巷子里挂着的一盏孤灯，她回头望了望自己出来的那座门，这座门是拱形的，很古老，甚至比房子本身还要老。门是用柱子架起来的，拱心的顶石是一个面具做成的。这面具原来是一副滑稽的神情，如今还可以辨别得出来，但是一代又一代的卡斯特桥的孩子，对准那张开的嘴巴，扔石头去打这个面具；嘴唇和下巴都被砸没了，仿佛害病烂掉的一样。在闪烁的微弱灯光下，这种样子是那么可怕，她简直不敢看它了——这是她这次来访所看到的第一个不愉快的形象。

这扇奇特而古老的门的位置和这副神情古怪的面具，令人首先联想起一件有关这座邸宅过去历史的事情——阴谋诡计。通过这条巷子，人们可以从城里各色各样的地方——老游乐场、老宰牛桩子、老斗鸡场以及常常淹死私生婴孩的池塘——人不知鬼不觉地来到这座邸宅。高地大楼无疑在这方面可以夸耀它的便利。

她转过身来，想抄最近的路走回家去，而这条路就在巷子下方，可是这时她听到有脚步声向这个地方走来，她不愿意在此时此地叫人看到她，急忙又退回来。因为没有后路可退，她便站在

一个砖砌的柱子后面，等那个突如其来的人走过去。

倘使她能看一下，她会大吃一惊的，她会看到这个步行的人一走上来，便径直地进到拱门里面去，还可以看到他手搁在门闩上略微停了停，而这时灯光就照出了亨察尔的面孔。

但是伊丽莎白-杰恩紧紧地贴着她那个角落，什么也没看见。亨察尔不晓得她在跟前，正如她不晓得他是谁一样，他走进去，在黑暗中不见了。伊丽莎白第二次又走出来，到了巷子里尽快找路向家走去。

亨察尔的呵叱，在她的心里养成了一种神经质的恐惧，凡是不合乎闺秀风度的事情她都不敢做，因而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上，就很奇妙地叫他们彼此没有发现对方。要是辨认出来的话那就要生出许多事情——至少双方都要这么问问自己：他或她到那里去做什么呢？

不管亨察尔在那位小姐家里做了些什么事吧，他只比伊丽莎白-杰恩迟了几分钟就回到了自己的家。她准备在今天晚上把自己要离开他的家的问题公布出来，当天发生的几件事情促使她要采取这一步骤。但事情能否办得到完全看他的心情如何，她急切地等待着观望他对她的态度。她发觉他的态度改变了。他不再表示愤怒了；可是他表现出来的情形却更糟。绝对的冷淡代替了急躁；而他那种冷冰冰的态度，甚至比他的暴躁脾气还要来得厉害，更加促使了她离去。

“父亲，您不会反对我离开这儿吧？”她问。

“离开！不……一点儿也不反对。你要到哪儿去？”

她觉得目前把她的去向对这样一个不关心她的人来说明，有些不情愿，也没有必要。他过一些时候自然会知道的。“我听到有一个机会，可以使我得到更多的学识和教养，也可以不至于

这样闲散，"她踌躇地回答。"一个家庭里有一个工作机会，我可以得到读书的方便，阅历一番高尚的生活。"

"老天在上，如果说你在这个房子里得不到好教养，那么，你就好好地干去吧。"

"您不反对？"

"我——反对？噢……不！一点也不。"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不过要是没人帮助你来作这件如意计划，你的钱就会不够用的，你知道吗？如果你愿意，我很想给你一笔津贴，好使你不必依赖薪水，那位高尚的人士给你的薪水，我看是吃不饱肚子的。"

他的这番好意，她谢了谢。

"这事要做得妥当才行，"他停了停又继续说。"我想给你一笔少数的年金……可以使你不必依靠我……而我也可以不必依靠你。你认为这样好吗？"

"当然好的。"

"那么我今天就去料理这件事。"有了这个安排，他似乎欣然可以把她摆脱掉了；至少在他们两方面，这事算是决定了。她现在只等着再去见那位小姐了。

指定的时候来到了；可是天在落着蒙蒙细雨。伊丽莎白-杰恩如今正要把她自由自在的依附于人的生活环境改变成须靠劳动来自给，她便认为这种天气，对于像她这样走下坡路的情景，倒也相当；只是她的朋友未必能认识到这一点。她走到放鞋子的小房间里去。自从她被视为宠儿以来，她的木屐①就挂在那里；她把木屐取下来，把发霉的皮子刷刷黑，如往时一样地套在

① 一种套在鞋底上以免鞋子濡湿或沾泥用的木屐。

鞋上。她踏上木屐，披了斗篷，打起雨伞，便向约定的地点走去了，她盘算着，如果那位小姐不到那里来，她就到她家里去。

教堂墓地的一面——风雨侵袭的一面——有一道古旧的泥草墙遮拦着，墙檐足足突出有一两尺长。墙后面是堆粮食的院子，里面有谷仓和一些小仓房——这个地方就是几个月以前，她同伐尔伏雷见面的地方。在突出的草檐下，她看见一个人影。那位年轻的小姐已经来了。

她的出现，使这位女孩子的殷切希望变成了现实，她几乎都害怕起她这好运了。在最坚强的头脑里才有幻想存留的地方。在这里，在这如文明一样古老的教堂墓地里，在这最坏的天气下，正有一个别处见不到的、巧妙娇媚的陌生女人：她的来临可能有些妖气。虽然如此，伊丽莎白还是朝着钟楼走去，钟楼顶上的旗杆绳索正在风里刷刷地响；这样，她来到了墙底下。

这位小姐在细雨里现出那么一副快活的面容，伊丽莎白忘记了她的胡思乱想。"怎么样，"小姐说，她一说话，从遮着脸的黑面纱的网孔间，微微闪出了洁白的牙齿，"你决定了吗？"

"是的，我完全决定了，"另一个热切地说。

"你父亲愿意吗？"

"愿意的。"

"那么你就来吧。"

"什么时候？"

"那么……你愿意什么时间都可以。我本想打发人请你到我家里去，怕你不敢在风雨天到这儿来。可是因为我喜欢出门走走，便想先到这儿来看看。"

"我自己也这么想。"

"这表示我们两个人会处得好。那么你今天可以来吗？我

的房子空得很，又阴气森森的，我要找个人作伴。”

“我想我可以做到，”女孩子想了想说。

就在这时，风雨里把隔院的谈话声吹送过来。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些言语：“多少袋子”，“多少夸特尔”，“打禾”，“麦糠”，“下星期六的市场”，每一句话被风吹得断断续续的，仿佛破碎镜子里映出的人脸。两个女人都在倾听着。

“那是什么人？”那位小姐说。

“有一个是我父亲。他租下了那个院子和谷仓。”

这位小姐听着这些粮行术语，仿佛忘记了当前的事情。最后她突然说：“你跟他讲过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吗？”

“没有。”

“这是什么原故呢？”

“我觉得还是先走开妥当些……因为他的脾气太容易变。”

“也许你这样做是对的……还有，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我姓什么。我姓坦波曼……他们走了吗？……墙那边的人。”

“没走。他们只是进谷仓里去了。”

“好吧，这里越来越潮湿啦。今天我等着你来……今天晚上，就讲定六点钟吧。”

“我从哪条道进去呢，小姐？”

“前面那条道——从前门进去。再没有别的门。”

伊丽莎白-杰恩想的是巷子里的那扇门。

“你既还没有提起你要去的地方，也许暂时还是不谈的好，等你离开了再讲。谁知道他会不会改变主意呢？”

伊丽莎白-杰恩摇了摇头。“这一点倒不怕的，”她悲哀地说。“他对我已经非常冷淡了。”

“好吧。那么就说定是六点钟。”

她们走出来到大街上分了手，迎风打着伞艰难地走着。虽然这样，那个女人经过谷仓院子门口的时候，一直向里面望，还一只脚立着稍微站了会儿。可是除了一些干草垛、青苔上的佝偻仓房和背映着钟楼立起的谷仓以外，什么也看不见了，钟楼的旗杆绳索还在打着杆子刷刷响。

亨察尔一点也没想到伊丽莎白-杰恩的行动会是这么迅速。刚刚在六点钟前他回到了家，看到王家甲胄开来的一辆单马车，停在门前，他的继女拿着一些小袋和盒子已经上了车，他不免大吃一惊。

“可是您说过我可以走的，父亲！”她从车窗口向他解释说。

“说过！不错。可是我以为你说的是下个月，或者是明年。上帝不许——你倒真会抓紧机会呀！我为你费的心思可不小，原来你就这样子对待我吗？”

“嗳，父亲！您怎么讲这种话呢？这种说法是不公平的！”她略带火气地说。

“好，好，随你的便吧，”他回答。他进到屋里去，看见她的东西还没全部拿下来，便到楼上她的房间看看。自从她住进了这个房间，他就再没有去过。从一些书籍、草稿、地图和为了提高趣味而作的一些小摆设上，处处都可以看出她的仔细用心，她的努力改进。关于这种苦心，亨察尔是一点都不知道的。他注视着这些东西，突然转身下楼到门口来。

“你听我说，”他说，声音都改变了——他如今从不招呼她的名字——“你不要离开我。也许我说话对你太粗暴了……可是什么事都没有你这样叫我伤心……这是有一番原故的。”

“我叫你伤心？”她非常关切地说。“我做了什么事呢？”

“现在我不能告诉你。可是你要肯留下来，还作我的女儿生

活下去，到时候我什么都会跟你讲的。”

可是这个建议迟了十分钟。她已经坐上车子，想象中已经到了那个小姐的家里，而那人的态度又叫她那么入迷。“父亲，”她尽量体贴地说，“我想我现在走，对我们两方面都好。我不会长久在外面呆下去；我也不会去远处；您要是很想我，我马上就可以回来。”

他就只微微地点点头，作为接受她的决定的表示。“你说，你不到远处去。我要写信给你的话，你的住址是哪儿呐？是不是你不要我知道？”

“当然您应该知道。就在这城里……高地大楼。”

“哪里？”亨察尔说，他的脸呆住了。

她把话又重说了一遍。他既不动弹，也没说什么；伊丽莎白尽量亲热地向他招招手，然后作个手势叫车夫赶车向大街去。

## 22

为了说明亨察尔的态度，我们得暂时退回到前一天的晚上去。

正当伊丽莎白-杰恩想出门暗中窥察一下她心目中那位小姐的住所的时候，亨察尔接到露赛妲一封信，笔迹一看就认识了，这使他吃惊不小。她上一次信中那种自我压制和退让的心情已经不见了：他们初期相识的时候，她原是自然、轻松的，现在她信中又现出了几分这样的特色。

"我亲爱的亨察尔先生：

请你不要惊奇。照我的希望，为了你也是为了我，我已经移到卡斯特桥来住了……至于住多久，我还不能讲。这要看另外一个人如何来决定了；他是一个男人、一个商人、一位市长，他第一个有权要求我的爱情。

认真地讲，我的朋友，我并不像我表面上那么轻松愉快。我听说你的妻子故世了，我才到这里来，这位太太，你一向认为多少年前就已经去世了的！可怜的女人，她以前似乎是一个受难者，虽说她毫无怨言，虽说她智力不高，然而却不是一个庸懦的人，我很高兴你待她公正。我一听到她逝世的消息，我的良心就强迫我，要我努力消除由于我的'过失'使名誉受到的损害，而向你要求实行你原来对我的承诺。我希望你的心思同我一样，而且你肯向着这个目标去进行。不过，因为我不知道自从我们分别以后，你的处境如何，或者你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决定没和你通信以前，先在此地住下来。

关于这件事，你的感觉也许是和我相同的。一两天以内我就可以接见你。暂时，再见吧。

你的露赛妲于高地大楼

又及：那一天我路过卡斯特桥时，实在无法抽出片刻应约来同你见面。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情，我改变了计划，这件事你要听见会感到惊异的。"

亨察尔早已听说，高地大楼有人准备住进去了。他遇到第一个人就露出疑惑的神情问道："谁要住到这个大楼里来？"

"我听说是一位小姐，叫坦波曼，先生，"那个消息员说。

亨察尔又想了想。“我猜想，露赛妲是她的亲戚，”他自言自语着。“是的，毫无疑问，我应当把她应有的位置给了她。”

以前他把这件事看作是道德上必须尽的责任，所以一想到就会引起一种迫不得已的感觉，而现在绝没有这种感觉了；的确，如果说这事引不起他的热情，也使他提高兴致。自从他发现伊丽莎白-杰恩并不是他自己的女儿，而他又无儿无女，便感到惨痛的失望，这在亨察尔的心里，留下一种感情上的空虚，他不知不觉地渴望着弥补上这个空洞。他在这种心情下，虽说没有什么强烈的感情，却也漫步走向那条巷子，从后门进入高地大楼，差一点同伊丽莎白碰了头。从那里他又走进院子里去，看见一个人正从板条箱里往外拿瓷器，他问他莱·修尔小姐是不是住在这里。他认识露赛妲的时候——她当时又自称露赛特——就用莱·修尔小姐这个名称。

那个人的答话是否定的；他说只有坦波曼小姐来了。亨察尔认为露赛妲还没有搬进来，便又走出去。

第二天，当他目睹伊丽莎白-杰恩离开的时候，他正在这种有趣的疑问阶段中。听到她说出这个地址，突然便有一种奇怪的想法缠住了他，他相信露赛妲和坦波曼小姐就是一个人，因为他还能想起他们亲密交往期间，她有一位阔亲戚，就姓坦波曼，而他先前认为那个人物是有点神秘的。他虽然不是一个追逐富贵的人，但露赛妲有可能由于这个亲戚的慷慨晋身为一个富有资产的女人，使她的形象添上一份她另外无从获得的魅惑。他正要到死气沉沉的中年了，物质一方面，正在逐渐占有他的心灵。

但是亨察尔在这种犹疑不决之中并没有停留多久。露赛妲可以说是喜欢写信的，在他们准备结婚而中途变卦以后，她的信

就曾像雪片似的飞来过，因此伊丽莎白刚刚离开，从高地大楼便又送来一封短柬到市长家里。

“我已经搬进来了，而且很舒适，不过搬家却是一件累人的事情。你也许知道我要跟你讲什么话，或者你不知道吗？我那慈爱的坦波曼姑母，银行家的寡妇，你一向怀疑是否真有这个人，特别是怀疑她的富有，她在最近去世了，把一部分资产遗赠给我。我不愿详谈这件事，只想说明，我现在已改用了她的姓——借此避开我自己的姓和以前所犯的过失。

“现在没有人能管辖我了，我择定卡斯特桥居住下来，作了高地大楼的住户，这样至少你要想来见我，便不会给你添什么麻烦。我起初本想不叫你知道我生活上的变化，等你在大街上遇见我的时候再说，可是后来我想还是先跟你讲一讲比较好些。

“你大概已经晓得了我同你女儿的安排，我叫她同我住在一起，你一定要笑这——我管它叫做什么呢？——全然出于爱心的恶作剧吧。不过我第一次同她会面纯粹出于偶然。迈克尔，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有点懂得了吗？——为了给你一个口实到这里来，仿佛是来看‘她’，这样，与我相识就显得自然了。她是一个可爱、善良的女孩子。她认为你待她过分严厉。我相信你不是有意的，而你一急躁起来就变成这样了。既然结果是她到了我这里来，我也就不想再责备你了。匆匆不尽。

永远是你的露赛妲”

这一番说明，在亨察尔的阴郁心灵里所产生的激动，对于他来说是最快慰不过的了。他在饭桌前迷迷糊糊地坐了很久，自从他同伊丽莎白-杰恩和唐纳·伐尔伏雷疏远以后，他的感情

就无所适从，而在这种感情还没枯竭以前，几乎机械自动地就转移到露赛妲的身上来了。她的心境明明白白地切望着结婚。但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先前那么轻率地把她的青春和爱情献给了他，以致丧失了自己的声誉，她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或许良心叫她到这里来，不下于爱情吧。整个地来讲，他是不责备她的。

“这个小女人真有办法！”他微笑着说（他在想着露赛妲对伊丽莎白-杰恩施展的这巧妙而令人愉快的策略）。

亨察尔一有了想去见露赛妲的感觉，便立刻动身到她家里去。他戴上帽子出门了。他到达她家门口，正在八九点钟之间。给他的回话是：坦波曼小姐今天晚上没有空；可是她很高兴第二天同他见面。

“这简直是有意摆架子嘛！”他想。“要想想以前我们……”但说来说去，她分明是没期望他会来的，他便一声不响忍受了这次拒绝。不过他决定第二天不再来。“这些可恶的女人——简直是一肚子的鬼！”他说。

让我们循着亨察尔先生的思路，拿它当作一个线头，看一看这特别的一晚高地大楼的内部情形吧。

伊丽莎白-杰恩到了以后，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走来，淡然地请她到楼上去换衣服。她很诚挚地回答，她不想这么费事，就在过道里立刻把帽子和外套脱下来。随后那个老女人领她走到一楼的楼梯口，留下她让她一个人进去。

进去的这个房间，陈设得很漂亮，像一间闺房或是小客厅，一张沙发上，摆着两个圆筒形的靠枕，有一个黑头发、大眼睛、美丽的女人，斜着身子靠在上面，这个女人的父母在某一方面，定然有法国人的血统。她大概要比伊丽莎白大上几岁，眼睛里闪着晶莹的光芒。沙发前面有一张小桌子，一副扑克牌，面朝上散

乱在桌子上。

她的姿势本来是非常随随便便的，所以一听到门响，就像弹簧一样跳起来。她看见是伊丽莎白，便又安心了，她蓦然一跳来到伊丽莎白的面前，因为她天生的文雅风度才没有使这个动作显得喧闹。

“喔，你来晚啦！”她拉着伊丽莎白-杰恩的手说。

“有那么多零零碎碎的事情要办哩。”

“你像是没精神，也疲倦了。我学会了些好玩的游戏，让我做几样给你打打精神，消磨时间。你坐在那里，不要动。”她把那副牌整理好，把桌子拖到她前面，开始很快地发牌，叫伊丽莎白挑选几张。

“好啦，你挑好了吗？”她问，把最后一张牌掷下来。

“没有，”伊丽莎白结结巴巴地说，她竭力要从幻想中醒过来。“我简直忘记了。我在想着……你，和我……我到这儿来是多么不可思议呀。”

坦波曼小姐很有趣地望着伊丽莎白-杰恩，把牌放下来。“啊，不要管它，”她说。“我躺在这儿，你坐在我旁边，咱们谈谈话吧。”

伊丽莎白默不作声但显然很快乐地靠拢到沙发头上来。从年龄上来看，她要比款待她的人年轻得多，而从态度和一般气度来看，她似乎更是聪明些。坦波曼小姐又像先前一样歪着身腰，横卧在沙发上，并且扬起一只手臂拢住她的额头——有些像提香①一幅名画里的姿势——她就这样倒仰着身子，隔着手臂和额头，跟伊丽莎白说话。

“有些事情我一定要跟你讲，”她说。“我疑心你或许已经猜

① 提香（Titian 1490？—1576），意大利画家，为威尼斯画派的大师。

到了。我只在最近才成了一座大房子和一笔财产的女主人。”

“哦，到了最近才是吗？”伊丽莎白-杰恩小声说，她的脸微微向下一沉。

“我做女孩子的时候，是同父亲住在驻兵的市镇上和别的什么地方，直到我变得好动不安份起来。父亲在军队里当一名军官。我曾经考虑过顶好还是把真实的情形告诉你，不然的话，我就不会谈起这种事了。”

“是的，是的。”伊丽莎白深思地望着屋子的四周，望着那黄铜镶边的方形小钢琴、窗幔和灯，望着牌桌上漂亮的黑王和王后；最后又望着露赛妲·坦波曼倒仰着的面孔，那一双发光的大眼睛，颠倒过来是那么令人奇怪。

伊丽莎白心里念念不忘学问的事情，几乎达到一种病态的程度。“你讲法国话和意大利话一定讲得很流利的，”她说。“我到现在不过才学会了一点一知半解的拉丁文。”

“呃，谈到这个，在我们家乡的岛上，法文算不了什么。倒是很普通的。”

“你们家乡的岛是什么地方？”

坦波曼小姐有几分勉强地说道：“泽西。在那里，人们在大街的这一边讲法国话，在另一边讲英国话，在马路中间就讲一种混合的话。不过，我离开那里已经很久了。我们真正的老家是在巴斯，尽管我的几代祖先在泽西跟在英国的任何人一样的久远。他们是一个老家族莱·修尔的后人，他们当年曾做过一番伟大的事业。我父亲死后，我才回去住在那里。不过这些过去的事情，我并不重视，论感情和爱好，我都是一个地道的英国人。”

露赛妲一时没当心，就说溜了嘴。她是以一个巴斯女人的名义到卡斯特桥来的，为什么要把泽西从她的生活里删去，显然

是有原因的。可是伊丽莎白诱惑了她，使她无所忌讳了，这样她刻意下的决心就被粉碎了。

不过若同比较客气的人在一起，这个决心是不会粉碎的。露赛妲不再说下去，从这一天起，她时时刻刻警戒着，再不给人机会可以看出她就是泽西的那个年轻的女人，是亨察尔在病危时期的亲爱伴侣。她坚决地避免使用一个法文字，即使偶尔有现成的法文字已经溜到嘴边，她也要找一个相应的英文字来代替，这种戒备真是毫无乐趣可言。她像那个意志薄弱的门徒①听到人家指责他"你的话现了原形"时一样仓促地极力躲闪。

第二天早晨，露赛妲的脸上现出了分明的期待神情。她为亨察尔先生打扮起来，中午以前，不安地等待着他来访；因为他没有来，她一直等到了下午。但她并没有告诉伊丽莎白，她等待的人就是这女孩子的继父。

在露赛妲的大石头房子的一间屋子里，她们两个坐在并排的两扇窗前，织着东西，望着窗外的市场，市场上正是一派热闹场面。伊丽莎白可以从下面的人群中，看到她继父的帽子顶，因而就没有留心到露赛妲也正以更浓烈的兴致注视着这同一目标。他在人群中走来走去，这个地方熙熙攘攘的情形，宛如一个蚁冢；另外的地方，稍许空散些，有水果、蔬菜等摊头隔开。十字路口虽然拥挤不便而且有来往车辆的危险，农民们照例还是情愿到这里来作买卖，而不愿意到为他们设置的、阴暗、有顶篷的市场屋子里去。每个星期到了这一天，人们便涌来了，结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望去尽是绑腿、软鞭和样品袋子；有些人挺着大

---

① 意志薄弱的门徒，是指耶稣的门徒犹大。耶稣在最后一次与他的门徒聚餐的时候，他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犹大假意问他是谁，耶稣就回答他说："你的话表明了你自己。"

肚子，倾斜得像山坡一样；有些人走起路来，头摇摆得像树顶在十一月的大风天里；凡是在谈话的人，老是变换他们的姿势，两膝往外一撑，身子便矮下去，手伸到贴身短衣的口袋里。他们的脸散发着热带的气息；虽说在家里，他们的嘴脸随着季节会有所改变，可是在市场上他们的面孔，一年四季都闪着火光。

在这里所有的外衣都是破烂的，仿佛成了一些不可少而又不方便的累赘了。有些人穿得很不错，但大多数在这方面都不加注意，他们穿的衣服像是本人多年来的所作所为、风吹日晒和日常奋斗的历史记录。然而有许多人口袋里却揣着皱巴巴的支票簿，在银行里的稳定来往绝不少于四位的数字。事实上，特别可以代表这些驼背凸肚的人形的，是他们的现款，立等就好的现钱，不是像贵族的钱要等到明年才有，也不大像专业人士的钱存放在银行里，而是他们又肥又大的手掌里握着现款。

今天恰巧在人群中间撑起了两三棵高大的苹果树，仿佛生长在那块地方上似的；后来才看出，有几个从造苹果酒地区来的人在撑着它们；这些人是来卖树的，他们的靴子上还带着本乡的泥土。伊丽莎白-杰恩常常看到他们，便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星期都有这样的树运来？"

"什么树？"露赛妲说，她一心一意地在观望着亨察尔。

伊丽莎白含糊地答应了一声，因为这时正有一件事情分了她的心。在一棵树后面，站着伐尔伏雷，他正轻快地同一个农民在谈袋子里的样品。亨察尔已经走过来，出其不意地同这年轻人碰了面，年轻人的脸上似乎在问："我们彼此要谈话吗？"

她看到她继父眼里放出一道光，意思是回答："不！"伊丽莎白-杰恩叹了一口气。

"你是不是对那边的什么人，特别感兴趣呀？"露赛妲说。

"哦,不是的,"她的同伴说,一阵红晕涨满了她的脸。

幸而伐尔伏雷的身影立时被苹果树挡起来了。

露赛妲盯着她,"果真是这样吗?"她说。

"哦,是的,"伊丽莎白-杰恩说。

露赛妲又往外面看。"我想他们都是些农民吧?"

"不,那边有巴尔治先生——他是一个酒商;有班嘉敏·布朗莱特——卖马的;启特生,养猪的;约纳尔,做拍卖行生意的;另外还有作麦芽的和开磨坊的——形形色色都有。"伐尔伏雷这时站在外面,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可是她没有提他。

星期六的下午,就这样无聊地过去了。市场上看样品的场景也转变成了闲着没事、谈东说西、准备回家的情形了。亨察尔虽然离得这么近,也没来拜访露赛妲。她想,他必定是忙得很。他会在星期日或是星期一来的。

虽然露赛妲终日三番两次、小心翼翼地打扮着,两天过去了,仍不见人来。她已经灰了心。我们也许立刻就可以这么说,在他们最初相识的时候,露赛妲对亨察尔抱有的温柔的忠顺,现在已经没有了,当时发生的一些不幸事件,曾让纯洁的爱情受到很大的摧残。不过她还有一点真诚的想同他结合的愿望,因为现在没有什么阻挠了,可以使她的地位名正言顺了,而这事本身就是她所切望的一种快乐。自从她继承了财产以后,在她这方面,有许多很强的社会原因,应该进行结婚,而在他那方面,又没有任何现实的理由要把这事拖延下去。

星期二是圣烛节[①]的大集市。吃早饭的时候,她对伊丽莎

① 基督教以二月二日,为圣母马利亚产后净积,携带耶稣到圣殿的日子,因此把这一天奉为"圣烛节"。

白-杰恩十分冷淡地说:“我想你父亲今天会来看你的。我猜想他正同别的粮食商人站在附近的集市上,你说是吧?”

她摇了摇头。“他不会来的。”

“为什么?”

“他不喜欢我,”她发出沙哑的声音说。

“你们争吵的情形,要比我知道的厉害多了。”

伊丽莎白因为相信这个人就是她的父亲,所以不愿意叫他受到任何违背伦理的指责,便说了一声“是的”。

“那么凡是你在的地方,不管哪里,他都要避开吗?”

伊丽莎白悲哀地点了点头。

露赛妲呆住了,她拧起了可爱的眉毛和嘴唇,猛地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啜泣,这是一件悲惨的事——她那巧妙的计策完全变成愚昧了!

“啊,我亲爱的坦波曼小姐——这是怎么啦?”她的同伴叫道。

“我很喜欢同你在一块儿!”露赛妲一能开口便这样说。

“是的,是的……我也愿意陪你!”伊丽莎白拿话来迎合她。

“但是……但是……”她没法把话说完,她的意思自然是,如果亨察尔对这女孩子怀有这样根深蒂固的恶感——以现在的情形来看似乎是这样的——那么就非要把伊丽莎白摆脱开不可了,这是一件非做不可而又令人极不愉快的事。

这时自然而然想出一个临时的办法。“亨察尔小姐……吃过早饭,你肯出去替我做些事情吗?……啊,你真太好了。你肯替我去订购一些……”随着她列举了几样需到各色商店里去办的事情,这些事情至少要占用伊丽莎白一两个钟头的时光。

“你曾经看过博物馆吗?”

伊丽莎白-杰恩说没去过。

“那么你应该立刻去看看。你可以到那里去消磨这一早晨。就在后街上的一座老房子里……我不记得在哪儿了……不过你会找到的……那儿有不少很有意思的东西——骨骼，牙齿，古罐和盘子，古时人穿的靴子和鞋子，鸟蛋——都是又好玩，又有教育意义。你一定会呆到肚子饿极了，才会回来的。”

伊丽莎白赶忙穿戴好，走出去。“我奇怪，她今天为什么要把我指使开！”她一面走着，一面闷闷地说。伊丽莎白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单纯的，但是她分明看得出来，露赛妲所需要的与其说是叫她去做事或是学习什么，不如说就是要她不在眼前，难解的不过是她这个愿望里包含着什么动机罢了。

她走了还不上十分钟，露赛妲的仆人便拿着一封短柬，去给亨察尔送信了，这封信的内容很简单：

“亲爱的迈克尔：

今天你做生意的时间，要在我房子附近站上两三个钟头，请你无论如何进来看看我。你以前不来，我失望得伤心；我跟你这模棱两可的关系，怎能叫我不焦急呢？——尤其是现在因为我姑母的财产，在社会上大家都注意我了。或许你女儿在这里，是你不来的原因；因此我今天早晨把她差遣出去。你就说到这儿来办事情好了——我将独自一个人见你。

露赛妲”

这送信人回来了，她的女主人就吩咐说，如果有一位先生来访，立刻请进来，随后她坐着等待结果。

在感情上，她并不特别想见他——他迟迟不来已经使她厌烦了；但这事又非做不可；她叹了一口气，坐在椅子上，摆出花枝招展的样子；先是这样，然后又那样；以便使阳光可以照在她的头上。后来她又斜躺在卧榻上，尽可能做出一副窈窕的姿态，她把手臂放在额角上，眼望着门口。她最后决定这是最好的姿势：便一动也不动了，直到听见楼梯上有了一个男人的脚步声。这时露赛妲忘记了她的曲线了（因为自然不管怎样还是比艺术要有力量得多），跳起来，怀着一阵突如其来的胆怯跑去藏在窗幔后面。虽然热情是降低了，但这情景是令人激动的——自从亨察尔当时假定的从泽西暂时同她分手以后，她就再没见过他。

她听得见仆人把客人让进屋里来，顺手关上了门，然后走开了像是去寻她的女主人。露赛妲掀开了窗幔，激动而又紧张不安地准备迎接客人。可是站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却不是亨察尔。

# 23

露赛妲正要冲出来的时候，头脑里念头一闪，确也曾揣测到来客或许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可是已经来不及退回去了。

这个人比卡斯特桥市长要年轻得多：他长得白净、活泼、身子细长而漂亮。他扎着时髦的白纽扣布绑腿，穿着无数带子孔的、油亮的靴子，黑天鹅绒布上衣和背心，下面是一条浅色的起花厚棉布裤子；他手里拿着一个银头的软鞭子。露赛妲脸红了，她脸上奇特地混合着愠怒和嬉笑的神情说："啊呀，我搞错了！"

相反地，来人连一丝笑容都没有。

“我很抱歉！”他以谢罪的语气说。“我是找亨察尔小姐，他们把我领到这儿来，我要早知道，绝不会这样没礼貌地来打扰您。”

“我才是真没礼貌呢，”她说。

“可是小姐，我是不是找错了人家？”伐尔伏雷先生说，他有点惶惑地眨着眼，用软鞭神经质地敲着他的绑腿。

“没有找错，先生——坐下吧。你既然已经来了，就请坐一会儿吧，”露赛妲为了解除他的窘困，和颜悦色地说，“亨察尔小姐马上就来的。”

这句话可不完全真实；这年轻人所具有的那种北方人的干脆劲儿，严肃和优美，仿佛一件调好了弦的乐器，先前一见面就引起了亨察尔、伊丽莎白-杰恩和三水手那一伙快活的人们的兴致，如今他突如其来地出现在这里，也吸引住了露赛妲。他犹豫了一下，看一看椅子，想到这里面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不过确有危险），便坐下来。

伐尔伏雷所以突然来到这里，完全由于亨察尔说如果他有意向伊丽莎白求爱，他可以来看她。起初他对亨察尔那封唐突的信，并不在意；可是他做到一笔稀有的好生意，使得他对任何人都有了好感，他觉得如果他愿意，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结婚了。而又有什么人是像伊丽莎白-杰恩这样讨人欢喜，节俭朴素，而在各方面都令人满意的呢？撇开她个人的优点不谈，这样的一种结合，自自然然地会使他同以前的朋友亨察尔可以言归于好。因此他原谅了市长的无礼：今天他在去集市的路上，就到她家里去找她，从那里他才知道她已住到坦波曼的家里来了。他发觉她根本不是时刻在等待他，就受了一点刺激——男人都是这么想入非非的！——匆匆忙忙地赶到高地大楼，可是见到

的不是伊丽莎白，却是女主人。

“今天的市面好像很热闹哩，”她说，这时随着话题的自然转换，他们的眼睛观望着外面忙乱的场景。“你们有这么多的集市和市面，叫我觉得有趣。每逢我在这里观望时，我会想到多少事情呀！”

他像是不知道该怎样答话，屋外闹嚷嚷的人声传到他们坐着的地方来——声音就像奔腾在海上的一些小波浪，不时总有一个高峰压过去。“您常往外看吗？”他问。

“是的——常常看的。”

“您是看您认识的人吗？”

她为什么要如实地回答呢？

“我不过是把它当成一幅画来看。可是，”她快活地朝他转过身来继续说，“以后我可以这么做了——我可以看看你。你经常在那边的，是吧？啊……我不过是说说玩的！可是在一群人里找找自己认识的人，虽说不需要找他，也是有趣的事。你四周若是围着一大群人，而又找不到一个熟人同这群人成为交接点，就会觉得挺别扭，气闷得怕人。”

“嗳！小姐，您恐怕很寂寞吧？”

“谁都说不出有多么寂寞。”

“可是人们说，你很有钱哩？”

“果真这样，我可不知道怎样来享受我的财富。我本想我可以在这儿住下去，才到卡斯特桥来的。可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要住下去。”

“您从哪儿来的，小姐？”

“就在离巴斯不远的地方。”

“我是从爱丁堡附近来的，”他低声说。“人还是住在家乡里

的好，这倒是真话；可是一个男人哪里能赚钱，就得到哪里去。这事真叫人难过，可是向来是这样的！不过我今年干得很不错。哦，是的，”他坦白热烈地说下去。“你看到那个穿褐色开司米[1]上衣的人吗？秋天麦价下落的时候，我从他手里买了很多，后来价钱少许高了一些，我把我所有的都卖掉了！我只赚了不多的钱：而其他农民留着不卖，还盼望价钱上涨……是的，任凭耗子去啃光也满不在乎。可是我刚刚卖过，市价又落下来，我又从原先囤积观望的人们手里买进来，价钱比第一次还要低。可是后来呀，”伐尔伏雷的脸上泛出了光彩，猛然叫起来，“一两个星期以后，价钱又上涨啦！我就这样买进卖出，少赚多做，很快弄到了五百镑……是的！”（他忘记自己在什么地方了，手在桌上一拍）——“别的人光把货存在手里，却一文钱也没赚到！”

露赛妲用含有批评意味的眼光注视着他，在她眼里，他完全是一个新型人物。最后他的眼睛落在这位小姐的眼睛上来，他们的目光相遇了。

“啊呀，我让您厌烦啦！”他大声说。

她说了一句“一点也不”，脸上微微地泛红。

“那么？”

“恰恰相反。你这个人挺有意思。”

这回轮到伐尔伏雷露出一点羞怯的红润。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所有的苏格兰人，”她赶忙改口说。“完全没有南方人爱走极端的毛病。我们这里一般人，不是那样就是这样——不是热就是冷，不是热得发烫就是冰冷。你们身上这两种性质却同时都有。”

---

① Kerseymere 是一种毛织物，今从上海习惯语音译。

“可是您这话怎么讲？您顶好说得明白一些，小姐。”

“你要高兴起来——你就想着向前发展。过一会儿，你不开心了——你就想起苏格兰和一些朋友了。”

“是的。我有时要想家的。”他坦率地说。

“我也是这样——尽我所能。我是在一座老房子里生下来的，为了翻修，人们把房子拆掉了，因此，现在我没家可想了。”

露赛妲本来应当说——可是却没说——这座房子是在圣·埃利埃，而不是在巴斯。

“可是山、雾和岩石还都在那儿呀！它们不也像是家吗？”

她摇了摇头。

“我看它们是的，我看它们是的，”他喃喃地说。可以看得出他的心是向北方飞去了。不管这根源是民族的还是个人的。露赛妲说的话十分真实，在伐尔伏雷生命的线路里，有两股奇异的线索——商业的和浪漫的——有时候显得非常分明。正如杂色绳索的颜色，可以看得出各色参差在一起，却不能合成一色。

“你又在盼望回家去了，”她说。

“啊，没有，小姐，”伐尔伏雷说，猛然清醒过来。

窗外的集市，这时人挤得密了，声音也大了，这是一年一度的主要雇用集市，与前几天的市面截然不同。大体上是淡赭色掺杂着白色的一群人——这就是来谋职业的一伙劳力。女人们的长帽子，看来像马车篷子，布长袍和方格子披肩，跟赶车的粗外衫混杂在一起；她们也是等待雇用的。这些人里面，有一个老牧人，站在行人道拐角上，因为他的肃静，吸住了露赛妲和伐尔伏雷的视线。他显然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人。他所经历的人生搏斗是尖锐的，不讲别的，首先他是骨骼小。经年累月的艰苦劳动把身子压得那么弯曲了，若从背后望去，几乎都看不见他的头。

他把牧羊人的手杖插在阴沟里，扶着曲柄休息，由于他长期的摩挲，曲柄闪着银样的光亮。他简直忘记了他正在什么地方，忘记了他来干什么，他的眼睛始终盯着地面。离他不多远的地方，进行着与他有关的谈判；可是他不去听他们的谈话，他仿佛正回想着自己年轻力壮时容易找活干的快乐景象，当年他因为能干，随便哪一个农家都欢迎他。

一个从远方州郡来的农民正在同老人的儿子进行谈判。他们中间有个困难问题。在这桩交易中，农民不愿意接受没有心子的面包皮，换一句话说，没有年轻人就不肯要老人；可是儿子在现时工作的田庄上有一个爱人，她就站在旁边，等待着结果，嘴唇都白了。

“我不愿意离开你，奈莉，”那个年轻人激动地说。“可是，你瞧，我不能叫父亲挨饿，他在通告节①就要没工作了。这只有三十五英里路。”

女孩子的嘴唇发抖了。“三十五英里！”她叨咕着。“啊！够远的啦！我永远见不到你了！”这真是丘比特②的磁石没法吸引得住的距离；因为在卡斯特桥也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年轻人终归是年轻人。

“哦！不，不——我将永远见不到你了，”她固执地说，这时他紧握着她的手；她转过脸来对着露赛妲那面墙，不叫人看见她哭泣。那个农民说，他愿意给年轻人半小时考虑后再听回话，说着便走了，留下这一伙人去伤心。

露赛妲的眼睛充满了泪水。碰到了伐尔伏雷的眼睛。出乎她的意料，他看到这情景，眼睛也湿润了。

---

① 三月二十五日的通告节，是天使加百列(Gabriel)通告圣母诞生耶稣的纪念节。详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章。

② 丘比特是希腊神话里的爱神。

“这太惨啦，”她情绪激动地说。“情人们不应当像这样的拆散开！啊，要是按照我的心愿，人们应该随心所欲地去生活和恋爱。”

“或许我可以有办法叫他们不分开，”伐尔伏雷说。“我需要一个年轻的车夫；同时我也可以用下那个老头子……对的；也不会费多少钱，而他一定多少也能替我做点事情。”

“你真太好啦！”她快活地叫着。“你去跟他们讲定了，回头告诉我一声。”

伐尔伏雷走出去，她看见他同那一伙人在谈话。那伙人的眼睛全亮了；这买卖马上讲定了。伐尔伏雷作完这件事，立刻回到她这边来。

“你的心地真好，”露赛妲说。“我这方面，已经下了决心，凡是我的仆人，只要他们要求，便可以同爱人在一块儿！你也同样下一个决心吧！”

伐尔伏雷露出更认真的样子，把头摇得左右晃动。“我一定要更严格一些，”他说。

“为什么？”

“你是一个……一个很阔气的女人，而我是一个在谋生的草秣和粮食商人。”

“我是一个很有抱负的女人。”

“啊，好吧，我不知道怎么说啦。太太小姐们，不管有抱负，还是没有抱负，我都不懂得怎样同她们讲话，”唐纳无限惋惜地说。“我对什么人都客客气气的——再谈不上别的。”

“我看出你是讲老实话的，”她回答，在这种情感的交换中，她自觉是占了上风。伐尔伏雷说过了这句心里话以后，又向窗外集市上人们拥挤的地方望去了。

有两个农民见了面，握握手，他们离窗户很近，所以他们的谈话也像刚才那些人一样能够听得见。

“今儿早上你见到过年轻的伐尔伏雷先生没有？”有一个问。“他答应十二点钟在这里碰头，可是我在市上来回转了五六趟，也没见到个人影：他这个人一向是顶讲信用的。”

“我简直忘记这个约会了，”伐尔伏雷小声说。

“现在你该走了，”她说，“不是吗？”

“是的，”他回答。可是他仍坐着没动。

“你顶好还是走吧，”她催促他。“你会失掉一个主顾的。”

“坦波曼小姐，你这么讲会使我生气的，”伐尔伏雷大声说。

“那么你就别走，再多呆一会儿好吧？”

他关心地望着那个在找寻他的农民，就在这时，情形有点不妙，那个人向亨察尔站着的地方走去，于是他转向屋子里看着她。“我很想不走，可是我怕我非走不可啦！”他说。“生意是不应该不在乎的，你说是吧？”

“一分钟也不该放过。”

“真的。小姐，我下一趟再来——如果你允许的话。”

“当然，”她说。“我们今天的碰头很有意思。”

“这些事似乎让我们孤单的时候可以回味一下，不是吗？”

“这个我可不知道。究竟这是很平常的。”

“不，我不能这么说。不能！”

“好吧，不管怎么样，现在已经过去啦；市场在招呼你去呐。”

“是的，是的。市场——生意，我真希望世界上没有生意。”

露赛妲几乎笑出声来——她本来就要这么做了——可是这时她心里起了一点细小的波动。“你变得多快呀！”她说。“你不应该这么变的。”

“我从来没想过会有这样的事，”苏格兰人说，对于自己的弱点表现出一种单纯、羞愧、抱歉的神情。“自从来到这里看见你以后，才有这种情形！”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最好不要再来看我了。啊呀，我觉得我把你带坏了！”

“不过，来看你也罢，不看也罢，我在思想里会看见你的。好吧，我要走了……谢谢你，为了这次愉快访问。”

“谢谢你的光临。”

“或许我出去不上几分钟，就又要一心一意地想着做买卖了，”他叽咕着。“可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他走出去的时候，她热切地说：“过些时候，你会听到卡斯特桥人们谈论我。如果人们跟你讲，我是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为了我生活里一些偶然的事情，有些人会这么说的，你不要相信吧，因为我不是的。”

“我发誓决不相信这种话！”他热烈地说。

这两个人的情形就是这样。她燃起了那年轻人火热的心，使得他充满了感情；他这方面，仅仅给了她一个新的消闲方式，进而唤起了她正儿八经的挂念关怀。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们也说不明白。

露赛妲在做姑娘的时候，对于商人简直是不睬的。但是由于她失足给亨察尔所引起的生活的变迁，使得她对社会地位不加挑剔了。在她贫困的当儿，她受到自身所属的社会的排斥，现在她并不怎么热心来恢复这个地位了。她的心渴望着登上一艘方舟漂出去休息一下。只要它是温暖的，也就不管它是平稳呢，还是动荡。

伐尔伏雷被送出门去，他已经完全忘记了他是来看伊丽莎

白的。露赛妲在窗口望着他从农民和农民雇工的混杂人群里穿过。她从他的步法上看出，他还意识着她在观望他，他那有礼貌的态度吸引了她的心，她本来觉得允许他以后再来，是不适当的，可是她也只有求自己谅解了。他走进市场房子里去，于是她看不见他了。

三分钟以后，她从窗口走开了，这时响起敲门声，并不是连续不断地敲，可是很有力量，全房子里都响起来了，女仆快步走上楼来。

“市长，”她说。

露赛妲正歪着身子从指缝间作梦似地往外瞧着。她没有立刻答话。于是女仆又说了一遍，加上一句：“他说，他恐怕没有多少时间。”

“唔！那么就告诉他我现在头痛，今天不耽搁他了。”

这个口信传下去，她听到大街门关起来。

露赛妲到卡斯特桥来是想激起亨察尔对于她的感情。她已经达到了目的，可是现在她对于这种成就却冷淡起来了。

她在早晨把伊丽莎白-杰恩作一种干扰因素的看法改变过来了，她不再为了她继父的原故，觉得迫切需要摆脱掉这个女孩子。当年轻的女孩子走进来的时候，她断然没有疑心到这个局面的转变，露赛妲迎上去，十分诚恳地说：

“你回来了，我真高兴。你要同我住上很长的一段时间吧？”

拿伊丽莎白当做一条看家狗来赶走她的父亲——这主意多么新鲜。不过这倒也不是无趣的。亨察尔自从过去使她遭受了难以名状的伤害以后，就一直同她疏远。当他发觉自己已经自由了，而她富有了，他顶起码也应该做到，诚心地报答她，立刻应邀来看她。

她的情绪，一时高涨起来，一时衰落下去，摇摆不定，这些情绪之来得突然，使她的心里充满了胡思乱想；而露赛妲那一天的经历也就这样过去了。

## 24

可怜的伊丽莎白-杰恩，听到露赛妲叫她住下去，心里很高兴，她一点也没想到，恶运已经摧毁了她先前从唐纳·伐尔伏雷身上所得到的刚刚萌芽的爱慕。

露赛妲的这座房子，除了当做家以外，还可以一览市场的全景，这对于她如对于露赛妲一样，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这个十字路口就像上演壮观戏剧的规定的空旷广场，里面所发生的事件，总是同附近的居民生活有关的。农民、商人、卖牛奶的、走方郎中、叫卖的小贩，每个星期都在这里出现，到了日暮才又不见了。这是一切生活轨道的集合点。

从这星期六到下星期六，如今对这两个女人来说，就像从今天到明天一般。中间的几天，她们在一种激动的情绪下，简直像是没有过。在别的日子，她们可以随便到哪里去，惟独在集市这一天，她们准定留在家里。两个人都冷眼向窗外偷看伐尔伏雷的颈项和头部。她们很少看得见他的脸，他避免朝她们住的地方看，这也许是由于羞怯，也许是怕搅乱了他做生意的心情。

事情就这样继续下去，直到一个集市的早晨，又发生了一件令人兴奋的新事情。伊丽莎白同露赛妲正在吃早饭，这时从伦敦给后者寄来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两件衣裳。吃完饭，她招呼伊

丽莎白到她的卧房里去，这时伊丽莎白看见床上摊着一件深樱桃红和一件浅色的长袍——每一件的袖口上摆着一副手套，领头上放着一顶帽子，两把阳伞压着手套，露赛妲站在这假想的人形旁边，露出一副思索的神气。

"关于这种事，我不会费这么大心思的，"伊丽莎白说，她注意到露赛妲热心地翻来覆去地问，这一件还是那一件最合适。

"可是挑选新衣裳真是件苦事情，"露赛妲说。"在快要到来的整个春天里，你是这个人呢"（她指着一套服装），"还是那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呢"（又指另一套），"你不知道这两件里哪一件会成为令人讨厌的。"

最后坦波曼小姐作了决定，她不管怎样都要成为樱桃红的人。这件衣裳被评定是合身的，露赛妲穿着它走到前面的房间去，伊丽莎白随着她。

这天早晨是这一季里特别晴朗的一天。阳光普照在露赛妲住宅对面的房屋和铺石路上，亮光照射到她屋子里来，突然间，一阵轰轰的车轮声以后，在这稳定的亮光里，天花板上又加上了一连串转动的奇妙的反光，于是两个人转向窗口。一辆特别式样的车子，就在对面停下来，仿佛放在那里要人参观似的。

这是新式的农业机器，名叫马拖条播机，型式是现代化的，在这一带地方，直到如今还没人见过，此地仍然用古老的播种喇叭口来播种，如同在七王割据①时代一般。这个机器来到粮食

① 六世纪中叶，盎格鲁-萨克逊人由日耳曼北部侵入英境，建肯德（kent）、沙塞克斯（Sussex）、威塞克斯（Wessex）、东盎格力亚（East Anglia）、麦西亚（Meceia）、厄色克斯（Essex）、诺塞布利亚（Northumbria）七个王国。827 年威塞克斯王爱格柏（Egbert，？ —839）合并六国，统一全土，

市场所引起的波动，宛如一架飞翔机在察灵十字街[①]所造成的情形一样。农民围着它看，女人挨到跟前来，小孩子钻到底下或爬到里面去。这机器刷着光亮的绿色、黄色和红色，整个看去就像一个放大了多少倍的大黄蜂、蚱蜢和虾子的混合体。或者说，它也很像一架没有正面的直立的乐器。露赛妲所得到的印象就是这样的。“哦，它像是一架农业钢琴，”她说。

“这对粮食可有帮助哩，”伊丽莎白说。

“我不知道谁出的主意把它介绍到这儿来？”

她们两个人心里都想到唐纳·伐尔伏雷是创议人，因为他虽然不是个农民，但他与农作业却密切相关。他仿佛随着她们思想的召唤，在这当儿走来了，他围着机器绕了一圈，看着它，用手动动它，仿佛懂得它的构造。这两个观看的人一看见他来，内心里就是一惊；伊丽莎白离开了窗口，走到房间后边去，站着像是专心在望那墙上作装饰用的木壁板。她一点也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直到露赛妲受了新衣裳和看到伐尔伏雷这两件事的鼓舞，开口说道：“不管那是什么，让我们去看看这个新机器。”

伊丽莎白-杰恩立时把帽子和披肩勉强穿戴上，她们走出去了。所有聚集在周围的这些农业家中间，惟有露赛妲似乎是这部新机器的所有者，因为只有她的颜色可以同它比一比。

她们好奇地检查它，仔细观察那一排排、一个套着一个的喇叭头形的管子，还有一些小勺子，就像旋转的舀盐用的羹匙，它们把种籽拨到管子的上端，再撒到地上去；这时有人说了一声，“伊丽莎白-杰恩，早晨好。”她抬起头来，面前站着她的继父。

他的招呼有些干巴巴的，声音很响，伊丽莎白-杰恩的平静

---

① Chariog Cross，伦敦一条出色的街道。

心情受了搅扰,便慌张而含糊地说:“父亲,这位是同我住在一起的坦波曼小姐。”

亨察尔摘下帽子,扬起手来一个大弯腰,帽子扫到了他的膝盖。坦波曼小姐鞠了个躬。“亨察尔先生,能同您相识,非常高兴,”她说,“这个机器很精巧哩。”

“是的,”亨察尔回答;他开始讲解这部机器,可是更着重在讥笑它。

“谁把它弄到这里来的,”露赛妲说。

“啊呀,不要问我吧,小姐!”亨察尔说。“这种东西……吹得满响,却不见得真有用哩。有一个大言不惭的暴发户小家伙介绍给我们的一个机器匠,把它弄来的,那家伙认为……”他看到伊丽莎白-杰恩面上露出哀求神情,便不说下去,他大概认为求爱的事情可能正在进行。

他转身走开了。这时似乎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她的继女想象着这一定是她自己的错觉。亨察尔的嘴唇上分明以指责的口吻向露赛妲嘟囔了一句,而她听出这句话是:“你拒绝见我!”她不能相信这是由她继父口里说出来的话;真的,除非这句话是对她们身旁一个套黄绑腿的农民说的。可是露赛妲像是没说什么;随后仿佛从机器的内部响起了一支哼哼的小调,把关于这件事情的所有的想法都驱散了。亨察尔这时已走进市场房子里不见了,两个女人朝播种机望着,她们可以看到在它后面有一个人弯着腰,把头钻到机器里面,在研究它们的简单的秘密。这哼哼的歌曲继续唱下去:

“这是一个夏天的下午呀,
过一会太阳就要下去啦,

凯悌穿着崭新的衣裳呀，

翻过小山到刚利去啦。”

伊丽莎白-杰恩立时辨认出这个歌者的声音，她也不晓得为了什么就显得局促不安。露赛妲随后也听出他的声音来，她比较能自主一些，很机伶地说：“播种机里唱出‘刚利姑娘’——真是出奇！”

最后，这年轻人检查满意了，挺起身子站起来，从机器顶上望过来，同她们的眼睛会合了。

“我们正在看这个神奇的新播种机，”坦波曼小姐说。“可是实际上它是一件废物——是不是呢？”她依照亨察尔的话，又说了一句。

“废物？啊，不是的！”伐尔伏雷严肃地说。“它会使这一带地方的播种来一次革命！撒播的人再不会满地乱撒，把一些种籽撒到路旁去，撒到荆棘里，或者诸如此类的。每一粒种子要到哪里，就会到哪里，决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

“这么说，播种的浪漫故事永远一去不返了。”伊丽莎白-杰恩说。她觉得至少在读《圣经》上自己是同他不相上下的。“‘看到风的人不要播种，’传道的人这么说；可是他的话不会再有什么用处了。多大的变化呀！”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的！”唐纳表示承认，他的目光茫然凝视着远远的一个空白点。“可是机器在英格兰的东部和北部，已经很普通了，”他又辩解着说。

露赛妲似乎与这一套的感怀不大相干，她的《圣经》知识也相当有限。“这部机器是你的吗？”她问伐尔伏雷。

“不是的，小姐，”他说，他一听到她的声音，便觉得有些发

窘，也谦恭起来，可是对待伊丽莎白-杰恩，他是从容不迫的。“不，不……我不过是替人介绍去买这个东西。”

在紧接着的一阵沉默里，伐尔伏雷看上去心里只有她；他已经从伊丽莎白所认识的境界走过去了，而进入一个不是她所能及的更明亮的生存领域里。露赛妲看出那一天他很乱，一半的心境是在他的商品上，一半的心境是浪漫的，便愉快地对他说：

“好吧，别为了我们丢掉你的机器，”说着便同她的女伴回到屋里去了。

伊丽莎白觉得自己是在妨碍人家，可是为什么，她也说不出个道理来。她们又回到客厅里的时候，露赛妲说了这么一句话，对这件事多少算是作了些解说——

“有一天我跟伐尔伏雷先生谈过一次话，所以我今天早晨认识他。”

那一天，露赛妲对待伊丽莎白非常亲切。她们待在一起，看见市场先是越来越拥挤，慢慢过了些时候，又看见人越来越少下去，这时太阳朝着市镇上街头慢慢下落，光线照在街上，把这条长长的通衢从头到尾罩住。几辆单马车和轻便运货车，一辆接着一辆地不见了，直到街里连一辆车也不再有。乘车时间过去了；步行的人得了势。种地的雇工带着他们的老婆孩子，成群结队地从四乡涌来买这一周里用的东西，先前充满全街的辚辚车声和马蹄声已经听不见了，这时除了脚步擦地的声音以外，再没别的。所有的机械、所有的农民、所有的有钱阶级，都已经走了。市上交易的性质，从趸售变成了零售，这时间的便士就像这天早些时候的金镑一样用来交易。

露赛妲和伊丽莎白朝外望着这副情景，虽说天色已黑，街灯也亮起来了，但她们依然没有关窗。在微弱闪烁的灯光下，她们

说话更自在了。

“你父亲跟你很疏远，”露赛妲说。

“是的，”她把亨察尔仿佛短暂地跟露赛妲说过的一句神秘的话忘记了，便接着说，“这是因为他认为我不够格。我曾经竭力去做，那情形真不是你所能想象的，可是终归没有用！我母亲同我父亲的分离，造成了我的不幸。一个人的一生里，有这样的阴影，你不会了解的。”

露赛妲似乎有点躲躲闪闪的。“关于这类的事情……我不太……”她说，“可是在不同情形下……你也会感到一种……受屈……的感觉……耻辱……”

“你有过这样的感觉吗？”年轻的一个天真地问。

“噢，没有过，”露赛妲赶快说。“我在想着……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些女人在世人的眼里，让自己处于了一种奇怪的境地，可不是由于她们自己的过错。”

“事后一定会令她们痛苦。”

“这会使她们烦恼；因为别的女人不也是会轻蔑她们吗？”

“并不完全是轻蔑的。不过也不会十分喜欢或尊敬她们。”

露赛妲又在躲闪了。即使在卡斯特桥，要是追究起来，她的过去也难免会被人发觉的。就拿一件事来说吧，她当初兴奋地写给亨察尔的那一大堆信件，他还没有退还给她。这些信可能是毁掉了，但是她真希望她从来没写过那些信。

露赛妲同伐尔伏雷的相遇以及他对于她的态度，使这个善于思考的伊丽莎白更加留心观察着她这神采奕奕而和蔼可亲的女伴。几天以后，露赛妲正要出门的时候，她们的目光会合了，她有几分料到坦波曼小姐正希望要去见那位令人爱慕的苏格兰人。露赛妲整个腮上和眉眼里，毫不掩饰地露出这个事实，凡是

对她有些认识的人，都可以看得明白，而伊丽莎白正在开始了解她。露赛姐走出去，关上了大门。

一种预感罩住了伊丽莎白，压迫她在炉火旁坐下来，她从自己已经历过的材料去推断事件，那么肯定，如同目睹一样。她的心神就这样随着露赛姐——看见她偶然在什么地方遇见了唐纳——看见他露出见到女人时所特有的神色，而因为这个女人是露赛姐，所以愈加情深。她想象他那样热烈的情态；看见他们两个迟疑不决，一面非常不愿意分离，一面又希望不叫人看到；她描画他们的握手；他们在分手时的一般外貌和行动，可能非常淡泊，只有脸上一些细微的表情，显示出热情的火花，这样就除了他们自己，任何人也看不出来了。这个沉默明察的女巫还没有把这些事情想完，露赛姐已悄悄地来到她的背后，吓了她一跳。

事情正如她的想象，全盘是真实的——她简直可以发誓。露赛姐眼睛里有一种熠熠的光彩，罩在她绯红的脸蛋上。

“你见过伐尔伏雷先生了，”伊丽莎白若无其事地说。

“是的，”露赛姐说。“你怎么知道的呢？”

露赛姐跪在壁炉前，兴奋地握着她朋友的手。可是她始终没有说出她在什么时候怎样见到了他，或是他说了些什么话。

那天夜里她变得不安起来；第二天早上她愈加激昂了，在吃早饭的时间，她跟她的女伴说，她的心里存着一件事情——关于同她有深刻关系的一个人的事情。伊丽莎白诚恳地静听着，表示着同情。

“这个人……一位小姐……曾经非常崇拜一个男人……非常崇拜，”她试探着说。

“啊，”伊丽莎白-杰恩说。

“他们是亲密的——比较亲密。他对她并不像她对他那样

的重视。可是在一时的感情冲动下，纯粹出于补过的心情，他提议娶她作妻子。她同意了。正在进行当中，却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阻碍；不过她既然同他已经发生了这么深切的关系，便觉得她永远不能再属于另一个男人了，这纯粹是良心问题，即使她不想这么做也不行。从此以后，他们天南地北分开了，有很长一段时间，彼此毫无音讯，她觉得她的生活已经走投无路了。”

“唉……可怜的姑娘！”

“她为他吃了不少的苦；不过我应该说，这种事情，也不能完全怨他。最后天意如此，拆散他们的那个障碍消除了；于是他来同她结婚。”

“多么叫人喜欢哪！”

“可是在这期间，她——我那可怜的朋友——见到了另一个男人，她喜欢这个男人强过于他。现在说到问题上来了：她能不能在义理上拒绝第一个男人呢？”

“她更喜欢这个新男人……这不好！”

“是的，”露赛姐说。她苦恼地望着一个男孩子在摇动市水泵的把柄。“这是不好！可是你要记住：这是由于一场偶然的事故，才被迫同第一个男人造成模棱两可的情势，你还要记住，他不及第二个那么有教养和高尚，并且她发现第一个有些品质出乎她起初的意想，就不大愿意拿他当作一个丈夫了。”

“我没法回答，”伊丽莎白-杰恩思索着说。“这太难了。这事需要由一个教皇来决定的！”

“或许是你不愿意讲吧？”露赛妲以哀求的口吻说，表示她是那么需要仰仗伊丽莎白的意见。

“是的，坦波曼小姐，”伊丽莎白承认了。“我还是不讲的好。”

不过露赛姐既已把这种情形略微讲出了一些，也就似乎宽了心，头痛病渐渐地好起来了。“请拿一面镜子给我。看看我的脸色叫人看起来怎么样？”她懒洋洋地说。

“喔……有点憔悴，”伊丽莎白回答，她像一个鉴定家看一张可疑的真伪难辨的画似地望着她；她把镜子找来，叫露赛姐能在镜子里仔细观察自己，露赛姐便热切地照起镜子来。

“时光这么过去，我真不知道我还能保持青春年华吗？”她过了一会儿说。

“是的……完全可以。”

“我哪个地方最坏？”

“你的眼睛底下——我注意到有点点发黑。”

“是的。我知道那是我最糟糕的地方。你看，我还能有多少年就变得绝对不成样子了？”

伊丽莎白虽说比较年轻，而在这个讨论中，却担任了富有经验的贤人哲士的角色，这情形是有些奇特的。“可能还有五年的光景，”她公正地说。“要是生活安静，或许可以维持到十年。你要是不谈恋爱可以算到十年吧。”

露赛姐思索着这句话，像是思索着不可改变的、公平的判决。关于她过去的恋爱，她就是这么以第三者的经验大略地讲了一下，便再不对伊丽莎白-杰恩讲下去；虽然伊丽莎白有着她自己的一套人生观，可是心肠柔弱，那天夜里躺在床上，一想到她这漂亮有钱的露赛姐，在她的自白里，不肯把人名、时间告诉她，完全信任她，便叹息起来。因为露赛姐故事里的那个“她”，并没有把伊丽莎白瞒哄过去。

# 25

在下一次的拜访中，伐尔伏雷明显表现出不安，这也成了一次考验，表明露赛妲心里完全排除了亨察尔。照惯常的说法，他是同坦波曼小姐和她的女伴两个人在谈话；而实际上，伊丽莎白坐在屋里，如同不在一样。唐纳像是根本没有看见她，只嗯啊地草率答复她所说的几句短小的聪明话，他的心神和才智整个专注在那个女人身上——她可以夸耀的是，在措辞、性情、见解，也可以说在原则上，如海神①一样善于变化，而这是伊丽莎白所不及的。露赛妲一定要把她拉进这个圈子里来；可是她在这儿，却像圈子外的一个尴尬点。

苏珊·亨察尔的女儿，正如她在更恶劣的情况下忍受过来一样，忍受了这种冷酷待遇的苦恼，尽量想办法一有可能便赶快悄悄地抽身离开这间不融洽的屋子。这个苏格兰人简直不像原先的那个伐尔伏雷了——他曾经同她跳过舞、同她散步、同她微妙地保持着爱情和友情之间的关系，只有在那恋爱历史时期，才可以说是没有搀杂痛苦的。

她淡漠地从自己卧房的窗子向外观望，对着附近教堂的钟楼顶沉思，仿佛那上面写着她的命运一样。"对了，"她最后说，手掌在窗台上轻轻的一拍，"他就是她跟我讲的故事里的第二个男人！"

在这期间，亨察尔对露赛妲那种闷着烟要发出火来的感情，由于这种情况的撩拨，越来越把火苗扇得高扬起来。从前他对

---

① 希腊神话里的普洛梯厄斯(Proteus)，他是一个可以随意变化自己形象的神。

于这个年轻的女人，曾经感到一种带有怜悯的热情，这种感情经过一再考虑，几乎已经冷却了，如今她的身份有点不易接近，而长得愈加成熟美貌起来，亨察尔开始把她视为自己理想的对象了。由于她的沉默，他一天天地得到证实，想用这种不见面的办法要她来迁就，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于是他让步了，又去拜访她，伊丽莎白-杰恩正好没在家。

他穿过房间，走到她跟前，他的脚步沉重，略有几分笨拙，他的眼睛热烈有力地凝视着她——同伐尔伏雷的羞怯目光比起来有如月亮旁边的太阳——而且还露出一团高兴的神情，说真话，这倒也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可是她由于地位的转变，似乎简直变了质，以一种冷淡的友谊态度，对他伸出手来，不由得他不谦恭了一些，他显然失掉了威势，便坐下身来。他本来对衣服的式样，懂得不多，可是他还能感觉到自己的外表配在她的身旁是不相称的，而他一直到现在，在梦想中几乎都拿这个女人当作自己的财产看待。她说了几句非常客气的话，对他的来访表示感谢。这使他的心情又恢复了平衡。他古怪而有失威严地注视着她。

"喔，我当然要来看你的，露赛妲，"他说。"这种无聊的做作有什么意思呢？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一有什么心愿——也就是说，如果我还有点心愿的时候，我就禁不住自己的。我来是想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习俗允许，我便立刻同你结婚，好让我报答你对我的忠诚，补偿你的损失，因为你替我着想得太多了，替自己打算得太少。你跟我讲，你认为什么时候合适，指定哪一天或是哪一个月吧，我是完全同意的；这些事情你要比我懂得多。"

"这事还太早吧，"她推托地说。

"是的，是的；我想也是的。可是你要知道，露赛妲，我那可怜的受尽委屈的苏姗死了以后，虽然当时我还没有心思想到重

新结婚，但是我立刻就感觉到，你我既有这么一番关系，我就有责任要把事情弄得妥帖，再不能不必要地任由这件事耽搁下去。不过，我不愿意赶忙来看你，因为——喔，你可以猜想得到，你得到这份钱，叫我有了什么样的感觉。”他的声音慢慢地低下来，他意识到他的话声和态度在大街上倒不觉得怎么样，而到了这间屋子里便显得粗暴了。他看看屋子的四周，看看她替自己布置的那些新奇的幔帐和精巧的家具。

“说实话，我还不知道卡斯特桥能够买到这样的家具，”他说。

“倒也真买不到，”她说。“除非这个城市再经过五十年的文明。这是用一辆大车和四匹马才弄到这儿来的。”

“嗯。看来你仿佛是靠资本过活的。”

“哦，不，我没有。”

“那更好，不过事实上你像这样陈设起来，就显得我对你的态度有些不雅观了。”

“为什么呐？”

这并不真正需要回答的，他也就没有答复。

“喔，”他继续说，“在这世界上，我首先愿意看见享受这样财富的人，第一个就是你，露赛妲，我相信，谁也不比你更合适。”他用祝贺赞美的口吻转过身来对她说，情态那么热烈，尽管她跟他十分熟，也不由得有点畏缩了。

“你说了这些话，我非常感激，”她露出一种讲客套话的神气说。这种勉强应酬的神情被看出来了，于是亨察尔立时表现出忿忿的样子——再没有人比他表现得更快了。

“你感激也罢，不感激也罢。虽然我所说的话，或许没有那么文雅，配不上你平生第一次刚学会的要求，不过我说的是真话，我的露赛妲小姐。”

“你这样跟我讲话未免太不客气了，”露赛妲愠怒地说，眼神里气势汹汹。

“一点也不！”亨察尔激烈地答道。“可是，算了，算了，我不愿同你吵嘴。我带着诚恳的建议来看你，为了要封住你在泽西的那些仇人的嘴，你应该为此感谢我。”

“你怎么能这样说，”她回答，立刻发作了。“你明明知道，我惟一的罪过，就是为了你，放纵了我作女孩子无知无识的热情，一点没有注意到礼法，因此我一向认为自己是纯真的，而人们却说我犯了罪，你不应该这么讽刺人！你写信告诉我你妻子回来了，结果甩掉了我，在那个苦恼时期里我已经受够罪啦。如果说我现在少许自立起来了，当然我就有权利照我心意去做了！”

“是的，是这样的，”他说。“不过在人世里头，人家不是按照你的实际而是按照你的外表来评判你的；因此我想为了你自家的名声，你应该接受我的建议。在你故乡泽西知道的事情，此地也照样会知道的。”

“你怎么老是谈泽西呢！我是英国人！”

“是的，是的。那么，你对我的建议怎么说呢？”

在他们相识期间，这是露赛妲第一次取得了主动；可是她却退回来了。“目前就这样下去吧，”她有些为难地说。“你把我当作一个朋友看待，我也拿你当朋友。过一些时……”她止住了；他暂时也没有说什么话把这个空当填补起来，如果人们无意于此，也就没有半分友情驱使他们谈下去。

“你就是这样子对待我吗？”最后他凶狠地说，一面点头肯定他自己的思想。

反射进来的一片黄色的阳光，有几秒钟照满了房间。这是从乡下来的一车新捆好的干草走过时发出的反光，那车上标着

伐尔伏雷的名字。伐尔伏雷本人骑马跟在车旁。露赛妲面孔上的变化，正如一个女人看见自己心爱的男人像幻影一样猛然出现在眼前时脸上的表情一样。

亨察尔只要一转眼睛，向窗口看一看，她那不可接近的秘密就可以揭穿了。但亨察尔一心在揣度她的语气，正低头直视着地面，没有留意到露赛妲春风满面的情态。

“我真没料到——真没料到女人会是这样的！”他过一会儿加重了语气说，站起身来，准备走了，露赛妲却急于不想叫他疑心到事实的真相，便请他不要忙着走。她给他拿来几个苹果，而且一定要替他削一个吃。

他不肯接过来。“不，不，这东西不是给我的，”他干巴巴地说，向门口走去。临出门的时候，他转过身来，眼睛盯着她。

“你住到卡斯特桥来完全是为了我，”他说。“可是现在你到了这儿，竟对我的建议不肯作任何表示。”

他一走下楼，她就倒在沙发上，可是在一阵激烈绝望的感情下，又跳起来。“我要爱他！”她热烈地叫着；“至于他——又暴躁又严厉，已经看出这种情形，还要跟他缠在一起，简直是发疯啦。我不愿成为过去的奴隶……我喜欢谁我就爱谁！”

露赛妲既然决心同亨察尔断绝关系，人们会料想她有能力找到一个比伐尔伏雷更高的对象。可是露赛妲并不计较这些：她怕她早年结识的人说她坏话，她又没有留下什么亲戚；她以天生的轻快心情，顺从地接受了命运的赐予。

伊丽莎白-杰恩用她那率真明净的头脑观察着露赛妲在她两个爱人之间的处境，因此也就不会看不出她的父亲——她这样称呼他的——和唐纳·伐尔伏雷一天天愈加不顾一切地迷恋起她的朋友来了。在伐尔伏雷这方面，是青春的自发的热情。

而在亨察尔这方面，却是中年人受了人为刺激而起的贪欲。

从他们两个人的态度来看，几乎全然忘记了她的存在，这使她感到痛苦，不过有时候她又觉得这件事很有趣，便也把她的痛苦驱散了。遇到露赛妲刺痛了手指，他们就深深地关切，仿佛她要死了似的；可是逢到她自己病得严重或是很危险的时候，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只是说上一句应酬的同情话，立刻便全然忘记了。不过她看出亨察尔有这种情形，便也不免引起一些作儿女的哀伤；她不由得要问，在他做了那番关切的表白以后，她做了什么事，让他如此地冷淡她呢。至于讲到伐尔伏雷，经过公正的考虑以后，她认为，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她同露赛妲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呢？正如天空升起了月亮的时候，她不过是一颗“夜间的小星”罢了。

她是受过遭人白眼的教训的，她见惯了每天希望的破灭，正如见到天天的日落一样。如果说她的现世生活很少把书本上的哲理教育给她，至少在这方面她却受了很好的训练。不过她的经验与其说是由一连串纯粹的失望，倒不如说是由一连串不尽如人意的替代品构成的。她经常碰到这样的事，她所希望的，她得不到；她所得到的，却不是她所希望的。因此她以近乎恬静的心情，回顾着当唐纳还没有成为她讲明的爱人时那些已成过去的日子，同时心里在揣摩老天将送给她怎样一个她所不愿意的东西来代替唐纳的位置。

## 26

一个晴朗的春天早晨，亨察尔和伐尔伏雷在南面城墙根下

面的栗树道上，偶然遇见了。他们两个都刚吃过早饭走出来，附近再没有另外的人。亨察尔正在读着露赛妲写给他的一封信，这信是答复他的短柬的，信上讲了一些理由，说明她不能即刻应允他所期望的第二次会面。

唐纳目前正同他从前的朋友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中，所以不愿意跟他谈话，可是也不想怒气冲冲，默不作声地从他面前走过去。他点点头，亨察尔也照样点点头。他们各自走开了几步，这时有人发声叫道："伐尔伏雷！"这是亨察尔的声音，他站住看着唐纳。

"你还记得吧，"亨察尔说，仿佛使他说话的，不是面前的人，而是他心里的思想，"你还记得关于我的第二个女人的故事吗？——她因为没加考虑同我发生了亲爱的关系而受了痛苦。"

"我记得的。"伐尔伏雷说。

"你还记得我跟你讲的这事怎样开始和怎样结束的吗？"

"记得。"

"哦，我现在可以结婚了，我向她提了出来；可是她却不愿意嫁给我。现在你看她这是怎么回事？……我提出这个问题来问问你。"

"哦，现在你没有什么对她不起的了，"伐尔伏雷诚心诚意地说。

"这个是真话，"亨察尔说，继续走他的路。

他提问题的时候，刚刚看完了一封信，这样就使得伐尔伏雷心里完全不会疑心到露赛妲就是那个可疑的人。事实上，她如今的处境与亨察尔故事里的那个女人截然不同，这本身就足以蒙蔽他，叫他绝对想不到她就是那个人。在亨察尔这方面，他的心里本来起了怀疑，可是从伐尔伏雷的谈话和态度里又得到了

安心。他们还没有成为有意识的情敌。

然而他确信一定有某个人在跟他竞争。他可以从露赛妲周围气氛里觉察到，也可以从她的字里行间看得出，有一股敌对的力量在发挥着作用，因此在他竭力想同她接近的时候，他就仿佛站在逆流的水波里。他越来越确信，这不是内在的转变。她的窗户像是闪着一种光表示不欢迎他，她的窗幔像是狡诈地悬挂着，仿佛掩藏着一个篡夺者。他为了要寻找出这个人是谁——究竟真是伐尔伏雷，还是另外一个人——便想尽了办法再同她见一面，最后他总算达到了目的。

在会面的当儿，她递茶给他的时候，他打定主意，小心试探着问一声，她认不认识伐尔伏雷先生。

啊，是的，她认得的，她宣称；她既然住在这样一个俯瞰着市中心区和圆戏场的望楼里，几乎没法不认识卡斯特桥里的每个人。

"年轻有趣的小伙子哩，"亨察尔说。

"是的，"露赛妲说。

"我们两个人都认识他，"好心的伊丽莎白-杰恩为了解除她女伴不可免的窘困便这样说。

门上有了敲门声；说得确切些，是重敲了三下，最后是一小声。

"这种敲法表示一半一半——一个人半温柔半单纯，"粮食商人寻思着。"所以要说这个人就是他，我是不应该奇怪的。"几秒钟以后，果然不出所料，唐纳走进来。

露赛妲表现得十分局促不安，心慌意乱，这就愈加引起了亨察尔的疑心，再用不着什么特别的证明就可以断定没有错误了。他一想到自己同这女人的这种尴尬情况，几乎就要暴跳起来。这个女人受到诽谤的时候，便责备他遗弃了她，一再迫切地要求

他考虑这层关系，她以前活着为了等待他，及至一得到适当的时机，她就来要求他同她结婚，以便把她为了他所造成的不正常的地位纠正过来；过去她曾经是这样的。可是现在呢，他反而坐在茶桌边要热心地去博得她的注意，于是他在热情的激愤下，就如任何愚痴的青年爱人所感觉到的一样，觉得另一个在场的人是一个恶棍。

他们直挺挺地并排坐在这暗的桌边，如同一幅多斯加尼[①]派的绘画中两个门徒正在以马忤斯吃饭的情形[②]。露赛妲成了那第三个而主要的人物，坐在他们的对面；伊丽莎白-杰恩因为是局外人，同这场面不发生关系，所以她像记录此事的福音传教士一样，能够置身事外观察全部的情景；他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一声不响，只听见茶匙碰着杯碟的声音，屋外所有的情形全然没有人注意到，这时窗底下铺石路上正发出鞋跟的嘎嗒声，有手推车或货车走过去，驾车人呼哨着，在房屋对面市唧筒边，水正涌进住户的水桶里去；邻人们正在互相问候，还有运走晚间供应的车子，轭挽正格格地响。

"再吃一点黄油面包吧？"露赛妲对亨察尔和伐尔伏雷一视同仁地说，端起一个盘子，上边放着几块长片面包，举到他们两人中间。亨察尔拿住一片面包的一头，唐纳拿住了另一头；每个人都觉得这话是对他说的；于是谁也不肯放手，那片面包裂成了两半。

---

① 多斯加尼是意大利的一个省。

②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有两个门徒到离耶路撒冷二十五里的以马忤斯村里去。他们在路上遇到一个人，一路上同他们谈着《圣经》的道理。直等到他们三个人一起吃夜饭的时候，那两个门徒才解悟到这个人就是耶稣。但他这时已忽然不见了。事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 24 章 13 至 31 节。

“啊……这真是我不好！”露赛妲怯生生笑了笑说。伐尔伏雷也装着要笑；可是他的爱情已经太深了，不能不把这件事看做含有悲剧的意味。

“这三个人多可笑！”伊丽莎白心里说。

亨察尔满腹猜疑地离开了这座房子，虽然他没有半点证明可说伐尔伏雷就是情敌；因此他还不能决定。可是对于伊丽莎白-杰恩，这件事就如市唧筒一样地明白；唐纳和露赛妲已是开始相恋的爱人。露赛妲虽然小心在意，却也不只一次，抑制不住自己把眼风投到伐尔伏雷的眼里去，就像鸟儿奔入窝巢里一样。但亨察尔是粗心大意的，在昏暗的光线下辨别不出这样细微的情节，对他来说，这如同小虫的唧唧声，是超乎人类听觉范畴以外的。

然而他受了刺激。这种争取爱人的潜在意识，助长了许多他们在事业上明显的斗争。这种竞争本是属于粗俗的物质性质的，而这时加入了一个燃烧的灵魂。

这种活跃的敌对心理，采取了实际行动，亨察尔派人把约浦找了来，这个人就是从前因为伐尔伏雷来了而没有雇用的那个经理。亨察尔时常在街上碰到这个人，注意到他的衣裳表明了他的窘困，听说他住在米克生①巷内——一个市背后的贫民窟，卡斯特桥最坏的住区——这几乎就可以证明这个人已经到了顾不得什么的地步了。

约浦在天黑以后才来，他从谷仓院子的大门里走进来，一路在秣草和麦秆间摸索着走到写字间，亨察尔独自坐在那里等着他。

---

① 米克生（Mixen）一词，原文有“粪堆”的意思。

“我又缺一个工头了，”粮食商人说。“你现在有事情做吗?”

“连个讨饭的地方都没有，先生。”

“你要多少工钱?”

约浦说出了价钱，数目是很小的。

“你什么时候能来?”

“现在立时立刻就能来，先生。”约浦说，这个人经常手插在衣袋里站在街角上，太阳把他衣裳的两肩都晒得变成如稻草人一般的发绿了，他经常观察着市场里的亨察尔，打量他，探听他，利用一个无事可做的人的闲暇来理解忙人，比忙人理解自身还要清楚。约浦还有一样有利的经验：在卡斯特桥，除了亨察尔和不多话的伊丽莎白以外，只有他知道露赛妲实际上是住在泽西的，不过是最近才从巴斯来。“我也很熟悉泽西，先生，”他说。“您常到那边做生意的时候，我正住在那儿。对的……我常常在那儿见到您。”

“真的！很好。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你前一次来谋事提出的证件，已经够用的了。”

亨察尔心里并没有想到，有些人在贫困的时候，品行会变坏。约浦说了一声“谢谢”，站得更加稳当，意识到他终于正式属于这块地方了。

“现在，”亨察尔说，锐利的眼睛盯住了约浦的脸。“因为我是这一带地方最大的粮食草秣商人，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做到。那个苏格兰人，他胆敢把持市上的生意，所以一定要把他排除掉。你听见了吗？我跟他是不能并存的——这事情很明白，也是一定的。”

“这些我早就看出来了，”约浦说。

“当然，我的意思是通过光明正大的竞争，”亨察尔继续说。

“但是既要光明正大，也要同样的猛烈、尖锐而绝不退缩——宁可做得过分一些。按照农民的惯例用这么一种拼命斗的办法来抵制他，要置他于死地——叫他赔光。我有资金，你记住，我是能做到的。”

“我的想法也完全一样，”新的工头说。约浦因为伐尔伏雷曾经抢了他的职务，所以厌恶伐尔伏雷，因此他成了自愿效劳的工具，但同时从商业上来说，也就成了亨察尔可能选择的最不稳妥的伙计了。

“有时我想，”他接着说，“他必定有一面能看到来年的镜子，他有那么一种事事都能赚钱的秘诀。”

“他这人是深沉的，所有诚实的人都看不透他；可是我们一定要叫他暴露出来。我们要比他多买贱卖，这样就可以把他挤掉。”

随后，他们详细讨论了进行这件工作的一些细节，很晚才分手。

伊丽莎白-杰恩无意中听到他的继父雇用了约浦。她十二分地相信，这个人是不适宜于这个位置的，因此甘冒使亨察尔发怒的危险，在他们见面的时候，她就把她的忧虑告诉了他。但这是没有用的。亨察尔严厉地呵叱了她一句，不叫她说下去。

这一季的气候似乎对他们的计划有利。这个时期正是外国竞争尚未参加进来改革粮食交易的前几年，所以仍像早年间一样，每月小麦的市价，全看国内的收成来决定。歉收或是预料歉收，在几个星期以内，粮食的价格就会加倍；而预料丰收就会同样迅速地降低价钱。市价就像当年的道路一样，陡上陡下，反映出当地的状况，缺乏管理、平定和调和。

农民的收入由他本人地界以内的小麦收获来决定，而小麦

的收获又受天气的支配。因此，他就成了一种肉做的晴雨表，生着触角老是探索他周围的天空和风向。当地的气压就是他的一切；其他地方的气压是无关紧要的。乡下一般大多数的人，即使不是农民，也比现代人更重视主宰气象的神灵。真的，当时农家在这方面的感觉，是那么强烈，在同样的今天那几乎成为不可理解的了。遇到不合时宜的暴风暴雨，他们恨不得要匍伏在地上号啕大哭，在某些人家，风雨的来临，就等于阿拉斯托[①]来到了，他带来了罪恶的贫困。

仲夏以后，人们注视屋顶上的风信标，正如人们在待客室里守候仆人一样。太阳使他们高兴，无声的细雨使他们沉着；连着几个星期的风雨使他们失魂落魄。天空的气象，如今人们认为是不愉快的，当时就看作祸害一样。

到了六月，天气非常不好。卡斯特桥一向被认为是一块钟板，所有附近的小庄子和村落都在这块板上敲出它们的音响，这时它简直是萧条的。商店的橱窗里，没有什么新的货品，又把去年夏天没人买的一些东西陈列出来；废弃了的镰刀，歪歪扭扭的耙子，在店里摆旧了的绑腿以及时间过久而变硬了的防雨布裤子等等，又都出现了，并且尽可能磨刷得像新的一样。

亨察尔在约浦的附和之下，判断这是谷仓要发生恐惶的年月，就从这样的判断上，决心进行他对伐尔伏雷的战略。但在动手以前，他希望——无数的人也都有过这样的希望——能对目前不过是极有可能的事，得到更确切的把握。他是迷信的——个性强的人时常是这样——他心里对这事产生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即便是对约浦，他都怕讲出来。

---

① 阿拉斯托(Alastor)是希腊神话里的复仇之神。

离城几里远，有一个孤僻的小庄子，这个庄子过分地孤僻，使得一般所谓的孤僻村庄相比较而言都算是兴旺的了，这个庄子里住着一个古怪名声的人，人们把他看作预言家或是气象的先知。通往他家去的道路又弯曲又泥泞——如今到了不顺利的季节就愈加难行。有一天晚上，雨下得很大，常春藤和桂树发出的回声，像遥远的小枪声，这时一个人要是出门，用衣服裹住耳朵和眼睛，是可以原谅的，而我们也就看到有这么一个蒙头罩面的步行的人，朝着榛树丛走去，先知住的小屋子正埋在树丛下面。关卡大道变成了小路，小路变成了两轮车路，车路变成了马行小道，马行小道变成了羊肠小径，羊肠小径长满了杂草。这个孤独的行路人常常失脚，有些荆棘结成自然弹簧使他颠踬，最后总算他到了那个人家；这房子还有一座小花园，四周是高高密密的篱墙。这个茅舍比较而言算是大的，是住户亲手用泥土建造起来的，屋顶的铺草也是自己搭盖的。他永远住在此地，而且可以料想他将会死在这里。

他的生活的供应没人看得见；因为这种供应是出乎常规的。附近一带几乎没有一个人听到这个人的论断不假装笑一笑，说一句老套头“没啥道理”，面孔上露出满不在乎的神气，可是很少人的心底里是不相信的。他们每次来求教他，都说是为了“好玩”。拿钱给他的时候，他们说“这点钱留你过圣诞节”或是“圣烛节”，全看当时的情况来决定。

他真希望他的顾主更诚恳一些，少来这种虚假的讥笑；但人们在这种表面的冷嘲下，基本上是相信的，他也就得到了安慰。上边已经说过，他是有能力生活的；人们背着脸来支持他，他有时觉得惊奇：在他的屋子里，人们承认得那么少，却相信得那么多，而在教堂里，人们承认得那么多，却相信得那么少。

由于他的名声，我们背后叫他做“铁嘴”，当面称他乎尔[1]“先生”。

他那花园的篱笆，在门口形成了一个拱顶，里面嵌着一扇门就像砌在墙里似的。这个高大的路人在门外站下来，用手巾把脸包扎起来，仿佛正害着牙痛，从小路走上前去。百叶窗没有关，他可以看到先知正在里面做晚饭。

乎尔听到敲门声，拿着蜡烛走来开门。客人往后退了退，避开烛光，语调深长地说：“我可以跟你谈一谈吗？”对方请他进去，可是客人却按照乡下习惯答道，“用不着，谢谢你；”这句话说过以后，屋主人没有别的办法只得走出来。他把蜡烛放在碗柜的角上，从墙钉上把帽子拿下来，然后到门廊里来见这陌生人，回手把房门关上。

“我早就听说，你能做——那一类事情？”来访者说，竭力避免暴露自己的身份。

“也许是的，亨察尔先生，”天气预言家说。

“啊——你怎么这样称呼我？”来客问，吃了一惊。

“因为这是您的姓。我觉得您要来的，我早就在等着您，我想到您可能走路走饿了，就预备好两份晚餐……您看看这儿。”他打开门，露出晚餐桌子，正如他所讲的，桌边有两把椅子，桌上有两副刀叉、盘子和耳杯。

亨察尔的感觉，就像扫罗受撒母耳[2]款待的情形一样；他一时没说什么，随后把至今还保留着的怕冷的伪装取下来说道：“那么我是没白来一趟……现在，举例来说吧，你能用咒语去瘤

① Fall 一名，含有“害人”的意思。

② 扫罗替他父亲去寻找失掉的羊，耶和华预先指示先知撒母耳款待他，并使他作了以色列的君主。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篇第 9 至 10 章。

子吗?”

“这并不麻烦。”

“治邪魔?”

“那也治过……可是有条件的,要他们肯白天夜里一样地佩戴癞蛤蟆皮。”

“预测气候呢?”

“这要费点力气,费些功夫。”

“那么,你把这个收下,”亨察尔说。“这是一个五先令的银币。你看收获时节,两个星期的情形怎样?我什么时候可以听到回话?”

“我已经算出来了,您即刻就可以听到。”(实际上,已经有五个农民,为了这同样的事情,从四乡来过这里了。)“根据太阳、月亮、星星,根据云彩、风、树木、草、蜡烛火苗、燕子和百草的气味;同样根据猫的眼睛、乌鸦、水蛙、蜘蛛和粪堆,八月里最后的两个星期……将是疾风淫雨。”

“当然,你没有什么把握吧?”

“在这个一切无常的世界里,我的话也不过人力所及。今年秋天,与其说住在英格兰,不如说住在启示录①里更加相近些。要不要我给你写出一个推算来?”

“啊,不必,不必,”亨察尔说。“我仔细想了想,我并不完全相信预言。可是我……”

“您不信……您不信……这是很能理解的,”“铁嘴”说,声音里不含一点蔑视。“您给了我一个五先令的银币,是因为您有得太多了。可是您肯同我一块吃晚饭吗?什么都预备好等着哩。”

---

① 《启示录》是《圣经·新约》里的最后一卷。

亨察尔倒很想参加，因为那份炖肉的味道，已经从小屋传到门廊里来，味道那么浓，刺激着食欲，他的鼻子简直可以辨别得出哪是肉香，哪是洋葱、胡椒和蔬菜的气味，但是在那里坐下来同餐共饮，又似乎太露形迹，表明了他是气候预言家的信徒，因此他谢绝掉，走开了。

下个星期六，亨察尔大量买进小麦，他的收购，引起了他的邻居、律师、酒商和医生等议论纷纷；再下个星期六以及所有可作买卖的日子，他还是买进。等到他的仓库塞得满满的时候，卡斯特桥里所有风信都吱吱响着，仿佛已厌倦了西南，把脸掉向另一方向去。天气转变了：多少星期以来阳光像锡一样暗淡，如今变成黄玉的颜色。天空的气质，从粘液质变成为多血质；一场好收获几乎是可以确定的了：于是自然而然地，粮价暴跌下来。

这一切的转变，对于局外人是好事，对于这昏了头的粮商，简直是不堪设想了。他想起了早年间便记得的一句话：一个人要是跟方方绿绿的田地赌博，也就等于到赌博场里去下注。

亨察尔赌的是坏天气，他显然是输了。他把满潮错当成了退潮。他的交易过于庞大，不能长久拖延不了结，要作了结，他不得不卖掉他前几个星期买进来的粮食，在价格上每一夸特尔要亏损许多先令。有许多粮食他根本没见过；就堆放在许多里以外的露囤里还没有移动过。因此他损失惨重。

在八月初炎热的一天，他在市场里遇见了伐尔伏雷。伐尔伏雷知道他的买粮情形（不过他没猜想到这是对付他的），很表示同情：因为他们自从在南散步场谈过话以后，始终关系不大对劲。亨察尔一时显得憎恶他的同情，可他又突然变得满不在乎起来。

“嗬，没什么，没什么……并不严重，伙计！”他凶狠狠而又强

打欢笑似地大声说。“这种事是常有的，是不是呐？我知道有人说，最近我的手头紧得很；但这种事算是稀奇吗？事情也许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坏吧。活见鬼，一个人要介意商业上常有的亏蚀，才真是个大傻瓜咧！”

然而那天他必须到卡斯特桥银行里去，而以前他却从来没有为了这种事进过银行——他要局促不安地在股东室里待很长一段时间。这以后不久，就谣传说，亨察尔名下许多财产和大批储藏的本镇和邻乡的农产品，实际上已成了和他往来的银行家的产业了。

走下银行台阶，他遇见了约浦。刚刚在里面料理完这件令人沮丧的事务，今天早晨伐尔伏雷向他表示同情所感到的那一种刺痛，这时愈加火辣辣的了，亨察尔认为这种同情是一种伪装的讥笑，因此他碰到约浦，心里简直没有好气了。约浦正摘下帽子，擦擦额头，对一个认识的人说：“天好热呀！”

“你就会左擦右擦吧，说‘天好热呀’！”亨察尔恶狠狠地放低声调叫着，他把约浦逼在银行墙壁和他自己中间。“如果不是你那倒霉的意见，这真是很好的天气哩！为什么你看着我这么干下去，说啊？那时不管是你还是别人，只要说上一句怀疑的话，我就会再想一想的！因为除非天气过去了，谁也拿不稳天气是好是坏呀。”

“先生，我的意见得迎合你的意思哩。”

“多么有用的东西！你用这种办法，赶快帮别人去吧！”亨察尔用同样的辞句，继续对约浦说话，直到他以当场解雇约浦来作收场，然后亨察尔转身离开他。

“你会为这件事后悔的，先生；要叫你后悔都来不及哩！”约浦说，他站在那里，面色灰白，眼望着粮食商人消失在附近

市场的人群中。

## 27

收获期的前夕到了。粮价还很低，伐尔伏雷往里买进。如同往常的情形一样，当地农民原先过分自信地算定了这是个饥荒年月，而后来大家却又趋向另一极端，胡乱地(伐尔伏雷的看法如此)大卖特卖起来——他们又过分地肯定这将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了。因此他以比较出奇的贱价，继续收购陈小麦；因为去年的收成，虽然不太大，品质却是上乘的。

亨察尔在不如意的情形下，了清他的债务，出卖了大批货物，损失惨重，接着收获便开始了。有三天，天气非常好，可是以后呢——"要是那可诅咒的魔术家终于算对了该怎么办!"亨察尔说。

事实上，镰刀刚一开始收割，空气陡然变得令人感到仿佛水芹用不着其他滋养就可以在里面生长似的，人走在户外，空气就像湿法兰绒一样擦在脸上。温暖而强烈的风一阵阵吹来，远处零星的雨点点缀在窗玻璃上；太阳光像很快展开来的折扇一样穿射过来，照在窗户上，把它的形影蒙蒙无光地映在室内的地板上，而后又像突然出现那样突然不见了。

从那一天那一时辰来看，很明显收成毕竟还不是如人们所期望的那么好。只要亨察尔能够多等一些时候，虽然谈不到获利，至少也可避免掉损失。但在他的性格里没有忍耐的成分。在这种情势的转变下，他没话可说了。他内心的活动似乎正倾

向于认为有什么魔法在同他捣乱。

“我疑心，”他疑神疑鬼地自问着，“我疑心会不会有什么人给我做了一个蜡像在烤我。或者是搅动一种邪酒来诅咒我！我不相信这样的邪门歪道；可是……假如他们真在那儿作了又怎么办呢！”即使有这种人，他也不承认害人的会是伐尔伏雷。亨察尔在心里郁闷的时候，偶尔就会起这种迷信念头，这时，他所有实际的远大眼光已经徐徐地消失了。

与此同时，唐纳·伐尔伏雷发达起来了。他在那么低的市价中买进来，如今价格稍许转俏，就已足够使他拿出去的一点点钱，积累成大堆的金子了。

“喔，他快要当市长啦！”亨察尔说。要叫说这话的人随着那个人的胜利战车同去朝拜神殿，是比什么人都更难的。

主人们的敌对行为，使得伙计们也来参加了。

九月的夜幕笼罩了卡斯特桥；钟敲过了八点半，月亮已经升起来了。这一时刻还不能说是很迟，可是市里的街道显得特别沉寂。一阵马铃的叮当声和沉重的车轮声，在街道上响起来。接着在露赛妲的屋外，发出一片吵架声，这引得她和伊丽莎白-杰恩奔到窗前，拉开窗帘。

对面的市场大楼和市政厅，上层紧挨着教堂，只有下一层有一条穹隆的通行道，通往一个名叫牛桩的大广场去。在广场中间，竖着一根石柱子，当年牛送到附近屠宰场以前，先缚在这根柱子上，让狗来激怒它们，好使肉变得嫩一些。在一个墙角上，摆着一些桩子。

通往这个地方去的这条路，如今被两辆四匹马拉的大车给堵住了，有一辆满载着草把子，每辆车领头的两匹马已经穿过去，可是不知怎么却纠缠在一起了。如果车子是空的，这条道儿

或许还可以通得过;但有一辆,草堆得高到卧室的窗口,这就没有办法了。

“你一定是成心这么搞!”伐尔伏雷的赶车人说。“像这样晚的辰光,半里地开外,你就可以听得见我的马铃声!”

“你要是肯留点神,不这么胡乱的瞎闯,你早就会看见我啦!”亨察尔的代表怒气冲冲地辩驳着。

不过,严格地按照交通规则来说,似乎是亨察尔的人理屈些:因此他想把车子退到大街上去。这么一来,后车轮碰到了教堂院子的墙壁,堆积如山的草把子整个倾倒下来,两个车轮子和轭下的马腿都悬了空。

这两个人并不想怎样把草收拾起来,反倒凑到一块儿挥起拳头。第一回合还没完,有人把亨察尔找到这个地方来了。

亨察尔一手抓住一个衣领,把两个人分到两边去,接着转身去看那倒下的马匹,费了很大劲儿才把它解救出来。然后他查问事情的原委;看到他车子和草把子的情形,便大骂伐尔伏雷的伙计。

这时露赛妲和伊丽莎白-杰恩已经跑下来,到了街角,从那儿望着月光下倒下来的亮晃晃的新草堆,望着亨察尔和车夫的身影走来走去。这场事故的起因再没别人看见,只有这两个女人算是证人;露赛妲发话了。

“亨察尔先生,我全看到了,”她大声说,“是你的人理屈些!”

亨察尔中止了他的叫骂,转过身来。“啊,我还没看到你,坦波曼小姐,”他说。“我的人错了吗?啊,一定的,一定的!不过我还要请你原谅。另一辆车是空的,这样往上挤那就应该算是他不对。”

“不,我也看见了,”伊丽莎白-杰恩说。“我可以向您保证,

他是不得已的。”

“您不能相信她们的话！”亨察尔的伙计悄悄地说。

“为什么呢？”亨察尔凛凛地问。

“喔，您看，所有的女人都偏向伐尔伏雷……他是个迷人的漂亮小伙子……他就是这么一种人——钻到一个姑娘心里就像晕头虫钻到羊脑子里去一样……叫她们眼看着弯的全像直的！”

“可是你知道这位小姐是什么人吗？你就这么乱讲！你可知道我已老早就同这位小姐有交情吗？你要当心一点！”

“我不知道。先生，除了每礼拜的八个先令，我什么也不知道。”

“那位伐尔伏雷先生不是全晓得的吗？他做生意挺精明，可他不至于像你说的会做出这样阴险的事来。”

也不知道露赛妲因为听到了这番小声谈话呢，还是没听到，她那白色的身影从门口退到里面去了，亨察尔还没来得及去同她多谈些话，门就关起来了。这使他很失望，因为他伙计说的话，使他相当地心烦意乱，他很想跟她更亲密地谈一谈。在他犹豫不决的当儿，一个老警察走来了。

“斯塔勃德，你看着点，今晚别叫车子再撞上车和草，”粮食商人说。“这一定要等到明天早上才能弄，因为所有的人手都还在地里哩。不管有什么大车或马车要走过去，告诉他们一定要从后街上绕一下，这些东西真该死……明天市政厅里有什么案子要审吗？”

“有的，先生。就是一件，先生。”

“噢，怎么一回事？”

“一个不要脸的老女人，先生，骂着街，对着教堂墙壁小便，情形十分龌龊，拿那地方简直当作个酒馆啦！再没有别的事，先

生。”

“喔，市长不在城里吧？”

“他在，先生。”

“好吧，那么去出席。不要忘记瞧着这堆草。明天见。”

尽管露赛妲躲开了，亨察尔还是决心要跟上她去；他敲门找人。

他得到的答复是：坦波曼小姐很抱歉，今晚上不能再见他，因为她有约会要出去一趟。

亨察尔离开门口，走到街对面去，这时警察已经溜到别的地方去了，马也牵走了，他孤独地站在他的干草旁边出神。月亮并不亮，而灯又没点起来，那里有两根侧柱形成通往牛桩的通路，他就藏身在一根突出的侧柱阴影里；他从这里注视着露赛妲的门口。

她卧房里的烛光闪来闪去，显然她正在打扮要去赴约，在这样的时光，这种约会的性质会是什么呢。烛光不见了，钟打了九点，几乎就在钟声里，伐尔伏雷从对面的墙角转出来敲门了。她一定是在里面等着他，因为她立刻亲自来开了门。他们避开前街，一块儿打从后面一条巷子往西走；他猜到他们要到哪里去，便决定在后面尾随。

收获受天气多变的影响，耽误得很迟了，所以一遇到好天气，人们便用尽所有的气力来抢救可能收获的受了灾害的麦子。因为日子一天天的短下来，收割者便在月光下工作。因此，今天晚上与卡斯特桥这个方形城市接壤的两边麦田里，收庄稼的人给它们增添了不少生气。亨察尔站在市场房子里等待的时候，他们的喊叫和笑声，就传到他耳边来，他从伐尔伏雷和露赛妲所走的方向来看，简直毫无疑问认定他们是要到那个地方去。

差不多整个城里的人都到田里去了。卡斯特桥的居民依然保持着古风，到了有事的时候，互相帮助；因此，小麦虽然是属于住在德尔诺弗区一个小范围的种田人家的，可是其余的人对于往家里运麦子也是同样的关心。

到了巷子的尽头，亨察尔穿过城墙上的林荫路，滑下绿色的土垒，站在残梗中间。“犁沟脊”——也就是由十二捆麦草堆成的禾堆，竖在这黄澄澄的田野里，像一些小帐篷一样；而较远的一些禾堆，消失在月光的朦胧里。

他来到的这个地点，已经跟干活的场所隔开了；可是另外两个却到了这个地方来，他可以看见他们绕着禾堆走。他们并不在意走的方向，不久信步蜿蜒着开始向亨察尔这个方向来了。这种会见势必是很尴尬的，因此他走进最近禾堆的空隙里，坐下来。

“我随你的便，”露赛妲快活地说。“爱说什么都可以。”

“喔，那么，”伐尔伏雷答道，他露出来的这种声调，一听就知道他是在专心恋爱，亨察尔以前从没听见他嘴唇上发出过这样丰满的共鸣，“由于你的地位、财富、才能和美丽，必定会有很多人在追求你。可是你抵抗得住这种诱惑么，不作一大堆崇拜者纠缠着的一个小姐——我说——甘心情愿要一个平凡的男人？”

“这个男人就是说话的人吗？”她笑着说。“很好，先生，还有什么呢？”

“啊，恐怕我的感受会让我忘记了礼貌。”

“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个原故缺欠了礼貌，我希望你根本别有什么礼貌吧。”这时有几句断断续续的话，亨察尔没有听见，随后她又接着说：“你敢保证你不会嫉妒吗？”

伐尔伏雷似乎牵住她的手向她保证，说他不会。“你可以相

信，唐纳，我别的人都不爱，”她立刻又说。“可是有些事情我要按照我的意思去做。”

“不管什么事都可以！你所指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例如吧，如果我觉得卡斯特桥住得不快乐，我就不愿意永远住在此地。”

亨察尔没有听到答话；他本来可以听得见的，还可以听得更多些，可是他不愿意做偷听话的人。他们朝着正在干活的场子走去，那里一捆捆的麦束正经人传递上车，速度是一分钟一打，然后由两轮或四轮马车运走。

他们走近干活儿的人们的地方，露赛妲坚决要同伐尔伏雷分手。他跟他们有点事情要办，虽然他请求她等一会儿，她却不答应，独自一个人放开脚步朝家走去了。

于是亨察尔也离开了麦田，尾随着她。他已经打定主意，到了露赛妲的门口，绝不敲门，径直开了，一直走进她的起坐间，希望在那里见到她。但屋子里是空的，这时他才明白原来他在匆忙中，在路上超过了她。果然他没等上几分钟，就听到大厅里她的衣服发出的响声了，接着门轻轻地关上了。她立刻出现了。

光线是那么暗，她起初没有注意到亨察尔。等到她一看见他，她几乎吓得短促地叫了一声。“你怎么能够这样吓唬我？”她涨红着脸大声说。“已经过了十点啦，你没有权利在这个辰光到这儿来惊吓我。”

“我还不知道我没有这种权利。不管怎么说，我是有原因的。难道我做什么就必须先想一想礼貌和习惯吗？”

“天晚得不合体统了，会使我的名誉受损害的。”

“在一小时以前我来找过你，你不肯见我，现在我又来看你，我想你会在屋里的。露赛妲，做错了事情的是你呀。你像这样

地把我甩掉，是不妥当哩。我有点小事情要提醒你，你仿佛已经忘记了。”

她倒在椅子上，脸变得惨白了。

“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她用手蒙着脸说，这时他贴着她衣服边站立着，开始提起泽西时期。

“但是你应该听听，”他说。

“事情已经过去了；而且是你做出来的。那么，我用这么多的苦恼换来的自由，你为什么要不给我呢！倘使我发觉你提议要同我结婚，纯粹是出于爱情，今天我会觉得应该对你负责的。可是我马上就知道了，你只是出于慈悲心才这样做的——几乎把这桩事当作一桩不愉快的责任——因为我看护过你，做出了有损名誉的事，你就认为你应该报答我。从那以后，我对你的关心不像先前那么深厚了。”

“那么，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找我？”

“自从你得到了自由，我从良心里认为我应该同你结婚，即便这么说，我……并不怎么太喜欢你。”

“现在你为什么又不这样想了呢？”

她不作声了。这事太明显了：在新的爱情没有插进来以前，良心很有统治的力量，然后这种统治力量被夺走了。有了这样的感觉，她自己一时便忘记了她本来还有一部分正当的理由——她原可以这么讲：在发现了亨察尔脾气上的缺点以后，她就有相当借口，既然一度已经分离，便不肯再冒险把自己的幸福交托在他的手里。如今她惟一能说的话，只有：“当时我是一个穷女孩子，现在我的境况改变了，所以我几乎不是先前的那个人了。”

“这是真话。这种情形使我来做这件事也不大好看。可是

我并不想去动你的钱。我完全愿意你财产的每一个便士都归你个人使用。还有，你这一番辩解是没有道理的。你心里想着的那个男人，并不比我更好些。”

“如果你是同他一样的好，你就会放开我啦！”她热烈地叫起来。

这句话不幸触怒了亨察尔。“你在道义上不能拒绝我，”他说。“除非就在今天晚上，当着一个证人的面，你答应要作我的妻子，不然我就要把我们的亲密关系当众宣布出来——按照一般的公平办法！”

她露出了一副隐忍的样子。亨察尔看得出这里面的悲痛；倘使露赛妲的心，不是给了伐尔伏雷，而是世界上另外一个男人，他很可能立刻就要怜惜她了。然而这个争夺的人却是那个暴发户（亨察尔这样称呼他），踩着他的肩膀登上了高枝，因此他可以抑制住自己，绝不宽容。

她没再说一句话，拉了叫人的铃，命令来人到伊丽莎白-杰恩房间去把她找来。伊丽莎白正在夜读，听人叫不免一惊，便走来了。她一看见亨察尔，便忠顺地走到他面前去。

“伊丽莎白-杰恩，”他牵着她的手说，“我要你听听这件事。”说着转身对向露赛妲：“你愿意同我结婚，还是不愿意呢？”

“假如你……愿意这么办，我不得不同意！”

“你说愿意了？”

“我说啦。”

她刚讲完这句应允的话，便在昏厥状态中倒下去了。

“父亲，她既然这么痛苦，又有什么可怕的事情逼着她说出这样的话来呢？”伊丽莎白-杰恩问道，她跪在露赛妲的旁边。“她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要强迫她吧！我同她住在一起，知道她

承受不起很大的痛苦。”

“不要做一个北方傻瓜！”亨察尔冷冷地说。“如果你要那个人的话，这个约束可以叫他脱出身子来留给你，不是吗？”

听了这句话，露赛妲像是猛然一惊，从昏迷中醒过来了。

“那个人？你说的是谁呀？”她疯狂地说。

“至少在我这方面，什么人也不与我相干，”伊丽莎白坚决地说。

“哦——好的。那么是我弄错了，”亨察尔说。“不过这是我同坦波曼小姐之间的事情。她同意做我的妻子了。”

“不过现在不要尽谈这个啦，”伊丽莎白恳求着，握着露赛妲的手。“我也不想，如果她保证的话。”亨察尔说。

“我已经答应了，答应了，”露赛妲呻吟着。她的四肢由于痛苦和昏迷，像一具连枷似地垂下来。“迈克尔，请你不要再争辩吧！”

“我不说啦，”他说。于是拿起帽子走出去了。

伊丽莎白-杰恩仍然跪在露赛妲身旁。“这是怎么回事？”她说。“你管我父亲叫‘迈克尔’像是你跟他很熟识似的？他怎么会有这样支配你的权力？——你违背自己的心愿同意和他结婚！啊……你有很多很多的秘密不肯告诉我！”

“或许你也有些事情不肯告诉我呢，”露赛妲轻轻地说，她闭上眼睛，不过，她是那么不多疑的人，并没想到伊丽莎白-杰恩内心里有关于那个给自己招来这场麻烦的青年人的秘密。

“我根本不肯……作任何事情同你作对！”伊丽莎白结结巴巴地说，她不露出一点动情的表示，憋得她心胸几乎都要炸开来。“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父亲可以这样地命令你；这件事我一点都不同情他。我要去找他，请求他放了你。”

"不，不，"露赛妲说。"就这样子随他去吧。"

## 28

第二天早晨，亨察尔到露赛妲房间对面的市政厅去出席低级法庭①，由于他是前任市长，因此他这一年仍是市府中的地方官。路过她的房子他往上看了看窗口，但没有看到她。

作为一个保安官，咋看起来，亨察尔甚至比夏禄和赛伦斯②还要不适当。不过他那粗率而又敏捷的理解力，他那明确果断的态度，在这种法庭里，处理一些落在他手头上的简单事情，常常比精密的法律知识还有用。今天，这一年的市长乔菲尔德医生，没有出席，于是粮食商人坐上了大椅子，他的眼睛仍茫然地望着窗外高地大楼的方石筑成的屋面。

今天只有一件案子，犯人已经站在他的面前。这是一个老女人，脸上长得斑斑点点的，她披着一件披肩，颜色是说不出名堂的混合色的，既不是黄褐色、小豆色、淡红褐色，也不是灰色，这是一种逐渐变成而无法制造出来的颜色；一顶黏渍渍的黑帽子，仿佛在诗篇作者③的故乡、雨水肥沃的地方戴过的一般；还有一条围裙，当年也曾经白过，这同她别的衣裳一比就可以看得出还算是很新的了。整个地来说，这女人像在水里浸过的样子，

① 由十二位保安官组成，定期会审一些小案件。

② 夏禄原文是"浅薄"的意思，赛伦斯是"沉默"，见莎士比亚著《温莎的快乐娘儿们》。

③ 《诗篇》是《圣经·旧约》里的一篇，它的作者据传说多半是大卫王。

看得出她不是本乡、甚至不是本郡的人。

她约略望了望亨察尔和副审判官，亨察尔也望了望她，而且暂时愣了一下，仿佛使他模糊地想起了什么人或什么事情，不过这在他的心里只是一晃而过。“呃——她作了什么事啦？”他低头看着起诉书说。

“这个捣乱的女人犯了有伤风化罪，先生。”斯塔勃德轻轻地说。

“她在哪儿干的？”另一个地方官说。

“在教堂旁边，先生，世界上最叫人敬畏的地方！——我当场拿获她，大人。”

“那么你站开一些，”亨察尔说，“让我们听听你要说些什么。”

斯塔勃德宣了誓，书记把笔蘸上了墨水，因为亨察尔本人是不作笔记的，于是警察开始说：

“今年本月五日晚上十一时二十五分，我听到一种违法的声音，便走下街去。当我……”

“斯塔勃德：不要说得这么快，”书记说。

斯塔勃德等待着，眼睛瞄着书记的笔，一直到后者停了笔，说了一声“好啦”，他才继续说：“当我走到现场，看到被告人已在另外的地方，亦即路旁导水沟。”他停下来，又去看书记的笔尖。

“导水沟，好啦，斯塔勃德。”

“估量有十二尺九寸左右，离开我……”斯塔勃德依然小心翼翼地惟恐书记的笔跟不上，又停下来，因为他的证言已记得透熟的，说到哪里中断，在他都无所谓。

“我反对，”老女人大声说。“‘估量十二尺九寸左右，离开我’，不是句站得住脚的证言！”

地方官商量了一下，副审判说，本庭认为一个宣过誓的人说十二尺九寸，是可以采纳的证言。

斯塔勃德得到了胜利，露出了难免得意的眼光瞅了瞅老女人，又继续说："……离开我站的地方。她正很危险地摇晃着朝路上走去，当我靠近她时，她正随地小便，还侮辱我。"

"'侮辱我'。……好啦，她说些什么？"

"她说，'把他妈的那个马灯拿开'，她这么说。"

"好啦。"

"她说，'你听见了吗，老萝卜头？把他妈的那个马灯拿开。我揍过的人要比他妈的你这样傻吊东西他妈的漂亮得多哩，你这个婊子养的，要说我没揍过你那才怪呢，'她说。"

"我不承认这番话！"老女人插嘴说。"我说的话我自己没法听得见，我听不见的话是不能作证的。"

于是法官又停下来商量，拿一本书来做参考。最后又让斯塔勃德继续往下说。事实上这个老女人出庭的次数，不知要比地方官本人多上几倍，因此他们不能不特别慎重进行。不过，当斯塔勃德漫无系统地扯得稍远了些，亨察尔便不耐烦地插嘴进来了："算啦……我们不要再听这些讨厌的妈的和婊子了，斯塔勃德，把话说得像个男人的样子，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否则干脆就不要说了。"他转过来向那老女人说："现在你有什么要质问他的话，或是有什么要说的没有？"

"有的，"她眼光一闪答话了；书记蘸了蘸钢笔。

"二十年前，我在威顿集上一座帐篷里卖香麦粥……"

"'二十年前'——好咧，这是原原本本的开始，简直要从开天辟地说起啦！"书记不无讥诮地说。

但是亨察尔惊呆了，他完全忘记了什么是见证，什么不是见

证。

“一男一女，带着个小孩儿，走进我的帐篷来，”老女人接着说。“他们坐下来，每人要了一碗粥。啊，老天爷哪！——当年我在地方上卖私酒，生意做得很大，势派要比现在强得多；我时常在香麦粥里掺上些甜酒，只要有人要。我给那个男人也掺了些；后来他越要越多；最后他同他的老婆吵嘴，说要卖掉她，谁出价钱大就给谁。一个水手走进来，出了五个几尼，他付过钱，就把女人领走了。这样子卖老婆的人，就是现在坐在大椅子上的那个人。”说话人临了把两只胳膊一抱，朝着亨察尔点了点头。

每一个人都朝着亨察尔看。他的脸看去很奇怪，颜色仿佛撒了一层灰。“我们不愿听你的历史和你这些奇怪事情，”副审判在大家沉默的当儿严肃地说。“我们叫你说的是有关这个案件的话。”

“这话就与案件有关。这证明他并不及我，他没有资格坐在那儿审问我。”

“这简直是胡诌，”书记说。“快闭上你那嘴！”

“不……这是真的。”这话是从亨察尔嘴里说出来的。“这话像光明一样真实，”他慢慢地说。“凭良心讲，这证明了我是不及她！为了避免诱惑，从严处分来报复她，我把她交给你们。”

法庭上发生的震动是大得难以形容。亨察尔离开座位走出去，这时台阶上和外面站的人要比平素多得多，他从人群中穿出去；这个卖香麦粥的老女人，自从来到以后，就住在一条巷子里，她似乎早就同巷子里的居民神秘地吐露过，她知道当地的大人物——亨察尔先生，有一两件古怪的事情，她什么时候愿意讲就可以讲出来。因此这群人都跑来了。

“市政厅今天为什么围着这么多的闲人；”露赛妲在这案子

审过以后，对她的仆人说。她起身晚了，刚刚才往窗户外面望。

“啊呀，您听听看，小姐，亨察尔先生有这么一段丑史。一个女人证明他没有当大人以前，在集市上的一个棚子里，拿五个几尼卖掉了老婆。”

关于亨察尔同他妻子分离了这么多年，相信她已经故世等等的事情，亨察尔都对她讲过了，可是他从来没有把那次分离的实际直接原因清楚地表白过。她现在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

当她思虑到他昨天晚上逼着她所做的承诺，一阵隐忧渐渐展现在她的脸上。归根结底，亨察尔原来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女人委身于他，是多么可怕的一桩事故啊。

这一天她去过圆戏场和其他地方，直到将近黄昏时分才回来。她一进屋，见到伊丽莎白-杰恩，便告诉她说，她决定离家去海边——去布莱迪港几天，卡斯特桥太沉闷了。伊丽莎白，眼见她苍白而不安，也赞同这主意，心想换换环境，或许能让她宽慰一些。她不禁要怀疑到露赛妲眼里所见到的笼罩着卡斯特桥的沉闷，大概与伐尔伏雷没在家，是有一部分的关系的。

伊丽莎白送她的朋友起身到布莱迪港去，在她没回家来以前，暂时照料高地大楼。过了两三天孤独的日子，天不断下着雨，然后亨察尔走来探望。他听到露赛妲不在家，像是很感到失望，虽说他表面上不在乎地点了点头，可是临走时，样子很难看，捻着他的胡须。

第二天他又来看望。“现在她回来了吗?”他问。

“回来啦。今天早晨回来的，”他的继女回答。“可是她不在家里，她到布莱迪港关卡大道上散步去啦。她要到傍晚才能回来。”

说了几句只有使他显得焦躁不安的话以后，他又走出房去。

# 29

在这一时刻，正如伊丽莎白所宣告的，露赛妲在通往布莱迪港的大路上轻快地行走，三小时以前，她坐着马车从这条路上回到卡斯特桥来，而现在又选择这条路来作午后的散步，是有些奇怪的——如果在连续的现象里，有什么事情可以说是奇怪的，那么其中的每一件事情必有它可以说明的原委。这一天是个大集市——星期六——伐尔伏雷第一次还没在商号里柜台边露面。不过大家都知道当晚他要回家的——按照卡斯特桥的说法，回来“度礼拜”。

露赛妲继续走她的路，最后来到大路旁列树的终点，这里是各方走出市区的地点。到这个终点已有一英里路；她在这里停下来。

这个地方是一个山谷，两面是平稳的斜坡，这条路仍然建在罗马人的路基上，它如同一条测量线笔直地向前伸出去，到了最远的一座山脊上才看不见了。这时眼前没有篱笆，也没有树木，大路紧贴着广袤的、满布着小麦残根的田地，像波动的衣服上的一道条纹。近边有一个粮仓——这是她的眼界里所能看见的惟一建筑物。

她张大了眼眺望那越来越窄的道路，但是路上什么也没有——就连个黑点都看不见。她叹息着说了一声“唐纳”，转身朝着城市的方向往回走。

在这边情况就不同了。有一个人影向她走来，那是伊丽莎白-杰恩。

露赛妲虽然感到孤独，看到她似乎也有点不自在。伊丽莎白一认出她的朋友，还在不能讲话的距离，脸上就已自然而然地堆起了笑容。“我突然想起我要来迎接你。”她微笑着说。

露赛妲的答话已经到了嘴边，可是出了一个岔子没说得出口。在她的右手边，正对她所站立的方向，有一条从麦田通向大路的小道，在这段小径上，有一头牛朝着她和伊丽莎白这方向摇摇摆摆地走过来，而伊丽莎白因为脸正朝着另外的方向，所以没有看见。

每年的下半季，耕牛立刻就成了卡斯特桥和附近四乡人家主要的依靠和忧虑，这里的繁殖达到了亚伯兰的成就①。在这一季节里，耕牛从城里赶进赶出，由当地的叫卖人去出卖，数量非常大；这些长着犄角的动物，来回闲荡，吓得女人和小孩只好躲藏起来。大体上这些牲畜本可以安安静静地走过去；然而卡斯特桥的习惯是，要赶牛的时候，就一定要发出可怕的喊声，更加上亚胡②式怪模怪样的动作和姿势，手挥舞着棍棒，还招来一群野狗，总之，作出来的这些事情，难免要把准备处理的劣牛激怒起来，把驯良的牛吓坏了。一家主人从客厅里走出来，会看见他的大厅里或过道里挤满了小孩子、保姆、老太婆，或是出外散步的女学生，这事是再平常不过了，这些人们进来以后，总要道歉说“街上有一头牛从拍卖场上走过来啦”。

---

① 《圣经·旧约·创世记》第 15 章载：亚伯兰和耶和华说：“你没有给我儿子。”耶和华把他领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么？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此处所说“亚伯兰的成就”，即繁殖甚多的意思。

② 亚胡（Yahoo）是斯威夫特（Swift）所著《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书里的一个具有的形状和恶习的兽。

露赛妲和伊丽莎白狐疑地望着这头牛，它这时仿佛正向她们这边走来。这头牛真够大，是深褐色的，不过如今它阴暗的两侧有斑斑点点的污泥，弄得不成样子了。它的角粗大，装着铜包头，它的两个鼻孔，如同古时玩具模型里可以见到的泰晤士河隧道。通过鼻子的软骨，中间穿着一支粗的铜鼻环；这个鼻环拴在上面，如同葛尔兹[1]的铜项圈一样没法去掉。鼻环上拴着一根将近一码长的白杨木短棒，随着牛头的摆动就像连枷似的甩来甩去。

直到她们看到这样摇摆的棒子，两个年轻女人才真的惊惶起来：因为这告诉她们，这是头野蛮得没法赶动的老牛，曾经逃走过的，赶牛的就用这短棒来辖制它，好跟它的犄角保持一臂长的距离。

她们四面找寻避难或藏身的地方，就想到了附近的粮食仓库。她们用眼睛盯着这头牛的时候，它向前走来的样子还露出几分驯顺；可是一旦她们转身往仓库那边逃，它立刻就扬起头，下了决心要彻底来吓唬她们一下。这两个无助的女孩子疯狂地跑起来，那头牛也以从容不迫的攻击姿势往前进。

粮仓是在绿油油粘滑的池塘后面，门全关着，仅只她们对面的两扇门，中间有一扇被栅栏的木桩子撑开了，她们就向这扇门跑去。因为新近打过一回谷子，仓库都出清了，只有一个角上放着一堆晒干了的车轴草。伊丽莎白-杰恩把这里面的情形看得很清楚。“我们一定要爬到那上面去。”她说。

可是她们还没有跑上去，就听见牛飞快地穿过了外面的池

---

① 葛尔兹(Gurth)是司各特所著《英雄艾文荷》一书里的人物。他是一个奴隶，脖子上系着铜圈，圈上刻着他主人的名字以防他逃逸。

塘，转眼之间，冲进了仓房，跑进来时还撞倒了栅栏的木桩子；那扇门很重，它一进来“砰”的一声门就关上了；于是他们三个全被关闭在粮仓里面。这个发生了误会的动物看到了她们，朝着她们所逃避的粮仓那一头逼上前去。两个女孩子非常灵敏地绕着圈子跑，追赶的牛碰到了墙，这时逃命的人已经又往另一头跑了一半路。到它能转过身再向这方面赶来的时候，她们又绕过来了；追逐就这样进行着，它鼻孔里冒出的热气就像沙漠的热风一样吹着她们，不给伊丽莎白或露赛妲有半点空隙去开门。她们的情形要是长此继续下去，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是没法说的；但没多大一会儿，门轧轧地一响，吸引了她们的敌人的注意，一个男人出现了。他对着那根挂在牛鼻子上的短棒跑过去，抓住它，扭住牛头，仿佛要把头扭下来一样。这一扭实在太猛烈了，牛的粗脖子像是失去了硬劲儿，变成了半瘫痪状态，同时鼻孔滴着血。人类设计的这种鼻环，对于牲畜冲动的暴力，非常有效，牛屈服了。

从半明半暗的光线里看去，那个男人躯体魁梧，勇敢果决。他把牛牵到门口，亮光显示出他是亨察尔。他把牛拴牢在外面，然后又进来援救露赛妲；因为他没有看见伊丽莎白，她已爬到车轴草堆的顶上去了。露赛妲已经发了迷怔，亨察尔把她抱起来，抱到门口去。

“你……救了我！”她刚能说话便喊出来。

“我已经报答了你的恩情，”他温柔地答道。“你曾经救过我。”

“怎么……碰巧是你……你吗？”她问道，没有注意他的答话。

“我到这儿来找你。两三天以来，我想跟你谈一件事，可是

你出门了，我没法跟你谈，或许你现在还不能够谈话吧？”

“啊……不！伊丽莎白在哪儿？”

“我在这儿！”那个不见了的人高兴地叫着；她不等摆梯子便从车轴草堆上面滑到地板上来。

亨察尔在这边搀着露赛妲，另一边搀着伊丽莎白-杰恩，慢慢顺着上坡的路往前走。他们走到顶上要下坡的时候，露赛妲这时神志已经清醒很多了，想起她把暖手筒丢在仓房里。

“我跑回去找，”伊丽莎白-杰恩说。“我一点都不在乎的，我也不像你那么疲倦。”她于是又急速向下坡走，到仓房去，另外两个人继续走他们的路。

伊丽莎白很快找到了暖手筒，这样的东西，在当时绝不是一件小玩意。走出来以后，她停下来暂时望了望那头牛，看见它如今鼻子淌着血，倒叫人觉得可怜起来，当时它也许实际上没有害人的意思，只不过是要要罢了。亨察尔把它紧拴在仓房的门上，那根木棒塞在铰链的门缝处，并用木橛子楔住了它。她望了一会儿，终于赶忙往回走，这时她看见从相反的方向驶来了一辆绿色和黑色的两轮马车，驾车子的是伐尔伏雷。

他在这里出现，似乎可以说明露赛妲往这条道来散步的原因了。唐纳看到她，追上来，三言两语就知道了所发生的事故。在伊丽莎白-杰恩述说露赛妲当时有多么危险的时候，他表现出一种激动，那种情形或那种紧张的程度，是她以前从未曾见他有过的。他太专心这件事的情形了，几乎都糊里糊涂地不知道怎样帮她上了车，让她坐在他的身旁。

“你说她同亨察尔先生去了吗？”最后他问道。

“是的。他送她回家去了。这时差不多快到啦。”

“你相信她到得了家吗？”

伊丽莎白-杰恩表现得十分肯定。“是你的继父救了她?”

“完全是他。”

伐尔伏雷勒马慢慢地走,她猜得到这是什么原故。他想到目前最好不要去打扰那两个人。亨察尔救了露赛妲,这时去激起她对自己可能表露出来的深挚的厚爱,既不豁达,也不聪明。

他们眼前谈话的材料,已经谈完了,她感到这样坐在她过去的爱人身旁,越来越局促不安;好在不久在城门口的地方就望见了另外的那两个人影,女人的脸常常回头看,可是伐尔伏雷并没有打马向前赶。当这两个人来到城墙根的时候,亨察尔和他的女伴已经走下街去不见了;因为伊丽莎白-杰恩特别要求在此地下车,伐尔伏雷就把她接下车来,赶车绕到他家后面的马厩里去。

从马厩顺便他又通过了花园进到屋里,上楼到了他的住处,里面一片紊乱,他的衣箱拉到楼梯口,他的书架卸成三块。然而这些现象,像是一点都没有引起他的惊讶。“所有的东西什么时候送过去?”他向管家妇问,她正在指挥。

“恐怕八点钟以前送不出去,先生,”她说,“你看,我们直到今天早晨,才知道你要搬家,不然我们可以早点准备啦。”

“噢——好的,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伐尔伏雷高高兴兴地说。“八点钟就很好啦,可别再晚了。现在,你别站在这儿聊天啦,这样我怕要弄到十二点钟了。”他说着从前门走到街上去。

在这中间,亨察尔和露赛妲却别有一番经历。在伊丽莎白离开去找那暖手筒以后,粮食商人用胳膊挽着她的手,开诚布公地谈话了,然而她却很想抽出手来。“亲爱的露赛妲,自从我最后一次见到你,”他说,“这两三天来,我非常急切地要同你见面。我又重新想过那天晚上我得到你允诺的方式。你对我说,‘如果我是个男人,我决不坚持。’这句话使我很难过。我觉得这话里

有几分真理。我不愿意使你陷入悲惨的境地；而眼前就叫你同我结婚是最最要不得的——这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因此我同意一个无限期的订婚——一两年以内，决不谈结婚的事。”

“可是……可是……除了结婚以外我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露赛妲说。“我非常感激你……你救了我的命。你对我的爱护像炭火堆在我的头上。[①] 我现在是个有钱的人了。我一定能做一些报答你的恩情的事情——没有更实际一些的事情吗？”

亨察尔沉思起来。他显然没预料到有这种事。“有一件事情可以做，露赛妲，”他说。“不过跟你所说的那一种事并不完全相同。”

“那么是哪一类的事呢？”她问，又有了新的疑虑。

“要向你要求这件事，我必须先告诉你一件秘密……你也许听说过我今年很倒霉吧？我做了从前所没作过的事……生意投机得莽撞；结果损失惨重这使我发生困难。”

“你是要我垫付一笔款子吗？”

“不，不！”亨察尔几乎生气地说。“我不是靠女人过活的，即使那个女人像你我这样亲密，不，露赛妲；你能做到的是这样一件事；它可以救了我。我最大的债主是葛劳渥，要说我在受人的罪，也就只是在他手里受罪的；他那方面只要能缓上两个星期，就足够我渡过这道难关的了。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叫他这么做——也就是叫他知道，你是我的意中人——我们暗中已准备好两个星期以后结婚……现在别插嘴，你还没把话听完哩！让他知道这件事，当然啦，我们实际上长期订婚的事，不会受到什么

---

① 《圣经·旧约·箴言》第25章第21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

影响的。其他随便什么人，都无需让他们知道的：你可以跟我到葛劳渥那里去，只要让我在他面前同你谈几句话，仿佛我们是有这种关系就行了。我们可以请他保守秘密。这样一来，他就愿意等一下。两个星期快完的时候，我就可以不怕他了；我可以冷静地告诉他，我们两个的事要延期一两年。全城里不需要一个人知道你曾经帮了我多大的一个忙。你既然愿意帮忙。这就是你的办法。”

这时在一天里正是人们所说的“太阳落山”的时候，也就是黄昏前的一刻钟，他起初并没注意到他自己的话在她身上所产生的效果。

“如果是一些别的事情，”她开始说，唇舌干巴巴的，声音也是这样。

“不过这真是一点点小事情哩！”他深深地责备着她说。“这比你提议的事还要小——不过是你新近答应我的一个开头！本来我自己也可以跟他这么讲的，可是他不会相信我。”

“倒不是因为我不愿意……而是因为我绝对做不到，”她越发难过地说。

“你简直惹人生气！”他暴躁起来了。“这足以使我强迫你立刻实行你所答应过我的话。”

“我不能！”她不顾一切地坚持说。

“为什么呢？我不过是在这几分钟以内，才解除你即刻办这件事情的诺言。”

“因为……他是一个证人！”

“证人？什么证人？”

“如果我非告诉你不可……请你，请你不要责备我！”

“哦，让我听听你的意思？”

“葛劳渥先生是……我结婚的证人!”

“结婚?”

“是的。同伐尔伏雷先生。啊,迈克尔!我已经是他的妻子了。这个星期里我们在布莱迪港结了婚。我们所以不在此地办这件事,是有原故的。葛劳渥先生是一个证人,因为当时他碰巧也在布莱迪港。”

亨察尔呆愣愣地站住。她看见他默不作声,非常惶恐,小声表示,她要借给他足够的钱来度过这危险的两个星期。

“同他结了婚?”亨察尔最后说。“天哪……一面约定同我结婚……一面就同他结了婚吗?”

“事情是这样的,”她眼里噙着泪水,声音颤抖着解释说;“不要……不要残酷啊!我是那么爱他,我想或许你会把过去的事情告诉他……这使我很难过!后来,我答应了你,可是,可是我听到了谣言,说你曾经……在集市上,像卖一匹马和一头牛似的,把你第一个妻子卖掉!我听到这些话以后,怎么还能履行我的诺言呢?我不能叫自己到你的手里去冒险,在这样的流言以后再同你结婚,会贬低我自己的身份。可是我知道,如果我不即刻捉牢唐纳,我一定会失掉他……因为你会实行你的恐吓,告诉他,我们过去是旧相识,只要你还有机会留得住我,你就会这么做的。可是现在你不会这样做了,迈克尔,是吧?因为现在你要来拆散我们已经来不及了。”

在她说话的时候,圣彼得教堂的响亮钟声飘送过来了;而素以滥用鼓槌闻名的市乐队,它那愉快温和的敲打声,也沿街响起来。

“我想,他们这么敲敲打打也就是为了这件事啦?”他说。

“是的……我想他跟他们讲过了,或者是葛劳渥先生……现

在我可以同你分手了吗？我的……他今天在布莱迪港耽搁了一下，叫我早几个钟头先回来。”

“那么，今天下午我救的是他太太的命啦。”

“是的……他会永远感激你。”

“我太谢谢他了……啊，你这个虚伪的女人！”亨察尔发作了。“你答应过我！”

“是的，是的！但那是在威逼下我才答应的，你的过去我并不全都晓得……”

“现在我想惩罚你，这是你应当受的罪！我只要把你怎样向我献媚，同你这位新丈夫讲一句，你宝贵的幸福，就要烟消云散了！”

“迈克尔……可怜我，放大度量吧！”

“你不值得人可怜！从前你叫人可怜，现在不是这样了。”

“我愿意帮助你还清债务。”

“受伐尔伏雷太太的恩惠……我不是这种人！不要再跟我在一块儿……我还要说出更难听的话来！回家去！”

她在南散步场树底下消失了，这时乐队正转过街角，震得每一块木料和石头都发出庆祝她幸福的回声。露赛妲没去注意，只是跑向后街，悄悄回到家里去。

## 30

伐尔伏雷对管家妇的吩咐，就是要把他的衣箱和别的物件从目前的住宅搬到露赛妲家去。工作并不繁重，可是这位好心

肠的女人，刚刚在几小时以前才收到那封简短的通知信，因此要常常停下来叨念几句表示惊奇，就延误了不少时间。

伐尔伏雷在离开布莱迪港的最后时刻，像约翰·纪尔宾[①]一样，受了几个重要顾客的耽搁；而他这个人又是即使在这样特别的情况下，也不肯慢待这些人的。而且露赛妲先回家也有一层方便。她家里还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论地位来说她是最适当的人，可以把这消息通知她同住的人，同时也可以给她丈夫的起居做一番安排。因此，他把这位才做了两天的新娘，送上一辆租来的轿式马车，先打发走了，同时他告诉她自己当天晚上什么时候可以到家，然后他下乡到几英里以外的地方去看一些小麦和大麦堆。在他们分手四小时以后，她所以又跑来迎接他，就是因为有这一段经过。

离开亨察尔以后，她尽了最大的努力，才静下心来，准备等唐纳从他的住居搬来的时候，好在高地大楼里接待他。她能够这么做，关键就因为她觉得，不管将来怎样，她总算把他弄到手了。她到家半小时以后，他走进来，她高高兴兴地来迎接他，即使是遭遇了什么意外一个月不见面，也不会有这么高兴的了。

"我还有一件事没做；这件事很重要，"她讲完碰到牛的事情以后又诚恳地说。"那就是，我还没有把我们结婚的消息告诉我那亲爱的伊丽莎白-杰恩。"

"啊，你还没告诉她？"他沉思着说。"从仓库那里她搭着我的车子回来；不过我也没告诉她；因为我还以为她会在城里听到了，也许是害羞或是什么的，所以没有向我道喜。"

---

① 约翰·纪尔宾是威廉(William Cowper，1731—1800)一首诗里的人物。他总是匆忙，而总是有人来搅扰他。

“她大概还没有听到。不过我一问就知道了，现在我去找她。唐纳，她还像从前一样和我住在一起，你不会不乐意吧？她是那么安静谦逊。”

“噢，我真没什么不乐意的，”伐尔伏雷回答，可能还微微露出些狼狈的样子。“可是我不知道她肯不肯呢？”

“她肯的！”露赛妲热心地说，“我担保她愿意的。这个可怜的人，她另外没有家了。”

伐尔伏雷瞅着她，看得出她没有怀疑到那位比较沉默寡言的女友的秘密。这样的茫然无知，使得他愈加爱她。“不论怎样，你照着你的意思去同她安排吧，”他说。“是我到你的家里来，不是你到我的家里去。”

“我就去同她谈。”露赛妲说。

她上楼走进伊丽莎白-杰恩的房间里去，这时，后者已经脱掉外出的衣物，正低头看书。露赛妲立刻发觉她还没有听到这个消息。

“我没下楼来看您，坦波曼小姐，”她率直地说。“我本想去问问您，受惊以后，完全好了吗，可是我知道您有客人来了。我不知道这阵钟声是为什么响的？还有乐队，也在演奏。一定是有人结婚了；要不然他们就是在练习，预备圣诞节。”

露赛妲含糊地说了一声“是”，就坐在这个年轻女人身旁，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她。“你是一个多么孤独的人啊，”她紧接着说，“外边发生的事情，或是人们到处热烈谈论的事情，你从来不知道。你应该到外面走走，像别的女人一样聊聊天，那时你就不会问我这类问题了。好吧，现在我又有点事情要告诉你。”

伊丽莎白-杰恩说，她十分高兴，准备专心静听。

“我得从老早以前说起，”露赛妲说，她要向这位在她身旁深

思的人圆满地表白出自己的意思，是有困难的，这情形从每一个字音上都显得愈加清楚了。“你还记得不多久以前，我告诉你的那件考验良心的事情吗——关于第一个和第二个爱人的事？”她结结巴巴地讲了一两个关键词，把她讲过的故事提了出来。

“啊，是的……我记起来了；你的朋友的故事，”伊丽莎白冷淡地说，她注意着露赛妲的眼睛，仿佛要捕捉里面最真实的色泽。“两个爱人——旧的和新的：她多么想同第二个结婚，可是又觉得她应该嫁给第一个；于是她应该做的好的一方面，她没有做；她不应该做的坏的一方面，她做了；就像我正在翻的奥维德诗篇里说的那样，她所做的……简直像使徒保罗①一样！”

“不是的，她并没有真正做坏事！”露赛妲急忙说。

“可是你不是说过她……或者我不如说是你……凭良心和从道义上讲必须同第一个结婚吗？”伊丽莎白揭开了假面具答话了。

露赛妲的羞愧，可以从她脸上的一红一白中看得分明，过后她不安地回答：“伊丽莎白-杰恩，你永远不会露出去，是不是？”

“如果你不叫说，我决不说。”

“那么我告诉你，这件事比我故事里的情形，似乎还要复杂……事实上，还要难办。我同第一个人，很奇特地碰到一起，觉得我们应该结合，因为社会上已经在说我们的闲话了。照他的想法，他是一个鳏夫。他有很多年没听到他第一个妻子的消息。可是他的妻子回来了，我们就分手了。现在她已经去世；那个丈夫又来向我求婚，说，‘现在我们可以完成我们的愿望了。’不过，

① 使徒保罗即圣保罗。他起初极端反对耶稣教。后来一变而成为极端信仰的人。

伊丽莎白-杰恩，他对我这样等于来一次新的求婚；由于另一个女人的归来，我所有的誓言都算是解除了。”

“你最近没有重新答应过他吗?”年轻的一个安详地推测着说。她已经猜中谁是第一个男人。

“那是用胁迫叫我不得不答应的。”

“是这样的。可是我想，不管什么人，像你那样，不幸同一个男人发生了暧昧关系，即使罪过不在她，如果还可能的话，她应该成为那个男人的妻子。”

露赛妲的脸色失掉了光彩。“他结果变成我怕嫁给他的一个男人，”她辩解着。“真可怕！这直到我重新答应了他以后，才知道的。”

“那么只剩下一条路还可以保持忠贞。你一定要做一个独身的女人。”

“但是你再想一想？你想想……”

“我用不着想了，”她的女伴大胆地插嘴说，“我已经猜中了那个男人是谁。我的父亲；我说就是他，再不会有什么别人了。”

伊丽莎白-杰恩对于任何有点违礼的事，就像牛看到块红布一样。的确，她渴望要把事情做得正当，几乎到了邪癖的程度。由于她母亲的关系，她在早年受了艰辛，凡是有一点点不正常的事情，都使得她恐惧，这简直不是那些声誉不受怀疑，有着安全保障的人所能了解的。“你应该同亨察尔先生结婚，不然就不要结婚……当然不能再嫁给另一个男人！”她继续说，嘴唇发抖，在她的行动里，含有两种热情。

“这个我不承认！”露赛妲情绪激动地说。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是事实！”

露赛妲如同不能再声辩似的，用右手掩住了眼睛，把左手伸

给伊丽莎白-杰恩。

“喔，你已经同他结婚了！”伊丽莎白看了露赛妲的手指以后，高兴得跳起来，大声叫着。“你几时结婚的？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却这样捉弄我？你是多么令人可敬呀！他似乎有一次喝醉了酒的时候，对待我的母亲很坏。他有时很严厉，倒也是真的。可是我敢担保，以你的美丽、富有和才能，你会完全管住他。你正是他要崇拜的女人，现在我们三人可以快活地住在一起了！”

“嗳，伊丽莎白-杰恩哪！”露赛妲苦恼地叫道。“我是同另外一个男人结了婚！我简直无路可走了……那么害怕要被迫接受别的人……那么害怕有人泄露风声消灭了他对我的爱情，于是我决意即刻就做，不管将来怎样，不惜一切来换取哪怕是一个星期的快乐！”

“你……同……伐尔伏雷结了婚！”伊丽莎白-杰恩以拿丹的口吻①大声说。

露赛妲点了点头。她又重新镇定下来。

“教堂的钟就是为了这个才响的，”她说。“我的丈夫在楼底下。他要住在这里，等我们找到一座更合适的房子再说；我已经同他讲过，我想留你像从前一样地同我住在一起。”

“容我一个人想想再说，”这女孩子很快地回答，她以极大的抑制力，掩盖起情绪上的纷扰。

“你想想吧。我相信我们在一起一定会很快乐的。”

露赛妲走开到楼下去看唐纳，她见到伐尔伏雷怡然地呆在

① 莱辛(Lessing)写过一部名叫《智者拿丹》的戏剧。作者所说“拿丹的口吻”，意即聪明的口吻。

那里便感到一阵快乐，可是却也有淡淡的忧虑掠过去。她有这样的感觉，倒并不是为了她的朋友伊丽莎白的原故；因为关于伊丽莎白-杰恩的情绪表现，她是一点都不怀疑的；她只担心着亨察尔一个人。

这时苏珊·亨察尔的女儿立即决定，不能再在这个房子里住下去了。抛开她对露赛妲的行径是否合理的评价不谈，伐尔伏雷曾经几乎已经是她公开的爱人，她觉得她不能再住在那里了。

她匆匆穿好衣服走出去的时候，夜还不太深。因为地方熟悉，她在几分钟以内，就找到了适当的住处，安排好当晚就住进去。回来以后，她悄悄地走进来，脱掉了那身漂亮的衣裳，放在箱子里作为她最好的一件保留起来，另换上一套平常穿的；因为从此她要特别节省了。她写了一张条子留给露赛妲，露赛妲正同伐尔伏雷坐在客厅里，房门关得紧紧的；随后伊丽莎白-杰恩喊来一个推手车的人，她看着箱子装上车，随后快步走上大街，到她的住所去。她的房间就在亨察尔住的街上几乎同他的大门正对面。

她在这里坐下来，考虑维持生活的办法。她继父送给她的一点年金，勉强可以维持生计。她有一种巧妙的技术，会编结各种织物——小时在纽逊家织大鱼网时学来的——对她很有用处；而她继续不断地求学，将使她有更好的办法。

这时，这桩已成事实的婚姻，传遍了整个卡斯特桥；到处都有人在议论，边石上是大声讨论，柜台后面是秘密交谈，三水手里则有说有笑。伐尔伏雷是否会卖掉他的买卖，用他妻子的钱安然做一个绅士，还是想保持独立，虽然有这样辉煌的联姻，仍然继续干他的老本行，这是人们最感

兴趣的焦点。

## 31

卖香麦粥女人在地方官面前的报复，已经传开了；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关于多年前亨察尔在威顿-普利奥斯集市上疯狂任性的故事，卡斯特桥市里没有一个人没听到了。至于他在后来生活里所做的那些弥补，却在原先那场戏剧性行为的刺眼光亮下，为人忘记了。如果大家一向就知道这件事情，到了这时候也许老早就不会重视它，不过把这事看作一个年轻人的几乎没有前例的荒唐透顶的放荡行为，同今天这位稳重、成熟的市民（即使有些刚愎）几乎没有一点共同之处。但这件事自从发生以来就人不知鬼不觉地埋藏起来了，中间许多年的经过，是没有人看到的；于是他年轻时的污点又露出一副新近罪行的模样。

法庭上的事件，本身虽然很小，却形成了亨察尔衰败的分界线，促成了他的转变。他在那一天——几乎就在那一分钟，走过了兴隆和荣誉的分水岭，开始向另一面急速下降。他的声望一落千丈，快得让人吃惊。社会地位上，他猛然一下就被推了下去；同时由于轻率的经营，他已经失掉了商业上的支持力量，于是他在这两方面下降的速度，每一小时都在加剧。

如今他在外面走动的时候，常常盯着铺石路，很少看屋面了；常常看着人们的脚和绑腿，很少用他从前叫人躲闪的灼人目光去瞧人们的眼珠子了。

新的事件综合起来使他衰败。这一年，除他以外，对许多别

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坏年头，他所慷慨信任的一个债务人，遭遇到惨重的失败，于是他这摇摇欲坠的信用，便整个地崩溃了。如今在绝望中，他不能保持住货物和样品绝对相符的规则，而这却是粮食交易中的灵魂。说到这件事，主要得怨他手底下的一个人；这位先生，糊涂得可观，把亨察尔手里存的大量次等小麦的样品，拣选了一番，把干瘪的、破碎的、发黑的麦粒，剔出去很多。这批粮食如果正当地出售，不会引起什么闲言烂语；可是在这种时候，来一次谎报的过失，就使得亨察尔的名誉扫地了。

他失败的详细情形，是很平常的。有一天，伊丽莎白-杰恩路过王家甲胄，这时她看见人们匆忙地走进走出，比平素没有集市的时候，人要多得多。一个看热闹的人，看见她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很惊讶，便跟她说，这是市府委员宣告亨察尔先生破产的一次会议。她简直要哭出来，及至她听说他正在旅馆里面，就想进去看他，可是那人劝她今天还是不要闯进去的好。

债务人和债权人聚会的那间屋子，是前面的一间，亨察尔正往窗外面望，他从铁窗栏里望见了伊丽莎白-杰恩。他的检查已经结束了，债权人正要离去。伊丽莎白的出现使他陷入了冥想之中；直到他把脸从窗口转开，在所有人中间高人一头地挺起身子来，请大家安静几分钟。他那红光满面的脸有些变了；黑色的头发和胡须还像往常一样，但是别的部分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色。

“先生们，”他说，“除了我们已经讲定的和写在资产负债表里的资产以外，还有这些东西。也跟我所有的别的东西一样，全是属于你们的，我不愿意留下来不给你们，我不是这种人。”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把他的金表掏出来，放在桌上，随后又掏出钱袋——一般农民和生意人常带的一种黄帆布大钱袋——打开来，

把钱抖在桌子上的表旁边。随后又急忙暂时把表拿回来，将露赛妲做了送给他的丝线表套解下来。“现在我在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们了，”他说。“为你们打算，我真希望再多一些就好啦。”

债权人、农民几乎全体一致地，看看表，看看钱，看看街上，这时农民詹姆士·艾弗登说话了。

“不，不，亨察尔，”他恳切地说。“我们不要这个。你是令人起敬的，可是请你收回去吧。你们认为怎么样，邻居们——同意吗？”

“应当这样的；我们根本不想要这个，”另一个债权人葛劳渥说。

“当然请他收回去，”另一个站在后面的人小声说，这是个沉默寡言的谨慎的年轻人，名叫鲍尔伍德；其余的人也一致表示赞同。

“我说，”首席市政委员对亨察尔说，“虽然这是一件无法挽救的事情，可是我必须承认，我从来没遇到过一个负债人，比你做得更公正。我证明这一份资产负债表做得是再诚实没有了；我们没有费一点事；这里面没有偷漏，也没有隐瞒。这种不幸的局面很明显是由盲目的经营造成的；可是据我看来，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避免叫人受害。”

这番话使亨察尔受了相当的感动，他不愿让人们瞧出这种心情，便又转过脸去对着窗口。市政委员讲过了话，大家都轻声地表示赞同；于是散会了。他们走了以后，亨察尔注视着他们退还给他的那只表。“在权利上，这不是属于我的。”他自言自语着。“什么鬼指使他们不把这拿去？……我不要不属于我的东西！”这时他想起了一件事，便拿着表到正对门修表店里去，依照

钟表匠所出的价钱,当场卖掉了,然后拿着钱到一家比较小的债主那里去,交出了钱,这个债主住在德尔诺弗一间小草房里,情形很窘困。

过去有一段时间，卡斯特桥市内的人们单单是责骂着亨察尔，可是等到他所有的东西都标好标签进行拍卖的时候，人们反过来都十分同情他了。如今亨察尔的整个事业，历历在目地摊在他的邻人面前，人们可以看到他曾经多么令人敬佩地运用自己的精力才能，从一无所有奋斗到显赫富足——他刚到市里来的时候，还是个打草短工，篮子里提着锥钻和刀，那时他确实是一无所有——，于是人们对他的失败不由得既惊讶又惋惜。

伊丽莎白竭力想办法,却总是见不到他的面。虽说没人再信任他了,而她仍然信任他;她很想能有机会来原谅他以前待她的粗暴,同时在他困难中帮助他。

她写信给他,他没有答复。于是她到他家里去——也就是她有一个时期曾经那么快乐地住过的那座大房子——屋面是褐色砖砌成的,各处还有玻璃砖,窗框格子是粗重的——可是在这里已经找不到亨察尔了。前任市长已经离开了他鼎盛时期的住家,迁移到修道院磨坊旁边约甫的小屋里去,这座磨坊,就是那天夜里他发现她不是自己的女儿时曾经游荡过的阴郁的地方。她便又找到这里来。

伊丽莎白觉得他选定这个地方来退休很奇怪,可是她又料想人到了窘困也许便不能选择了。树木很老,似乎还是当年修道僧们栽种的,现在仍然在四面耸立着,在原先磨坊的后闸门处,仍然流着那一条小瀑布,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发出巨大的咆哮。这座小房子就是用久已败坏的修道院的老石头、小片花

窗格、生霉的窗旁侧柱和拱形门石所造成的，这些东西，都同墙上的碎石搅合在一起了。

在这所小房子里，他占用了两间屋子，那个曾经被亨察尔雇用、凌辱、哄骗而又解雇的约甫，如今是这里的户主。然而即使在此地，她还是见不着她的继父。

“连他的女儿也不见？”伊丽莎白求着。

“目前——谁也不见；这是他吩咐的，”人家跟她这样讲。

后来她从那些粮仓和堆草房前走过去，这些地方曾经是他事业的中枢。她知道他已经不是这些地方的主人了，可是她还是惊讶地注视着这熟识的大门。上面涂掉了亨察尔的名字，刷上一层纯铅色的油漆，不过原有的字迹，还像雾里的船舶一般，隐约地浮现出来。这层油漆上面，用新鲜的白色写上了伐尔伏雷的名字。

阿倍耳·惠特尔正要把他那身瘦骨头侧身挨进小门里去，她就问道：“伐尔伏雷先生当了这里的主人吗？”

“是的，亨察尔小姐，”他说，“伐尔伏雷先生收买了这个粮仓，我们所有干活的人也都留下啦；现在我们比从前强多了……不过您是他的继女儿，我这话可不该在您的面前讲。我们的活儿苦一些，可是现在我们用不着担惊受怕啦。我这几根头发弄得这样稀，就是怕出来的；骂街，摔门，干涉人家的私事，这一类的事情都没啦；虽说每礼拜少赚一先令，我这个人倒阔起来啦；亨察尔小姐，您想想看，一个人心里要老是惊惊慌慌的，还有什么活头。”

从大体上来说，这话是真的；亨察尔的仓库在他进行破产清理期间，曾经陷于瘫痪状态，等到新的户主接办以后，又算是重新活跃起来了。从这时候起，一袋袋饱凸凸的小麦，用亮晶晶的链子捆着，在吊锚架下一上一下地升降着，各个门口里都有多毛

的胳膊伸出来，把麦子拖进去；一捆捆的干草，重新从草房里扔进扔出，螺丝钻也吱吱地响起来了；从前这个地方的规矩是以大约估计来作衡量的，而现在天平和秤杆开始忙碌起来了。

## 32

靠近卡斯特桥市较低地区有两座桥。第一座桥紧接着大街的尽头，是砖造的。已饱受风雨的侵蚀，在这里，从大路上分出一条岔道来，绕到低洼的德尔诺弗区一些小巷子里去；因此，桥边一带，形成了高尚和贫贱的接壤点。第二座桥是石建的，在公路上较远的地方——虽然它仍然在市区界限以内，事实上却完全是在草地里了。

这两座桥，都有过生动的面貌。每一座桥的每一个棱角都磨光了，一部分是由于风雨，而大部分是受了世世代代游荡者的摩擦，一年过去一年又来，每逢这些人们站在那里想心事，他们的脚尖和脚后跟就不停地摩擦着石栏杆。比较脆弱的砖和石，就因为这样来来去去的机械动作，平面都被磨得洼下去了。至于桥顶上的石工，每个接缝的地方原来都用铁夹牢的；后来有些不顾死活的人，对于地方官的警告毫无顾忌，扭开顶盖，把它扔到河里去，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这一对桥把全市所有的失败者都吸引了来：凡是事业或恋爱失败的人们，凡是走投无路或是犯了案的人们，都到这儿来。附近一带不幸的人们，为什么不到别的栏杆、大门或是公路阶边去，而经常要选择这两座桥来作为沉思默想的地方，这就不十分

清楚了。

常到这较近的砖桥来徘徊的人，同常到较远的那座石桥去的人，身份上有着显著的不同。下层社会的人们，喜欢临近城市的那座桥；大众的眼睛瞪着他们，他们也无所谓。从前他们得意的时候，相比较而言，也是无足轻重的，因此他们失败了，虽然感到无精打采，却也没有什么特别耻辱的感觉。他们多半把手插在口袋里，腰上系着一根皮带，长筒靴子上有很多地方都需要缝补，可是似乎从来也没有做到。他们遇到逆境，并不唉声叹气，光是吐唾沫，他们不说灵魂受了打击，而说运气不佳。约甫在他落魄的时候，便时常到这里来站着；丘克索姆妈妈、克利斯托弗·康尼和可怜的阿倍耳·惠特尔也曾到这里来过。

肯到较远的桥上去逗留的"不幸的人们"，是属于更文雅一类的人。这些人中包括破产者和忧郁病患者，还有因为犯了错误或是不走运的所谓"境况不佳"的人们，或是有专业而无才能的贫困的上等人，他们不晓得怎样消磨掉从早饭到午饭这一段无聊的时间，而从午饭到天黑就愈加令人厌烦。这一类人的眼睛，大都从栏杆上望着下面流动着的水。如果看到那里有一个人这样盯着河水，便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世界由于某种原故没有好好地对待这个人。一个穷困的人站在靠近市街的那座桥上，并不介意谁看到他了，反而背靠着栏杆打量过往的人。但在这座桥上的窘迫的人，从不面对着大路，听见了脚步声绝不转过头来，不管什么时候有人走过，他只思索着自己的处境，注视着流水，仿佛有些奇怪的鱼叫他发生了兴趣，虽然多年以前所有的大小鱼类早就从河里偷捕光了。

他们站在那里这样沉思默想；如果他们的苦恼是被压迫者的苦恼，他们就希望自己变成国王；如果他们的苦恼是贫穷，就希望自己变成百万富翁；如果是犯了罪，他们就希望自己变成圣徒和天使；如果是失恋，他们就想自己是全郡闻名的、有许多女人追求的阿冬尼[1]。相传有些人曾经站在那里凝神盯着下面思索了很久，而终于就连他们可怜的躯壳也追随着视线一起下去了；于是第二天早上，不是在这里，便是在叫做黑水的深潭里发现了他们，而他们的苦恼也就算解脱了。

亨察尔像另一些在他之前到这里来的不幸者一样，也向着这座桥来了，他到这里来的路径是沿着河边小路，这是市区最冷落的边缘。一个刮风的下午，德尔诺弗教堂的钟敲了五下的时候，他就正站在这里。一阵阵风从中间潮湿的河边低地吹过来，把钟声送到他耳边，这时他身后走来一个人，叫着名字招呼亨察尔。亨察尔微微一转身，看到来人是他从前的工头、如今在别的地方当雇工的约甫。亨察尔虽然恨这个人，可是仍然搬到他那里去住，因为在卡斯特桥市里，只有约甫这个人的观点和意见，是衰败的粮食商人最蔑视而认为无足轻重的。

亨察尔向他点点头，轻微得简直令人看不出来，约甫站住了。

“他和她今天搬到新房子里去了，”约甫说。

“噢，”亨察尔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哪一座房子？”

“你那座老房子。”

“搬进我的房子里去啦？”亨察尔说，他吃了一惊，“市里有许

---

① 阿冬尼(Adonis)，希腊神话里的一个美男子。他是司美和恋爱的女神维纳斯的爱人。

多房子，单要我的那一所吗！”

“哦，反正一定要找人住，而你又不能住，是他也罢，害不着你什么。”

这话是实话：他觉得这事倒也对他没有什么害处。伐尔伏雷已经买下了院子和仓房，再买下住房，显然是为了毗邻方便的原故。可是，一方面，从前的屋主亨察尔住进小茅屋里去，而另一方面，他却占有了那些宽大房间，这行动就惹起了亨察尔无法形容的恼怒。

约甫继续说：“拍卖的时候，有一个家伙把你所有最好的家具都买了去，你听说了吗？出价的一直是伐尔伏雷。那些东西从来没搬出过房子，因为他已得到了租借权。”

“我的家具他也买下了！那么，我的身体和灵魂自然他也要买去啦！”

“要是你肯卖，还没听说他不要买哩。”约甫在他从前专横的东家心里，栽植了这些创伤以后，便走开了；而亨察尔向着那急流的河水，一再凝神注视着，直至感到桥和他的身子都像是往后移动了。

低地越来越黑暗，天空的灰色越来越深了。眼前的景物，看去像是一幅图画被水墨污损了，这时另一个过路人来到了大石桥上。他正驾着一辆两轮单马车，他的方向也是到市里去。在桥拱中间突起的地方，车子停下来。“亨察尔先生吗？”从车上传来了伐尔伏雷的声音。亨察尔转过脸去。

伐尔伏雷知道他猜对了，便告诉那个跟他一起的人把车子赶回家去；同时他下了车，走到他从前的朋友身前。

“亨察尔先生，我听说你要到外地去，”他说。“是真的吗？我这么问是有原故的。”

亨察尔有几秒钟没有答话，随后才说："是的，是真的。我要去的地方也就是几年前你要去的，可是当时我把你拦住，叫你留下来。这不真是轮流变迁吗！你还记得我劝你留下来的时候，我们俩不就是像这样站在白粉散步场上吗？你当时名下连一文钱也没有，而我却是粮食街上房子的主人。但是现在我连一块破布都没有了，你却成了那房子的主人。"

"是的，是的；的确是这样的！这是世上的常情，"伐尔伏雷说。

"哈，哈，真的哩！"亨察尔叫着，心里涌起一阵滑稽的情绪。"世道兴衰！我已经过惯了。这又有什么稀奇呢！"

"如果你不忙，请你听我说，"伐尔伏雷说，"如同过去我听你的话一样。不要走吧。留在家里。"

"可是，先生，我再没有别的办法啦！"亨察尔轻蔑地说，"我手头的一点钱，只够我连皮带肉活几个礼拜，再也没有了。现在我还没有心思回头去找零碎的活儿做；可是我又不能闲着什么也不干，我最好的机会是在别的地方。"

"不是的；如果您肯听我的话，我就提出个办法来。回来住到你自己的老房子里去。我们可以腾出几间屋子，这不成问题——我担保我太太根本不会在意的——等到你有出路时再说。"

亨察尔吃了一惊。唐纳未多加考虑，便提议叫他同露赛妲住在同一屋顶下，这副情景，大概太触目惊心了，他听了不能不震惊。"不，不，"他粗声粗气地说，"我们要吵架的。"

"你可以自己占有一部分，"伐尔伏雷说，"没有人来干涉你。这比你现在靠河边住的那个地方，空气要好得多哩。"

亨察尔仍然拒绝了。"你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他说，"不过，我还是照样感谢你。"

他们肩并肩一块儿走进市里去，这情形正如亨察尔当年劝说年轻的苏格兰人留下来的时候一样。他们到了市中心，这时他们的路要左右分开了，伐尔伏雷说："你肯到我家里去吃晚饭吗？"

"不，不啦。"

"还有，我差一点忘记啦。我买了你很多的家具。"

"我听说了。"

"喔，这倒不是因为我自己很想要这些东西；我是希望你来挑选一下，把你所要的东西都拿去……这些东西可以叫你联想到许多事情，所以你会觉得亲切或是特别合用。你把它们搬到你自己家里去吧……我不会感到什么不方便的；我们少要一些没有什么关系，我还有很多机会再买一些。"

"怎么……白送给我吗？"亨察尔说。"可是你付过钱给债主啦！"

"嗳，是的；不过这些东西在你手里比在我手里更值得一些。"

亨察尔有点感动了。"我……有时想我是冤枉了你！"他说，从声调里流露出他脸上为夜幕所掩盖的不安。他突然握了握伐尔伏雷的手，仿佛不愿意更进一步泄露自己的感情，急忙走开了。伐尔伏雷看着他从通路转到牛桩，朝着修道院磨坊走下去不见了。

同时，伊丽莎白-杰恩在楼上一个房间里——这房间并不比先知的小屋来得大——把她过富裕日子时的绸衣裳装进箱子里去，非常辛勤地织着网，另外抽出一些时间来读书，手头有什么就读什么。

她的住处差不多正对着从前她继父的、而今伐尔伏雷的住

宅，她可以看到唐纳和露赛妲充满活力和热情，从大门口快步地走进走出，他们的境况很如意。她尽可能不向那个方向看，可是每逢门“砰”的一声响，要叫她不转过眼睛来，几乎是不合人情的事。

她正过着这样平静的生活，却听到亨察尔患伤风病倒在床上的消息——这可能是由于他在阴湿的天气里常常站在草地上的结果。她立刻到他的住处去。这一次她决心不受任何阻拦，径直走上楼去。他正披着一件大衣，坐在床上，起初对于她的闯入很生气。“走开——走开，”他说，“我不愿意见到你。”

“可是，父亲……”

“我不愿意见到你，”他重复说。

不管怎样，冰化开了，她留下来。她把屋子收拾得更舒适一些，给楼底下的人们关照了一些话，到她临走的时候，她的继父已允许她再来看他。

也许是因为她的服侍，也许仅仅是因为她的来到，总之他很快地痊愈了。他不久就可以走到外面去；现在许多事物在他眼里似乎有了新的面貌。他再不想到外国去，却常常想到伊丽莎白。整日没有事做，比什么都更使他厌烦；于是有一天，他对于伐尔伏雷的看法比过去一个时期改善了一些，同时又觉得诚实工作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他便泰然地走到伐尔伏雷的院子里去，要求雇用他作一个打草的日工。他立刻被雇用了。这次雇用亨察尔是由一个工头讲定的，伐尔伏雷觉得除非绝对必要，他不愿同这个以前的粮食商亲自发生接触。虽然他很想帮助亨察尔，但到了这时却也很了解他那把握不定的脾气，所以认为还是少发生关系为妙。为了这个理由，他平常叫亨察尔到这个或那个乡下田庄去打草，一向都是由第三者来传达他的命令。

有一段时间，这种布置很有效，因为草是从附近各个农庄上买来的，在运走以前，照例要在各个堆草院子里捆扎好；因此亨察尔常常要整个星期到那些地方去，不在家。到了这种工作全部干完了的时候，亨察尔也有些进入正规，便像别人一样，每天在家里做活。这样，这一度显赫的商人、市长，就以一个日工的身份，留在自己从前拥有的草房和粮仓里工作了。

“我从前不是干过日工吗？”他会露出挑衅的样子说，“为什么我不可以再干呢？”可是他的情形与他早年当日工的时候截然不同了。那时他穿着洁净合身的衣服，颜色轻快而又活泼；绑腿黄得像金盏草一样，灯心绒布像是新亚麻布那样没有一丝污点，一条颈巾却似一个花床。如今他穿着绅士时期剩下来的一套旧蓝布衣服，一顶污秽的绸帽子，还有先前是黑色、现在又脏又破的缎子围巾。他穿着这套服装走来走去，仍然还算是一个活跃的人——因为他刚刚过四十岁——和别人一起在院子里看着唐纳·伐尔伏雷从那个通向花园的绿色的门里走进走出，看着那座大房子和露赛妲。

冬天开头的时候，卡斯特桥盛传已经成为市参议会议员的伐尔伏雷先生，在一两年以内，要被提名为市长。

“是的；他是聪明的，他是这一代人里的聪明人！”有一天亨察尔正向伐尔伏雷堆草房走去，听到这个消息，便自言自语地说。他捆着草绳的时候，这个消息给他旧有的见解仿佛吹了一口复活的气息，使他反复思索着那横行无阻，压过他去的，胜利的竞争者——唐纳·伐尔伏雷。

“他那么点岁数的人，就要当市长，真不错哩！”他嘴角一撇，微笑了笑，嘟囔着说，“不过这是她的钱把他抬起来的。嘿——多他妈奇怪的事！我是他从前的主人，在这里像下人似地替他

干活，而他，却占有了主人的地位，把我的房子，我的家具、连可以叫做老婆的人，都弄到他自己手里去了。”

他把这些事情一天要重复上一百遍。在他和露赛妲来往的整个时期里，他想把她占为己有的热切心情，还不如今天他由于失去了她而感到的那种懊丧心情来得深厚。使他动心的，并不是可贪图的财富；不过这财富成了她愈加令人追求的资本，给了她一种独立和高傲的气派，把他这种气质的人吸引住了。他曾经见过露赛妲过艰苦日子，如今财富给了她仆役、房屋、华丽的衣裳——这一幅景象使露赛妲在他的眼里，具有了惊人的新奇感觉。

因此他陷入抑郁中，每逢人们提起伐尔伏雷不久可能被选为市长，他对苏格兰人的宿怨就被勾了起来。与这种心境相配合，他道德上也起了变化。这结果便是，他时常用满不在乎的口吻，意味深长地说：“只有两个星期了！”——“只有十二天了！”等等，他的数字一天天地减少下去。

“为什么你说只有十二天了？”所罗门·郎威斯在粮仓里问，他正在亨察尔的身旁称燕麦。

“因为十二天以后，我起的誓就可以解除了。”

“起的什么誓？”

“起誓不喝各种酒。十二天以后，我起的誓就满二十一年了，到那时候，谢谢老天爷，我就要大乐一场！”

有一个星期天，伊丽莎白-杰恩坐在窗口边，听到底下街上有人谈话，提到了亨察尔的名字。她摸不清这是怎么回事，这时正好有一个第三者走过去，她就提出心里的疑问，问了他。

“迈克尔·亨察尔戒了二十一年的酒，今天大喝特喝起来

啦！”

伊丽莎白-杰恩跳起来，穿上衣服走了出去。

# 33

在这个时期，卡斯特桥盛行闹酒的习俗——人们几乎不承认有这么一种习俗，然而事实上却是存在的。每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许多卡斯特桥的日工——经常到教堂做礼拜的人和性格沉静的人——做过礼拜以后，依次走出教堂门，穿过马路，到三水手客栈里去。在这一排人的后尾，通常是教堂的唱诗班，他们膀子底下还挟着大提琴、小提琴和笛子。

在这种神圣的时刻，有很重要的一点，光荣的一点，那便是每个人严格地自行限制只喝半品脱①的酒。这种拘谨，客栈主人是十分了解的，所以对这一帮人就全部用这个分量的杯子来招待。杯子完完全全是一样的——这是直筒的，两侧画着两棵深棕色无叶的菩提树——一棵对着喝酒人的嘴唇，另一棵端起来对着同伴。计算客栈主人到底有多少这样的杯子，是小孩子们在惊奇中最喜欢做的一个练习。在这种时候，大屋子里那十六条腿的橡木大桌子上，至少可以见到四十只杯子，靠着桌边摆成一个圆圈，正像古时候石堆②上用石块摆成的圈子一样。在这四十个杯子的外面和上方，有从四十个陶制的烟袋喷出来的

① 品脱(Pint)，英量名，为一加仑的八分之一。

② 石堆(Stone henge)，在英国萨列布里平原上，用珍奇的立石结成了一个圈子，为朝堂的遗物。

四十团烟雾;烟袋以外,有四十位经常到教堂去的人的面孔,靠在排成一圈的四十把椅子背上。

这时的谈话不是谈每个星期里日常的事情,谈话的论点更美好,调子也更高尚。他们必然要讨论讲经,分析和评论它的内容,指出这是高于一般水平还是低于它——一般的倾向,都认为讲经是同他们自己生活无关的一项科学的事迹或行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过是谈论者与谈论话题的关系。那个奏大提琴的和领唱人,因为他们同牧师有职务上的联系,平素说话比其余的人更有威信。

如今亨察尔选择了三水手作为他结束长期戒酒的地方。他进门的时间和这间大屋子里的规定时间配合得很好,正是四十位去教堂的人照例走来喝酒的时候。他脸上绯红,这立时表明他二十一年的誓言已经过去,无所顾忌的时期重新开始了。他坐在一张小桌旁边,小桌的一边紧靠着给教会人员保留的橡木大桌子,他们就座的时候,有几个朝他点了点头,说:“亨察尔先生,怎么你也来啦?你在这儿完全是生客哩。”

亨察尔停了一会儿,懒得答理他们,眼睛望着他伸直了的腿和靴子。“是的,”他终于说话了,“这是真的。我有好几个礼拜精神不太好;原因你们有些人是知道的。我现在好了一点,可是还不太清爽。我想要你们唱诗班的人奏个曲子;我希望你们的曲子加上斯坦尼治的酒,可以把我的不舒服彻底清除。”

“我极愿意替您效劳,”第一小提琴手说,“说实在的,我们已经把琴弦松开啦;不过我们马上就可以重新调理好。邻居们,A字调,给这个人唱一段。”

“不管唱什么鬼调子我都无所谓,”亨察尔说,“赞美诗,舞曲

或是山歌小调，流氓进行曲也好，天使颂歌也成……只要是调子好听，奏得又好，对我来说都一样。”

“嘻，嘻……这个我们也许做得到，我们里面没有一个人不是在教堂边座上坐过二十多年的，”乐队领班说。“不过今天是礼拜天，我看，邻居们，还是按照我修改的撒母耳·威克利[①]调子，奏圣诗第四篇，好吧？”

“滚你的吧，什么撒母耳·威克利调子，又是你修改的！”亨察尔说，“把你们那首圣诗丢开吧——只有尉尔特郡[②]的老调子还值得唱一唱——我年轻力壮的时候，这种赞美诗的调子会叫我的血像海水似的奔腾起伏。我来找一找合乎这个调子的辞句。”他拿起一本赞美诗，开始翻阅。

在这当儿，他偶然往窗外一望，看见有一群人正走过去，他认出这些人是上部教堂里刚做完礼拜的会众，他们的讲经比下部教堂时间要来得长。在这些首要的居民中间，就有参议员伐尔伏雷先生，他胳膊上挽着露赛妲，所有较小的商人的女眷们都时刻留意她，而且模仿她。亨察尔的嘴巴稍微变了变样，又继续翻着书看。

“好了，”他说，“照着尉尔特郡的调子，唱圣诗第一百零九篇的十到十五节。我把句子念给你们听：

> “他的后人要变成孤儿，他的妻子
> 是一个陷入哀伤的寡妇；
> 他那一些流浪的儿子以乞讨为生

① 撒母耳·威克利(Samuel Wakley)，赞美诗的作谱者。

② 尉尔特郡(Wiltshire)，在英国南部，郡治萨列布里。

在谁也无力施舍的地方。
“他那不当得来的财富，
将被高利贷者掠夺；
他一生辛苦的果实，
将为陌生的人们抢走。
“找不出一个人会发善心，
对他的贫困施恩；
也没有人给他那无依的孤儿，
肯赐予半点的援助。
“不久一场迅猛的毁灭，
降临到他不幸的种族上；
到了下一代，他那令人憎恶的姓名
将从人世上全消失。”①

“这篇圣诗我晓得，这篇圣诗我晓得！”领唱人赶忙插嘴说，“可是我不情愿唱这个。这不是写给人唱的。有一次吉卜赛人偷了牧师的母马，我们唱过一回，本来是想叫他高兴的，可是他却烦恼得要命。我真揣摸不透，仆人大卫②写这篇圣诗的时候，他究竟想的是什么，这篇诗不管谁唱起来都会丢脸的。好了，我们还是照我修改的撒母耳·威克利调子，唱圣诗第四篇吧。”

“叫你这狂妄无礼的家伙滚开吧——我叫你按照尉尔特郡调子唱一百零九篇，你就一定得唱！”亨察尔咆哮起来。“不唱这篇诗，你们这群懒东西一个也别想走出这间屋子去！”他从桌子

---

① 观以上各节所写的内容，系择自《圣经·旧约·诗篇》第一百零九篇第九至第十三节。作者把它写成诗体，与旧约英文本不同。

② 仆人大卫即大卫王。仆人系指他侍奉上帝而言。

边溜出来，抓着火钳，走到门口，用背抵着门。“现在，你们要不想我把你们那倒霉的脑袋砸出脑浆子来，就赶快给我唱吧！”

“你不要……你不要发这么大的火……今天是安息日，这些话是仆人大卫写的，又不是我们写的，或许唱一次也没有什么关系吧，你们说怎么样？”一个吓坏了的歌手，向四面望了望别的人说。于是他们调好乐器，唱出了这个诅咒的诗篇。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亨察尔说，语气缓和了，他的眼睛越来越低下去，他的态度像是深受这歌曲的感动。“你们不要责备大卫，”他接着小声说，不抬眼睛摇着头。“他写这篇东西的时候，他知道他写的是什么！……我要是负担得起，我不自己拿钱养一个唱诗班，让他们在我这一生倒霉无望的时候，替我弹奏歌唱才怪哩。可是说来叫人难过，我有钱的时候，我能得到的我却不需要，现在穷了，我所需要的却又得不到了！”

他们不说话的时候，露赛妲同伐尔伏雷又走过去，这一次是往家里走，他们也像别的人一样，在做过礼拜而又没到吃茶时间的一段空暇里，到公路上去散一会儿步，然后再走回来。“我们唱的就是那个人，”亨察尔说。

奏乐的和唱歌的转过头去，看到了他所说的人。“上帝不许！”奏大提琴的人说。

“就是这个人，”亨察尔执拗地又说了一遍。

“我要是知道，”吹竖笛的严肃地说，“是给一个活人唱这个歌，说什么我的管子里也吹不出这篇诗的调子来，原谅我呀！”

“我也是一样哩，”唱男高音的说，“不过我想，这篇诗是那么久以前写的，或许没什么关系，我才肯替一个邻居开开心，因为这个调子可真不错哩。”

“孩子们哪，你们唱过啦，”亨察尔洋洋自得地说，“说到那个

人，他掀倒我，把我挤出来，跟他的唱歌多少有点关系……我也可以同样打倒他……可是我不肯。”他把火钳放在膝盖头上，仿佛一根细枝一样地把它弄弯了，扔在地上，离开了屋门口。

就在这时候，伊丽莎白-杰恩听见人说她的继父在什么地方，便面色苍白而痛苦地走进屋来。唱诗班和别的人遵守他们半品脱的规矩，已经散伙了。伊丽莎白-杰恩走到亨察尔跟前，要求他送她回家。

到这时候，他那火山似的性子，火已经烧完了，又因为他喝得还不算太多，就有意答应了她。她挽住他的胳膊，一块儿走去了。亨察尔像个盲人似的，茫然地走着，嘴里重复着歌手们唱的最后一句诗：

> “到了下一代，他那令人憎恶的姓名
> 将从人世上全消失。”

最后他对她说：“我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我二十一年来都遵守我的誓言；现在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喝酒了……我要是不整他一下子啊——我要想干，嘿，可就叫人真够受的！他把我什么都拿走了，我指天发誓，我要是碰到他，做出来的事我可管不了！”

这些半吞半吐的话使伊丽莎白吃了一惊，而且因为亨察尔还很镇定，她就越发觉得害怕。

“您要做什么呢？”她小心翼翼地问，同时不安地战栗着，亨察尔话里的意思，她猜中有十分了。

亨察尔没有答话，他们继续朝前走，一直走到他那小房子。“我可以进去吗？”她说。

“不，不，今天不要进来了，”亨察尔说；于是她走开了；她觉得要去警告伐尔伏雷几乎成了她的责任，这确实是她强烈的愿望。

如同在星期日一样，在每一周的日子里，都可以看到伐尔伏雷和露赛妲在市里飞来飞去，像两只蝴蝶——或者说，像同命相结的一只蜜蜂和一只蝴蝶。她似乎除了她丈夫陪着她，没心思到任何地方去；因此，每逢他的生意不允许他牺牲一个下午的时候，她就呆在家里，消磨时间等着他回来，从楼上的窗口伊丽莎白-杰恩可以看得见她的面容。不过，伊丽莎白倒不认为伐尔伏雷对她这样的忠诚应该表示感谢，她想的是她读过的一段话，她背诵着罗瑟琳的感叹：“姑娘，你自己得放明白些；跪下来，斋戒谢天，赐给你这么好的一个爱人。”①

同时她也注意着亨察尔。有一天，她问候他健康，他却答说，阿倍耳·惠特尔在院子里同他一块儿干活的时候，总拿怜悯的眼光看他，真让他受不了。“他这个傻瓜，”亨察尔说，“还忘不掉我在那里做主人时候的情形。”

“您要是允许我，我可以代他去给您捆草，”她说。她想到院子里去的动机，是要得到一个机会，观察她继父在伐尔伏雷院子里当雇工素常工作的情况。亨察尔那番恐吓的话叫她非常担心，她很想看一看这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他的举止如何。

她来了已有两三天，可没见到唐纳来过一趟。后来有一天下午，那扇小绿门开开了，伐尔伏雷先走进来，紧跟着露赛妲。唐纳毫无顾忌地把他太太带过来，这很明显，他决没怀疑到她同

---

① 罗瑟琳是莎士比亚《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中的女主角。引句见第三幕第五场。

现在这个打草的日工，从前有过什么瓜葛。

亨察尔并没转过眼去看这一对夫妇，他的眼睛盯着手里搓的草绳，仿佛专心在那上面。伐尔伏雷，竭力避免做出任何似乎对一个失败的敌手有夸胜情形的事情，这种体贴让他躲开亨察尔和他女儿工作的草房，走向粮食那一部分去。这时候，露赛妲从没听人说过亨察尔在为她丈夫工作，便一直漫步走向草房来；她突然看到了亨察尔，不觉短短地叫了一声“哦！”快乐而又繁忙的唐纳这时离得很远，所以没有听到。亨察尔露出令人难堪的谦卑态度，像惠特尔和别的人一样触了触帽檐，对此她声音微弱地说了一声“午安”。

“太太，您说什么？”亨察尔如同没听见似地问。

“我说午安，”她嗫嚅着。

“噢，是的，午安，太太，”他回答，又触了一下帽檐。“太太，我很高兴见到您。”露赛妲现出窘迫的样子，亨察尔又接着说：“一位高贵的太太肯关心我们进来看一看，我们这群卑下的工人，真觉得这是莫大的光荣哩。”

她哀求似的瞥了他一眼，这种讽刺太尖酸，太令人难堪了。

“太太，您可以告诉我现在什么时候了吗？”他问。

“是的，”她急忙说，“四点半。”

“谢谢你。还有一个半钟头，我们才能散工。唉，太太，我们这些下等人真没享受过像您那样快乐的休息哩！”

露赛妲一能抽开身子，便躲开了他，向伊丽莎白-杰恩微笑着点点头，到院子的另一头找她的丈夫去了，从那里可以看见她领着他从外边的门走出去，免得再从亨察尔面前走过。这事出乎她的意料，是很显然的。这次会面的结果，就是第二天早上，邮差送到亨察尔手上一封短柬。

"如果我,"露赛妲写道,她把可能放进一封短信里的哀怨尽量表露出来,"不管什么时候从院子里走过,我求你,我求你不要再用你今天那种讽刺的口吻同我讲话,你肯吗?我对你没有恶意,你能替我亲爱的丈夫工作,我只有十分高兴;可是你要用一般常情来对待他的妻子,不要老是暗藏讥笑叫我难堪。我没有做什么错事,也没有伤害过你。"

"可怜的蠢东西!"亨察尔拿着信,露出嬉笑而野蛮的神情说。"除了写这样的信便不晓得什么更好的办法啦!喔,倘使我把那些东西给她的丈夫看哪——呸!"他把信扔进火里去。

露赛妲从此留心不再到草房和粮食那边去。她宁肯死掉,也不愿冒险再度同亨察尔近距离见面。他们之间的距离一天天越来越远。伐尔伏雷一向对他这位失败的朋友,采取照顾的态度;但是他不可能不渐渐地把先前的粮食商人跟别的工人一样看待。亨察尔看出了这一点,装聋作哑隐藏起他的感情,每天晚间在三水手更肆无忌惮地喝酒来稳定自己的情绪。

伊丽莎白-杰恩竭力想防止他喝这种饮料,常常在五点钟,提着一只小篮子,送茶给他。有一天正是她送茶来的时候,她知道她继父在粮仓最顶上一层晾车轴草籽和油菜籽,便走上去找他。每一层楼在吊锚架下有一个门开在半空中,悬着一根吊粮食袋的铁链。

伊丽莎白的头刚超过地板的洞口,便看见上面的门是开着的,她的继父和伐尔伏雷正站在一起谈话,伐尔伏雷紧靠在那令人眼花的边缘上,亨察尔站在里面一点。为了不打扰他们,她停在楼梯上,不再抬高她的头。她这样等待的时候,她看到——也许是她想象中看到了,因为她害怕得看不真确了——她的继父朝着伐尔伏雷肩膀后面慢慢地伸平了一只手,他的脸上涌现出

一种奇怪的表情。那个年轻人没有觉察到这个动作，而这个动作又是那么不露形迹，即使伐尔伏雷看到了，也不过把这看做无所谓的伸伸胳膊而已。然而只要轻轻一碰，便可能推动伐尔伏雷站不住脚，翻筋斗跌下去。

伊丽莎白想到这种动作可能有的用意，心里便百般难受。等他们转过身来，她立刻懵懵懂懂地把茶送给亨察尔，放下来，走开了。她回想了一下，竭力叫自己相信这动作是一种随便的古怪行为，并没有别的意思。可是，反过来说，他在这个房子里曾经做过主人，现在当了下属，这种情况，可能像一种刺激的毒素，在他身上发生着作用；她终于下了决心要去警告唐纳。

# 34

因此，第二天早上，她五点钟就起来，走到街上去。这时天还没有亮，浓雾正在弥漫，这个城市是又黑暗又静寂，只有穿插在市区里几条直角形的林荫路上，凝聚在树枝上的露水，滴滴答答落下来，发出一些微弱的声响；这些声响，有时从西散步场，有时从南散步场，吹送过来；然后又同时从两方面吹过来。她向粮食街的街尾走去，她很清楚他出门的时间，所以没等上几分钟，就听到她已经听惯了的街门响声，接着他便匆匆忙忙地向她这面走来。她在这条街上最后一座房子侧面、林荫路转弯的最后一棵树的地方，碰到了他。

他几乎没认出她，仔细地望了一阵，才说："怎么……亨察尔小姐……你这么早就起来啦？"

她请他原谅在这样不适当的时间在路上拦住他。“可是我急于想提醒你一件事情，”她说，“我不愿意去拜访您叫伐尔伏雷太太吃惊。”

“噢？”他带着优越的快活神情说。“是怎么回事呢？你真太好啦。”

她这时才感到困难，自己心里认为可能发生的事情，怎样才能正确地传到他的心里去呢。不过她总算开始谈了，提出了亨察尔的名字。“我有时很担心，”她很费力地说，“他可能不知不觉地有意……侮辱你，先生。”

“但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

“或是对你开一场大玩笑，先生。你要想到他经历的事情是很残酷的。”

“但我们相处得不是十分友好吗？”

“或是做出什么事情来……会伤害你……叫你难过……叫你受伤。”每一字一句，都使她要费两倍以上的气力，她可以看得出伐尔伏雷是不相信的。在伐尔伏雷的心目中，亨察尔已经是他雇用的一个穷人，不是先前支配他的那个亨察尔了。然而他不仅还是原来的那个人，而且因为坎坷的遭遇，以前隐伏着的险恶品质又活跃起来了。

快乐而又不往坏的方面去设想的伐尔伏雷，始终认为她的恐惧没有多大根据。他们就这样分手了，她往家走，这时，做日工活儿的人已经上街来，赶车的到马具店去取留在那里修理的物件，农家的马到铁匠炉去换掌，一般劳动人民都开始活动了。伊丽莎白快快地走进她的住屋，心里想着她所做的事没发生效果，徒使自己因为软弱无力的警告而显得愚蠢。

不过唐纳这种人，却是一个绝不肯把一件小事情轻易放过

去的。他从后来的观点校正着他先前的印象，他因一时冲动所下的判断并不是永远不变的。伊丽莎白在下霜的黎明里那张诚恳的面孔，这一天有好几次又在他面前浮现出来。他了解她那实事求是的性格，所以他并不把她的暗示全当作耳旁风。

可是他并不因此就中止他当时正替亨察尔进行的一个善意的计划；在这天晚些时候，他遇到市府书记乔易士律师，就谈起这件事情，仿佛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叫他灰心。

“卖种籽商人的那个小铺子，”他说，“就是在教堂墓地对面，正要出租的那一间。我不是自己想要，是替我们不幸的乡亲亨察尔找的。就说是一个小店吧，也可以叫他重新干起来；我已经同市参会谈过，我要带头在他们中间发起一次私人捐款，给他一个立身的地方……如果他们另外能筹足五十镑，我愿担负五十镑。”

“是的，是的；我也听见这么说；这件事谁也不会不赞成，”市府书记以他朴直坦白的方式回答，“可是，伐尔伏雷，有些事情别人看得到，你却看不到。亨察尔恨你……是的，恨你；这件事应该叫你知道才行。我听见说，他昨天晚上在三水手，当众说了你一些话，一个人不应该这么讲另外一个人的。”

“有这样的事……真有这样的事吗?”伐尔伏雷眼瞅着下方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年轻人又痛心地说，“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他老是这样跟我为难?”

“这只有上帝知道啦，”乔易士扬起眉毛说。“你要把他留在你手下工作，忍受他，你就要长时期苦恼哩。”

“可是这个人我怎能辞掉呢？他是我从前的好朋友。我怎么忘得掉我到这儿来的时候，给我一个站脚的地方，就是他呀！不，不可以。只要我还有一天的活儿要做，他愿意来，他就可以

做。这样的小事情，我绝不想拒绝他。不过我要把替他筹办生意的念头暂时搁一搁，等我多考虑一下。”

放弃这个计划，伐尔伏雷觉得很难过。可是这些话再加上各方的流言，都对这件事情不利，于是他走去取消了决定。这个店家也正好在那里，伐尔伏雷便同他谈话，他觉得必需把撤消原议的原委，略微解释一下，于是他谈到亨察尔的名字，说明市参会已经改变了主意。

铺主大失所望，他一看到亨察尔，就立刻告诉他说，市参会有计划为他筹办一个买卖，可是由于伐尔伏雷的阻挠计划泡汤了。就这样因误会生出了更多的敌意。

那天傍晚，伐尔伏雷进到房里的时候，茶壶正在半卵圆形的火炉格子上喷着气。露赛妲轻得像一位空中仙女似的跑上前来，抓住了他的两只手，于是伐尔伏雷照规矩吻了吻她。

“啊呀！”她嬉笑地叫了一声，转身对向窗口。“你看……窗幔还没拉下来，人们可以瞧得见里面的……多么叫人说闲话！”

点着了蜡烛，窗幔也拉下来，这一对双生儿便坐下喝茶，这时她看出他心里有事。她并不直接询问，可是她那一双眼睛焦虑地停在他脸上。

“今天谁来过？”他心不在焉地问。“有人来找过我吗？”

“没有，”露赛妲说，“唐纳，什么事呀？”

“喔……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他忧闷地回答着。

“那么，就别去管它啦。你会好起来的。苏格兰人永远是幸运的。”

“不，不是永远的！”他注视着桌子上的一块面包屑，沉郁地摇着头说。“我知道有许多人就不是这样的！有一个叫桑迪·麦克法朗，他去美国试运气，结果淹死了。有一个叫阿乞伯德·

莱兹，他被人杀害了！可怜的维利·丹甫利兹和海特蓝·马在弗立兹，他们走了霉运，这样一直到死掉！”

“喔……你这个笨东西……当然我只是说一个大概的意思！你总是这么咬文嚼字的。等我们喝完了茶，你把那个有趣的歌——关于高跟鞋和银衣裳，还有四十一个求婚者，唱给我听听好吧。”

“不啦。我今晚上没心思唱。是为了亨察尔……他恨我；所以我恐怕不能做他的朋友了。我能理解他对我有一点妒忌，但他对我这么气愤，我却找不出一点理由来。露赛妲，你能懂得吗？这不像单单为了商业上的竞争，倒像旧式恋爱的情敌哩。”

露赛妲的脸变得有些苍白了。“不懂，”她答道。

“我给他活儿干……这是我不能拒绝的。可是我也骗不了自己，同他这样一个满怀愤恨的人在一起，他会做出什么事来是没有保障的。”

“哦，唐纳，亲爱的，你听到了什么吗？”露赛妲惊恐地说。“有什么与我相关的事吗？”这句话已经溜到她的唇边了，可是她没说出来。不过，她却抑制不住她的激动，眼里已充满了泪水。

“没什么……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么严重，”伐尔伏雷抚慰她说；但对于这件事的严重性，他不及她了解得那么清楚。

“我希望你肯照着我们谈过的事情去做，”露赛妲悲哀地说，“扔掉买卖，离开这儿。我们有的是钱，为什么不动一动呢？”

伐尔伏雷像是认真地来讨论这件迁移的事情了，他们谈论着这个问题，可是不久仆人报告有客人来了。随后他们的邻居参议员瓦特走进来。

“我想您已经听到乔克菲尔德医生去世的消息了吧？是的，今天下午五点钟死的，”瓦特先生说。乔克菲尔德是市参会的参

议员，去年十一月份才接任了市长的职务。

伐尔伏雷听到这个消息，表示惋惜；瓦特先生接着又说："我们知道他早晚总有这么一天的；他的家属很阔气，我们用不着再去操心。现在我来找你问一件事……非常秘密的。如果我提出你来接任，不会有人特别出头反对，你肯接受这个职位吗？"

"可是有些人应该比我先轮到的，我太年轻啦，恐怕有人会认为不牢靠哩！"伐尔伏雷停了一会儿说。

"一点也不。不单是我一个人这么讲，还有几个人也提出了你。你不会拒绝吧？"

"我们想到别的地方去哩，"露赛妲插嘴说，殷切地望着伐尔伏雷。

"这不过是想象罢了，"伐尔伏雷小声说，"倘使这是市参会里面相当多数人的意见，我不拒绝。"

"很好，那么你就当作已经当选了吧。上岁数的人，我们过去有够多的了。"

他走了以后，伐尔伏雷沉思着说："现在你来看，我们本身是怎样受着上天力量的支配！我们这样计划，却那样去做。如果他们选我做市长，我就留下来，至于亨察尔，只好由他去乱闹啦。"

从这天晚间起，露赛妲便非常不安起来了。倘使她不是一个轻率莽撞的人，她在一两天以后，偶然遇到亨察尔时，也就不会做出那样的举动了。当时正在喧嚣的市场里，不管什么人都不会去留心他们的谈话。

"迈克尔，"她说，"几个月以前我向你请求的事，我一定要再向你请求一次……把留在你手里的所有我的信件和纸片都还给我……除非你已经把它们都销毁了！为了各方面的好处，你一

定看得明白，我是多么想把泽西的那一段时光一笔勾销。”

“喔，祝福你，女人！……我把你写过的每一张纸片都捆好了，要在车上交给你……可是却没见到人。”

她解释说因为她姑母的去世，使得她不能在那天起程。“那么这一捆东西怎么样了呢？”她问。

他说不出——他可以想一想。她去了以后，他想起了有一批没用的文件，遗留在他先前饭厅的保险箱里了——这个箱子是建在老房子的墙壁里的，而房子已由伐尔伏雷住用了。那些信件可能就在那一堆废纸里面。

亨察尔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了一副古怪笑容。那个保险箱已被打开了吗？

就在这事以后的当天晚上，卡斯特桥的钟声响起来，管乐、木乐、弦乐、皮乐凑成的乐队，在市区巡游演奏，比往常响亮热闹得多。伐尔伏雷当了市长——从第一次王朝的选举查理士一世①时代数起，这该是第二百零几次了——美丽的露赛姐成了全城的宠儿……但是，唉呀！在那个蓓蕾里有一个虫子——亨察尔；他会讲出什么话来呢！

在这同时，亨察尔本来正为了错误的传话，说伐尔伏雷反对给他买下种籽小店的计划，气愤满胸，而如今竟又听到了市府选举的消息——这次选举，由于伐尔伏雷比较年轻，而且又是一个苏格兰人，真是史无前例的事情，所以比往常要热闹得多。钟声和乐队响得像坦莫伦②的号角一样，让失败的亨察尔感到难以形容的痛苦；现在他觉得他已经被排斥到干干净净的地步了。

---

① 英王查理士一世（Charles I，1600—1649）在位时，因倡皇极神授说，迫害新教徒，引起革命，为国会党所杀。

② 坦莫伦（Tamerlane）是乔叟（Chaucer）诗篇里的一个鞑靼国皇帝。

第二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样到粮仓的院子里去，十一点钟左右，唐纳从那绿门走进来，一点也没露出显贵的迹象。不过他同亨察尔，因为这次选举，在地位上彼此之间形成了更大的反差，这个谦逊的年轻人在态度上，便微微露出了忸怩不安的情形；然而亨察尔却表现出对于这些事情完全不在意的样子，伐尔伏雷看见他这样自在，也就立刻和颜悦色了。

“我正想问问您，”亨察尔说，“我有一捆东西，大概是放在饭厅的我的旧保险箱里。”他接着又把那东西加以说明。

“要是这样的话，还在里面的，”伐尔伏雷说，“我从来还没开过保险箱，因为我的一些文件，都存在银行里，夜里睡觉可以睡得更安稳些。”

“在我这方面……那些东西没有什么大关系，”亨察尔说。“可是今儿晚上，如果您方便的话，我想到您那里去拿。”

他来践约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他喝得醉醺醺的——如今他常常是这样了，等到他走近房前的时候，他嘴唇歪着，露出讥讽的神情，仿佛正想着怎样大肆嬉闹一番。不管怎么说吧，他走进这房子里来，受到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自从他不作这房子的屋主以来，他还是第一次来访。门铃的响声，仿佛一个被人收买而背弃了他的亲信奴仆的声音；两扇门的开关仿佛是过去的日子又复活了。

伐尔伏雷把他让进饭厅里去，立刻打开了修在墙壁里的铁保险箱，这是他的，亨察尔的保险箱，是在他的指令下，由一个聪明的锁匠造成的。伐尔伏雷从那里面把那捆信和别的文件取出来，并为了没有把这些东西交还给他，向他道歉。

“没有关系，”亨察尔冷冷地说，“实际上，大部分是信件……是的，”他坐下来，把露赛妲那捆热情的书信打开来，又往下说，

“都在这儿啦。我没想到还要再看看这些信！我希望，伐尔伏雷太太昨天辛苦了一场以后，身体还好吧？”

“她觉得有点疲倦，所以老早就睡了。”

亨察尔又来翻看那些信，很有兴致地整理着，伐尔伏雷坐在餐桌的另一头上。“你当然不会忘记，”他又谈起来，“我过去历史里那一段很有趣的事情，我曾经跟你讲过的，你也给我帮了一点忙。这些信，就是和那件不幸的事情有关的。不过，谢谢上苍，现在这事全都过去了。”

“那个可怜的女人后来怎样了？”伐尔伏雷问。

“她幸而结婚了，婚后的情形很好，”亨察尔说。“所以她责备我的这番话，现在也就不叫我感到心痛了，要不是这样，这些话很叫我难过哩……请听一听一个愤怒的女人会说出什么话来！”

伐尔伏雷虽然很没兴致，却想讨亨察尔的欢心，一面连连打哈欠，一面很有礼貌地倾听着。

“在我这方面，”亨察尔念道，“真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人太不按照习俗就委身于你——她觉得她不可能再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妻子了；然而你对于她并不比你在大街上所遇见的第一个女人有什么两样——我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我十分谅解你并没有要害我的意思，可是你却成了害我的媒介。倘使你现在的太太死了，你能把我安置在她的位置上，这么做总还算是一种安慰——可是什么时候才能这么做呢？我就这样孤单地坐在这儿，少数的几个朋友抛弃了我，你也抛弃了我。”

“她同我的关系就是这样，”亨察尔说，“在我对所发生的事无能为力的时候，像这样的话有成千上万。”

“是的，”伐尔伏雷心不在焉地说，“女人就是这个样子。”但实际上他对于女性知道得很少；然而他看出他所崇拜的女人同

现在谈起的那个陌生人，在感情表现的方式上，是有相像的地方，因此他结论说，阿芙洛蒂[1]只要扮成一个人便总是这样说话的。

亨察尔打开另一封信，照样地念了一遍，像先前一样念到署名就停住了。"我不念出她的名字来，"他温和地说，"因为我没有同她结婚，另外一个男人娶了她，要对得起她我不能这么做。"

"真的，真的，"伐尔伏雷说，"可是你太太苏珊死了以后，你为什么不同她结婚呢?"伐尔伏雷问过了这句话，又问了一些别的问题，他的口气安然冷淡，全系同这件事毫不相干的人一样。

"啊——你问得对!"亨察尔说，那如新月形的怪笑又隐隐浮现在他的嘴上。"尽管她提出了这么多的抗议，可是当我义不容辞挺身而出要同她结婚的时候，她已经对我无情无意了。"

"或许……她已先同别人结婚了吧?"

亨察尔似乎想到，要这样进一步仔细地说下去，就会露出形迹，于是他答了一声"是"。

"这位年轻小姐的心情必定是时刻善变的!"

"她是的，她是的，"亨察尔加重语气说。

他打开了第三封和第四封信，也念了一遍。这一次他念到结尾，仿佛那署名真的就要同信的内容一起念出来了。但他又猛然停住。我们可以预料得到，他确实有意要在这出戏的结尾，把名字念出来，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他到这房子里来就没有别的念头。可是他坐在这里，火性没有涌上来，是做不了这种事的。这样一件使人心碎的事情，就连他都觉得可怕。他的性格是这样的：要是愤怒地

① 阿芙洛蒂(Aphrodite)，希腊神话中司美和恋爱的女神，与罗马所称之维纳斯(Venus)相当。

行动起来，他可以把他们两个人都消灭掉；然而用口蜜腹剑的方式来完成这种行为，却不是他的仇恨心所能办得到的。

# 35

正如唐纳所说，露赛妲因为疲倦很早就回到她卧室里去了。不过，她并没有睡下，而是坐在床边椅子上看书，思索着这一天里的事情。亨察尔按响门铃的时候，她猜想着，时间已经比较晚了，会有什么人来呢。餐厅几乎就在她卧房底下，她听到来人被让进里面去，不久又听得出有一个人模模糊糊地小声念着什么东西。

唐纳平素上楼的时间已经到了，又过去了，可是念东西和谈话的声音仍旧进行下去。这是很少有的事。她只能想大概是有人犯了极特别的罪状，来人——不管他是谁吧——从《卡斯特桥新闻》的专刊上，诵读这件事的本末。最后她离开房间，走下楼梯来。餐室的门半开着，在全家安息的沉静里，她刚刚走到楼梯的半当中，就已听出声音和所念的字句。她惊呆住了。她自己的话由亨察尔的声音说出来，就像幽灵从坟墓里出来一样。

露赛妲倚在栏杆上，脸蛋儿贴着那光滑的楼梯扶手，宛如她在悲惨中要同它做朋友似的。她这样僵直地站立着，陆续传进她耳朵里来的话越来越多。但使她最感惊讶的，是她丈夫说话的口吻。他说话的腔调不过是一个人拿自己的时间来敷衍的情形。

“请容我说一句，”他说，这时纸片的响声表明了亨察尔又打开了另外一张纸，“这些信原是她写给你一个人看的，而这样详

细地读给一个陌生人听，对于这位年轻的女人算是十分公平的纪念吗？”

“喔，是的，”亨察尔说，“因此我不说出她的名字来，拿她当作所有女人的一个例子，不毁谤某一个人。”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要把它们毁掉，”伐尔伏雷说，他对这些信件比刚才更严肃起来，“倘使出去宣扬，因为她已经成了另外一个人的妻子，便会害了她的。”

“不，我不毁掉，”亨察尔轻轻地说，把信收拾好。随后他站起身来，露赛妲便听不下去了。

她在半瘫软状态下走回她卧房里去。纯粹因为恐惧，她无力脱去衣裳，坐在床沿上等待着。亨察尔在临走时会不会说出秘密来呢？她的悬虑是可怕的。假如她同唐纳初期相识的时候，就把一切都向他说明，他大概可能不以为意，照样同她结婚——这事在以前似乎不大可能；可是现在不管是她，还是随便什么人，把这事讲给他听，就会造成惨剧了。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她可以听到她丈夫在上闩。他照例各处望了一遍，然后安闲地走上楼来。他在卧房门口出现的时候，她眼睛里的活力几乎都要熄灭了。有一会儿，她目光疑惧地观望着，然后她喜出望外，看见他露出一副讪笑的面容望着她，这种笑脸是一个人刚刚摆脱讨厌的场面才有的。她再也撑持不下去了，歇斯底里地啜泣起来。

伐尔伏雷使她平静了以后，自然而然地就谈到了亨察尔。“在所有的人里头，他是一个最不受欢迎的客人，”他说，“可是我相信他是有点神经错乱了。他向我念了许多与他过去生活有关的信件，而我也只好顺从他耐心地听着。”

这些话已很够了。可见亨察尔还没有说出来。简单地说

吧，亨察尔站在门口台阶上，最后对伐尔伏雷说了这样的话："我很感谢你肯听我这么念。不定哪一天，我可以把她的事再多讲一点给你听。"

她听到这话，便非常迷惑，不知道亨察尔是否存心要把全部事情公开出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常认为敌人是具有贯彻始终的行动力量，其实这无论在我们自己身上或我们的朋友身上都是从来没见过的；同时我们也就忘记了人们无论是专心报仇或是慷慨施恩，都可能因为缺乏心情半途而废。

第二天早上，露赛妲没有起床，她在考虑怎样来抵挡这已经开端的进攻。勇敢地把实际情形全盘告诉唐纳，她模模糊糊地觉得这样做还是太过于勇敢了；她惟恐他也像世上的一般人那样，认为这一段事迹是她的罪咎，而不是她的不幸。她决心采用说服的办法——不是说服唐纳，而是说服敌人。作为一个女人来讲，这似乎是她惟一有效的武器了。她打定主意以后，便起了床，写信给那个使她内心经常痛苦的人：

"昨天晚上我偶然听见了你同我丈夫的谈话，而且看出了你有意要复仇。一想到它我就支持不住了！可怜可怜一个愁苦的女人吧！如果你能看见我，你会心软的。你不知道近来忧虑是怎样地折磨着我。你下工的时候——太阳刚要落下去以前，我在圆戏场里等你。请你到那边来一趟吧。我要不同你见一次面，从你口里听你说出你不再干这一套无聊的把戏，我是安不下心来的。"

写好这封恳求信的时候，她对自己说："如果眼泪和恳求曾经使弱者可以同强者战斗，那么现在就让它们做一下看！"

有了这种看法，她打扮起来，这一次和她以前所有的打扮都不同。要增强她所具有的自然妩媚，在过去一直都是她成年时

期中努力的方向，而在这方面，她确也不是一个新手。可是现在她不这么做了，甚至还故意损毁她的自然风姿。除了很显然的脸色不太好以外，昨晚她整夜没有睡觉，这使得她那天生的丽质，虽然仅仅露出微微的憔悴形迹，却现出一副由于极度哀伤而显得早衰的模样。她挑选了一件最平常、最朴素的久已不穿的衣裳，这一面是因为有意如此，一面也是因为她打不起精神来。

为了避免万一被人认出来，她戴上了面纱，急忙从家里溜出去。她走到圆戏场对面路上的时候，太阳正歇在小山上，像眼睑上的一滴血，她赶忙走进圆戏场里去。里面是朦胧的，因为一件活的东西都没有，便更加重了这样的气氛。

她等着他，怀着一种恐惧的希望，但她并不灰心。亨察尔从高处走过来，朝下行，露赛妲喘不过气来地等待着。可是等他走到中间比武场上的时候，她看见他的态度有了变化；在离她不多远的地方，他站住了；她想不出这是什么原故。

别的人也不会想得出的。实际的情形是：露赛妲指定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刻同这位喜怒无常、阴郁而迷信的人来相会，她无意中得了后援，使她的恳求有了言语以外的最有力的佐证。她站在大圆场子中间的身形，她那不常见的朴素衣裳，她那希望和请求的态度，给了他那么强烈的印象，以致在他的灵魂里把另一个被他虐待过的女人又复活起来，那个女人在当年也曾这样站在此地，而如今已长眠不起了，这个回忆使他丧失了勇气，他的内心责备他不该对这么一个弱女子起了报复的念头。他走到她跟前的时候，她还没有开口，她的目的就已达到一半了。

他向下走来时的那种态度，含有讥笑而满不在乎的神情；可是这时他那种似笑非笑的古怪样子却收敛起来了，他降低声调亲切地说：“你晚上好啊。你要找我，我当然是高兴来的。”

“啊，谢谢你，”她忐忑不安地说。

“我看到你这么憔悴，很是难过，”他含糊不清地说，并不掩饰他的懊悔。

她摇摇头。“这是你存心造成的，你怎么会难过呢？”她问。

“什么！”亨察尔局促不安地说，“是我做了事情叫你这样苦恼吗？”

“这完全是你做出来的，”她说，“我另外没有伤心的事情。若不是因为你的威吓，我的快乐是圆满的。迈克尔呀！不要这样为难我！你应该认为你已经做得够厉害的了！我来到此地的时候，还是一个年轻的女人；现在我一变就成个老太婆了。不管我的丈夫也罢，或是别的男人也罢，都不会对我有持久的兴趣了。”

亨察尔完生降服了。他本来对于一般妇女就有一种傲慢的怜悯心，现在这个恳求者像第一个女人的化身似的出现在这里，更增强了这种情感。并且，以前给她惹了许多麻烦的、那种事前不加考虑的轻率仍然留在可怜的露赛妲身上：她以这种妥协的方式到这里来同他见面，没有觉察到这事的危险。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一只不值得猎取的小鹿儿；他感到愧赧，于是想此时此地来侮辱露赛妲一番的兴致和欲念，全然消失了，同时对伐尔伏雷的收益也就不再嫉妒了。他从结婚中得到的只是金钱，没有别的。亨察尔急切地想洗手不干了，结束这场游戏。

“喔，你要我做什么呢？”他温和地说，“我一定很愿意去做。我念那些信，确确实实不过是开开玩笑，什么都没有泄露出来。”

“把你手里所有的，凡是谈到婚姻或是更不能见人的信件和纸片，都还给我吧。”

“就这么办。所有的碎纸片都还给你……可是，露赛妲，这

话咱们两个人讲，他迟早一定会发现这件事情的。”

“啊！”她颤抖着热切地说，“可是在我证明了我是他的诚实无愧的妻子以前，还不能叫他晓得，到了那时候，他便什么都会原谅我了！”

亨察尔默默地注视着她：即使现在，他几乎还在嫉妒伐尔伏雷能得到这样的爱情。“哼……我希望能够这样吧，”他说，“你一定会拿到那些信。你可以保守住你的秘密。我起誓。”

“你真是太好啦！……我怎样拿到那些信呢？”

他想了一下，说第二天早上送过去。“你不要怀疑我，”他说，“我说话算数。”

## 36

露赛妲赴约以后回家，看见在挨近家门的街灯下，站着一个人。她停住脚步正要进门，这个人走过来同她讲话了。他就是约甫。

他求她原谅这样向她打招呼。可是他听说附近有一个粮食商人曾托请伐尔伏雷荐举一个工作人员；果真有这件事，他愿意自荐。他可以提出很好的保证，而且在给伐尔伏雷先生的一封信里都表明了；不过如果露赛妲肯在丈夫面前替他美言两句，他是非常感激的。

“这种事我一点也不接头，”露赛妲冷冷地说。

“可是，太太，您可以得到证明，我比什么人都更忠实可靠，”约甫说，“我在泽西呆过几年，在那儿曾经见过您。”

“真的么，”她回答，“可是我根本不认识你。”

“太太，我想您说上一两句话，就可以叫我得到我非常盼望的事情，”他坚持着。

她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说这件事她绝不插手，又因为她急于在她丈夫回家以前，先进到屋里去，便把他丢在人行道上，走开了。

他一直望着她走进去，然后才回家。他到了家里，在没有生火的壁炉边上坐下来，眼望着那犬形的铁架和搭放在铁架上、预备明早烧水用的劈柴。楼上的响声叫他动了一下，随后亨察尔从卧房里走下来，他似乎在房里翻过箱子。

“约甫，我想叫你替我办件事情，”亨察尔说，“就是现在——今天晚上，我的意思是说，要是你有空的话。把这个交给伐尔伏雷太太。当然，我应该亲自送去的，可是我不愿意在那儿叫人见到我。”

他交给他一个封好的褐色纸包。亨察尔是说话算数的。他一回到家里，就开始查找他手头剩下的不多的东西；他保存的露赛妲写的每一张碎纸片都在这里了。约甫冷淡地表示他愿意去。

“我说，你今天进行得怎样啦？”他的房客问。“有希望找到什么门路吗？”

“怕还不行，”约甫说，他并没有把写信请求伐尔伏雷的事告诉对方。

“在卡斯特桥市是永远不会有啦，”亨察尔断然说，“你一定要往远处跑跑哩。”他向约甫说了一声晚安，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约甫继续坐着，后来他的目光被墙上的烛花影子给吸引住，

他望了望蜡烛：发现它已经化成了一个头形，仿佛是火红的花甘蓝。接着，亨察尔的那包东西进入了他的视线。他知道亨察尔与现在的伐尔伏雷太太中间，曾经有过求婚性质的勾当，关于这方面，他有一些模糊的概念，自然而然地他猜想到：亨察尔有一包属于伐尔伏雷太太的东西，而他不亲自退还给她，一定是有道理的。这里边会是什么东西呢？他就这样猜想下去，由于怨恨露赛妲的傲慢不逊，这个念头使他热衷起来，他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很想知道她同亨察尔的来往中是不是有什么互相瓜葛的材料，于是他检查那包东西。笔墨和所有这一类的东西，在亨察尔手里，是些笨拙的工具，他没有在火漆封口上，加盖印章，他心里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做会有保密的功效。约甫绝不是一个生手，他用小刀翘开一面封口，从打开的一头往里窥看，他看出这包东西是些信件，这样他已经喜出望外了，又用烛火把这一头的火漆化了化，重新封好，然后便照亨察尔吩咐的那样，带着这包东西走出去。

他走的途径，是城市下部，靠河边的一条路。来到大街尽头的那座桥旁，算是见了灯光，他看见丘克索姆妈妈和南丝·毛克利治正逗留在桥上。

“我们正想上米克生巷去，到彼得芬阁[①]里去望一望再爬上床睡觉，”丘克索姆妈妈说，“那里刚好有提琴和小鼓在奏乐。主啊，你有什么事啊……约甫，一块儿去好吧……耽误不了你五分钟的工夫。”

约甫平常是躲着这一帮人的，可是目前的情况使他比往常

① 彼得芬阁是一个卖酒的小客栈的招牌，原文意为“彼得的手指”。为使译名易读起见，姑从音译。

更有些不顾忌了，因此没说几句话，他就决定朝着那个方向到他的目的地去。

虽然德尔诺弗地势较高的地区，主要是由一些粮仓和农场上的建筑物东拼西凑而成的，可是却也有教区认为不大顺眼的一面。这就是米克生巷，如今大部分都已倾塌了。

米克生巷是周围所有村庄的亚杜兰洞①。这个地方是窘迫的、欠债的和遭遇各种忧患的人们的藏匿所。农庄上的雇工和另外一些农民，他们耕作之余免不了就要做些偷鸡摸狗的事情，而偷了东西又免不了要喝点酒，吵吵架，这帮人注定迟早总有一天要住到米克生巷里来的。乡下的工匠懒得不愿做工，乡下的仆雇强横到不肯服侍人，都要迁移到或是被迫住到这米克生巷来。

这条巷子和它周围密集的小草房子，像一根烤肉的铁钎子似的插入潮湿多雾的低地里去。在米克生巷里，可以见到许多坏透的事情，许多下流的事情，还有一些害人的事情。邪恶从邻近的某些家门口自由进出；放肆胡为就住在弯曲烟囱的屋顶下面；寡廉鲜耻就关在弓形的窗户里面；盗窃（在穷困的时候）就潜藏在柳树边那些草顶泥墙房子里。就连谋杀在这里也不是全然没有的。在一条巷子里有一堆茅屋，这里面多年以前或许还建过一座去疫病的神坛。在亨察尔以及伐尔伏雷当市长的时期，米克生巷的情形，就是这样。

然则这片发霉的叶子，在这棵壮大、茂盛的卡斯特桥树上，是紧邻着空旷的田野的；它离开一排壮丽的榆树不上百码远，并

① 亚杜兰洞是传说中大卫逃避扫罗迫害的地方。《圣经·旧约·撒母记》上篇第22章第2节中说："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

可遥望到沼地对面美丽的高地、麦田和大人物的宅院。一条小溪把沼地和住房分开，从表面来看，是没有路径相通的——除非绕着大路走过去，才能通向那些房屋。可是在每一个住家的楼梯底下，都搁着一块九寸宽的神秘的木板；这块木板就是一座秘密的桥梁。

如果你是那些亡命的户主里的一个，天黑以后——那正是这里干工作的时间——你若是干完了工作走回来，偷偷地穿过沼地，走近前面谈起的那条小溪，对着你所隶属的房子，吹一声口哨。对面会立刻现出一个人影来，他把桥的一端朝天竖着拿过来；然后再放平了；你走过去，有一只手一面扶你落地，一面把你从附近地主田地捉来的雉鸡和野兔接过去。第二天早上，你机巧地把它们卖掉，再过一天你便站在地方官的面前，那些同情你的邻居们，都把眼光集中在你的背上。你失踪了一个时期，随后你便又悄悄地住进米克生巷里了。

薄暮时分，沿着这条巷子走，陌生人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两三样独特的景象。一样是中途的小客栈后院子里，断续发出来的轰轰隆隆声；这说明那里是一家掷木球的场子。另一样是在各个住房里面，到处传播着吹奏声——几乎从每一家敞开的门口，都传出某种管乐的乐符。另有一样，便是在门道里，常常可以看见女人身上有一条白围裙罩在龌龊的长袍上。一条洁白围裙，在很难保持无瑕的环境里，倒成了一件令人疑心的衣物了：何况穿着这种白围裙的女人的姿势和走路的样子，把白围裙所表现的勤敏和洁白给糟蹋了——她们的肩膀靠着门框子，手多半撑在屁股上，这种姿式叫人看起来像是个两个柄的大杯子；同时，每逢巷子里一有了像是男人的脚步声，每一个诚实妇女的头便灵活地在脖子上转动起来，而她那正直的眼睛也就跟着灵活地

旋转着。

然而在这么多的坏事当中，穷人的尊严，也在这里找得到。在某些屋顶下，就住着清白而善良的灵魂，他们住到这里来，是由于穷困的铁手，再没有别的原故。有些人家，从前是大家族，现在几乎要灭绝了，论农村社会的划分，他们叫做“养活人的”或叫做主人①，他们从衰败的村庄而来。另外还有些佃户和其他身份的人，他们由于某种原故，竟至倾家荡产，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住家的村庄，除非他们愿意睡在路边的篱笆下，不然只有到此地来。

唤做彼得芬阁的这个小客栈，是米克生巷的教堂。

这个小客栈跟一般这类的场所一样，位于中心地区，它同三水手的社会关系，正如三水手同王家甲胄的社会关系一般。乍眼一看，这个客栈是那么高尚，简直令人有些难解。前门总是关着的，台阶是那么清爽，显然只有很少数人，从它那铺着沙子的地面上走进去。可是在这个客栈的墙角上，有一条小径，其实不过是一个小夹道，把这座房子同隔壁的建筑分隔开。小径的半堂中，有一个窄门，由于无数的手和肩膀的摩擦，变得锃亮，脱落了油漆。这才是实际走进客栈的门。

常常可以看到一个步行的人，茫茫然地沿着米克生巷子走过去；可是一转眼的工夫，他的踪影不见了，叫观望着他的人直眨眼睛，就像艾史东瞧不见了拉文斯伍德②一样。那个茫然的步行人，斜着身子灵活地一转，便溜进小夹道里去了，从小夹道，他再运用同样的巧妙技术，又溜进了小客栈。

---

① 指地主而言。

② 露茜·艾史东是艾德嘉·拉文斯伍德的爱人。后来她受父亲的逼迫，与一个苏格兰的贵族结了婚。事见司各特所著小说《沼地新娘》。

三水手里的一伙人，若同聚集在这里的一伙人比较起来，便成了上等人了；不过必须承认：三水手里最低的一级有些方面是同彼得芬阁的顶峰相接近的。各式各样无家可归和不走正路的人都沉湎在这里。客栈女主人是一个有德行的女人，多年前为了某一案件的牵连，受了冤枉，曾经被关进监狱里去。她受了一年的罪，从此她除了偶尔遇到逮捕过她的警察还眨眨眼睛以外，一直总是挂着一副殉道者的面孔。

约甫和他的朋友就到了这座房子里来。他们所坐的座位，又薄又高，座位顶上有几根细麻绳拴在天花板的挂钩上；因为倘使没有这类的安全设备，客人要是喧哗起来，座位就会摇动翻倒的。从后院子里传来木球的轰响；炉子风箱背后挂着打麻的木具；无端遭受了乡绅迫害的、从前到围场偷猎的人和从前看守围场的人，他们肩并肩地坐在一道儿——这些人过去在月亮下，曾经打过架，直到一方服完刑，另一方失掉主人欢心而被解雇了，才把他们都引到这里来成了一路人，他们心平气和地坐着谈论过去的岁月。

"察尔，你还记得吧，从前你曾用一个黑莓子把鳟鱼诱到岸上来，河水连点波浪也不起。"一个免职的看围场的人说，"有一次我就在这种时候捉到了你，你还记得吧？"

"这我记得。不过我最倒霉上当的一次，就是在雅尔伯理森林捉野鸡那次。佐易，那一回你老婆起的誓是假的……指天说话，她起的誓是假的……这个用不着辩驳。"

"那是怎么一回事呀？"约甫问。

"说起来么……佐易向我逼过来，我们一块儿滚在地上，就在他花园的篱笆墙边上。他老婆听到了吵闹，拿着通火铁条跑出来，树底下黑得很，她看不清谁在上面。'佐易，你在哪里，底

下还是上头?'她扯着嗓子叫。'啊……底下,绝不错的!'他说。于是她就用棍子打起我的脑袋、后背和肋骨,直到我们又翻了一个个儿。'亲爱的佐易,现在你在哪儿,底下还是上头?'她又叫起来。对天说话,我就是因为她才给捉住的!后来我们到了厅里去,她赌咒发誓说那只野公鸡是她养的,其实佐易,那根本不是你的;那是布郎乡绅养的鸡——的的确确是他的——我们在一个钟头以前,从他的林子走过,顺便捡来的。我受了这么大的冤枉,伤心透啦!……算啦——现在总算过去了。"

"在那件事情多少天以前,我本来老早就可以捉到你啦,"看守围场的人说,"有好几十次,我离开你不过几码远,你拿了好几只鸡,那一只瘦鸡真比不上它们哩。"

"是的……让人知道了风声,我们干的就不算是漂亮事情。"卖香麦粥的女人说,她新近住到这个地方来,这时也跟别的人坐在一块儿。她当年走过很多地方,所以她说起话来就有一种四海为家、海阔天空的意味。也就是她,问起了约甫,他紧紧夹在胳膊底下的那包东西是什么。

"哈,这里面有一个大秘密,"约甫说,"这是一股子火热的爱情。想想看吧,一个女人会这么服帖地爱着一个男人,可是却又会那么无情地恨着另一个男人。"

"先生,你脑子里想的是哪一个呀?"

"这城里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我很想叫她丢一次脸!我敢担保,要是念念她的情书,那才真够好玩,这个穿着绫罗绸缎而水性杨花的骄傲的女人!我这里拿着的就是她的情书。"

"情书吗?好人儿,让我们听听吧,"丘克索姆妈妈说,"我的主呀!你记得吧,利查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傻到什么样子啊!找一个小学生来替我们写信;你还记得吧,给他一个便士,好让

他不跟别人讲信里写的是什么，你还记得吧？”

这时，约甫已经用手指撬起封口，把那封袋打开了，乱动了一阵，随便拣出一封信，大声念了几段。虽然这些信，写得隐隐约约的，并没有把事情完全说明白，可是这些段落，马上就把露赛妲竭力想要隐瞒的秘密揭露了出来。

“这是伐尔伏雷太太写的！”南丝·毛克利治说。“我们这些体面女人中间竟有人做出这种事来，真够丢人的。可是她现在却嫁了另一个男人！”

“比起来她是好多了，”卖粥的老女人说，“唉，这份道地的坏姻缘，是我把她救出来的，她却绝不会谢谢我。”

“我说，来一次桃色风潮，这是多么好的材料。”

“真的，”丘克索姆妈妈想了一想说。“我还真没见过这么好的桃色风潮的材料，这可不该放过去。上一次在卡斯特桥看到这种事，算起来总有十年光景啦！”

就在这当儿，外面传来一阵尖锐的口哨声，客栈女主人对那个名叫察尔的人说：“吉姆回来啦。你去替我搭搭桥好吗？”

察尔并没有答话，便跟他的同伴佐易站起来，从她的手里接过一个马灯，打后门向花园小路走出去，这条小路延伸到上边提到过的小溪边缘上，骤然切断了。小溪的对面，是那开阔的沼地，他们往前走的时候，从沼地方向吹来一阵冷湿的微风，打着他们的脸。两人中有一个拿起了放在那里备用的木板，放平了搭过河面去，木板的那一头刚触到地，便有脚步踏上来，接着从阴暗处现出了一个壮健的汉子，膝盖上绑着皮护套，胳肢窝里挟着一杆筒枪，背后吊着几只鸟。他们问他这一趟运气是不是很好。

“不太好，”他冷淡地说，“里边没有什么事吧？”

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就往里走，另外两个人把桥收回来，开始随在他身后走回去。然而他们还没进到屋里，沼地上又有一声“啊啰”①，把他们叫住了。

喊声重复了一遍。他们把马灯塞到一间下房里回到溪边上来。

“啊啰——这是不是到卡斯特桥去的路?”对面有人说。

“不是正路，”察尔说，“你前面有条河。”

“我不管啦……就在这儿过去吧!”沼地里的人说，“我今天走路走得太多啦。”

“那么，你就等一会儿吧!”察尔说，他看明白这个人并不是个对头。“佐易，把灯和板子拿来；他是一个走迷了路的人，朋友，你应该顺着关卡大路走，不该闯到这里来。”

“对的——我现在懂得啦。可是我看这里有亮，我就跟自己说，这是条近路，顺着它走吧。”

这时木板已经放平了；陌生人的身影从黑暗里露出来。他是一个中年人，因为老得早，头发和颊须都灰白了，他有一副宽阔和蔼的面孔。他毫不踌躇地踏上了木板，仿佛对于这个走法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向他们道谢，走在他们中间过了花园。“这是什么地方?”他们到了门口时，他问。

“小客栈。”

“啊。也许我正好可以住下来。现在咱们进去，我请你们润润嗓子，酬谢你们给我搭的那块跳板。”

他们随在身后走进了客栈，里面灯光比外面亮了，这个人的价值用眼看比听他的声音，要增高了许多。他的衣裳，有一种俗

① “啊啰”是水手招呼另一条船时所用的喊声。

气的豪华——外衣是毛皮的，头上戴着一顶海豹皮帽子；虽说这种打扮夜里不觉得暖，但在白天必然是燥热的，因为这时春天已经来了。他手上提着一个桃花木的小箱子，捆着皮条，嵌着黄铜钉。

从厨房门口他一看对面的这一伙人，显然吃了一惊，他立时打消了想住在这栈房里的念头；但为了表示对情形并不介意，他叫了几杯最好的酒，就站在过道里付了钱，转身想从前门朝外走。门是上了闩的，客栈女主人正在开门的时候，客座里继续谈论着桃色风潮的话，他也听到了。

"他们说'桃色风潮'是什么意思？"他问女主人。

"喔，先生！"女主人甩动着她的长耳环，用反对的口气端庄地说，"一个男人的老婆，要是不守本份靠上别的人，这一带地方就要照老规矩闹一场事。可是我作为一个体面的屋主，不鼓励他们这么做。"

"不过他们还是马上就要干起来吗？我想，这一定很好看哩，是吧？"

"是的，先生！"她假笑了笑。然后她突然天真起来，用眼角扫着他，说："在光天化日底下这是最有趣的事情！很要费点钱哩。"

"喔！我记得我听到过这类的事情。眼前我要在卡斯特桥住上两三个礼拜，看看这场戏倒也不错。请等一会儿。"他掉转身来，走进客座厅里去，说："喂，朋友们；你们谈的这种老风俗，我很想看一看，捐点钱也没关系……接住这个。"他扔了一个金镑到桌子上，又回到门口来找女主人，向她问了问到城里去的路，便走出去了。

"他既然拿得出一个来，一定还有很多，"察尔说，这时他拿

起那个金镑交给女主人去保管,"唉呀!他留在这儿的当口,我们应该多弄他几个才对。"

"不行,不行,"女主人回答。"谢谢上帝,这是座有体面的房子啊!不正当的事情,我一概不许做。"

"好啦,"约甫说,"现在我们可以认为这件事已经算是做起来啦,不久就可以准备好了。"

"我们就干!"南丝说,"大乐一场比喝杯药酒心里还要觉得暖和,这话是有道理的。"

约甫把信收拾起来,这时时间有些晚了,他不打算那天晚上再送信到伐尔伏雷的家里去。他到了家,像先前一样把那些信封好,第二天早上,把那包东西送给了收信人。露赛妲在一小时以内,把小包裹的东西烧成了灰烬。她——可怜的人哪!简直想跪下来感谢上苍,总算过去同亨察尔那段不幸的轶事,终于不留痕迹了。因为虽然她过去的事情与其说是有意的不如说是出于疏忽大意,但这件轶事,如果叫人知道了,似乎还是照样会在她与她丈夫之间演成不幸的结局。

## 37

正是在这样情况下,卡斯特桥市的时事里插进来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这事件一直影响到当地最下层的社会,跟桃色风潮的准备工作一起激动着这个社会的内部。这是一件很令人兴奋的事件,这种事在一个乡下城市里经过以后,便要在这个城市的大事记里留下永远的印记,正像暖热的夏天要在树干的年轮上

一年一年地留下了永远的印记一样。

一个皇室的贵人，这时正往西部更远的地方去主持一个伟大工程的开幕典礼，将要从这个市镇路过。他已经答应在市里停留半小时左右，听取卡斯特桥当局的一篇演说，卡斯特桥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农业中心，借此可望表达出由于皇室人物在农业技艺更科学化的基础上，热心地设计改进，对于农业学和经济学已经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自从乔治三世以来，卡斯特桥便没有见到过皇室，那一次还是君主夜行，在王家甲胄停下来换马，人们才在烛光下领略了几分钟。因此居民们决定对这一次不寻常的际遇举行狂欢的“大宴会”。诚然半小时的稽留并不算长，而仍然可以做出无数明智的事情，最要紧的，须得天气良好。

致辞由一位善于写艺术字的艺术家预先写在羊皮纸上，涂了招牌店里的上好金叶子和颜料。在当日的前一天——星期二，市参会召开了会议，布置一切进程的细节。他们开会的时候，会议室的门是敞开的，他们听见沉重的脚步声走上楼来。脚步声穿过了走道，亨察尔便走进屋里来了，他穿着陈旧破烂的衣裳，也就是当年他在这议会里有一席位置时常穿的那一件。

“我有一种感觉，”他走向桌前把手放在绿台布上说，“我很愿意跟你们一起来接待我们的贵宾。我想，我可以同大家走在一起吧？”

参议员们互相交换着为难的眼光，葛劳渥在这沉默当中，那么用力地咬着羽毛笔，几乎把笔的一头都咬下去了。年轻的市长伐尔伏雷，由于他的职位，坐在那张大椅子上，他直觉地感受到了会场里的情绪，同时因为他是一个代言人，便非发言不可，尽管他心里很希望有人肯出头来讲话。

“亨察尔先生，我看这不太妥当吧！”他说，“市参议会终归是市参议会，你既然已经不是本会的一分子，这样做便不合乎规矩了。如果你参加了，别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是有特别理由要参加这个仪式的。”

伐尔伏雷四周望了望。“我想我已表示了市参议会的意见，”他说。

“是的，是的，”巴斯医生、郎律师、突勃尔参议员和几个别的人附和道。

“那么，从官方来讲，是绝对不允许我来参加啦？”

“我想是这样吧，真的，这是不可能的事。不过，你当然可以像别的观众一样，照着他们的作法，清清楚楚地看到全部场面。”

这种话，不消说，亨察尔也很明白的，所以他不答话，转身就走开了。

他的念头不过是一时的。可是遭了拒绝反而把这个念头凝化成一个决心了。“我要去欢迎殿下，否则就谁也别去！”他到处这么讲。“我不能再叫伐尔伏雷骑在我身上，那一帮卑鄙的东西也别想！你们瞧着吧。”

办大事的那天早晨是清朗的，团团的太阳，很早就同那些伏在窗口向东方望的人们照面了，所有的人都看出阳光会持续很久(因为他们对于天气这一道很有经验)。不久从省城人家、乡镇、遥远的小树林和寂寞的高地涌来了观光的客人，远地来的人穿着油靴子，女的戴着宽边帽，他们是来看欢迎会的，如果看不到，至少也得接近接近。市里的工人，几乎没有一个没穿上一件干净的衬衣。所罗门·朗威斯、克利斯托弗·康尼、布兹弗德和他们的同道朋友们，把素常十一点钟喝酒的时间，提前到十点半钟，表示他们对这件事的重视，而从这一天起，有好几天都觉得

难于再恢复到原有的时间中去。

亨察尔已经决定当天不去做工。他一清早就喝了一杯甜酒提提神，来到街上，他遇见了伊丽莎白-杰恩，他们有一个星期没见面了。他对她说，“幸而这件事还没来，我二十年的誓约已经期满了，不然的话，我绝不会有胆量来干这件事。”

“干什么事？”她吃惊地说。

“我正要给我们的皇室贵宾来一次欢迎。”

她摸不清话里的意思。“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好吧？”她说。

“去看看！我另外还有紧要的事要干哩。你去看吧。这是值得看看的。”

她怎样也猜想不出这是什么意思，满怀疑虑地把自己装扮好。开场的时间快到了，她又远远地望见了她的继父。她以为他是到三水手去；然而不是，他用胳膊肘推着人，穿过了快活的人群，走进布商伍尔弗礼的铺子里去。她在外面人群中等着他。

没有几分钟，他又走出来，出乎她的意料，他戴着一朵光彩夺目、丝带结成的玫瑰花，而且更使她惊讶的是，他手上拿着一面略带几分乡气的旗子，这种旗子如今在各城镇里是很多的，用一根未涂色的松木棍子钉着一面英国旗，也许这棍子，正是白洋布上的卷布棍。亨察尔在门口台阶上，把旗子卷起来，挟在胁下，往街上走去。

突然间，人群中身材高的转动了头，身材矮的翘起了脚尖。据说皇家的仪仗队来到了。这个时期，火车的路轨已经朝着卡斯特桥伸延了一条支线，可是还差了几里路没有铺完；因此中间的这段路和以后的路程，势必要照老样式，从大路上走过。人们就这样等待着——有气派的家族坐着马车，一般人站立着——在叮叮当当的钟声和闲谈声中，遥望着那绵延的伦敦大道。

伊丽莎白-杰恩从人群后面注视着这场景。有几个座位已经布置下了，有身份的妇女可以坐在那里参观；最前面的一个座位就由市长太太——露赛妲占据了，她刚刚来到。在她眼底下的大路上，站立着亨察尔。她显得那么光荣美丽，他好像正产生了一种软弱的意识，希望她能对他加以注目。不过一个女人的眼光，照例全受着外观支配的，所以也就绝不会被他所吸引了。他不仅是一个不能保持当年风采的日工，而且他又尽量不屑于穿戴得好一些。所有的人，从市长到洗衣裳的女仆人，都尽了个人的力，穿着新衣服；而亨察尔却固执地穿上了粗旧变色的多年前的衣裳。

不幸又发生了这样的事：露赛妲的眼睛，溜到他这面，溜到他那面，却没有停留在他的脸上——在这样的场合，一般衣装华丽的女人的眼睛大都是如此的。她的态度十分明白地表现出，她在人面前已经不认识他了。

然而她却时刻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唐纳；这时他正站在几码以外的地方，同几个朋友高兴地在谈话，他那年轻的头颈上，挂着官方大方环的金链子，正如王家纹章的独角兽上悬挂的一样。她丈夫谈话时表现出来的每一种微细的感情，都在她的脸和唇上有了反应，她的脸和唇的动作也就是他的小小的复本。那一天，她与其说是自己生活，不如说是活在他身上，她除了关心伐尔伏雷的动作以外，把谁也没放在心上。

最后，在大路最远的转弯地方，也就是在上边提到过的第二座桥上，有一个派去的人发出了信号，于是穿着长袍子的一个团体便从市政厅出发，到市区入口搭建起来的拱门那儿去。载着皇室贵宾和他的扈从的一些马车，在尘埃中来到了这个地方，排成一行，全体车辆缓步向市政厅行进。

这地方成了人们注视的中心。在皇家车子前面，有几码空的地方；这时谁也来不及拦阻，有一个人插进了这个空间。这人就是亨察尔。他已经展开了自备的旗子，脱下帽子，往前走到慢行的车子旁边，他左手来回摇摆着英国国旗，右手殷勤地向那个显贵的人物伸出去。

所有的女人都屏住了气息说："啊，看那儿！"露赛妲几乎要晕过去了。伊丽莎白-杰恩从站在前面的人们的肩头望去，看到了这种情形，吓呆了；随后她的恐惧却又被她对于这一奇怪现象所感到的兴趣战胜了。

伐尔伏雷拿出市长的权威，立刻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他抓住了亨察尔的肩膀，往后面拉，粗鲁地命令他走开。两个人的眼睛会合在一起，伐尔伏雷尽管激动而气愤，却注意到了亨察尔眼里闪着凶恶的光芒。亨察尔有一阵子顽固地站着不动：后来不知道有了什么感触，便表示让步退了下去。伐尔伏雷瞧了瞧太太们的座位，看到他的卡弗妮雅①的面颊失色了。

"我说，那个人是您先生的老东家呀！"布劳包迪太太说；她是附近地方的一位贵妇人，正坐在露赛妲的旁边。

"东家！"唐纳的妻子说，她立时恼怒起来。

"您说那个人是伐尔伏雷先生的旧相识吗？"医生的妻子巴斯太太说，她新近才同医生结了婚，到城市里来还不久。

"他是在我丈夫手底下干活儿的，"露赛妲说。

"噢——没有别的关系了吗？有人跟我说，起初您先生是他提拔的，才能在卡斯特桥站住脚。人们是多么会说瞎话呀！"

---

① 卡弗妮雅，罗马将军裘里亚斯·恺撒之妻，相传她经常因为恐惧，脸色苍白。

“他们自然会说啦。不过根本没有这回事。唐纳的天才，无论在哪里，用不着什么人帮忙，都可以站住脚！如果根本没有亨察尔，他也还是一样的。”

露赛妲所以这样讲，一半是因为她不晓得唐纳来到时的情形；一半也是因为她感到每一个人都像是想在这个得意时刻来同她为难。这件小风波一晃就过去了，然而那位皇室贵宾必然已经看在眼里，不过他一向会临机应变，佯做没有见到任何异乎寻常事情的样子，他下了车，市长走上前去，读了致辞；贵宾致了答辞，然后同伐尔伏雷说上几句话，又同市长太太露赛妲握了握手。这个仪式不过几分钟就完了，接着那些马车像法老的战车①，沉重地响着辚辚车声跑下粮食街，走上布得茅斯大道，继续他们的旅程，奔向海岸去了。

人群中站着康尼、布兹弗德、郎威斯。“现在他跟在三水手唱歌的时候有点两样哩，”第一个人说，“真叫人奇怪，像她这样品行的一个女人，怎么那么快就能跟他结了婚。”

“真的。不过一般人是多么崇拜漂亮衣裳啊！现在有一个比她更漂亮的女人，根本没有人注意，就因为她跟倔强的家伙亨察尔是亲戚。”

“布兹②，你说这话我佩服你，”南丝·毛克利治说。“我真想看一看从这样的圣诞节蜡烛上把花彩剥落了的样子③。干缺德的事，我简直不够料，不然的话，我情愿把我所有的小银币拿出来，好看看那个女人被羞辱一场……大概我不久就会看到

---

① 法老是古埃及国王的称号。据说他的战车跑起来是飞快的。

② 布兹是布兹弗德的简称。

③ 圣诞节蜡烛是饰以花彩的，把花彩剥落便跟普通蜡烛一样，用以比喻露赛妲。

啦，”她语意深长地又加了一句。

“一个女人不应该有这份好德行，”郎威斯说。

南丝没有答话，可是每一个人都懂得她的意思。在彼得芬阁读了露赛妲信件而散播出来的一些捕风捉影的故事，已经造成了一件丑闻，它像一股瘴气似地弥漫在米克生巷里，又从那里蔓延到卡斯特桥市上的几条后街去。

这一群混杂的彼此相识的闲散的人，经过自然的选择，立刻成了两伙，常到彼得芬阁去的人，朝着米克生巷的方向去，这些人多半是住在那块地方的。同时康尼、布兹弗德、郎威斯和他们的一伙，仍然留在大街上。

“我想，你们都知道那儿暗地里在搞些什么吧？”布兹弗德神秘地对别的人说。

康尼瞅瞅他。“不是桃色风潮吗？”

布兹弗德点了点头。

“我不相信这事会搞得出来，”郎威斯说，“他们要是布置妥当了，一定会秘密得不得了。”

“不管怎么说，我听说两个礼拜以前他们就在筹划啦。”

“我要是拿得稳准有这件事，我就去报告，”郎威斯说话的语气很重，“这个玩笑太不成话啦，容易在城里闹起事情来。我们知道那个苏格兰人是十足的正经人，他的太太到了这儿以后，也是个十足的正经女人，即便她以前有过什么不正经，那也是他们的事情，不与我们相干。”

康尼想了一下。伐尔伏雷仍然是大家喜欢的人；可是也必须承认，现在他作为一个市长和有钱的人，雄心勃勃地专注在事业上，这就在比较穷的居民眼中，丧失了他那时不可思议的魅力。当年他作为一个不名一文、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唱起小调

来，就跟树上的小鸟儿一样。因此人们便不像当年那样能够激起十分的热诚，急于叫他免去这场烦恼。

“克利斯托弗，我们去探听探听，”郎威斯继续说，“我们要是发现真有什么事，丢一封信给那些最有关系的人，劝告他们躲避躲避，你看怎么样？”

这个办法决定了，这一伙也就分手，布兹弗德对康尼说：“来，我的老朋友，我们也走吧。这里没有什么好看的了。”

假使这些好心人知道这场玩笑的计划已经成熟到怎样程度，他们会大吃一惊的。“是的，今天晚上，”约甫在米克生巷转角上对彼得芬阁的那一批人说，“他们今天恰好都在兴头上，把这个打击当作皇室访问的一个收场，就来得更有味道哩。”

至少对他来说，这不是一场玩笑，而是一次报复。

## 38

这次的庆祝是短促的，对于像露赛妲这样一个完全受着世间欢乐所支配的人来说，是太过于短促了；不过这事仍然给她带来了一次大胜利。她的手指间依然感觉到她同皇族的握手；她也曾无意中听见人们闲谈，说她丈夫很可能会受到爵士的封号，这话虽然没有什么根据，但似乎也不算是想入非非；因为像她的苏格兰人那样善良而讨人欢喜的人们，也曾遭遇过比这更意想不到的事呢。

亨察尔和市长冲突过以后，退到贵妇人的座位后面去，他站

在那里，茫然地出神注视着伐尔伏雷抓过他衣领的那块地方。他把自己的手放在上面，仿佛不敢相信这样的一种无礼举动，会是他曾经宽大热诚相待的一个人做出来的。当他正在这样半痴迷状态里的时候，露赛妲同别的女人们的谈话，传到他耳朵里来，他清楚地听到她否认他——否认他曾经帮助唐纳，而说他不过是一个普通干日工活儿的。

他往回家的路上走，在去牛桩的拱门底下，他遇见了约甫。“你也碰了一鼻子灰呢，”约甫说。

“算我碰到了又怎样？”亨察尔严厉地答道。

“喔，我也碰到过一回呀，所以咱们两个全是受到了同样的晦气。”他简短地述说了他求露赛妲为他说情的事情。

亨察尔不过是漠不关心地听他讲讲罢了。他本人同伐尔伏雷和露赛妲的关系，使得他把所有类似的事情都不看作一回事了。他时断时续地自言自语着：“她当年还向我恳求；现在她嘴里竟不承认我了，眼睛也不看我！……还有他——他的样子多么气势汹汹的呀。他把我向后头赶，就像我是要闯破牛栏的一头牛。……我像绵羊似地忍受下来，因为我看出当场是没法解决的。他真是会在火上浇油哩！……不过他要为这件事吃些苦头，她也会要难过一场。一定要来一次角斗——当面分个高低；到那时咱们可以看看花花公子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敌手！”

这个破落户的商人没有多加思索，一心想着疯狂的念头，他匆忙吃了中饭，就出去找伐尔伏雷。作为一个竞争者，他曾经受过他的伤害，作为一个干日工活的，他曾经挨了他的申斥，而在这以后，今天他还给了他一场登峰造极的侮辱——当着全城人的面拿他当做一个无赖似的抓着衣领摇他。

人群已经走散了。倘若不是彩扎的牌楼依然矗立着，可以

说卡斯特桥的生活又恢复了它平素的景象了。亨察尔走下粮食街，到了伐尔伏雷的家；他敲了敲门，留下了话，说他很想在粮食库里见一见他的东家，只要他一方便，就请他到那里去一趟。这样做了以后，他绕到屋后面，走进院子里去。

他早已料到目前这里没有人，因为工人和赶车的为了早晨的事件，都去享受半天的休假日了——不过赶车的，没多久还要回来喂马和替马铺寝的。他走到粮食仓库的台阶正要登上去，这时他出声地自言自语道："我是比他强壮的。"

亨察尔回到一个草棚里去，他从散置在那里的几段绳子里，挑出一根短的来；他把一头拴在一个钉子上，右手拿着另一头，左胳膊贴着身子一侧，身子打了几转，他用这种方法，把左臂捆绑得牢牢的。这才踏上扶梯，走到粮食仓库最高的一层顶上去。

除了几只袋子，仓库里空空的，在最里面的一头，便是时常谈起的那扇门，开在吊粮食用的吊锚架和铁链底下。他把门打开弄牢了，从门限往下望。这里离地面有三四十英尺，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次他同伐尔伏雷站在一起，当时伊丽莎白-杰恩看见他举起胳膊来，因而引起许多疑虑，不明白这个动作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他后退了几步，进入顶楼里等待着。从这块高出一头的位置上，他的眼睛可以扫过四周的屋顶和现在刚生出一个星期嫩叶的茂盛的栗树上半部，还有菩提树下垂的桠枝；伐尔伏雷的花园和绿门就位于那边。过了一些时候——他说不上有多久——那扇绿门打开了，伐尔伏雷从里面走出来。他穿着像是要出门的衣服。他的头和脸从墙上的阴影里显出来的时候，闪着将近黄昏的微弱的日光，皮肤照成了火红的颜色。亨察尔紧闭着嘴，注视着他，他那方方的下巴和垂直的侧影分外明显。

伐尔伏雷走来，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嘴里哼着一支歌曲，看

那情景叫人觉得这歌词是萦回在他的心里的。多年以前他到这里来在三水手里就是唱的这首歌的词句，当时他还是一个贫穷的青年人，正在冒险去寻求生活和运气，几乎不知道该向何方去——“我的忠实的朋友，这里是一只手，请把你的手也伸出来。”①

什么东西也比不上一支老歌那样能感动亨察尔的了。他的意气消沉。“不，我不能这样干！”他喘着气说，“为什么这个鬼东西现在要唱这个呢！”

伐尔伏雷终于停声不唱了，亨察尔从顶楼的门上往下望。“你可以到上面来吗？”他说。

“好的，伙计，”伐尔伏雷说，“刚才我没见到你。出了什么岔子吗？”一分钟以后，亨察尔听见了踏着最下面扶梯的脚步声。他听见他走上第二层，又向上走到第三层，随后他的头从地板门下面露出来。

“这种时候，你到这上边来做什么？”他走上前来问道。“你怎么不跟别人一样去过假日呢？”他的语气是相当严厉的，表现出他并没有忘记午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而且也知道他已经开始喝酒了。

亨察尔没说什么，可是向后退，把扶梯的仓口门关上了。他踏上脚去，把它踩进了门框。然后他转向好奇的年轻人，他这时看见了，亨察尔有一只膀子是绑在身上的。

“现在，”亨察尔沉静地说，“我们面对面地站着——一个抵一个。你的钱和你的漂亮老婆，再不能像刚才那样把你抬起来高过我，我的穷也再不能压下我去啦。”

---

① 此歌词系摘自第 8 章所提到的多年以前。

“你这些话全是什么意思?”伐尔伏雷简单地问。

“等一等,小伙子。你要想不留情面地来欺压我,老早就应该多想一想,我这个人是没什么可损失的了。你同我竞争,叫我败了家,你排挤我,叫我降低身份,可是你在人前对我乱推乱搡叫我丢脸,我可受不了!”

伐尔伏雷听到这些话,有些发火了。“可是那里没有你的份哪,”他说。

“要说没我的份,你们大家就谁也没份! 什么,你这个毛孩子,竟同我这样岁数的一个人说那里没他的份!”他说话的当儿,额头上的青筋,气得暴突起来。

“亨察尔,你侮辱了皇家;我身为地方首长就有责任来阻止你。”

“你扯什么皇家,”亨察尔说,“讲到这个,我是同你一样的忠诚。”

“我在这儿不跟你争辩。等你冷静下来,冷静下来,你的看法就会同我一样了。”

“也许你是第一个要冷静下来的,”亨察尔狞恶地说,“现在的情形是这样的,在这个四方的顶楼里,就咱们俩,把今天早上你动手的那场小角力做完了吧。那边就是门,离地有四十尺,咱们俩有一个要把另一个从那门口扔出去——胜利者呆在里面。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走下去通知城里,有人因为意外事故从阁楼摔下来了——或是他也可以照实说——随他怎么办吧。因为我力气比你大得多,我把一只膀子绑起来,好不占你的便宜。你明白了吗? 那么你就接招吧!”

伐尔伏雷除了同亨察尔交手以外,再没有工夫来做别的事,因为对方已经立刻扑过来了。这是一场角力比赛,各自的目的,

就是要他的敌手倒跌下去；而在亨察尔一方来说，毫无疑问地，要把对手从门口摔出去。

一开始，亨察尔用他惟一的一只手，右手，抓住了对方左边的领子，紧紧地抓牢，伐尔伏雷用相反的那只手，抓住了亨察尔的领子。同时他想用他的右手，去捉牢他对手的左臂，不过他捉不到，亨察尔非常灵活地把左臂躲在背后，一面盯着他漂亮弱小的敌手那处于低垂的眼睛。

亨察尔首先把脚插向前，伐尔伏雷的脚就同他交叉了；所以这一场搏斗很像那一带地方平常角力的情景。他们相持在这样的姿式下过了几分钟，两个人像大风里的树木一般摇晃着，扭捩着，双方都保持着绝对的沉默，不过到了这时候，可以听得见他们的喘气声。其后，伐尔伏雷想去抓亨察尔另一边的领子，但那个高大的人使出所有的力气猛力扭开来抵抗；这一回合的角斗是他单用那一只健壮的臂膀的压力，把伐尔伏雷压跪下去，告一段落的。不过，左臂是捆着的，他没法压住他不动，伐尔伏雷又站起来，搏斗便像以前一样进行了。

亨察尔来一个大转身，把唐纳甩到那悬空的危险地附近；苏格兰人看到这种情况，才第一次紧抱住他仇人的身子，而这个激怒的黑暗国王王子①——从他眼前的容貌上来说是可以这样称呼他的——用尽一切气力，一时却不能把伐尔伏雷举起来或摔出去。最后他拿出非凡的力量，总算是把他甩掉了，可是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那致命的门口，又远远地退到里面去了。亨察尔这样做，是存心要把伐尔伏雷翻一个筋斗的。如果亨察尔另一只胳臂是活动的话，伐尔伏雷当场就算完结了。但他又站起来，

---

① 意即魔鬼。

用力扭住亨察尔的臂膀，从他脸上的抽搐，可以看出他受到一阵剧烈的痛楚。亨察尔立刻用左胯骨——这是用一般的说法——给那个年轻人来一个致命的大翻身，紧接着这次得手，他拉着他向门边去，始终不撒手，直到伐尔伏雷的漂亮头发，悬挂在窗框外面，手臂伸出墙外。

"现在，"亨察尔呼呼喘着气说，"你今天早上做的那件事，到这里算是收场。你的命就在我的手里。"

"那么就送给你吧，送给你吧！"伐尔伏雷说，"你老早就有这个打算啦！"

亨察尔默默低头注视着他，他们的眼睛会合了。"伐尔伏雷呀！——这不是真话！"他悲痛地说，"上帝是我的见证，从来没有一个人爱另一个人，像我从前对待你那样的……可是现在——虽说我到这里来是要你的命，可是我又不能伤害你！你出去叫人把我捉起来吧——随你怎么办吧——不管有什么事，我都不在乎！"

他退向楼顶的里面去，松开了手臂，懊悔得不能自持，扑身倒在墙角的一些粮袋上。伐尔伏雷默默地望着他，随后走到升降口，从那里下去了。亨察尔很想再把他招呼回来；可是舌头不中用，年轻人的脚步声便在他耳朵里消失了。

亨察尔感到异常羞愧，尽量地责备自己。他同伐尔伏雷第一次相识的情景，猛地又兜上心来——当时这年轻人气质里奇妙地交织着幻想和拘谨，那样地使他倾倒，以致伐尔伏雷能像玩弄一架乐器般拨弄着他的心。他全然气馁了，一动不动蹲伏在粮袋上，这种姿式不是一个男人所常有的，尤其是像他这样的一个男人。这是女性的柔情，可悲地存在于非常刚强男性的人身上。他听到下面有人谈话，打开车间的门，套上了马，可是他并

没有去注意。

他一直停在这里，稀薄的暗影渐渐深下去，成了不透明的幽暗，顶楼门变成了一块长方形的灰色——这是四周惟一可见的形状。最后他站起身来，无力地抖一抖衣服上的灰尘，探着路走到升降口，摸索着下了扶梯，然后他站在院子里。

“他从前很敬佩我，”他嘟囔着，“现在他要永远地恨我，瞧不起我了！”

有一个不可抵抗的愿望支配着他，要在当天晚上再见伐尔伏雷一面，他刚才这场疯狂的殴打，要想求得人的原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可是他却想用拼命的恳求来试试看。可是他一面向伐尔伏雷门口走去一面却又回想起他在昏迷状态中倒在上边的时候，院子里曾经有些行动，他没有留意。他记起：伐尔伏雷走到马厩去，把一匹马套在两轮车上；正在这时候，惠特尔给他送来了一封信；当时伐尔伏雷说，他没法照原计划去布得茅斯了，有人出乎意外地要他去外泽尔白理，也就是说，要去密尔斯托克，这个地方离他所走的路线不过差四五里路。

他起初到仓院里来，必定是准备出门的，没有疑心到对打的事；并且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事情，他一定是对什么人也没有提起，便赶着车子走了，虽然改变了方向。

因此这时到伐尔伏雷家里去找人是没用的，要到很晚才行。

除了等他回来以后，再没有别的办法，不过这样的等待，对于他那不安的自我责备的灵魂，简直是一种折磨。他在街上和市郊各处走着，随时在这里或那里逗留一下。最后他到了前文提过的石桥上，这座桥目前是他常常停留的地方了。在这里他耽搁了很久，通过堰坝而来的潺潺流水声，传进了他的耳鼓，卡斯特桥的闪灼灯光，离他也没有多远。

他正这样凭依在桥栏杆上的时候，市区里传出一种不常听到的声音，唤起了他心神不定的注意力。这是一种杂乱而有节奏的声响，再加上街道发出的回声，就越发觉得杂乱了。起初他认为这片响声是市乐队发出来的，他们要在晚间来一场奏乐结束这可纪念的一天，可是某种特别的音响又使他觉得不对。不过这种难以解释的喧闹声所引起的注意，片刻就过去了；他自己的耻辱感太强烈了，再容不下外来的念头；于是他又像刚才一样凭依着栏杆。

## 39

伐尔伏雷同亨察尔格斗以后，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走下顶楼，站在底下，定了定神。他来到院子里的时候是想自己把车套上（所有的人都出去度假日了），驾车到布得茅斯公路上的一个村庄去。虽然有过这番可怕的打斗，他仍然下决心坚持他的外出，这样好在回家见到露赛妲以前，先把神志恢复过来。他希望考虑出一个办法来对付如此严重的事情。

他正要赶车出发的时候，惠特尔拿着一封短柬走来了，上面的姓名住址写得很糟，封皮上还有"紧急"的字样。他打开来看，信里没有署名，这使他觉得惊奇。信里只有一个简洁的要求，请他当晚到外泽尔白理去办一件他在那里管理的事情。伐尔伏雷一点都不明白何以会这样地急迫；可是他既已打定主意外出，而且同时他还可以在密尔斯托克打个电话，他便听从了匿名信的请求，告诉惠特尔说他改变了行程，这些话就是亨察尔所听到

的；随后他上路了。伐尔伏雷并没有关照他的手下人到屋里送个信，而惠特尔也不认为他自己有责任这么做。

现在这封匿名信，是郎威斯和伐尔伏雷手下另一个人所设计出来的，虽是一番好意却很拙劣，他们要他晚间离开这里，好使那场讥讽的滑稽戏，即使演出，也终归失败。他们要是公开地说出来，又怕同道中鼓励这场热闹老戏的人们，会在他们的身上施行一次报复；因此就只得计划写一封不明不白的信了。

对可怜的露赛妲，他们没有采取什么保护措施。同大多数人一样，他们认为丑闻里面有些事情是真的，对于这点，她就只能尽可能地忍受了。

八点钟左右，露赛妲独自坐在客厅里。夜已经降临半个多钟头了，但她还没把蜡烛点上，因为每逢伐尔伏雷不在家的时候，她喜欢在炉火的亮光里等候他，假如天气不太冷的话，她便把一扇窗户稍许打开，好早一点听到他车轮的声音。她仰靠在椅背上，心情很舒畅，是结婚后所未曾有的。这一天非常成功；亨察尔的无礼举动，在她心里也曾引起一时的不安，可是在她丈夫的叱责之下，亨察尔安静地退下去；她的不安也就随着消失了。她对他曾发生过可笑的热情，留下些证据在外面，现在这些证据和可能发生的后果，都已销毁了。她似乎真的没有什么可害怕的缘由了。

混合了这件事和另外一些问题的幻想，被远方一阵大似一阵的喧嚷声给搅扰了。这并不使她特别惊奇，因为自从皇家马车过去以后，大多数居民都在下午作了余兴的消遣。但是有一阵谈话声立刻吸引了她的注意，隔壁的女仆从楼上的窗口正同街对面更高处的另一个女仆谈话。

“人们现在往哪条道上去啦?”第一个很有兴致地问。

“我一时还搞不清，”第二个说，“因为被造麦芽的烟囱给挡住啦。哦——我看到了。喔，真看到了！真看到了！”

“什么，什么？”第一个更热心地问。

“他们终归到了粮食街上来啦！他们背靠背地坐着！”

“怎么——两个人——是两个人形吗？”

“是的。两个人像，坐在一条驴上，背靠着背，他们的胳臂肘绑在一起！女的脸朝着头，男的脸朝着尾巴。”

“是不是特别指的某个人呢？”

“喔——大概是的。男人穿着蓝色的上衣和开司米的绑腿，黑胡子，红红的脸，是个草扎的人形，带着个假脸儿。”

这时闹声高起来——随后又小了一些。

“你瞧——我还是看不见！”第一个女仆失望地叫道。

“他们到后街上去啦——没有别的了，”在顶楼里占据了令人欣羡的位置的那一个说，“看哪，我现在可以从上到下看得很清楚了！”

“那个女人是什么样子？你说一句就成，不管指什么人，只要我认识，我立刻就说得出来。”

“天哪——喔——这个假人穿的衣裳，正是那些演戏的[①]到市政厅的时候，坐在前排座位上她穿的那身衣裳哩！”

露赛妲猛地一惊，站了起来；几乎就在这一瞬间，房门开了，开得快而又轻。伊丽莎白-杰恩走进了炉火光里。

“我是来看望你的，”她喘吁吁地说，“我没有停下来敲敲门——请原谅我！我看见你还没有把窗扉关上，窗户还敞开着。”

她不等露赛妲回答，赶快走向窗口，关上那扇窗扉。露赛妲

---

① 指皇家而言。

凑近到她的身边。“不要动它——别响!”她说话的声音很枯涩，可是很坚决，同时她抓住伊丽莎白的手，扬起一个手指。她们的谈话是那么小声和急促，因此外面的谈话一字也没漏掉。所谈的话是这样的：

“她光着脖子，头发扎着带子，脑袋插着压发梳；她穿着一件古铜色绸衣裳、白袜子、花鞋子。”

伊丽莎白-杰恩又想去关窗户，可是露赛妲使劲拉住她。

“这是我，”她说，脸上没有人色了，“游行——宣扬丑事——我的草人，还有他!”

伊丽莎白的面色泄露出她已经完全知道了。

“我们关上窗，不去理它，”伊丽莎白-杰恩连哄带骗地说，她注意到露赛妲的面容露出僵硬疯狂的样子，而随着闹声和笑声的逼近，越来越僵硬而疯狂了。“我们关上窗不要听吧!”

“这没有用的!”她嘶叫起来，“他会看到的，不是吗？唐纳会看到的！他就要回家了——这会伤透了他的心——他永远不会再爱我了——啊，这是要我的命的——要我的命的!”

伊丽莎白-杰恩这时也心烦意乱了。“啊，难道没法阻止吗?”她叫道，“难道没有人来做这件事吗——没有一个人吗?”

她松开了露赛妲的手，跑到门口去。露赛妲什么也不顾忌了，说着“我要看的!”她转身对向落地窗，打开来，走到外面阳台上去，伊丽莎白立刻跟出去，用胳臂抱着她，往屋里拖。露赛妲的眼睛一直盯着那怪诞狂欢的景物，它这时正迅速地向前走来。两个假人的四周点着无数灯笼火把，把它们照得锃亮；人们一看就知道这一对受害者所指的是什么人，不可能弄错的。

“进来吧，进来吧，”伊丽莎白央告着说，“我来把窗关上!”

“她就是我——就是我——就连那把阳伞都很像我——我

那把绿阳伞!”露赛妲大声叫着，她一面往屋里走，一面发出疯狂的大笑。有一秒钟她站着不动——然后沉重地跌倒在地板上。

几乎就在她倒下的这一刹那，桃色风潮的鄙俗的音乐停止了。讥讽的哄笑声荡漾着消散了，脚步的践踏声像风将停止时瑟瑟地停息了。伊丽莎白只是间接地意识到了这个;她已经拉过铃，正弯着身子望着露赛妲，而她正在一阵阵癫疯症的发作中，在地毯上抽搐着。她把铃拉了又拉，没有人来;仆人们大概都跑到屋外面去了，要多看一看这魔鬼的安息日，这是他们在屋里所看不到的。

最后，伐尔伏雷手下一个人，原是在门口台阶上呆呆望着的，走了进来;随后又来了厨子。伊丽莎白已经匆忙地把窗扉关上了，关得严严的。有人拿来一盏灯，把露赛妲抬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去，而且把那个人派出去找医生。伊丽莎白在替她脱衣裳的时候，她恢复了知觉，可是她一想起刚刚发生的事情，便又抽搐起来了。

医生来得出乎意料的迅速。他也像别人一样，站在自家门口，奇怪这阵嘈杂声是怎么回事。他一看到这个不幸的病人，便向在默默哀愁着的伊丽莎白答道:“这是很严重的。”

“这是一时的发作,”伊丽莎白说。

“是的，可是在她目前这种健康状况下，①一阵发作就会闯祸的。你必须马上打发人去找伐尔伏雷先生。他在什么地方?”

“先生，他赶车下乡去了,”厅房的侍女说，“到布得茅斯公路上的什么地方去了。他大概马上就要回来的。”

---

① 这话是暗示露赛妲已在怀孕期间。

“不要管这些；一定要派人去找他，怕他万一有耽搁。”医生又回到床边去。他们打发那个男人出去找，不久就听到他从后院子里格格响着走出去。

在这同时，那位显赫的市民——班嘉敏·葛劳渥先生（前文已经提到过他），坐在大街上的家门里，听到了锣钹、火钳、八角鼓、六弦琴、老式提琴、笙笛、喇叭、号角以及各种有历史性的乐器的嘈杂音响，便戴上帽子，走出来查询原由。他来到伐尔伏雷房屋上方转角的地方，立刻就猜出了这桩事情的性质；因为他是本城的人，以前曾经看见过这类粗暴的恶作剧。他第一个步骤，是先到四处找警察；城里有两个警察，都是些畏缩怕事的家伙，他们正躲在一个小巷子里。他终于找到了他们，这时他们比平常还要畏缩，都怀着相当有根据的恐惧。怕被人看到了，会遭到无情的对付。

“我们这两个可怜的废物，怎样能对付得了那么一大帮呐！”斯塔勃德对葛劳渥先生的责骂表示抗议，“这样做会惹得他们杀掉我们的。杀人的也要偿命；我们不愿无缘无故地去害人，我们决不去！”

“那么，去找几个帮手来！我可以同你们一道去。咱们试试看，当局的话有没有效。赶快，你们拿着警棍没有？”

“先生，人手这么少，我们就不愿意叫人看出我们是维持治安的；所以我们都把政府的警棍塞进下水道里去了。”

“拿出来，快点走，看在老天爷面上！啊，是布劳包迪先生来啦；真走运。”（布劳包迪是三个市地方官里的第三位。）

“闹什么事啦？”布劳包迪说。“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记了没有？”

“还没有。现在，”葛劳渥对一位警察说，“你跟布劳包迪先

生由老街绕到大街上来；我同斯塔勃德笔直往前走。用这个办法，我们可以把他们圈在中间。只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不要攻击，也不要干涉。”

这样他们动身了。及至斯塔勃德和葛劳渥先生走进粮仓发出闹声的地方，他们不觉一惊，游行队伍竟看不见了。他们经过伐尔伏雷的房子，往街的尽头望去，街灯的火焰摇动着，两旁树木飒飒的响，只有几个闲荡的人，手插在口袋里站立着。一切都像平时一样。

“你看见一群乱七八糟的人，在这里闹事吗？”葛劳渥摆出官架子向一个穿粗斜纹布短衣的人说，这个人衔着一个短烟斗，腿上束着护膝。

“对不起，先生，您说什么？”那个被问到的人和蔼地说；他不是别人，正是彼得芬阁的察尔。葛劳渥先生又重新说了一遍。

察尔做出毫不知情的样子，摇着头。“没有，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佐易，你说是不是？你比我来得早。”

约瑟夫[①]的答话，也像另一个一样全然不知。

“哼——这可奇怪啦，”葛劳渥说。“啊——我一眼就看得出，这儿来了一个诚实可靠的人。你可曾——”他向那渐渐走近来的约甫打招呼，“你可曾看到有一伙人闹得不成样子吗？做什么桃色风潮或诸如此类的事情。”

“哦，没有——什么也没看见，先生，”约甫如同听到了最奇特的消息似地回答，“可是今晚上我没出来过。所以也许……”

“噢，是在这里——就在这里呀，”地方官说。

---

① 约瑟夫是佐易的全称。

"现在我想起来了，先生，今儿晚上我听见街上的树发出一种特别有韵律的声响；与平素不同；也许是这种声音吧？"约甫故意地说，这时他的手在大衣口袋里重新动了动（他很巧妙地把一副厨房用的火钳和一个号角塞在背心里）。

"不，不，不——你以为我是个傻瓜吗？警察，往这条路上去。他们一定是到后街上去了。"

不过，前街也罢，后街也罢，都瞧不见闹事的人；这时布劳包迪和第二个警察也来了，带来了同样的消息。假人、驴子、灯笼、乐队都像科马斯①的队伍似地踪影不见了。

"现在，"葛劳渥说，"我们还只有一件事可做。你去找五六个帮手来，大家一起到米克生巷彼得芬阁去。在那里要是找不着闹事的线索，那才真是怪哩。"

这两位骨节生锈的司法警员，尽快把助手召集了来，于是全班人拥向那声名狼藉的巷子里去。在夜间到那边去，是走不快的，除了偶尔从窗帘里或是从因为有冒烟的烟囱而不能关紧的房屋门缝里透露出一些暗淡的光线以外，这条路上再也没有灯光或是别种亮光了。那小客栈的前门一直上着闩，他们敲了好长一阵子，敲得声音响亮，足以表示他们身份的重要，最后才勇敢地走进了小客栈里。

大房间的座位，像往常一样，为了牢固，用绳索拴在天花板上，座位上坐着一群普通的客人，态度宁静得像雕像一样，他们坐着喝酒吸烟。客栈女主人和蔼地望着这批闯进来的人，用诚实的声调说："诸位先生，晚上好啊；里面有的是空位子。我希望

---

① 科马斯(Comua)本为罗马神话里司宴乐的神。后来英国诗人弥尔顿(Milton)著《科马斯》一剧，始谓此神是专以酿酗、妖术诱陷清白无罪的人之神。

没有出什么岔子吧?”

他们向房间的四周打量了一下。“真的,”斯塔勃德对座上的一个人说,“我刚才还在粮食街上看见你——葛劳渥先生跟你说过话。”

这个人就是察尔,他茫然地摇着头。“南丝,我在这里有一个钟头啦,你说是不是?”察尔身旁有一个女人正一声不响饮着麦酒,他跟她说道。

“实在的,你在这里有一个钟头啦,我在吃饭的时候来这儿安安静静地喝一杯酒,你就同别的人一起在这儿啦。”

另一个警察正面对着钟罩子,从玻璃上看到客栈女主人的动作一闪过去,他蓦地转过身来,看见她正在关炉门。

“太太,那个炉有些奇怪哩!”他说着走上前去,打开了门,取出一面八角鼓来。

“噢,”她抱歉似地说,“我们留着这个是准备来一次安安静静的小舞会时候用的。您看哪,天气潮都弄坏啦,我才放在里面烤烤。”

警察作出很知情的样子点了点头,其实他是什么也不知道。从这沉默而又规矩的一群人里,是绝对探不出什么口风了。几分钟后,检查的人走出去,同那些留在门外的帮手合在一起,又走向别的地方去了。

## 40

早在这个时间好久以前,亨察尔在桥上反复思索得厌烦了,

便又朝着市区走回来。他站在街下头的时候，突然看见游行队伍，他们正要从上头的一个巷子里走出来。灯笼、号角和人群，使他吃了一惊，他看到了骑驴的假人，什么都明白了。

他们从路上穿过去，进入另一条街不见了。他折回头走了几步，沉入严肃的思索里，最后从河边昏暗的小道绕路回家。在家里他静不下来，又到他继女的住所去，有人跟他讲伊丽莎白-杰恩到伐尔伏雷太太家里去了。仿佛有一种法术支配着他的行动，怀着说不出的优虑，他也向着闹事的人所走的同一方向追去了；希望能碰到她。路上没有碰到，他就轻轻地拉了拉门铃，这时才知道详细情形：医生发出紧急命令，要人把伐尔伏雷找回家来，同时也知道了有人已经到布得茅斯公路上去寻找了。

"可是他到密尔斯托克和外泽尔白理去啦！"亨察尔叫起来，这时他是说不出的难过，"根本不是到布得茅斯那条路上去。"

可是，唉！亨察尔呀，他的名声已经扫地了。人们拿他的话当做是不相干的风凉话，不相信他。不过在这一时刻，露赛姐的性命似乎全要看她的丈夫能不能回来了（她如今是在极大的精神痛苦中，怕的是永远不能把她同亨察尔过去的一段关系不加夸张如实地讲给伐尔伏雷听了），可是却没有人到外泽尔白理去送个信。亨察尔在悲痛的焦虑和悔恨的心境下，决心亲自去找伐尔伏雷。

因此他急忙向城市的下方奔去，沿着德尔诺弗沼地上方的东面大路奔跑，先越过一座小山，又向上行；在这春天的不太幽暗的夜里，他翻越了第二座山，几乎到了十里开外的第三座山。在雅尔白理山麓下的一片平原上，他静听着。起初除了自己心房的跳动以外，什么也听不见，只有微微的风把雅尔白理森林里虎尾枞和落叶松树丛的瑟瑟声响传送了来，这片森林是罩在两

边的高地上的，可是没过多久，就有一阵轻轻的车轮声，外轮碰着新修起来的石路面，远远地还带着闪闪的灯光。

这响声里有一种难以说明的个性，因为这辆车子原是自己的，到了他家产拍卖的时候，苏格兰人才买了去，从声音里他知道伐尔伏雷的两轮马车下山来了。亨察尔立即往回走，赶车的人因为在斜坡底下放慢了脚步，所以那辆车子就跟他碰到了。

这里临近公路上的一个交叉点，去密尔斯托克的路跟回家的方向正好岔开来。按照伐尔伏雷的原意，他要弯到那个村庄上去，这样就要把回家的时刻多耽搁两小时。不久就表明了他的意向还是没有改变，车灯向着上面谈过的支路鹧鸪巷的方向转去。伐尔伏雷外面的车灯，照在亨察尔的脸上。同时伐尔伏雷也认出了他新近的敌手。

"伐尔伏雷——伐尔伏雷先生！"亨察尔喘不过气来大声喊着，举起了一只手。

伐尔伏雷已经转到岔路上去走了几步，才勒住了马。这时他拉住缰绳，回过头来问了一声"什么"，仿佛对待一个不可和解的仇人一样。

"马上回到卡斯特桥去！"亨察尔说，"你家里出了事啦——需要你回去。我一路跑了来，特意来告诉你的。"

伐尔伏雷沉默着，他的沉默使亨察尔的心向下沉沦，这事情是明显不过的，为什么他在这以前，会没想到呢？他这个人，就在四小时前，把伐尔伏雷诱引出来做过一次你死我活的决斗，而如今在黑暗的深夜里，在一条僻静的路上，却指定一条路要伐尔伏雷去走，这路上可能埋伏他的同党，如果伐尔伏雷还走他的原路，也许有更好的机会使他自己免受袭击，亨察尔几乎可以透过伐尔伏雷的思想过程，感觉到他的这些看法了。

“我必须到密尔斯托克去，”伐尔伏雷冷冷地说，同时松了松缰绳要往前走。

“可是，”亨察尔恳求着，“这件事比你到密尔斯托克办的事要更重要得多哩。这是——你的太太！她病倒啦。我们一路回去我可以详详细细地告诉你。”

亨察尔突如其来的话和激动情绪，恰恰加深了伐尔伏雷的疑惧，他认为这是一个策略，要把他引诱到前面树林里去，以便有效地完成亨察尔白天里由于策略或缺乏胆量而没能做到的事。他赶动了马。

“我知道你的想法，”亨察尔随在后面跑着，辩解道，他看出在他先前朋友的心目中，他所造成的印象，毫无疑问是恶劣已极，这时他几乎灰心得要倒下去了。“可是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他声嘶力竭地喊着。“相信我，伐尔伏雷；我来全是为了你和你的太太呀。她很危险啦。我只知道这个；他们要你回去。你手下的人弄错了，走向另一条路上去。噢，伐尔伏雷！不要不信任我——我是一个倒霉的人；可我对你还是诚心诚意的！”

然而伐尔伏雷的确是完全不相信他。他知道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了，但他不久前离开她时，她是非常健康的；亨察尔的阴谋诡计比他的一番谎话更可信。他从前从亨察尔的嘴唇上听到过尖刻的反话。所以现在恐怕还是这一套。他放开了马步，很快走上了那里与密尔斯托克之间的高地去，亨察尔在他后面奋力奔跑，这就越发强化了他认为他不怀好意的想法。

亨察尔眼看着那辆车和赶车的人向天边渐渐走远了；他为伐尔伏雷所耗的精力没有收到实效。至少，在这个悔罪人的身上，就在天国也是没有快乐的。一个烈性子的人，当他在贫穷下把最后的精神支柱——自尊心——失掉了的时候，便像更不瞻

前顾后的约伯一样，诅咒着自己了。他经过一阵情绪上的阴云以后，便达到了这种地步，这种阴云，连附近林地的阴暗都不足以拿来作比。不久，他顺着来时的原路又走回去。因为即使伐尔伏雷以后回家的时候再看见他在那里，也绝没有理由再在路上停下来了。

回到卡斯特桥，亨察尔又到伐尔伏雷家里去打听。门一打开来，楼梯上、门厅里和楼梯顶，便是一些焦急的面孔跟他相对；他们都非常失望地说："哦——不是他！"那个派出去的人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早已经回来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亨察尔身上。

"可是你找到他没有？"医生说。

"找到了……我没法跟你讲！"亨察尔颓然坐在门道里一张椅子上答道，"两小时以内，他是不能回来的。"

"哼，"医生说着又上楼去。

"她怎么样呀？"亨察尔问伊丽莎白-杰恩。她也在这一群人里。

"十分危险，父亲，她急切想见她的丈夫，折腾得怕人。可怜的女人——我看他们会要了她的命啦！"

亨察尔对这同情的说话人，注视了一会儿，仿佛她给了他一种新的启发；随后，他再没说什么，走出门回到他那孤寂的小房子里去。他想：人的竞争不过如此！死亡夺去了实体，而伐尔伏雷和他却得到了空壳子。至于说到伊丽莎白-杰恩呢，在他的忧郁当中，她似乎就是他的一线光明。她在楼梯上回答他话时脸上的表情，他很喜欢。其中是有感情的，而他目前最想要的就是从善良和纯洁里得到感情。她不是他自己的女儿；可是他却第一次有了一个模糊的梦想，他可能拿她当作自己的女儿渐渐地喜欢她，只要她能够继续地爱他。

亨察尔到家的时候，约甫正要上床。他一走进门来，约甫就说："伐尔伏雷太太的病有点不妙哩。"

"是的，"亨察尔简短地说，他并没想到约甫就是当天晚上那场哑剧的关系人，他略微抬起眼睛，只能刚刚看到约甫脸上焦虑的纹路。

"有人来找过你，"当亨察尔走向自己的房间要关门的时候，约甫接着又说。"像是一个旅客，又像是船长一类的人。"

"噢！——这人可能是谁呢？"

"他像是很有钱的——灰白头发，宽脸庞；可是他没讲姓名，也没有留个信。"

"那我就不管他啦。"亨察尔说着把门关上。

伐尔伏雷弯到密尔斯托克去所耽搁的时间，同亨察尔估计的两小时非常接近。人们所以紧急地需要他回来是有理由的，其中有一件事就是要他作主，再派人到布得茅斯去请第二个医生，最后伐尔伏雷回来了，为了他误解亨察尔的动机，他几乎陷入发狂的状态。

虽说时间已经很晚了，可是仍然打发了一个人到布得茅斯去，夜渐渐深下去，另一名医生在子夜时分来到了。唐纳归来，使露赛妲得到不少的安慰；他很少、也可说从此没再离开她的身边；当他走进来的时候，她立刻就想把那压得很痛苦的秘密吐露出来，她的话声很微弱，可是他不让她说下去，惟恐说话会发生危险，他叫她安心，说日后尽有时间可以把一切告诉他的。

直到这时为止，他还丝毫不晓得桃色风潮的事。伐尔伏雷太太病危和流产的消息，不久就传遍了全城，人们生出一种忧虑的猜想，认为领头闹事的人要负罪咎，于是因为追悔和恐惧，便关于他们这次秘密游行的一切详细情形，大家一句不谈了；同时

那些最接近露赛妲的人，也不敢再提起这件事，怕增加她丈夫的痛苦。

在那寂寥、凄惨的夜里，伐尔伏雷的妻子同他独自在一起，关于她过去同亨察尔的瓜葛，她到底向他说了些什么，讲到何种程度，这就不得而知了。从伐尔伏雷自己的表白里可以看出，她显然单单把自己同粮食商人特别亲密关系的事实讲给他听了。至于他后来的行事：如她立意到卡斯特桥来要嫁给亨察尔，而当她发现害怕他的理由便找个正当借口遗弃了他（实际上她对另一个男人一见之下就生出了不合逻辑的热情是与这次的遗弃大有关系的）；还有，当她同第一个男人保持着相当的关系时就同第二个男人结了婚，她用什么方法求得良心上自安等等，她究竟谈了多少，这就成了伐尔伏雷一个人的秘密了。

那天晚上，除了在卡斯特桥报告时间和气候的守夜人以外，在粮食街上，还有一个人影来回走着，所走的次数不见得比守夜人更少，这个人就是亨察尔，他一经上床安歇，立刻明白这事是办不到的，于是他放弃了这个念头，到各处去走动，时时来探询病人的情况。他的来访，说是为了露赛妲，也同样是为了伐尔伏雷，甚至为了伊丽莎白-杰恩更甚于他们两个。自从他所关心的一切，一件跟着一件破灭以后，他的生命似乎已集中在这不久以前还是他不愿见到的继女身上了。他每次到露赛妲家里去问讯，只要见到她就是他的一个安慰。

他最后一次去看，已经到了早上四点钟左右，正是黎明现出鱼肚白的时候。德尔诺弗沼地的上空，晓星渐渐被白昼淹没了，麻雀刚刚飞落到街上来，下房里的母鸡开始咕咕地叫了。他走到离伐尔伏雷的房子还有一两码远的距离，看见门轻轻地开了。一个女仆伸手到门环上去，解开了包在上面的一块布。他走过

去，在他经过的路上，麻雀连从街旁的垃圾上飞也飞不起来，它们简直不相信在这么早的辰光就会有人来侵犯它们。

“你为什么把那个拿掉？”亨察尔说。

他的出现叫女仆吃了一惊，她转过身子，有一两秒钟答不出话来。等到她认出了他是谁，这才说道：“因为人们可以尽量大声地敲了，她永远再也不会听见了。”

# 41

亨察尔回到家里。这时天已大亮，他生着了火，茫然坐在炉边。他坐了没有多久，便听到一阵轻轻的脚步声，来到房前，走进了过道，接着有人用手指轻轻地敲门。亨察尔的脸明亮起来，因为他知道这正是伊丽莎白的脚步声。她走进屋来，容貌显得苍白而又悲哀。

“你听说了吗？”她问道，“伐尔伏雷太太。她——死了！真的——大约在一个钟头以前！”

“我知道了，”亨察尔说，“我才从那里回来。伊丽莎白，你肯走来告诉我，真是太好了。你守护了一夜，一定也够累的了。今天早上，你就留在我这儿吧。你可以到另一间屋子里去歇息；我弄好了早饭，会来招呼你的。”

他近来的怜爱，博得了这个孤零零的女孩子出乎意料的感激，这时她为了叫他高兴，也为了自己高兴，便听从了他的话，走到隔壁房间去睡在亨察尔用一张高背椅子改造成的卧榻上。她听见他走来走去在准备早饭；但是她的心念念不忘露赛姐，这个

人儿在这样生命充实的时刻，而且正在要做母亲的快乐希望中死掉了，这令人觉得分外地悲恸，没多久她睡着了。

同时她的继父在外间屋里已经把早饭布置好；可是看见她在打盹，便不愿意叫醒她；他眼望着火在等着，而且像一个管家妇那么小心地守着沸腾的锅，仿佛留她在这房里是一种荣耀。实际上他对于她从心里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他正在做着一个未来的梦想，要有她的孝敬才显得光明，仿佛只有这么办，才能有快乐。

又有人敲门，把他惊动了，他起身去开门，刚刚在这时刻，他是不高兴有人来的，不管来的是谁。一个体格魁伟的人，站在门阶上，他的仪表和举止，都不像是本乡人，而且有一种不常见的神气——这种神气，由在外方跑惯了的人们来说，很可以叫做殖民地的气派。这个人就是曾经在彼得芬阁问路的人。亨察尔点点头，疑问地注视着他。

"您早，您早，"陌生人非常热诚地说。"您就是亨察尔先生吧？"

"我就是。"

"我可在这里找到您啦——这真好。本来我还想，早晨是办公的时间。我可以跟您谈几句话吗？"

"当然可以，"亨察尔回答，把他让进屋来。

"您大概还记得我吧？"他的客人说，自行坐下来。

亨察尔淡然地望了望，摇了摇头。

"啊——或许您记不得了。我姓纽逊。"

亨察尔的脸和眼睛似乎没了活气。对方却没有注意到。"这个姓我是熟悉的，"亨察尔终于说话了，眼瞅着地板。

"我相信是这样的。喔，事实是，过去有两个星期，我一直在

找你。我在海文波上陆，路过卡斯特桥到法尔茅斯去，到了那里，有人告诉我，几年前你曾在卡斯特桥住过。于是我又回来，历尽长途跋涉，十分钟以前才搭马车来到此地。有人说：‘他住在下面，在磨坊附近。’所以我就到了这里。现在我来——我们二十多年前做的那笔交易——还是为了那件事。这是件可笑的事情。当时我比现在年轻，也许，这一点，我还是少谈为妙吧。”

“可笑的事情！要单是可笑也就好了。我简直不愿意承认当时你碰到的那个人就是我。当时我丧失了理性，而一个人要不失掉理性才显出他的本来面目。”

“我们那时都年轻，荒唐，”纽逊说，“不过，我来是为了要把事情做一个补救，不是来同你争执的。可怜的苏珊——她的经历是奇特的。”

“她是一个热心肠、朴实的女人。她根本不是一般人所说的那种乖巧、尖刻的女人——她要是能那样也就好了。”

“她不是那样的。”

“你大概也全知道，她心地非常单纯，她认为那桩买卖仿佛是具有约束力的。她像云中的圣徒一般，对于这次错误行为是无辜的。”

“这我知道，这我知道。当时立刻就明白了。”亨察尔说，他的眼睛仍然回避着，“就因为这个叫我最痛心。如果她能把当时的情形看得明白，她就不会离开我了。绝对不会！可是怎能希望她会懂得这个呢？她又哪里会有这样的知识呢？没有。她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此外什么都不懂了。”

“做成那件事以后，我就存心要向她讲明白，”当年的水手说，“当时我想——我这么想也不能算是太自负——她跟我会过得更快乐些。她是过得十分快乐，所以不到她死的那一天，我是

绝不会对她讲明白的。你的孩子死掉了啦，她又生了一个，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到了一个时期——请您注意，永远会有这么一个时期要来的。一个时期到了——就在她和我带着小孩从美国回来以后不久——她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一个人听了，那人就告诉她说，我向她要求这种权利是滑稽的，而且讥笑她会相信我有这种权利。从这以后，她跟我过活便没有快乐了。她一天天消瘦下去，不是唉声，就是叹气。她说她一定要离开我，于是便发生了我们的孩子问题。当时有人劝我一个做法，我听了他的话，因为我想这样是最妥当的。我把她留在法尔茅斯，便到海上去了，我到了大西洋的对岸，遇到一场风暴，大家都以为我们有许多人，连我也在内，在海水里淹死啦。我在纽芬兰上了岸，那时我问着自己，应该怎么办呢。

"'我既然到了此地，那我就住在此地吧，'我独自寻思着；'这对于她是再好没有了，现在她跟我不对劲，就让她相信我死了吧；因为，'我想，'她要想到我们两个都活着的话，她会是非常不幸的；可是她要以为我死了，她就可以回去找他，孩子也可以有了一个家。'直到一个月以前，我才重回到国里来，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发觉她带着我的女儿来找你了。在法尔茅斯有人告诉我，苏珊已经去世了。可是我的伊丽莎白-杰恩——她在哪里？"

"也死啦，"亨察尔执拗地说，"你一定也知道了吧？"

水手一惊，站了起来，稳不住脚在屋子里走了一两步。"死啦！"他说，声音低沉，"那么，我的钱对我又有什么用处呢？"

亨察尔没有答话，摇摇头，仿佛这个问题是纽逊本人的问题，与他不相干。

"她葬在哪儿？"旅人问道。

"在她母亲旁边，"亨察尔说，语气还是同样的无动于衷。

“她什么时候死的？”

“一年多了，”对方毫不犹豫地回答。

水手继续站立着。亨察尔始终没把眼睛从地板上抬起来。最后纽逊说：“我到这里来白跑了一趟！我怎么来还得怎么去！这是我命中注定的。我不再打搅您啦！”

亨察尔听到纽逊在铺沙地板上走出去的脚步声，机械地拉开门闩，慢慢地开了门又带上门，这对于一个失望和懊丧的人是很自然的；可是他并没有转过头来望一望。纽逊的影子从窗口闪过去。他走了。

这时亨察尔简直不相信自己感官的见证了，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对于自己做过的事情大吃一惊。是一时的冲动。近来他把伊丽莎白看得很重，他在孤独里新生起一个希望，他可以拿她当作女儿待，如亲生的女儿一样为她感到骄傲，而她本人也正是这么相信。可是出人意料来了纽逊，这就使他的希望受了刺激，变成了一种贪心，要把她独自占有，因此这种突然失去她的可能，使他像小孩子似地不管三七二十一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曾经料想纽逊会步步紧逼地追问他，而在五分钟以内，就揭穿了他的杜撰；可是他却没有这样逼问。将来一定还会要问的；纽逊的离去，不过是暂时的事情；他到市里去一打听，就可以完全了解了；那时他会回来骂他一顿，再把他最后的宝贝领走！

他匆忙戴上帽子，朝着纽逊所走的方向走去。不久就在路上看见纽逊的背影了。他正穿过牛桩，亨察尔尾随着；看到他的客人在王家甲胄停下来，纽逊来时所乘的一辆早班驿车停在那里，要等半小时，候另一辆驿车从此经过。现在纽逊的这辆车子，又要开车了。纽逊坐上去；放好了行李，不到几分钟，车子载着他一起不见了。

他甚至连头都没有回过。这种举动是由于全然信任了亨察尔的话——他的信任是那么单纯，几乎可以说是高尚了。二十多年以前，那个年轻的水手只凭看了苏珊·亨察尔一眼，便不假思索地把她领走，这种信任心如今仍在这头发斑白的旅客身上保存着，活动着，他是那么绝对地信任亨察尔的话，都使得亨察尔站在那里感到可耻。

由于这一时的凭空杜撰，伊丽莎白-杰恩会不会永远成为他的所有呢？"也许不会长久，"他说。纽逊或许同旅途的同伴们谈起来，其中可能就有卡斯特桥市人；于是这诡计就会被揭穿了。

这个可能性，不仅没使亨察尔考虑到怎样来竭力纠正错误，立刻把实情告诉伊丽莎白的父亲，反而使他采取了防御态度，想出办法来把持住这无意中得来的地位。他对那年轻女人所要求的权利，每遭到一次新的危险，他对她的感情，也就越发强烈，达到嫉妒的程度。

他望着遥远的公路，估料会看见纽逊经人说破后，气愤地步行回来要他的孩子。可是看不见一个人影。他可能在驿车上没同任何人谈话，只是把他的悲伤深藏在自己的心里。

他的悲伤！这要同他——亨察尔——失掉她时所感到的悲伤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纽逊的感情已为岁月所冲淡了，是不能同他的感情相比拟的，因为他是经常生活在她面前的。他那嫉妒的灵魂就是这样似是而非地替自己拆散人家父女做着辩解。

他回到家来，心里一半期望着她已经不见了。没有；她在那里——刚刚从屋里走出来，眼皮上留有睡眠的痕迹，显然露出一副通常恢复了精力的神气。

“噢，父亲！”她微笑着说，“我倒没想睡，可是一躺下来不就睡着了吗？我真奇怪，一直都在想着可怜的伐尔伏雷太太，怎么会没梦见她；可是真没梦见呢。不管眼前的事情多么叫人念念不忘，我们却不会常常梦得见，这是多么奇怪呀。”

“你能睡一会儿我很高兴，”他说，热烈地仿佛当作自己的东西一样牵着她的手——这个动作使她又喜又惊。

他们坐下来吃早饭，伊丽莎白-杰恩的思想又转到露赛姐身上去。哀思给这个永远在沉思中的美丽面庞，增添了妩媚。

“父亲，”她一清醒过来想到眼前摆着的饭菜，立刻就说，“您太好啦，亲手做这样好的饭，我却偷懒去睡觉。”

“我每天都做的，”他答道，“你离开了我；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我；我不亲手做又怎么活呢。”

“您不是太寂寞了吗？”

“是的，孩子——这种寂寞，你简直不会了解！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好多星期以来，只有你一个人还和我接近。可是你也不会再来了。”

“您为什么这么讲呢？您要愿意见我，我一定会来的。”

亨察尔露出半信半疑的样子。虽然他最近盼望伊丽莎白-杰恩重住到他家里来做他的女儿，可是现在他却不愿叫她这么做了。纽逊随时都会回来的，那时伊丽莎白便会认为他是在欺骗她，所以最好还是跟她分开。

他们用过了早饭，他的继女儿还没走，一直到亨察尔通常要去上工的时刻。然后她才起身，说她一定再来，便在清晨的阳光里走向小山上去了。

“眼前她的心对于我就像我的心对于她一样的温暖；只要我请求她，她就肯同我住在这间小茅屋里！可是还没到晚上，也许

他又要来了；那时她就会鄙视我！”

当天亨察尔心里不断出现这个念头，而且无论他到哪里都跟着他。他的心境已经不是一个争执的、冷嘲的、不顾前后的不幸者的心境了；他的心境变成了阴沉忧闷，凡是可以使他对人生发生兴趣或是变得可以容忍的东西，他都完全丧失了。没有剩下一个人还可以使他感到骄傲，也没有一个人还鼓舞他叫他活下去；因为伊丽莎白-杰恩不久就要成为一个陌生人，甚至还不如陌生人。苏珊、伐尔伏雷、露赛妲、伊丽莎白——一个接着一个离开了他，有的是由于他的过错，有的是由于他的厄运。

他没有兴趣、嗜好和欲念来替换他们。如果他把生命寄托在音乐上，在这种情形下他或许还能活得下去；因为音乐在亨察尔身上具有无上的力量。喇叭或风琴的音调，就足以使他受到感动，而崇高的和声，足以使他融化。但是命运注定了他不能在他需要的时候召唤到这个神圣的精灵。

整个大地在他面前是绝对的黑暗；没有什么要到来，没有什么可期望的。然而在人生的自然历程上，他可能还必须在人世上羁留三四十年——受人冷眼；充其量也是受人怜悯。

想到这个真不能忍受。

卡斯特桥的东面，是一些沼地和草地，上面四处流着水。到这个地方来游荡的人，在寂静的夜里若是静立上几分钟，便可以听到流水的绝妙的交响乐，仿佛有一队没有灯光的乐队，从沼地的远近各处，一起奏起形形色色的音响。在一个朽烂的堰坝的洞穴里，水流发出吟诵声；小溪的支流冲过一面石建的胸墙向下倾泄的地方，水流发出欢乐的颤音；在拱门下方，水流奏出金属的铙钹声；而在德尔诺弗洞里，水流咝咝响着。水流的乐器奏得最响的地方，名叫十闸门，到了仲春季节，这块地方发出的音响

简直就是最疾速的对位音的演奏。

此地的河水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又深又汹涌，为了这个原故，闸门是用轮齿和绞盘来升降的。从公路上的第二座桥（已经时常提过了），有一条小路，通到这些闸门，闸门顶上搭着一块窄木板可以走过河去。可是在黄昏以后，很少有人从这条路上走，这条小道也不通什么地方，只是引到河流深处一个叫黑水的地方，而过河又是危险的。

不过，亨察尔从东边的大路离开了市区，向第二座桥或是石桥走来，从那里又转向这条荒凉的小路，沿着河边，一直顺路走到十闸门的黑影切断了亮光的地方，这时西方的天空仍然残存着微弱的光线投射在河面上。他在堰坝的沿穴旁边，水最深的地方，站了一两秒钟。他前后望了望，看不见一个生物。他脱下外衣，摘了帽子，两手在胸前握得紧紧的，站在河边上。

他垂下眼睛望着下面河水，几世纪的冲洗所浸成的圆形水潭里，渐渐可以看见有一样东西在漂浮着：他原是有意要把这个水潭当作他临终的寝床。起初由于河岸边的阴影，那件东西还看不清楚：可是它浮现出来，成了一定的形状，这是一个人的身体，挺直僵硬地躺在河面上。

河水的中流激起回波，把这个人形漂浮上来，一直映入他的眼里；这时他感到一阵恐惧，看出那正是他自己。这个人并不是有某些地方和他相像，而是在各方面就是他的原形，就是他实际的化身，仿佛死在十闸门洞穴里漂浮着。

这个不幸的人，他心里迷信的感觉是如此强烈，正像一个人面对面地见到了骇人的奇迹一样，赶快躲避开。他蒙起眼睛，垂着头。他不再向河水里看，拿起衣服和帽子，慢慢地走开了。

不久，他发觉自己已经到了自家的门口。出乎他的意料，伊

丽莎白-杰恩正在那里。她走上前，开口说话，像往常一样招呼他“父亲”。这说明纽逊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我看您今天早上像是很不快活，”她说，“所以我又来看您。这倒不是说因为我自己很不快活才会这么想。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情似乎都跟您作对得厉害，我知道您一定够痛苦的。”

这个女人多么明了世情啊！然而她还没有了解到事物的整个极端。

他对她说：“伊丽莎白，你想想看，现在还会有奇迹吗？我不是一个读书人。我想知道许多事情可是我不懂。我一辈子都想看书学习；可是我越想多得点知识，就越糊涂。”

“我不大相信如今这种日子有什么奇迹，”她说。

“例如吧，一个人要是有了不想活的念头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来干涉呢？喔，也许不会的，不是直接的。也许不会的。可是你肯同我走一趟吗，叫你明了一下我的意思。”

她很高兴地同意了，他带她越过公路，又从那条凄凉的小路走到十闸门。他走路很是不安，仿佛有一个她看不见的鬼祟的阴影，在他的四周翱翔，干扰着他的视线。她很愿意谈一谈露赛姐，可是又怕扰乱了他的心境。他们走近堰坝的时候，他站住了，叫她上前去向水潭里望一望，然后告诉他，她看见了什么。

她走过去，很快又回到他身边来。“没有什么，”她说。

“你再去，”亨察尔说，“仔细地看一看。”

她第二次又走到了河边。稍停了一会儿，她又回来，她跟他讲有一样东西在那里漂浮着；然而究竟是什么，她分辨不出来。好像是一捆旧衣裳。

“像是我的衣裳吗？”亨察尔问。

“喔——是像的。天啊……我疑心这是……父亲，我们走开

吧!”

“你再过去看一次;然后我们就回家。”

她又走过去,他可以看见她俯下身子,头快要贴近水潭的边上了。她蓦然起身,急忙退回到他的身边来。

“喔,”亨察尔说,“现在你怎么说法?”

“我们回家吧。”

“可是跟我讲——一定要跟我讲——那里漂的是什么东西?”

“假人儿,”她急忙回答,“他们一定是从上流黑水的柳树林里把这个扔到河里来,他们怕人发觉,所以就丢掉了;后来又一定是漂到这里来。”

“哦——一定是的——我的假像!可是另外一个在哪里呢?为什么只有一个?……他们这场表演杀死了她,可是留下我还活着!”

他们慢慢往市区的路上走回去时,伊丽莎白-杰恩在翻来覆去想着这句话:“留下我还活着,”最后她揣测到他话里的意思了。“父亲!我不能再让您这样孤单地生活下去!”她大声说,“我可以来同您一起过活吗?像从前一样服侍您。您穷,我不在乎。我今天早上就有意要来了,可是您没跟我讲。”

“你可以到我这儿来吗?”他辛酸地大声说,“伊丽莎白,不要愚弄我!只要你肯来呀!”

“我肯的,”她说。

“你怎么肯原谅我从前那些粗暴行为呢?你是不会原谅的!”

“我已经忘记了。不要再谈那些吧。”

她这样宽慰他,安排下他们重住在一起的计划;最后他们才

各自回家去。于是亨察尔多少天以来，这才第一次刮了刮脸，穿上新衬衫，梳了梳头发：从此以后他又算是一个复活起来的人了。

第二天早上，事实正如伊丽莎白说的，那个假人被一个放牛的发现了，露赛妲的那一个，也在同一条河的上流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但人们尽可能不谈起这件事情，私下里把两个假人毁掉了。

虽然这个神秘得到了自然的解说，但亨察尔依旧把假人会在那里漂浮看作是天意。伊丽莎白-杰恩听到他说："有谁像我这么无赖！可是就连我也似乎还是在造物者的手掌心里！"

## 42

不过亨察尔相信自己掌握在造物者手中这种情绪化的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产生这种感觉的事件离开得久远之后，慢慢地就从他的心里消逝了。纽逊的幽灵萦绕在他的心头。他必定要回来的。

可是纽逊并没有来。露赛妲已经抬上教堂墓地的小道；卡斯特桥对她做了最后一次致敬，就又恢复正常运转了，就好像她根本没有活过的一样。伊丽莎白对于自己同亨察尔的关系依然坚信不移，这时她便同他合住在一起。或许纽逊到底是永远不回来了。

到后来，死了妻子的伐尔伏雷，总算是知道了露赛妲害病和逝世的一些大致的原因；他第一个念头，自然是想借法律的力

量，对那些为非作歹的人，给以报复。他决心等到出过殡以后，再着手办这件事。时候到了，他又考虑了一下。虽然结局造成了这样的灾祸，但显然不是那一群举办这一次混游行的没头脑的人所能料到的，也不是他们存心达到的目的。他认为那些人所以被鼓动起来是受了一种诱惑，要把身居高位的人羞辱一场，他们在达官贵人的压榨之下，对于这种事是感到最开心的——至少据他的理解是如此；因为他一点也不晓得约甫的挑唆。另外他也还有一些别的顾虑。露赛妲临死以前，把一切都向他坦白了，为了她，为了亨察尔，同样也是为了自己，他绝不愿意把她的历史大惊小怪地宣扬出去。对于伐尔伏雷来说，把这件事看成是一件不愉快的偶然事件，似乎是纪念死者最忠诚的考虑，同时也是最好的处世哲学。

他和亨察尔互相避不见面。为了伊丽莎白的原故，亨察尔尽量抑制住自己的骄傲，接受了由伐尔伏雷发起的、几个市参议员合资买来的一座贩卖种籽的小铺子，作为他的一个新的起点。如果仅仅是亨察尔个人的话，由一个他那么猛烈攻击过的人所带来的援助，即使关系很小，他毫无疑问也会拒绝的。但他对女孩子的怜惜，似乎已成为他生命中所不可少的了，于是为了她，骄傲穿上了屈辱的外衣。

他们在这里安居下来，在他们每日生活中，亨察尔非常体贴地留心着她所有的愿望，一种怕有人来竞争的火热的嫉妒，增强了做父亲的爱护心。不过要说纽逊今后会回到卡斯特桥来认她作女儿，这种推想是很少有理由的。他是一个流浪汉，一个异乡人，几乎也可以说是一个外邦人；他有了好几年没见到他的女儿；他对于她的感情，自然是不会强烈的；他对于她的怀念，或许不久因为有了别的兴趣而淡漠下去，也就不会重新追究往事，以

致又发现了她还活在人间。为了使他的良心稍许安静下来，亨察尔一再跟自己讲：为了留下这个心爱的宝贝，他所说出来的谎话，并不是经过考虑而有什么目的的，不过是作为最后的争执才说了这么一句讥讽的笑话，并没有想到后果如何。更进一步，他又在自己心里作着辩解：纽逊绝不会像他那样地爱她，也绝不肯像他那么高兴地准备用整个的生命来照顾她。

这样他们就在那俯瞰教堂墓地的店铺里住下来，在这一年里，以后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他们不常出门，而在集市的日子更是绝不出门，所以他们要隔很久，才能见到唐纳·伐尔伏雷，而大半是远远地在街上转眼看见一下就过去了。不过他也是像一般丧妻不久的男人那样，依然办理他日常的杂务，跟同业们勉强地微笑，同做买卖的人争价钱。

"时间以它那灰色的风格"教育了伐尔伏雷怎样来评价他同露赛妲的这一番经历——哪些是对的，哪些不对。世上确有一些人，偶然保存了某个偶像或是某种原则，即使当他们的判断早已认为那并没有什么稀罕，或甚至相反，以后他们的心里还是顽强地要对它们表示忠诚；世上若是没有这些人，可尊贵的人物的队伍便算不上完整了。伐尔伏雷却不是这样的人。他的生性富于洞察力，灵活而敏捷，这次损失使他遭遇到如死一般的空虚，因为有了这种生性，就必然可以从中得到解救。他不会看不出，由于露赛妲的死，一场隐隐迫近的祸患，已经转换成单纯的哀愁。她的历史，不管情况怎样，迟早终会要揭发出来的，而在揭发以后，就很难相信同她生活在一起，还会产生更进一步的幸福。

情形虽然如此，而作为一种怀念，露赛妲的影像依然活在他的心里，她的缺点仅仅引起最温厚的批评，而她所受的那些痛

苦，也就把她因为隐瞒历史叫人感到的片刻的愤怒给冲淡了。

在那年年底，亨察尔那座不比碗橱大的零售种籽和粮食的小店，生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于是继父和女儿便在这小店的阳光照耀的快活角落里，享受着非常宁静的生活。在这个时期，伊丽莎白-杰恩表现出了一种特点，从她安详的外表里勃发出内在的活力。她每一个星期里有两三次要远足到乡下去，多半是朝着布得茅斯的方向。有时他会有一种感觉，每逢她做过健身散步以后，傍晚时候同他坐在一起，她与其说是亲切可爱，不如说是客客气气；因此他心里不安；他已经历过许多悔恨的事情了，而现在又增加上一个更深痛的悔恨——由于他严酷的呵叱，把她那可贵的感情，在一开始出现的时节，就给冻结了。

目前无论什么事情她都可以顺着自己的意思做了。她出门回家，买进卖出，她的话便是法律。

“伊丽莎白，你有了一个新暖手筒，”有一天，他十分谦和地对她说。

“是的；我买的，”她说。

暖手筒就放在手边的桌子上，他又重新看看。毛皮是褐色的，很光泽，对于这样的东西，他虽说不是一个鉴定家，可是他觉得她手里有这样的东西似乎好得有些过分了。

“亲爱的，我想，是不是有些太贵啦？”他放大胆子说。

“多少总有些浪费啦，”她安详地说，“不过这东西还不怎么刺眼。”

“是的，是的，”这落网的雄狮赶忙回答，惟恐惹她生半点气。

又过了些时候，一年又进入了另一个春天，他从她的卧室走过，屋里是空着的，他在屋对面停下来。他想起了从前因为他的厌恶和粗暴，她从粮食街上那座宽大舒适的房子搬出去的时候，他也曾在同样的情形下到她的房间里去看过。如今这间屋子朴

素得多了，但使他惊奇的是，各处都放着许多书籍。书籍的数量和质量，同陈列书的简陋家具，相形之下似乎不相称到了可笑的程度。有些书——实际上有很多——必然是最近才买来的；虽说他曾鼓励她适当地买些书，可是他绝没有想到，她会如此超出他们微薄收入的比例放纵着自己天生的热情。他想到她的浪费而感到有些不高兴，这还算是第一次，所以他决心要跟她谈谈这件事。可是他还没鼓起勇气来谈，便发生了一件事情，使他的思想完全转移到另外一个方向去。

种籽生意的最忙碌季节，已经过去了；割草期以前的几个闲散的星期来到了——这时卡斯特桥表现出特殊的景象，市场上堆满了木耙，黄色、绿色和红色的新大车，大得出奇的镰刀，还有足以串上一小家人的尖头大叉耙。亨察尔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一反他的常例，出门朝着市场走去，他有一种奇特的感触，想到他从前得意的地方去闲步几分钟。他同伐尔伏雷仍然是比较疏远的，这时伐尔伏雷正在粮食交易所门口下层的台阶上站着，在这个时间，他通常是站在这里的，他似乎在望着离他不远的什么东西，茫然地想着心事。

亨察尔跟着伐尔伏雷的视线望过去，他看到他所注视的并不是展览样品的农民，而是他自己的继女儿，她正从街对面的一家店铺走出来。在她那方面，她还没觉察到他在注意她，讲到这种事，她实在是比一般年轻的女人要差得多，一般女人的羽毛，就像朱诺的鸟儿一样，是镶着阿尔戛斯的眼睛的①，不论何时，只要有赏识的人，就都摄入她们的眼目里。

---

① 朱诺(Juno)在希腊神话里是朱庇特(Jupiter)的妻子。她爱上的有一百只眼睛的阿尔戛斯被朱庇特所派的贺尔梅斯(Hermes)杀害了，于是朱诺把他的眼睛移植在她心爱的孔雀尾巴上。

亨察尔走开了，心里想伐尔伏雷在这个时际观望伊丽莎白-杰恩，或许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他也不能忘记，这个苏格兰人曾经一度对她表示过温柔的关怀，虽说那转瞬就过去了。于是从始至终都在支配着亨察尔行为的那种特别脾气，立刻又全露出来了，主要的也就是因为这种脾气才使他落到如今的地步。他并不认为他所珍爱的继女儿和这个有钱有势的唐纳相结合，为了她和为了他自己，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情，他甚至愤恨有这种可能性。

在从前的时候，只要他有了这样直觉的反对，便不知不觉地采取了行动。然而现在他已经不是从前的亨察尔了。无论这件事或是别的事，他都训练自己把她的意志看作绝对无上的。他惟恐一句反对的话就会叫他失掉了他诚心诚意从她心上重新得来的那种敬爱，他觉得与其把她留在身边，惹起她的憎恶，还不如分离开而保留住这种情感的好。

不过一想到这样的分离，他的精神就非常狂乱了；到了晚上，他强做镇静地说："伊丽莎白，你今天见到伐尔伏雷先生没有？"

伊丽莎白-杰恩听到这句问话，吃了一惊；她有些惶乱地答了一声"没有"。

"噢——没什么——没什么……我这么说，不过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在街上的时候，我看见他也在那里。"他起了疑心，揣度她的张惶是不是就可以把他新起的疑虑给证实了呢——她最近远远地出去散步，以及使他感到非常惊奇的那些新书，是不是就与这个年轻人有关呢。她对他没有露出口风，而他又怕沉默会使她生出一些对他们目前的友好关系不利的思想，便把话头岔到别的题目上去。

亨察尔无论做什么事，好事也罢，坏事也罢，生性是一个最

不会偷偷摸摸的人。然而因为他的爱生出了悬悬不安的畏怯，他便丧失了固有的性质，他已经养成了习惯，或者换一个说法，他已经发展到依赖伊丽莎白的敬爱而生活了。他时常把她的动作和言谈的意义估量考虑好几小时，若在从前，他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莽莽撞撞提出来一问了事。现在他想到她对伐尔伏雷会生出一种热情，而这种热情会把她对于自己的温柔、孝敬的同情心完全转移过去，便感到不安，因此他就更加严密地注视着她的出出进进了。

伊丽莎白-杰恩的行动本没有什么秘密，不过她因为素常不多话有时叫人起疑；这种情形也可以说是她造成的，她的罪状就是，每逢她同唐纳偶尔见面的时候，她多少总要谈几句话。姑不论她到布得茅斯公路散步的动机是为了什么，而散步回来的时间却常与伐尔伏雷走出粮食街的时间相吻合，伐尔伏雷常到这条有风的大路上去吹上二十分钟，按照他的说法，只是为了在坐下吃晚茶以前，先把脑子里的种籽和糠皮吹掉。亨察尔到圆戏场去才发觉了这件事，他掩藏在围墙里，眼睛盯着大路，这时他望见了他们的会面。他的脸上罩上了一种极度痛苦的表情。

“就连她，他也想抢了我的去！”他低语着，“不过他是有权利的。我不愿意干涉。”

实际上，这次的会面是很纯洁的，这件事在年轻人之间绝不像亨察尔在痛苦的妒嫉中所推想的已经有了那么大的发展。如果他能听到他们所谈的话，他也就可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他：“亨察尔小姐，您喜欢到这条路上来散步哩——不是吗？”（他的话声是有韵味的，他那沉思、赏识的目光盯着她。）

她：“噢，是的。我新近常要到这条路上来。我也讲不出有什么道理。”

他:“可是别人却说得出道理来呢。”

她:(脸红了)“这个我可不知道。不过,要说我的道理,也不过是每天想来看一看海面。”

他:“这里面有什么秘密吗?”

她(勉强地):“有的。”

他(声音里带着他家乡民歌的哀感):“啊,我疑心秘密会不会有什么好处!一个秘密在我的生活上投下了浓重的暗影。这您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伊丽莎白承认她知道,但有什么在吸引她,她却避开不谈。其实她自己也不充分明了,她并不知道秘密可能是这样的:她早年过着海上生活,又加上她的血里有一个水手的血统。

“伐尔伏雷先生,谢谢您给我的那些新书,”她羞怯怯地又说,“我不知道我应该不应该收下那么多!”

“啊!有什么不应该呢?我给您找到那些书比您拿到它们,还要快乐得多哩。”

“不会的!”

他们一起顺着大路往前走,到了市区,他们才分路。

亨察尔发誓要听任他们自己的心向去做,不论他们打算怎样,决不加以阻拦。如果注定他要失去她,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他们结婚以后所造成的局面,他丝毫也看不出有他自己的立足点。伐尔伏雷只会傲慢地对待他,这是他的贫穷和过去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因此伊丽莎白对他也会变成一个陌生人,他将在举目无亲的孤独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眼前既有这么一个可能性,他就禁不住要时时留意了。事实上,在某些方面,他有权要把看护她作为自己的本分。这时他们的会面已经成了当然的事情,每个星期都有一定的日子。到

最后他得到了十足的证据。他站在一堵墙背后，紧临着伐尔伏雷同她见面的地方。他听到这年轻人称呼她“最亲爱的伊丽莎白-杰恩”，然后又吻了她，女孩子赶忙四下望了望，要看明白左近有没有人。

他们又继续走下去，亨察尔从墙后出来，忧伤地尾随着他们回到卡斯特桥。这个婚约里主要的说不出的困难并未解除。伐尔伏雷和伊丽莎白-杰恩两个人，跟其余的人不一样，他们一定认为伊丽莎白就是他亲生的女儿，这是他本人这样相信的时候，自己公开出来的；而且虽然伐尔伏雷十分原谅他，不反对承认他是岳父，然而他们却决不会亲密起来。这样，他惟一的朋友——这个女孩子，便受了她丈夫的影响，渐渐地同他疏远，也会因耳濡目染而鄙视他。

倘使她爱上的，是世界上另外的一个男人，而不是这个当他精神还没受尽挫折的时候，曾经和他竞争、诅咒、做过生死决斗的人，亨察尔便会说出一句“我满意了”。但如目前所现出来的前景，他是难于得到满意的。

人的脑子里有一间外室，里面有一些大家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招惹而有毒素的念头，在这些念头跑来以后还来不及把它们赶走之前，有时会有片刻的徘徊。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念头，跑进亨察尔的头脑里来了。

倘使他把事实真相通知伐尔伏雷，说明他的未婚妻子根本不是迈克尔·亨察尔的孩子——按照法律来说，不是任何人的孩子①；那个端正、首要的市民会怎样听取这个报告呢？他很可

① 伊丽莎白-杰恩既不是亨察尔的孩子，也不能算是纽逊的，因为纽逊和苏珊的结合，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能会舍弃了伊丽莎白-杰恩，那么，她就只好再做他的继女。

亨察尔打了冷战，大声叫着："这样的事情，上帝不容！我这么竭力来避开魔鬼的引诱，怎么还会容许它又来作祟呢？"

## 43

亨察尔这么早就已经看到的事情，没有多久，别的人自然也看到了。于是伐尔伏雷"在这么多女人当中偏偏选中破产的亨察尔的继女儿并肩荡马路"，成了城里通常的话题了，在这一带地方，这个简单的词"荡马路"就是表示求爱的意思；卡斯特桥有十九个高尚的年轻小姐，她们都认为自己是惟一可以使这个商人参议员快乐的人，从此便忿然不再到伐尔伏雷出席的礼拜堂去，不再有那种自觉的扭捏态度，而且晚间祈祷的时候也不再把他的名字放在自己的直系亲属当中；总之一句，她们又回复了自己的自然行径。

也许苏格兰人这次隐隐约约的抉择，在这个城市居民里，感到真正满意的，只有那伙喜欢辩论的人，这伙人中就有郎威斯、克利斯托弗·康尼、比利·威尔斯、布兹弗德先生等。多年以前他们在三水手的大厅里曾经目睹这一对年轻男女第一次谦卑地出现在卡斯特桥的舞台上，他们亲切地关心着他们的境况，也许这与他们将来要受到宴会招待的幻影是不无关系的。有一天晚上，斯坦尼治太太摇摇摆摆地走进那间大厅里来，她说像伐尔伏雷这样的人，是"全市的一根柱石"，他本可以选择上等职业人家或是本地有声望人家女儿，竟这样自贬身价，简直是件怪事，这

时康尼便贸然向她表示异议了。

“不是的，太太，这根本没有什么可怪的。要照我的意思来说，倒是她屈就他哩。一个死过老婆的男人——他第一个老婆也没有给他什么光彩——这一个年轻的女人，有学问，自主自立，又招人喜爱，他还真配不上哩！好好地把这件事情解决了，我看倒也算是很不错。一个男人像他那样给另一个女人用最好的大理石建了一座墓碑，痛哭一场以后，他要从头到尾想一想了，他跟自己说：‘另一个骗了我；这一个是我先认识的；她很明事理，可以拿她当配偶，现在上等社会里，没有靠得住的女人啦；’——我看，她要是对他有意，他还不讨了她，再去找就更要坏啦。”

人们在三水手是这样谈论的。不过我们必须警戒，不要过于随便滥用惯常的表白，以为这将来到的事情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以为所有的长舌妇都因此打开了话匣子等等，即使这种说法能替我们这位可怜的惟一女主角的生涯增加一番光彩。我们把这群爱管闲事的人讲过的话叙完以后，也还得要说，凡是同自己没关系的事情，人们所感到的兴趣总是表面的，暂时的。所以我们要说卡斯特桥——始终要把十九个年轻的小姐们除外——起初对这个消息表示兴趣，随后也就不再注意它，各自去干自己的营生，吃自己的饭，养育孩子，埋葬死人，一点也不再过问伐尔伏雷的家务事，这样倒是更合乎真实的表现。

关于这件事，伊丽莎白和伐尔伏雷两个人，都没对她的继父露过半点口风。他研究他们不作声的原因，得到一个结论：这一对心房悸动的人，是以他的过去来评价他，所以怕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把他看成为一个讨厌的障碍，满心要把他驱除掉。亨察尔对社会的看法已经让他感到非常苦恼，同时还越来越深地陷入自己这种阴郁的见解，以至于他感到每天必须同人见面，特别

是要同伊丽莎白-杰恩见面，几乎都成了他不堪忍受的事情了。他的健康衰颓了；他变成了病态的神经过敏。他希望能避开那些不需要他的人，永远不再出头露面。

可是他的看法如果错了呢，她结婚的事件，如果并不要他自己绝对地同她隔离开呢？

他又想象着一幅相反的情景——他自己像一个掉了牙的雄狮，住在他继女儿做主人的家庭后房里；这个老人不惹人讨厌，伊丽莎白温柔地爱护他，而她的丈夫也和和气气地宽容他。他想到降低自己到这步田地，对他的自尊心来说是太可怕了；然而为了这女孩子的原故，他可以容忍一切；就连伐尔伏雷也罢；就连当面呵叱和主人口吻的责骂也罢。留在她所住居的房屋里的这种特权，几乎胜过于个人的屈辱。

不管这是否有少许可能，也不管是否情形会正相反，总之，求爱这回事，现在已很明显了，他对这事的关切占据了他的全身心。

上边已经说过，伊丽莎白常常到布得茅斯公路去散步，伐尔伏雷便常常利用这个方便，同她在那里来一次偶然的会面。离开大路不到一里远的地方，有一座史前的堡垒，名叫少女堡，面积很大，壁垒很多，一个人站在它的围墙里面或上面，从公路上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微末的小点。亨察尔常常到这里来散心，他手里拿着望远镜，观察着没有遮拦的大道——因为这条路原本是罗马帝国军队筑成的——可以望见七八里路开外的地方，他的目标是要知道伐尔伏雷同他的意中人，事情发展的情形。

有一天亨察尔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男人的身影沿着布得茅斯路上走来，这个人随处逗留着。亨察尔拿望远镜放到眼上，预料会像往常一般又现出伐尔伏雷的面孔。但今天透

镜里显现出来的人却不是伊丽莎白-杰恩的爱人。

这个人的穿戴像是商船船长；他转身观看大路的时候，他的脸现出来了。亨察尔一看到这个面孔，一世的辛酸都涌上心来。这是纽逊的脸。

亨察尔放下了望远镜，有好几秒钟再没有另外的动作。纽逊等待着，亨察尔也等待着——如果这种呆站着可以称为是等待的话。然而伊丽莎白-杰恩没有来。这一天不晓得有什么事情，使她没有来做日常的散步。也许伐尔伏雷和她为了换一下，选取了另一条路。但这又有什么用处呢？她明天会到这里来的，同时不论在什么情形下，如果纽逊一心想跟她暗中见面，把事情和盘托出，不久他会找到这个机会的。

那时他不仅跟她讲他是她的父亲，而且也会讲出，他以前受了骗才又走开了。伊丽莎白的性格是严格的，这就会使得她第一次鄙视她的继父，把他当做一个狡猾的骗子根除掉他的印象，于是纽逊便代替他主宰了她的心灵。

但那天早上纽逊连她的影踪也没见到。他站了一会儿，最后又往回走了，亨察尔的感觉，就像一个被判了罪的人还有几小时的延缓执行一样。他回到家，看见她并没出去。

“父亲，”她天真地说，“我接到一封信——一封奇怪的信，——没有署名。有人要我今天中午到布得茅斯公路上去见他，或是晚间在伐尔伏雷先生的家里。他说他很久以前，曾来找过我，可是上了人家的当，所以没见到。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不过咱们说一句私话，我猜想唐纳是这件秘密的主使人，或许他的一个亲戚，想对他所选定的人，表示一点意见。可是我要先问问您，才肯去的。我可以去吗？”

亨察尔困难地答道：“好的；你去吧。”

他留住在卡斯特桥的这个问题，始终取决于纽逊什么时候登场。亨察尔这种人，在这样切身的事情上，是受不起确定的判决的。可是在沉默中忍受痛苦而表现得高傲，他已经是很有经验的了，他决心尽量把自己的意向看得淡些，同时立刻采取他的步骤。

他曾把这个年轻的女人看做他在这世界上全部的所有，这时他跟她说，“伊丽莎白-杰恩，我要离开卡斯特桥了，”说话的态度仿佛他跟她已经没有什么情义了，这使她一惊。

“离开卡斯特桥，”她叫起来，“也离开——我？”

“是的，这个小铺子由你一个人来管，跟我们两人管是一样的；我不喜欢店面、大街和来往行人——情愿自己一个人到乡下去，到人们见不到的地方去，由着我的性子过活，你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做。”

她低着头，眼泪默默地往下落。他的这个决定，在她看来，自然是由于她的恋爱和恋爱可能产生的结果而引起的。不过，她表现出了对伐尔伏雷的忠诚，她抑制着自己的情绪说话了。

“您这样的决定，我心里很难过，”她很费力却坚定地说，“因为我想，或许——可能——再少过一些时候——我就要同伐尔伏雷先生结婚了，我可不知道您不赞成这件事！”

“伊茜[1]，凡是你想做的事情，我都赞成，”亨察尔嗓音沙哑地说，“就说我不赞成，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愿意走开。我留下来，将来会把事情弄得尴尬；简单地说吧，我最好还是走开。”

她用感情打动他都无济于事，怎么也不能叫他重新考虑他的决定；因为她不晓得事情的原委，她就没法说服他，她不会说

① 伊茜是伊丽莎白的昵称。

得出：一旦她知道了他同她不过是继父的关系，她也不会轻蔑他，一旦她知道了他背着她所做过的事情，她也不恨他。而在他这方面，确信这是她无法克制的事；事实上不管说什么或是做什么都不足以打消他的确信。

“那么，”她最后说，“您是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了；这是不应该的。”

“我不想参加——我不想参加！”他叫道；接着更温和地说，“可是请你在将来的生活里有时想想我——伊茜，你可以这么做吗？——你做了全市最富有、最重要的人物的妻子的时候，你要想着我；你知道了我所有的罪恶的时候，不要因此就完全忘掉我，虽说我新近才爱你，却是全心全意爱着你的。”

“这全是唐纳惹起来的！”她啜泣着说。

“我不禁止你同他结婚，”亨察尔说。“答应我不要完全忘记我，当——”他是想说当纽逊来了的时候。

这时她是激动的，便机械地答应了；当天晚上黄昏时候，亨察尔离开了城市，而他许多年以来是促成这个城市发展的主要人员之一。在白天，他买了一个装工具用的新篮子，擦干净他那旧秣刀和螺丝钻，系上新绑腿、护膝和灯心绒布衣服；他变换个式样又恢复了年轻时代做活儿的服装，永远撇掉了那套破旧的绅士衣裳和污渍斑斑的丝帽子，而自从他败落以后，那套衣装在卡斯特桥街上就成了他的特色，显得他是从前见过大世面的一个人。

他偷偷地一个人走了，许多认识他的人没有一个留意到他的离别。伊丽莎白-杰恩一直送他到了公路的第二座桥上——因为伐尔伏雷家里那位不知姓名的客人同她约定的时间还没有到——她同他分手的时候，表现出的惊奇和哀伤一点不假——最后还叫他多耽搁了一两分钟才肯放他离去。她望着他的身影

越过沼地，渐渐小下去；他每迈一步，背后的黄色草篮子便一上一下地跳动着，而那膝盖后面的绑腿折痕，也一隐一现地交替着，直到她看不见了为止。可是她并不知道，亨察尔在这时刻所构成的图影，正同他将近二十五年以前，第一次来到卡斯特桥时的情景极其相似；当然其中也有不同的地方，他的年龄已进入老境，他走路时的青春气派已减了许多，他绝望的境况使得他没有气力了，他背着篮子的肩膀可以看得出已经弯曲下来了。

他向前走去，一直走到第一个里程碑的地方，这石碑竖立在河岸边陡峭的半山腰上。他把篮子放在石碑顶上，架着他的胳膊肘，情不自禁地全身抽搐起来，这比无声的饮泣还要难过，因为这种抽搐是那么痛心而又没有一滴泪水。

"只要我能带着她呀——只要我能够！"他说，"那时有多么辛苦的工作，我也不在乎！但是这个却办不到。我——该隐[①]哪——独自走路，我活该——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一个流浪人。不过我的惩罚并没超过我所能忍受的！"

他严格地压制住自己的痛苦，背起篮子，继续往前走。

在这同时，伊丽莎白为他叹了一口气，恢复了平静的心情，转身朝着卡斯特桥方向走去。她还没走到第一座房子，就在路上遇到了唐纳·伐尔伏雷，显然在这一天里，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他们不拘礼节地握了握手，伐尔伏雷很关切地问道："他走啦——你告诉他了吗？——我指的是另外一件事——不是我们的事情。"

"他走啦；关于你朋友的事，我把我所知道的，都跟他讲了。

---

① 该隐是亚当的儿子，他因为杀死了弟弟亚伯，到各处流浪。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4章第1－15节。

唐纳，他是谁呀？"

"喔，喔，亲爱的；你马上就会知道了。如果亨察尔走得不远的话，他也会听到的。"

"他要远走的——他决心无声无息地埋没起来。"

她在她爱人身边走着，他们到了市抽水机的地方，她并不一直走进自己的家门，而是陪着他转到粮食街去。在伐尔伏雷的房间前，他们停住了，走进去。

伐尔伏雷把楼下的客厅门敞开来，说道："等你的人就在这里，"伊丽莎白走进去，在安乐椅上，坐着一个宽脸庞、态度温和的男人，这个人就是距今一两年前在一个可纪念的早上拜访过亨察尔的，也就是亨察尔看着他在来到卡斯特桥半小时以内又跨上驿车离去的人。他就是理查德·纽逊。这位心情愉快的父亲，仿佛因为死亡同她隔离了六年，他们的会面，几乎是无需多说。即使撇开他们的父女关系不谈，这会面也是很动人的。亨察尔的离别，立刻得到说明了。真正的事实弄明白了以后，使她又恢复了对纽逊是自己亲生父亲这种原有的想法，这似乎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困难，因为亨察尔的行为本身就证明了这些事实是真实的。再说，她是在纽逊做父亲的爱抚下长大的；即使亨察尔曾经是她亲生的父亲，只要她同亨察尔的别离稍许久远，这个在早年跟她共同生活的父亲几乎也可以压过他去。

纽逊看见她长成这个样子，他的骄傲简直不是他所能表达的了。他一再吻着她。

"我给你省了事，免得你去迎接我啦——哈哈！"纽逊说，"就是因为这位伐尔伏雷先生，他说，'纽逊船长，请过来，到我这儿住上一两天吧，我给你把她找来。''妙极了，'我说，'我就这么办；'于是我就到了这儿。"

"亨察尔已经走了，"伐尔伏雷说着关上门，"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自愿的，我从伊丽莎白口里听说，他待她很不错。先前我倒有些不安的；不过现在一切都很如意，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困难了。"

"现在跟我所想的完全一样，"纽逊轮流着看了看两个人的脸说，"我曾经想过，趁她自己不晓得，偷偷看着她的时候，那时我就跟自己讲——真的，讲过不下一百次啦——'算了吧，顶好我还是像这样安安静静住几天再说，到时候自然水到渠成啦。'我现在知道你们很好，还有什么不顺心的呢?"

"我说，纽逊船长，现在我每天都高兴看见您，住在这儿不碍事的，"伐尔伏雷说，"我的想法是婚礼可以就在我的家里举行啦，这房子够大的，你本人又住在这儿——这样一来，不是省掉您许多麻烦和开销吗? ——结婚的人不必走远路回家，也很方便。"

"我完全赞成，"纽逊船长说，"正像你说的，我住在这儿不碍事，因为可怜的亨察尔现在已经走了，不然的话我是不会这么做的，我本不想插进来叫他为难；我年轻的时候已经搅乱了他的家庭，论道理是说不过去的。可是年轻的小姐本人关于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呢? 伊丽莎白，好孩子，过来听听我们的谈话，别老是瞪着眼望窗户外头，好像你什么都没有听见似的。"

"这件事应当由您和唐纳来决定，"伊丽莎白小声说，仍然出神端详着街上一样小东西。

"那么，好啦，"纽逊接着说，重又转过脸去对伐尔伏雷，露出一副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致的样子，"我们就这样办吧。可是，伐尔伏雷先生，你已准备了这么多，还有房子等等的，那么，喝的东西就由我来分担吧，预备些甜酒和席当酒①——十二坛或许够

① 系荷兰席当(Sehiedam)地方所产的松子酒。

了吧，因为来的大多数是女客，她们大概不会喝得很多而超过了预算吧？不过这种事，你最明白。我给男人和船员预备酒的次数是够多了，可是一个女人——一个不喝酒的女人，在办喜事的时候，要喝多少杯水酒，我可就像小孩子一样摸不清了。”

“噢，没有人喝酒——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不需要！”伐尔伏雷摇摇头说，一本正经地表示惊讶，“请您把这些事都交给我办吧。”

他们又多谈了一些细节，纽逊仰靠在椅子上，对着天花板微笑，沉思着说：“我跟你讲过没有，伐尔伏雷，那一次亨察尔怎样把我骗过去的？”

他表示船长提起的这件事情，他并不知情。

“啊，我想我是没跟你讲过，我记得，当时我下了决心，不叫这个人的名誉受损害，不过现在他已经走啦，我可以告诉你了。喔，离我上个星期找到你的那天有九个月或十个月，我到过卡斯特桥。在那时以前，我来过两次。第一次我往西边去，路过这个城市，不晓得伊丽莎白住在这儿。后来在一个地方——我忘记在哪儿了——听说有一个亨察尔的，曾经在这里当过市长，我又回来，一天早上就到他家里去找他。这个家伙真会开玩笑！——他说伊丽莎白已经死了好多年啦。”

这时伊丽莎白十分注意听他的故事。

“当时，我从没想到那个人是在骗我，”纽逊继续说，“你可以想象得到的，我不知道怎么好了，我又坐上带我来的那辆车，在市里连半小时也没停，就继续往前走了。哈——哈！这个玩笑开得真好，我信了他的话！”

伊丽莎白-杰恩听到这个消息惊讶了一下。“玩笑？——不是的！”她叫起来，“父亲，你本来早就可以到这里来啦，可是这么多个月，不是他把你我分开了吗？”

她父亲承认情形是这样的。

“他不应该这么做!”伐尔伏雷说。

伊丽莎白叹了口气,“我说过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可是现在呀,我想,我应该忘记他了!”

纽逊像许多在外国人和外国道德中混惯了的人一样,看不出亨察尔的罪过有这么严重,虽然他本人就是上当的首要人。说实在的,当时对于这没有在场的罪人是攻击得有点过火,他开始替亨察尔辩护了。

“不过,他总共也没说上十句话,”纽逊辩护着说,“他怎么会知道我竟是这么一个傻瓜就相信他的话呢?说是他的错,也同样是我的错;可怜的人!”

“不,”伊丽莎白-杰恩起了一阵反感,坚决地说,“他知道您的性子——父亲,您总是这么相信人;我听到母亲说过有好几百次啦——他就这么来骗您。这五年多来,他一直说他是我的父亲,把我同您拆散开,现在就更不该这么做了。”

他们这样谈着话,在伊丽莎白面前,谁也不替那不在场的人,说一声情有可原的话。即使亨察尔在跟前,怕也不会求人原谅的,他对于自己和自己的名声已经是非常不重视了。

“好了,好了——不管它吧——一切都已成过去了,”纽逊和颜悦色地说,“现在,还是再谈谈这次婚礼吧。”

## 44

与此同时,他们所谈的那个人,孤零零继续往东走,直到他

感到疲惫不堪，才四下瞧了瞧，想找一个歇息的地方。他同那女孩子分手以后，心情那么沉重，都不愿走进一个小客栈，或是一个最简陋的人家；他走进田里，在一堆麦草垛下面躺下来，并不想吃东西。他精神上的重担，使他深沉地睡熟了。

第二天早上晴朗的秋天太阳，照耀着小麦残根的田地，射进他的眼里，他才醒了过来。他打开篮子，把准备好的晚餐，当做早点吃下去；他一面吃着，一面又翻看了工具篮里其他的东西。虽然他所带的每一样，都需要他用背来背，可是他仍然在工具当中，收藏了一些原属于伊丽莎白-杰恩所有而丢弃了的物件，如手套、鞋子，她写过字的小纸片等等；他的口袋里，还带着她的一绺头发。看过了这些东西以后，他又把它们包好，继续朝前走。

一连五天，灯心草篮子扛在亨察尔的肩膀上在大路两旁的小树中间移动着，偶尔会有一个下地干活的人，从山楂树栽成的围篱上望出去，便注意到这个黄橙橙新灯心草篮子，也看到行路人的帽子和头，还有他那脸朝下的面孔，面孔上经常有树枝的荫影遮掩着。现在可以看得明白了，他的旅程的方向是威敦·普利奥斯，在第六天的下午，他到了那里。

在这座有名的小山上，一年一度的集市，已经举行过无数世代了，现在却没有一个人，几乎没有一件东西。有几只羊在附近吃草，可是亨察尔在山顶上停下来的时候，羊都跑掉了。他把篮子放在草地上，伤心而好奇地望着四周；最后在一片他同他妻子永远不会忘记的高地上，辨别出二十五年前他们两个走来的那条路。

“是的，我们是从那条路上来的，”他确定了方位以后说，“当时她抱着小孩，我在念一张歌谱。后来我们走到这边来——她是那么忧郁又疲倦，我压根儿不跟她谈话，这是因为我该死的骄傲和受贫穷的耻辱。后来我们看见了一个帐篷——那位置一定

还要靠这边些。"他走向另一个地点；实际上这并不是帐篷的所在，不过在他看来似乎是的。"我们打这里进去，我们在这儿坐下来。我的脸朝这面。于是我喝了酒，铸成了大错。她跟他走去以前，一定就是站在这块神秘的地方，跟我说了最后一句话；现在我还听得见她的声音，她那抽泣的声音：'迈克呀！我同你过这么久，除了受气没有别的。现在我不归你了——我要到别的地方去碰碰运气。'"

当一个人回顾他过去那雄心勃勃的历程，发现他在实质上的收获仅仅相当于他在感情上的牺牲，不但感到一种辛酸的苦味，而且由于看到他即使重新做人，也终归无效，更加多了一层痛苦。对于过去的一切，他早已感到懊悔，而现在看到他试图用爱代替野心的企图，却又和那野心本身同样遭到了完全的失败。他那受了苛待的妻子：用一个诡计破坏了他的企图，而这个诡计是那么简单，却又伟大得几乎可以称为一种美德。不遵守社会法则犯了这么多的错误，而结果却生长出自然的花朵——伊丽莎白，这真是稀奇的。他想与生命绝缘的念头，一部分就是因为他领悟到人生的矛盾；也就是说，他领悟到自然总是默然支持非正规的社会原则。

他打算从这里再向前走，进入这地区的另外地方去，他访问这里，是当作一种忏悔的行为。可是他禁不住要想念伊丽莎白，想念她所居住的那一块小天地。因为这个原故，他由于厌世产生的离心的倾向，被他爱继女的向心倾向所抵消了。结果，亨察尔不再远离卡斯特桥一直朝前向远处走，渐渐地，他几乎不知不觉地偏离他最初打算进行的方向；他的路径，就像加拿大樵夫①

① 加拿大的森林密集，樵夫时常在林里迷失方向。有人走了很久，而不知不觉地回到自己的家来。

走过的路一样，逐渐变成了一个弧形，而卡斯特桥成了这个圆周的中心。他不论爬上哪一座小山，依赖太阳、月亮、星星的方位，尽可能把方向拿准，心里牢记住卡斯特桥和伊丽莎白-杰恩所在的准确位置。虽然他在讥笑自己意志薄弱，可是每一点钟——不，每隔不上几分钟——他都在想象她当时正在做些什么——她坐下呢，还是站起来；她出门，还是回家，直到他又想起了纽逊和伐尔伏雷的反对力量，像一阵寒风刮过了池塘一般，才把她的影像消除了。这时他就自言自语地说："啊，你这个傻瓜！你想女儿想到这样，而她却不是你的女儿！"

最后他用自己捆草的手艺，找到了工作，因为这一类的活儿，在秋天里很是需要的。他受雇的地方，是一座很有田舍风味的农庄，靠近西部古老的大道，这条道，是所有新兴的繁荣中心地区到威克斯偏僻市镇去的交通路线。他临近这条大路选定了地方，是因为他想到，住在这里，虽说有一百五十里路远，而实际上却比那些没有大路的、仅有一半距离的地方，离她还近一些，她的幸福对他来说那么重要。

这样，亨察尔又看见自己恰好回到二十五年前他所占过的位置上。从表面上来说，是没有什么可以妨害他再发动一次向上奋斗，而且可以用他的新智能去干一番比他的心灵在半发展的情形下完成的有更高成就的事业。但是神所设计的这种巧妙的机械，逐渐把人类改善的可能性缩减到最小的限度——早已安排好人类做事的智慧是要同做事的热情的衰退成正比例的——因此也就成了妨碍。他没有心思再来开辟一次世界的比武场，对于他，那已经变成了空中楼阁。

不知有多少次，他拿着割草刀向气味清香的草茎间切下去的时候，便思量着人类，对自己说："这里也罢，随便什么地方也

罢，都有一些人像遭霜打的叶子一样没有活够就死掉了，而这些人是为他们的家庭、国家和世界所需要的；而我这个与世隔绝的人，这个世上的累赘，谁也不需要我，所有的人都轻蔑我，却违反我的心愿活下来！”

每逢大路上有人走过去，他常常留神听他们的谈话，这决不是出于一般的好奇心，而是希望这些来往于卡斯特桥和伦敦的人中间，迟早会有人谈到那地方。不过，距离太远了，很少有可能顺他的心愿，然而他留意听路旁谈话的最大收获，便是有一天他确实听见一个赶大车的人提到了“卡斯特桥”的名字。亨察尔从他干活的那块田地跑向大门口，大声招呼那个陌生的说话人。

“是的——我是从那儿来的，先生，”他回亨察尔的询问说，“我是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做生意的；不过，现在大家都不要马来旅行啦①，这活儿也就快完蛋啦。”

“我问的那块老地方有什么事没有啊？”

“什么都跟平常一样。”

“我听说市长——伐尔伏雷先生，正要结婚啦。这话是真的吗？”

“这我可说不清。我想大概不会是真的吧。”“是真的，约翰——你忘记啦，”车篷里一位女人说，“我们这个星期头上运去的那些包裹是做什么的？的确有人说过，过两天就要有一场喜事啦——大概是在马丁节那一天吧？”

那个男人声明，这件事，他一点也不知道；于是那辆大车咯噔咯噔响着翻过了小山往前走去。

亨察尔确信女人的记忆力是不错的。这个日期极有可能，

① 指铺设铁路而言。

因为他们两方面都没有拖延的理由。为了这件事，他本可以写信去问问伊丽莎白；但他居心退隐，这么办就有了困难。可是他在离开她以前，她曾说过，他不参加她的婚礼，是她所不愿意的。

如今他的心里老是盘旋着一种想法：他所以离开伊丽莎白和伐尔伏雷，不是他们把他赶走的，而是因为他自己的高傲的心理，认为他们不希望见到他出席婚礼。他曾经假定纽逊要回来，而船长是否有意回来又没有绝对的证据；至于伊丽莎白是否会欢迎他，那就更谈不上了；而且即使纽逊回来，他是否会住下去，也是无法证明的。如果他的看法错误了，如果在这些不如意的时间里并不需要他同他所爱的人完全分开，又将如何呢？再努力一下去同她接近吧：走回去，看看她，向她告罪，求她宽恕他的欺骗，用尽全力来维系住她的爱；即使遭受到拒绝，不，即使牺牲了生命，这也是值得一试的。

但怎样着手推翻他以前的一切决定，而不使他们夫妇轻视他的反复无常，这一个问题让他沉思而战栗。

他一捆一捆地又割了两天草，然后突然轻率地下了决心，结束了自己的犹豫，他要去参加结婚典礼。他们不会盼望他能写信或带个口信来。他以前决心不出席，曾经叫她感到懊悔，也许因为他不露面，在她那正直的心里正感到不满意，而他这意外的出场，可能弥补起这个小小的缺陷。

他这个人是跟这场喜事一点都不协调的，而为了尽可能不使这场喜事因为他闯进来受到影响，他决定到晚间再露面，因为到了晚间，礼节的拘束就消失了，而不咎既往的一种善良愿望便会在所有的人们心里发挥了力量。

他在马丁节的前两天，步行出发了，把结婚那一天也计算在内，总共三天的行程，他规定每天要走五十里路。他走的这

一条路上，只有麦却斯特和勺茨弗德还算是较大的市镇，第二天晚上他就停在勺茨弗德，不仅是为了休息，也替明天夜晚做准备。

他除了穿的工作服以外，再没有别的衣裳，而这套服装，由于两个月来一直不离身，如今已污渍斑斑不成样子了；他走进一家店铺，想买些东西，至少使他在外表上，总要跟明天一般的情趣调和一些。他所买的东西，主要是一件质地较差，但还体面的上衣和帽子，一件新衬衫和围巾；到了他把自己装扮好以后，相信至少外表上不会引起她的不快，便又走向更讨人喜欢的店铺，要为她买一件礼物。

什么东西当礼物好呢？他来来去去在街上逛，犹豫不定地观望着店铺橱窗里的陈列品，他极想买给她的东西，都超出了他那羞涩的钱袋，心中闷闷不乐。最后他看到一只笼中的金翅雀。笼子很平常，很小，店铺也不大，进去问了问，讨价不高，他可以出得起，用一张报纸把这个小生物的铁丝笼子包扎好，亨察尔手里拿着这个包扎好的笼子，便去找一个过夜的地方。

第二天，他动身走他最后的一段路，不久就来到他早年做生意的地区。有一部分路程，他是坐送货车走的，自己坐在商车后面最黑暗的角落里。车上其他的乘客，大多数是一些走短路的妇女，她们在亨察尔面前上车下车，谈论着许多当地的新闻，所谈多半是当时在她们临近的城市里正要举行的结婚典礼。从她们的话里听来，已经租定了本市的管乐队在晚间演奏，为了怕这一伙人好酒贪杯，不能好好地施展他们的技艺，又从布得茅斯请了一队弦乐队来，这样，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有接替奏乐的后备队了。

不过，他所听的话，没有几件事是超乎他已经晓得的，在旅程上最使他感兴趣的就是卡斯特桥发出的柔和的钟声，当时车子正过雅尔白理山顶，要卸下制轮机，钟声传进了旅客们的耳里来。时间刚刚过中午十二点钟。

这音响是一切顺利进行的信号；这件事即将圆满完成，没发生任何阻碍；伊丽莎白-杰恩和唐纳·伐尔伏雷已经成了夫妇。

亨察尔听到这钟声以后，再不想陪着那些聒噪的同伴坐车向前走了。说实在的，这声音使他十分气馁；为了履行计划，不到夜间不在卡斯特桥街上出现，以免有失伐尔伏雷和他新娘的体面，他拿着他的包裹和鸟笼，在这里下了车，不久，在这条白茫茫宽阔的大路上，就只剩下他一个孤单的人影了。

就是在这座山的附近，将近两年前，他曾经等待着伐尔伏雷，把他妻子露赛妲病重的消息告诉他。这块地方并没有改变，旧日的落叶松照旧吟呻着老调子，然而伐尔伏雷却有了另一个妻子——照亨察尔的看法，这一个是更好的。他只希望伊丽莎白-杰恩能得到一个比她从前有过的更美满的家庭。

他在一种少有的、非常激动的状态里度过了下午其余的时间，他不能做什么事了，一心只想着迫在眼前的同她的会面，他在这上面所起的感动，使他哀伤地讽刺着自己，像剃了头发的参孙①。新郎和新娘举行婚礼以后，立刻离开本市到外地去，这种新办法，在卡斯特桥的风俗里似乎还谈不上，可是万一有了这种事的话，他也只好等着他们回来。为了在这方面得到一个确信，他在走近市区时候，便向市场上做生意的人去问讯，新婚夫妇是

① 参孙是《圣经》古诗里最有气力的一个人。他的气力主要靠他所留起的长头发。后来有人把他的头发偷偷剃掉，他的气力就全消了。《圣经·旧约·士师记》，第14—16章。

不是已经离开了；那个人立刻告诉他，他们并没有走；根据所有的传话可以知道，他们在这个时间，正在粮食街的家里，款待着满屋子的客人。

亨察尔掸了掸靴子上的尘埃，到河边上洗了洗手，在微弱的灯光下，走进了城市。他无需预先探问，因为一走近伐尔伏雷的住居，就是最疏忽大意的人，也很清楚里面正在举行庆祝会，而且唐纳本人也参加了节目，在街上都可以清晰地听见他的声音，他在唱他亲爱的家乡的歌曲，表现得很热烈，他爱他的家乡那么厉害，可是却从来没有回去过一趟。闲看热闹的人，正站在前面的人行道上，亨察尔不愿意叫这些人看见，急忙走过去到了门口。

门大敞着，大厅里灯光辉煌，楼梯上有人走上走下。他的勇气全失，脚累了，手里拿着东西，穿得又寒伧，走进这样豪华的场面中间，即使不会引起她丈夫的憎恶，至少也会替自己所爱的人带来了不必要的屈辱。因此他绕到后面的街上去，这地方他是十分熟悉的，走进花园，悄悄地穿过厨房，进到房子里，他把鸟和笼子，暂时放在外面一棵灌木底下，以便减少他同人见面时不雅观的样子。

孤独和愁苦使亨察尔变得那么柔弱，从前他所轻蔑的事情，现在他都怕起来了，他开始希望自己未曾在这种时候贸然出动。不过，他的进展却出乎意料的顺利，他发现厨房里只有一个老妇人，她似乎是担任临时女管家的，因为眼前伐尔伏雷的住宅正在忙嘈嘈的时候。她是对什么都不感到奇怪的一种人，他们完全不相识，而他的要求也一定令人觉得奇怪，可是她却很情愿走进去报告屋里的男女主人，“有一个卑微的老朋友来了。”

她又想了一下，便说，他顶好不要在厨房里等，还是到后边

的小客厅里去，里边正没有人。他立刻跟着她走进去，她把他留在那里。她刚走过楼梯口到大客厅门口的时候，正好奏起舞曲来，她便又走回来说，她要等这个舞跳完以后，再去传报——因为伐尔伏雷夫妇都参加了这场跳舞。

为了地方宽敞些，前屋的门已经卸下来，亨察尔坐着的这个房间，门是半开着的，每当跳舞的人旋转到门口边上的时候，他可以零零星星地看到人们的某些部分，主要是裙衫和波浪式的鬈发；他还可以从侧面看到五分之三的乐队，其中就有提琴师的不停的肘影和低音提琴的弦弓尖端。

这欢乐刺激着亨察尔的精神；他不能十分了解像伐尔伏雷这样一个稳重的人，饱经忧患的一个鳏夫，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事情，虽说事实上他还是一个年轻的人，很容易激起跳舞和歌唱的热情。至于恬静的伊丽莎白，老早就把人生估价得很低，虽说她未脱少女时期，却已知道结婚照例不是一桩嬉戏的事情，可是她竟也对这样的狂欢颇有兴致，这就更使他惊异了。不过，他最后的结语是，年轻人终归不是老年人，习俗的力量是无限的。

跳舞在进行中，圈子向外扩大了些，这时他才第一次瞥见那曾经主宰着他、一度为他所轻蔑而又令他心痛的女儿。她穿着一件白衣服，因为他离得不够近，所以说不清是绸子的还是缎子的，这衣裳白得像雪一样，没有一丝牛乳或奶油的沾染；她脸上的神情，与其说是欢乐，不如说是一种神经质的享乐。没一会儿，伐尔伏雷也转过来了，他那精神洋溢的苏格兰人的动作，立刻就引起人的注目。这一对夫妇并没有在一起跳，可是亨察尔却辨别得出，每逢交换舞伴，他们暂时又到了一起的当儿，他们的情绪要比别的时候更加微妙。

亨察尔渐渐地留意到，有一个人跳舞步法的紧张热烈，比伐

尔伏雷还要更胜一筹。这事是奇怪的，然而更奇怪的是，这个出人头地的人物却是伊丽莎白-杰恩的舞伴。亨察尔第一次看到他，他正堂而皇之地来一个大转身，他的头颤动着低下去，两条腿交叉成“X”形，背对着门。第二次，他从另一方向转过来，他的白背心比他的脸先出来，他的脚尖更比白背心先出来。这个快活的面孔——亨察尔整个的挫败都在这上面了。这是纽逊的脸，他果真来了，而且代替了他的位置。

亨察尔冲到门口边，有几秒钟一动也不动。随后他直起身子站立着，像一个无可救药的落魄者，掩罩在“从自己灵魂升起来的暗影”里。

然而他已经不能忍受这种逆境而无动于衷了。他激动得很厉害，真想早些离开，可是他还没来得及走，跳舞已经停下来，女管家告诉了伊丽莎白-杰恩有一个陌生人在等她，她立刻走进这屋里来。

“哦——原来是——亨察尔先生！”她说着吃惊地向后退。

“什么？伊丽莎白！”他大声叫着抓住她的手。“你说什么？——亨察尔先生？不要这样子折磨我呀！叫我老不死的亨察尔——叫什么都可以——只是你不要对我这么冷酷啊！噢，我的姑娘——我知道你已经有了另一个——一个亲生的父亲代替了我。那么你什么都知道了；可是你不要把你的心全交给他！你也要留一点给我呀！”

她的脸红起来，缓缓地把手抽回去。“我本来会永远地爱你——我很愿意这样，高高兴兴的，”她说，“可是我既然已经知道你这样欺骗过我——这样残酷地欺骗过我，我又怎么能够爱你呢！你说服我，叫我相信我父亲不是我的父亲——这么多年你叫我活在不明真相的糊涂里；而且后来，他——我那热心肠的、

真正的父亲——来找我，你竟狠心杜撰，说我死掉了，又把他残忍地打发走了，伤透了他的心。噢，一个人像这样子对待我们，叫我怎么能够爱他呢！”

亨察尔的嘴唇半张开来要做个说明。可是立刻又像老虎钳子似地闭起来，一声不发。在这种时候，这种地方，他怎能把他的大错误做出几分说明呢？——起初，这女孩子究竟是哪一个，他也是受了骗的，直到她母亲的信上告诉他自己的孩子死掉了，他才知道；至于第二个罪状，他的谎话只是赌博者的孤注一掷，因为他爱她超过于爱自己的荣誉。有许多阻碍叫他不能做这样的辩解，内中有一件不无关系：他认为用热心的陈述或委婉的辩解来减轻他的痛苦，是不值得的事情。

因此，他抛弃了自我辩护的权利，专门注意她的烦扰了。“不要为了我而使你苦恼，”他带着高傲的优越感说，“本来这也不是我所愿意的——在这样的时候，而且像这样的情形。我来看你是我的不是——我明白我的错误了！不过这事只会有一次，所以请你原谅吧。我绝不会再来打扰你，伊丽莎白-杰恩——永远不会，一直到我临死的那一天！晚安。再见吧！”

于是，在她还未能把思想集中起来以前，亨察尔从她的房间走出去，跟他来时一样，由后门离开了她的家；从此她就再见不到他了。

## 45

离上一章结束时的那一天，又有一个月左右了。伊丽莎白-

杰恩已经在她的新奇的环境里习惯下来，唐纳行动的不同之处，也只有每逢营业时间以后要比前一些时他惯常回家的时间更迅速地赶回家来。

婚礼以后，纽逊在卡斯特桥又住了三天(我们可以总结来说，他的快乐与其说是为了成就这一对结婚的人儿，不如说是在建树他自己的地位)，他被人看做适时归来的克鲁梭[①]，受人敬重。然而，大概是由于卡斯特桥几世纪以来都是一个事事已惯的城市吧，这种戏剧性的归家和出走是难于刺激它的，在这个城市里，像退出社会、远走天涯或诸如此类的事，是每半年都有的，所以居民们绝不会为了纽逊而大惊小怪。总之，在第四天的早上，有人看到他没人伴随爬上了一座小山，他满怀热望想到某地方去看一看海，与盐水为邻证明是他生命中简直不可缺少的事情了，尽管他女儿在这个城市，他却情愿选定布得茅斯为他住居的地方。他到了那里，寄宿在一个有绿百叶窗的小屋里，这间屋有一个弓形的窗子向外突出，只要打开窗户，把身子向前探，就可以从中间高大房屋的小胡同望过去，垂直地瞥见一片蓝海。

伊丽莎白正站在楼上客厅当中，歪着头，仔细观察一些重新布置的物件，这时女仆走进来说："噢，太太，现在我们知道那个鸟笼怎样到了那里来的啦。"

在她住进来的第一个星期里，她检查她的新居，用批评的眼光，看看这间屋，看看那间屋，屋子是令人愉快的，很使她满意，她又小心翼翼地走下了黑暗的地窖，然后迈着轻轻的脚步，走到花园里，这时秋风已吹得满地是落叶了；这样她如一个明智的陆军陆元帅一般，窥测着地形的优缺点，而她就要在这上面展开她

---

① 《鲁宾孙飘流记》中的主人公，也就是鲁宾孙的名字。

管理家事的战役——唐纳·伐尔伏雷太太在隐僻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纸包扎的新鸟笼子，笼子底下有一小团羽毛——一只金翅雀的尸体。谁也不能告诉她，鸟和笼子怎样来到那里，不过那可怜的小歌唱者显然是生生饿死的。这件悲惨的事令她印象深刻。尽管伐尔伏雷温语嘲笑她，她仍有好多天不能忘怀，如今这事快要忘记了，却又被重新提起来。

"噢，太太，我们知道那个鸟笼子怎样来到那里的了。您结婚的那天晚上，一个乡下人来见您——他在街上走的时候，有人看见他手里拿着鸟笼；我们想大概是他进来送信，把它随手放下来，回去的时候，忘记了放在什么地方啦。"

这已足够伊丽莎白思索的了；在思索中，她立刻很自然地明白了内中的道理，这个笼子里面的鸟是亨察尔作为一件结婚礼物和忏悔表征送给她的。关于他过去做过的事，他没有向她表示任何悔悟或是辩解；然而不求减轻自己的罪状，拿本人当作自己的最严厉的责难者，这正是他天性的一部分。她走出去，看了看笼子，埋葬了饿死的小歌唱者；从这时候起，她对于这个自我放逐的人，心软下来了。

她丈夫回家的时候，她把解决鸟笼子这件神秘的事情讲给他听了；同时请求唐纳，帮助她尽可能快地找出亨察尔把自己放逐到什么地方去，她要同他言归于好；她要想办法使他的生活不致像一个被遗弃的人，而叫他可以比较活得下去。虽说伐尔伏雷从来没有那么热爱过亨察尔，像亨察尔曾经爱他那样，但在另一方面，他也从来没那么痛恨过他先前的朋友，如他朋友所做的那样，因此对于伊丽莎白-杰恩这个值得称赞的计划，他是很愿意帮忙的。

但着手寻找亨察尔，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离开了伐尔

伏雷夫妇的大门以后，显然就如石沉大海了。伊丽莎白-杰恩想起他有一次想要做的事，便战栗起来。

可是她不晓得亨察尔自从那时以后，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也就是说，他经历了感情的基础所能允许的最大变化；所以她是无需担心的。几天以内，伐尔伏雷的寻问得到了线索，有一个认识亨察尔的人，看见他在夜里十二点钟，顺着麦却斯特公路一直朝东走去——换句话说，循着他来时的路往回走了。

这就够了；第二天早上，我们便可以看到伐尔伏雷赶着他的两轮马车，走出卡斯特桥往那个方向去，伊丽莎白-杰恩坐在他的身旁，系着一条当时妇女围的轻柔厚毛的皮巾；她的肤色比先前丰润了一些，脸上露出刚开始作主的尊严，这副神气要有敏奈娃[1]的一副眼睛，"各种姿态都要显得贤明"方算配合。她自己在生活上至少是经历过相当大的困难的，现在才从其中脱身出来到达一个前途有望的安身之地，这时她的目的就是要在亨察尔的生活状况还没有更糟下去以前——而眼前这在他是极有可能的——把他安置在近似的安静生活里。

他们赶车顺公路走了几里路，又进行打听，那里有一个修路的人，他已经在附近一带工作有几个星期了，从他口里得知，在他们提起的那个时间，他曾经见过这么一个人，他说这个人在外泽尔白理离开了麦却斯特行车的大路，走向一条沿着艾格顿荒地北部边境的岔路上去。他们掉转马头向这条路走去，不多一会儿，车轮就滚过了这古老的乡村，这块地面，自从最早的种族践踏过以后，除了野兔的爬搔以外，从来没人动过一指深。遗留

---

① 罗马神话中司才艺的女神。

下来的坟丘，是暗褐色的，盖着一层石南草的茸毛，从高地上圆凸凸地耸向长空，仿佛是多乳房的黛安娜①的整个胸部仰卧伸展在那里。

他们搜索艾格顿，但找不到亨察尔。伐尔伏雷继续赶车向前走，下午到达了安格耳白理北部、荒地外圈的邻区，这里最显著的特征，是山顶上有一团形似枯萎的枞树丛，他们立刻从这下面走过去，他们十分相信，到此地为止，他们追寻来的路径也就是亨察尔曾经步行过的途径；可是这时在路线上生出了几条岔路，要想继续朝前走而能方向不错，便全凭猜想了。唐纳极力劝告他的妻子，放弃亲自寻觅的计划，另想别的办法来打听她继父的消息。他们现在离家至少有六十里路了，不过这时他们倘使到刚才经过的村子里去歇两小时，还有可能当天赶回卡斯特桥；否则一味在荒野中往前走，他们就不得不在外间过夜；"这就要多费一个金镑的，"伐尔伏雷说。她想了想这种情形，同意了他的话。

因此他勒住马缰，可是在向回头的方向转去以前，停了一会儿，模模糊糊地从这块高地向四面旷野望了望。他们正在瞭望的时候，一个孤独的人影从那一丛树下走来，从他们前面穿过。这个人像是做苦工的；他的步履蹒跚，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前面，仿佛他是带着马遮眼似的；他的手里，拿着几根柴火枝子。他横穿公路，走下山谷里，那里现出一座小茅屋，他便走进去。

"要不是离开卡斯特桥有这么远，我就要说这个人一定是那可怜的惠特尔。样子完完全全像是他，"伊丽莎白-杰恩说。

"或许就是惠特尔。因为他有三个星期没到仓院来过，什么

---

① 罗马神话中的狩猎女神。

也没说就走掉了；我还欠他两天工钱，不晓得该付给谁。”

这种可能性使他们走下车来，至少可以到草房里去打听一下。伐尔伏雷把缰绳拴在门柱上，他们来到这在简陋中最简陋的房子。墙是用黏土打成的，起初也曾经涂墁过，如今被历年的雨水冲刷，墙面上已凹凸不平，罗布着水沟和深坑；随处有灰污的裂缝，都用生着叶子的常春藤枝条箍牢着，不过这种藤条拿来作这种用处简直不够料。树篱上落下来的叶子，吹积在门边的角上，没有人去管它。门半掩着；伐尔伏雷敲了敲门；不出他们的料想，走出来站在他们面前的人，正是惠特尔。

他的脸露出深切惨痛的纹路，他的眼睛，目光恍惚地望着他们；他的手里，依然拿着出去捡来的那几根柴火枝。等到他认出他们来，他惊了一下。

“怎么，阿倍尔·惠特尔，你就在这里吗？”伐尔伏雷说。

“是的，先生！他对我是粗暴的，可是妈妈在世的时候，他待她是很不错。”

“你是在说谁呀？”

“噢——亨察尔先生！您不知道吗？他刚刚去世——凭太阳来看，大约在半个钟头以前，因为我手里没有表。”

“不——死啦？”伊丽莎白-杰恩结结巴巴地说。

“是的，太太，他死啦！妈妈在世的时候，他待她很不错，把船上烧的顶好的煤送给她，烧起来连点灰都没有；还送帘子等等东西，都是她很需要的。您先生和您旁边的这位小姐结婚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他走下街去，他像是有病的样子，走路没劲儿。我跟着他走过了街，他转身看到我，说：‘你回去！’可是我还是跟着他，他又转过身来说：‘先生，你听见了没有？回去！’可是我看他有了病，我照旧跟着他，随后他说：‘惠特尔，我一直都跟你讲，

叫你回去，你还跟着我干什么？'我就说：'因为，先生，我看你情形不大对劲儿，虽说你对我不好，可是你待我妈妈很不错，我也愿意好好地待你。'后来他又朝前走，我跟着他；他再也没埋怨过我，我们像这样整整走了一夜，第二天清早，天还没有大亮，我向前头看看，他踉踉跄跄的，腿都有点拖不动了。这个时候，我们正走过这里，路过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房子空着，我把他叫回来；我取下窗子上的木板，扶着他走进去。'怎么，惠特尔，'他说，'难道你真是这么一个可怜、好心的傻子，肯照顾我这样一个不幸的人吗！'后来我出去了一趟，附近有几个伐木的人借给我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些别的用具，我们搬到这里来，尽我们的力量做得叫他舒服些。可是他没好起来，您瞧，太太，他不能吃东西——简直没有胃口啦——他越来越软弱；到今天他去世了。有一个邻居，已经去找人来给他预备棺材。"

"天哪——竟会是这样么！"伐尔伏雷说。

至于伊丽莎白-杰恩，她一句话也没说。

"在他床铺的头顶上，他钉着一张纸头，上面写的有字，"阿倍尔·惠特尔继续说，"可是我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所以也不晓得写的是什么。我可以拿来给你们看看。"

他跑进草房去的时候，他们默默地站着。他随即拿着一张皱皱巴巴的纸头，走回来。在这张纸上，用铅笔写着下面的字：

"迈克尔·亨察尔的遗嘱

不要告诉伊丽莎白-杰恩·伐尔伏雷说我死了。

也不要让她为我悲伤。

不要把我葬进神圣的墓地。

不要请教堂执事为我敲丧钟。

不愿意任何人来看我的遗体。

不要任何人来为我送殡。

不要在我的坟墓上栽花。

不要任何人想着我。

为此，我签上我的名字。

迈克尔·亨察尔。”

“我们怎么办呢?”唐纳把这张纸递给她以后说。

她没法明白地回答。“唐纳!”她最后流着泪说。“这有多么凄惨啊！倘使没有那最后的一次会面，我不会这么难过的！……可这是不能改变的——只能这样。”

亨察尔在临终的痛苦中写的话，凡是可行的，伊丽莎白-杰恩都遵照着办理了，这倒不是说她认为遗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因为她有她独自的认识——写了这些话的人一定要把他的话做到。她知道这种指示，是跟构成他整个生命的素质完全相同，因此不能妄自加减，使自己有一泄哀伤的快乐，或给她的丈夫一个宽宏大量的声誉。

一切终于过去了，就连她由于对他最后的一次访问发生了误解，而且又没有及时去探寻他，而遗留下的懊悔心情也过去了，虽说这种懊悔在很长的时间里是锐利而深刻的。从此以后伊丽莎白-杰恩就生活在风平浪静的境况里，这种生活的本身就是温和而令人感谢的，而且因为她在幼年有过凯波诺姆式①的经历，更加倍地觉得如此了。及至她初期婚姻生活的活跃焕发

① 凯波诺姆(Capharnaum)原是巴勒斯坦加黎利省的一个城名，在《圣经》上有记载说:“那里的人们坐在黑暗里。”此处系借喻。

的情绪变成平稳的宁静，她天性中较完善的心向就展开眼界了，发现——像她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一样——她四周困苦生活的人们有一个生活的秘密：他们使那有限的幸运成为持久的。她认为幸运是要从极微小的地方去着手，把那种不是经过痛苦挣扎而自然呈现出来的最小型的满足，巧妙地放大起来；这样子掌握住的幸运，在生活上，就可以得到与获得了更广大的利益同样的鼓舞人心的效果。

她得到的教训在她自己身上发生了一种反射作用，以致使她认为：卡斯特桥下等社会所尊敬的人和最上层社会得到荣誉的人，其间没有什么人品的大差别。她的处境，照一般说法，可谓登峰造极，有无数应该感谢的。而她却不能真正地表示感谢，这不是她的过错。不管对也罢，错也罢，她的经验就曾经给了她一个教训，在这个苦恼的人世里，一些转瞬即逝的可疑的荣誉，几乎是难得长远不尽的，即使像她这样，在半途中白昼之光突然照耀了她的生活途径。她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认为无论她或任何人，得到的都比应得的要多，而这种意识也并未使她盲目，以致看不见有许多别的人应得的本该多得多，得到的却很少。她既然被迫列入了幸运人的一类里，她就不能不惊异那不可知的力量的顽强，因为她这个人虽说在成年的阶段上享受到一帆风顺的平静，而在年轻的时候，似乎已经受到了教训：幸福不过是一场痛苦的大戏曲里偶然的插曲而已。

**封面页**
**版权页**
**前言**
**正文**